

Naguib Mahfouz

马哈福兹文集

始与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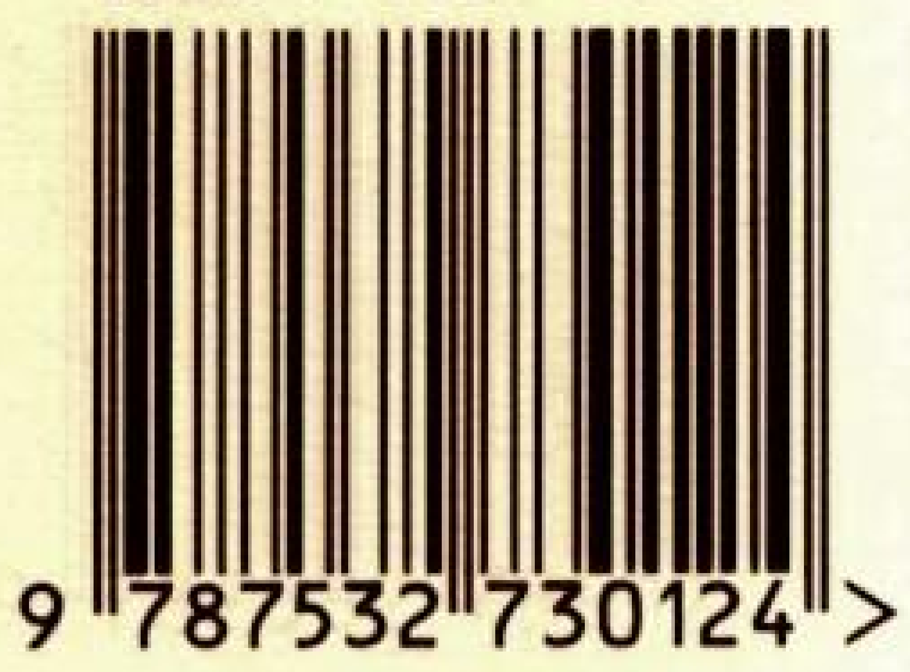
袁松月 译



马哈福兹文集

Naguib Mahfouz


ISBN 7-5327-3012-3



定　价：32.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马哈福兹文集

始与末

袁松月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始与末/(埃及)马哈福兹著;袁松月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5
(马哈福兹文集)
ISBN 7-5327-3012-3

Ⅰ.始…　Ⅱ.①马…②袁…　Ⅲ.长篇小说—埃及—现代　Ⅳ.I41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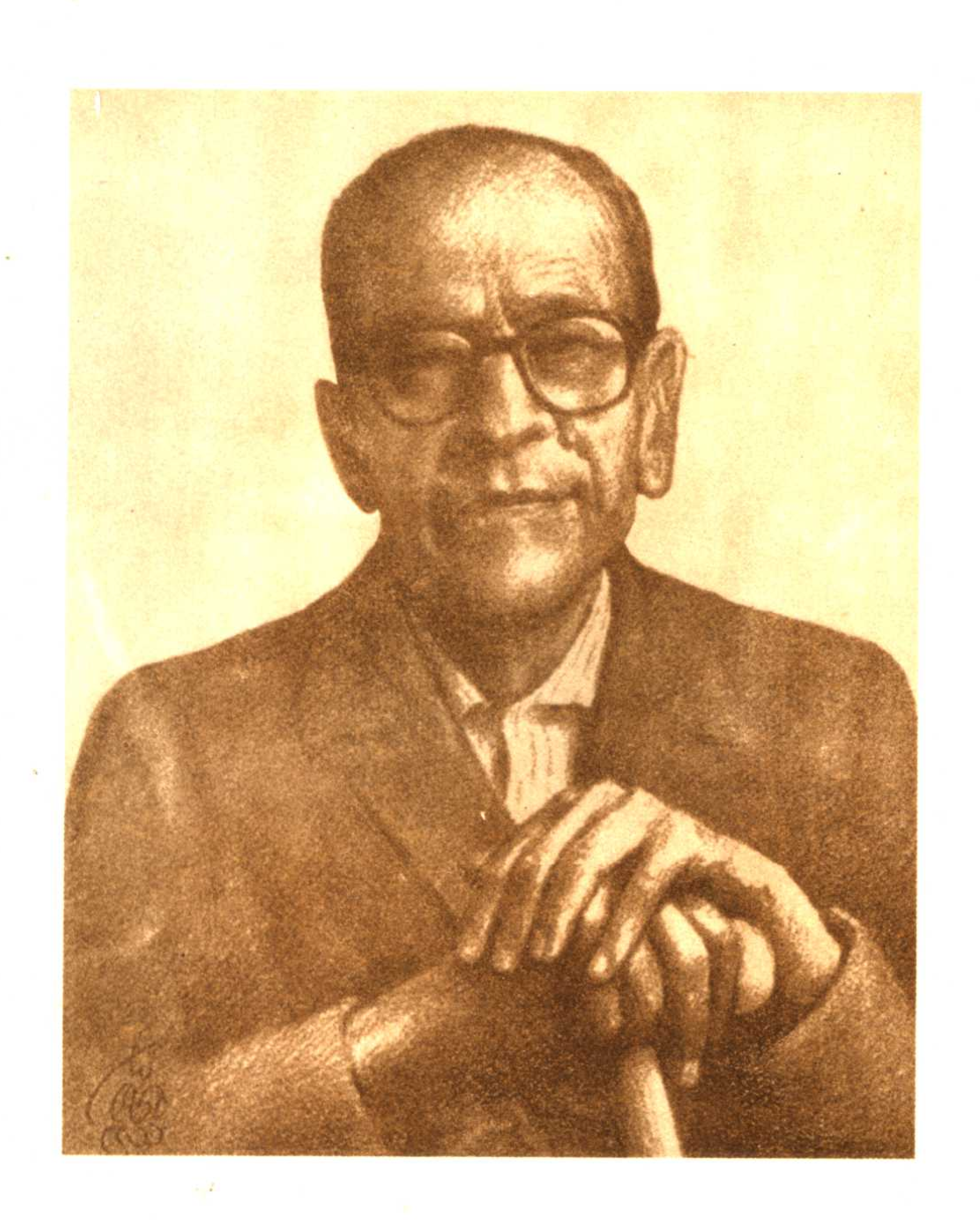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79261号

始　与　末

〔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　著
袁松月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一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375　插页 6　字数 314,000
2003年5月第1版　200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500册
ISBN 7-5327-3012-3/I·1750
定价:32.00元



作者像

译者前言

纳吉布·马哈福兹是阿拉伯文坛上一颗璀璨的明星，一九八八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阿拉伯人民把他视同与英国的狄更斯、俄国的托尔斯泰、法国的巴尔扎克一样伟大的作家，他是当之无愧的。

马哈福兹是个土生土长的埃及作家，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出生在开罗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里，童年是在艾资哈尔清真寺附近的古老街区杰马利亚度过的。一九三四年他从开罗大学前身——福阿德一世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埃及宗教基金部、文化部、文学艺术部和社会最高理事会任职，同时，业余从事文学创作。

马哈福兹是个很有历史责任感的作家，一生都在为祖国耕耘。他每个时期精心创作的作品，都是与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因此，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十六世纪，埃及曾沦为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以后，又有法国和英国殖民势力先后进入埃及，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马哈福兹为了反映埃及人民反对殖民统治的强烈愿望，激励人民奋起反抗和赶走殖民统治者的坚强决心，他用借古喻今的手法，创作了三部历史小说《命运的嘲弄》(1939)、《拉杜比斯》(1943)和《底比斯之战》(1944)。

一九一九年反英斗争后，胜利果实被大资产阶级窃取，百姓民不聊生，民族解放运动暂时处于低潮，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显得彷徨、消沉，有的甚至堕落。为了“唤起人民的良知，改变现实”，马哈福兹转向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新开罗》(1945)、《梅格达胡同》(1947)、《始与末》(1947)、开罗三部曲[《两宫间》(1956)、《思慕宫》(1957)、《怡心园》(1957)]等就是那个时期的作

品。其中开罗三部曲成为他创作中不朽的金字塔。这三部作品通过一个开罗商人一家三代的变迁，描绘了整个埃及在独立之前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反映了埃及社会的深刻变化。三部曲的成功，使马哈福兹受到阿拉伯文坛的瞩目。

然而，马哈福兹的创作并不是一开始就受到社会的承认和重视的。四十年代，他曾遭受过长达三年的攻击，马哈福兹对此并没有气馁，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始终勤奋地耕耘在创作园地中。一九五二年埃及独立后，他曾辍笔数年。其实，在这段时间里他并没有偃旗息鼓，而是以更敏锐的目光、更深邃的思想，对社会进行了观察和思考。当他一旦发现革命并没有实现他所憧憬的理想社会时，他又拿起了笔进行创作，并采用传统与时尚相结合的手法反映埃及当时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陆续创作了《我们街区的孩子们》(1959)、《小偷与狗》(1961)、《镜子》(1972)、《新一千零一夜》(1982)等近四十部作品。

有人说马哈福兹是个开罗作家，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他的许多作品名字用的是开罗的地名，描写的人物是属于开罗的中小资产阶级，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开罗的大街小巷。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与马哈福兹几十年生活在开罗，对那个社会、那些人物的思想和生活有深刻的了解分不开的。《始与末》就是其中的一部典型作品。小说通过描写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悲惨遭遇，反映了一九三六年前后埃及社会的各种矛盾、黑暗以及民不聊生的现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的灾难深重的埃及社会的缩影。《始与末》在埃及国内问世后，至今已重版了二十多次，而且被改编成电影，放映后还获得"最佳电影"称号。我国在一九八七年的阿拉伯文学研讨会上，曾经专题研讨了这部作品，并且获得专家和学者的好评。

《始与末》是一个悲剧故事，是从一个做职员的父亲突然去世后全家人遭遇不幸开始、一直到这个家庭最后以家破人亡结束的悲剧故事。一开始，马哈福兹是并不想把这部作品写成悲剧故事的。在谈到创作《始与末》这部作品和刻画书中人物的时候，他说："我还在孩提时代便结识了他们。他们在青年时期，与艰难困苦搏斗，都取得了美满的结局。起初，我想在这部小说中采用戏剧的手法刻画这些人物。因为他们的生活，尤其在取得成功之后，充满了引人欢笑的故事。但是，当我深入写下去的时候，我则完全忘记

了当初设想的那些完美结局,突然发现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悲剧。这是我在孩童时期与他们相处时所未曾想到过的悲剧。"[①] 所以,由于作品中的故事源自生活,因而也就显得格外真实和栩栩如生。

马哈福兹在《始与末》中描写的这个家庭原来是一个完整、幸福的家庭,它由一对夫妻和四个孩子组成。然而,父亲的突然暴死,使家庭顿时陷入了困境,悲惨的生活也从此开始了。孩子的母亲是个会忍耐、性格坚强的女人;大儿子哈桑,是父亲软弱和娇纵的牺牲品,成了游手好闲的浪荡子;两个小儿子侯赛因和侯斯尼都还在上学;最让母亲放心不下的是女儿奈菲萨。面对着家庭的变故,这四个孩子艰难地走着各自的道路。

在对这个家庭悲剧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的侯斯尼的刻画中,作者一开始就把他爱慕虚荣和自私的性格描写得淋漓尽致。父亲去世了,全家人都沉浸在悲痛之中,为今后的生计担忧。然而,只有侯斯尼在悲痛之余,心里忐忑不安,翻腾不停。他本来希望父亲的葬礼能够办得隆重些,符合父亲的身份和地位,并以此想在人们面前炫耀一下。可是,他的两个哥哥不看重这件事情,所以,侯斯尼把父亲的葬礼看成了是和父亲去世本身一样不幸的事件。

为了帮助家里渡过难关,让全家人继续生活下去,让两个儿子读完书,母亲决定让女儿奈菲萨去做裁缝补贴家用。听到这个消息,爱面子的侯斯尼觉得这是个丢人现眼的活,立刻暴跳着起来进行反对。"我姐姐决不能去当女裁缝,不行。我也决不是女裁缝的弟弟!"当他们由于付不起房租搬家的时候,他还不忘责问母亲为什么要让奈菲萨当女裁缝,他始终对这件事耿耿于怀。在侯斯尼的心目中,贫穷就像布片上的针尖,深深地扎进了他们的肉体,贫穷是一切灾难的根源。

侯斯尼还是个极为自私的人。侯赛因高中毕业后,对于他是继续学业还是立即参加工作、分担家庭的重担,一时成了全家讨论的话题。母亲让孩子自己作出选择,可是,侯斯尼却立刻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而且他的那些自私的想法总是隐藏在一些冠冕堂皇的言辞背后。他说,"我们整天挨饿,吃的东西那么差。我们的衣服那么破破烂烂,家里又是空空荡荡的。这样的

① 见法特梅·扎哈拉·穆哈默德·赛伊德所著《纳吉布·马哈福兹文学创作中的象征主义》。

折磨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我们只有参加工作,没有别的路子可走……”并且还表示“今天你照着它做,明天我也照着它做。”他尽管嘴上这么说,可是当他高中毕业后,他还是选择了继续升学的道路。为了解决在校期间的费用,一向很有“自尊”的他,此刻却不顾什么面子,或者说是廉耻,亲自跑到当打手、贩卖毒品的大哥哈桑那里去要钱。以后,他当上了军官,虚荣心便更加时时刻刻在折磨他。他不让姐姐再去做裁缝,他希望哥哥哈桑不要连累他,他要重新修缮父亲的坟墓,他把家搬离了原来的街区,让人们不知道他们的过去,甚至,他还抛弃了原来自己苦苦追求的未婚妻,准备另外高攀贝克的女儿……总之,他所做的这一切,就是要告别贫穷和“耻辱”的一切,把不光彩的贫穷的过去统统埋葬掉,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上等人。

虚荣心的作祟和自私的性格,最终导致了侯斯尼和他姐姐奈菲萨的悲剧。当姐姐卖身被抓后,他便逼迫姐姐跳进尼罗河,以免自己受到连累。这个时候,他的虚荣心和自私心理膨胀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然,在做出这个惨无人道的决定之前,他还是有过犹豫和受到良心谴责的。这个时候,马哈福兹对侯斯尼的心理描写是十分细腻和到位的,尤其是在姐姐的尸体被人捞上来的那一时刻,把他的矛盾心理完全坦露在读者面前:

他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姐姐对他的好处,想起了她对他的疼爱和对他的慷慨,她万万不会想到最后自己竟然结果在他的手里。他感到精疲力竭,沮丧绝望,便悲哀地问自己:“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呀?”他闭上了眼睛,再也不忍心去看那具尸体。他的头滚烫滚烫的,生活中的一切欲望,在他的心里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世界的面貌在他的眼睛里,犹如这具没有生命的尸体上那张发青的脸。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对自己说:“真主啊,判决我吧!”……他趔趔趄趄地往后倒退着,最后无力地靠在树干上,处在半麻木的状态中,好像跌进了漆黑的没有一丝希望的深渊。

在姐姐的生命已经结束、自己的生命也即将结束的时刻,侯斯尼似乎有所醒悟,心底里又发出了深深的忏悔:

“我完蛋了。我们都是穷困的牺牲品,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把苦难推在某个兄弟身上。我做了些什么呀?这是一种绝望的行为。然而,我却用最严厉的惩罚结果了她,我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力啊!难道我真的是为了家庭的荣誉而激动的吗?我是家里所有人中最坏的。所

有的人都知道这个事实,如果这个世界是丑恶的,那么,我就是这个丑恶世界中最丑恶的一个人。我心里天天都希望周围的人统统毁灭。我是个罪魁祸首,我怎么还能让自己当审判官呢?我确实完蛋了。”

“……我一直盼望把过去抹掉,可是过去却吞没了现在。没有可怕的过去,只有可怕的自己。为什么我就不能背着这些负担继续生活下去呢?可是我做不到。不管怎么样,我应该热爱生活,直到最后。可是在我们的本性里有一种实质性的错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我确实完了……”

其实,侯斯尼岂止是贫穷的牺牲品,他是社会的牺牲品,是他那个时代的牺牲品。

作品中另一个悲剧人物就是这个家惟一的女儿奈菲萨。父亲在世的时候,她是父亲的宠女。父亲去世后,她的处境一落千丈。她不但承担了原先女用人干的活儿,而且还要外出做裁缝来养家活口。“二十三岁的大姑娘了,要钱没钱,要貌没貌,还失去了父亲”,除了对家庭怀有一份爱以外,自卑感使她几乎对生活失去了希望。可惜,与杂货铺老板儿子的意外相遇,爱情又使她对生活燃起了希望。然而,命运就像惊涛恶浪,转瞬间就将她抛入了绝望的深谷:她深爱着的那个人和别的人结婚了!晴天霹雳把支撑着她生存的惟一希望也击破了。当时,她用巴掌狠狠地抽打那个人,发泄着心中无比的仇恨。其实,她何止是仇恨那个人呢,她在仇恨父母包办的婚姻制度,仇恨贫穷,仇恨这个社会,它们使自己与婚姻无缘,剥夺了她的人生的基本权利。

从那以后,纯洁的姑娘陷入了深深的自卑和自怨自艾之中,痛苦、羞耻和被愚弄的感觉时时吞噬着她的心,一谈到结婚这个词,就像利剑直刺她的心窝,“触动了埋藏在她心底里的隐痛。……对她来说,宁愿死去也要比结婚好”。面对着亲人,她会“回想起那个脆弱的时刻,那个受贫困和失望的驱使、竟糊里糊涂地把自己交给了别人的时刻。……她仿佛看见他们都狂怒地、恶狠狠地注视着她,眼睛里都喷出了愤怒的火焰,然后像野兽般地向她猛扑过来”。

她的人格逐渐开始扭曲了,既然婚姻没有指望,家庭又需要她的钱,加上那无法抑制的强烈欲望,她就一步步走向了罪恶的深渊。朴实的她开始

修饰打扮自己,以便引起男人们的注意;她和修汽车的小工人厮混在一起;她到广场去和发泄兽欲的老头在一起;最后,她发展到了去希腊老鸹那儿找男人,当场被警察逮住。她最终成了贫穷的牺牲品,投入滔滔的尼罗河,希望能够洗刷自己的罪孽。

哈桑和侯赛因是一对截然不同的兄弟。哈桑不务正业,当打手,贩毒品,最后成了警察缉捕的对象,只得仓惶外逃;侯赛因本分老实,处处为家庭、为别人着想。然而,这兄弟俩却有个共同点:心地善良,对家庭、亲人充满了无限的爱。哈桑虽然是个二流子,但总也不忘家人在受苦,就是当他在别人家的婚宴上饱餐时,也念念不忘如果让忍饥挨饿的弟弟一起来有多好。在两个弟弟工作和上学费用有困难时,他慷慨解囊,千方百计资助他们;侯赛因为了帮助家里渡过难关,心甘情愿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到远在外地的中学当小职员。为了让弟弟继续受完高等教育,他甚至放弃了个人的幸福。可是,对于这样一个善良、本分的年轻人,社会给他的只是一个黯淡无望的前途:当个六级、最多是七级小职员。

马哈福兹在这部作品中塑造的这些人物,尤其是这两个悲剧人物,让人们读了作品后,既对他们寄予极大的同情,又感到非常的惋惜。作者显然是想让人们通过悲剧去思考、去探求消除悲剧的根源。社会制度不彻底改变,贫穷的根源不消除,埃及仍然会有很多人重蹈这一家子的覆辙。这个家庭的悲剧实际上就是社会的悲剧。

在这部作品中,马哈福兹采用的是平铺直叙的创作手法,然而细腻的描写,流畅的情节,尤其是结尾部分的心理描写,让读者看后有一种十分真实的感觉,这也是马哈福兹在创作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作为译者,我希望中国的读者在看了《始与末》后,能够对作者、对埃及三十年代的社会有更加深刻的了解,这是我惟一的心愿。

袁松月

2002年5月

一

陶费吉亚学校寂静无声。一名军官①无精打采地望着那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边各是三年级和四年级的教室。然后，他朝着三年级的教室走去，轻轻地在门上敲了几下，请求进去。走进教室后，他在教师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话。教师立刻望着坐在第二排的一个学生，高声叫道：

"侯斯尼·卡米尔·阿里！"

那个学生应声站了起来。他看了看教师，又看了看军官，目光里充满着期待和不安的神色，小声地说：

"先生有事？"

"跟军官阁下出去！"教师回答他。

那个学生离开了座位，步履沉重地紧随着军官离开了教室。这样突如其来的被叫出去，让他的心忐忑不安，他暗暗思忖着："难道是因为最近的示威游行叫我出来的吗？"他参加过示威游行，和大家一起高呼过口号："反对胡尔声明②！"、"打倒胡尔·艾本·赛胡里！"事后，他曾庆幸自己不但躲过了敌人的子弹和棍棒，而且还逃过了学校的所有处罚。他现在的担忧是否过分了呢？他跟着军官走在长长的走廊里，脑子不停地思考着。他时不时地朝着有人指控他这个方面猜想。然而，他的思绪被打断了。军官在四年级教室门口又站住了，经得同意后走了进去。接着，传来了教师的叫人声：

"侯赛因·卡米尔·阿里！"

哥哥也被叫出来了？可是他根本没有参加过示威游行啊，那些指控怎么可能针对于他呢？军官回到教室外面，一个年轻人默默地跟着他出来了。

年轻人的眼睛一看到兄弟，立刻惊奇地喃喃说道：

“你也被叫出来了？……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互相交换着疑惑的目光，然后，顺从地跟随着军官朝校长室走去。侯赛因有礼貌地用轻轻的声音问道：

“为什么把我们叫出来？”

军官略微犹豫了一下，回答说：

“你们将会见到校长阁下的。”

他们在走廊里走完剩下的路，谁也没有说一句话。这兄弟两人几乎长得一个模样，都是长方形的脸，大大的棕色的眼睛，深褐色的皮肤。惟有区别的是，侯赛因十九岁，比他的弟弟大两岁，但是个儿没有弟弟高。同时，侯赛因的面貌显得更清秀，样子更俊美。校长室越来越近了，兄弟俩的忧虑也越来越重了，他们都在惶惶不安地想象着校长那副严肃的模样。到了校长室门口，军官扣好上衣纽扣，敲了几下门，然后小心地走了进去，同时朝两个年轻人挥挥手，示意他们跟着他。一进屋子，他们便看见一个人坐在屋子中央的办公桌前，正专心致志地阅读着文件，对来人眼睛也没有抬一抬，似乎根本没有感觉到他们进了屋。军官毕恭毕敬地行过礼后，说：

“这是学生侯赛因·卡米尔·阿里和侯斯尼·卡米尔·阿里。”

校长这才抬起了头。他折叠好文件，在烟灰缸里捏灭了烟蒂，随后轮流着对两个年轻人看了一番，开口问道：

“你们都在哪个年级？”

侯赛因用颤抖的声音回答：

“我在四年级。”

“我在三年级。”侯斯尼紧跟着说。

校长对着他们望了好长时间，然后说：

“我希望你们都像个男子汉应该做的那样。你们的大哥通知我说，你们的父亲去世了。往后你们的日子还长着呢！③ ……”

---

① 在埃及，很多部门都是由军人来担任警卫的，包括学校也是这样。

② 胡尔当时是英国的外交大臣，他发表了反对埃及恢复一九三二年宪法的声明。

③ 阿拉伯人在安慰死者的家属时经常说这样的话。

兄弟俩惊慌得呆呆地僵立在那里。侯斯尼不由自主地喊叫起来：

“爸爸去世了？这不可能！”

侯赛因好像自言自语似的喃喃说道：

“怎么会呢？我们离开他只不过两个小时，当时他的身体还好好的，准备出门到部里去呢……”

校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和蔼地问他们：

“你们的大哥是干什么工作的？”

侯赛因心不在焉地答道：

“他不干什么事……”

“那么，你们还有没有当职员、或者做类似职员工作的哥哥？”校长又问。

侯赛因摇摇头回答道：

“没有……”

校长接着又说：

“我希望你们用男子汉的胸怀去承受这场灾难。现在你们回家去吧，真主会佑助你们的……”

二

两人离开学校，来到舍巴拉大街。他们在泪水涟涟中赶着路。侯斯尼很快哭了起来，侯赛因神经兮兮地想呵斥他，可是结果自己也泣不成声，哽咽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他们穿过马路，走到了另一边的路上。两人快步地朝着纳萨尔拉胡同走去，那里离学校只有几分钟的路。侯斯尼好像求救似的望着哥哥，问道：

“爸爸怎么会去世呢？”

侯赛因愁眉不展地摇了摇脑袋，轻轻地嗫嚅道：

“不知道，我都没法想象。早晨他还和我们一起吃着早饭，我们离家的时候，他的身体还是好好的。我真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侯斯尼试图把父亲在刚刚过去的早晨中的每一个行动都回忆出来。

记得早上他第一眼看见父亲的时候,他刚刚从盥洗室出来。于是,他像往常那样向父亲问好:“早上好,爸爸。”父亲微笑着回答他:“早上好。你弟弟还没有醒来吗?”接着,大家围桌而坐。父亲叫母亲和他们一起来吃饭,母亲推说没有胃口。于是父亲劝解说:“你如果和我们大家坐在一起,胃口立刻就会开的。”可是母亲坚持不肯。这时,父亲一边剥着鸡蛋,一边漫不经心地说:“那就随你的便吧。”在这一句话之后,他再也回忆不起来还听见父亲说过什么话。唉,只能记起几声短促的清嗓子的声音了。他看见的父亲的最后一个背影,是他一边走进卧室,一边在用毛巾擦干手。以后,生命结束了,结束了……这是一句最丑陋的话。侯斯尼偷偷地瞥了侯赛因一眼,目光是慌乱不安的。只见侯赛因悲伤地紧蹙着眉头,看上去像个年纪很大的人,像个老人。侯斯尼遭受着火烧火燎的痛苦,重新陷入了回忆之中。“我不相信他死了,我没法相信。死亡就是这样的吗?我不能相信。生命就结束了?如果我知道这是父亲一生中最后一次和我们在一起,我是无论如何不会离开家的。可是我怎么知道呢?一个刚刚还在吃饭、欢笑的人,怎么一会儿就死了呢?我不相信,我不能相信。”他望了一眼正拽着自己的胳膊朝纳萨尔拉胡同去的哥哥,他已经是魂不守舍地在胡同里穿行着。两人走在狭窄的小路上,路的两旁是一排排的旧房子和小铺子,胡同里还有几辆小推车,车上摆满了煤油、蔬菜和水果之类的东西。他们一眼就看到了自己家的楼房。那是一幢三层楼的房子,带一个长方型的泥地院子。接着,女人的哭声传入了他们的耳朵里,那是母亲和姐姐的声音。两人不由得从心底里打了个寒颤,然后也放声哭了起来,不顾一切地往前奔跑,冲上楼梯,朝二楼飞奔而去。他们发现房门敞开着,两人径直冲了进去,穿过客厅,气喘吁吁地来到了最里面那间父亲的卧室。进了屋子,他们的目光立刻投向床上,遗体已经遮盖上了白布,并且一直拖到了下面。两人走近床边,同时跪倒在地,沉浸在无奈的悲痛之中。两位他们不相识的女人离开了他们家后,母亲和姐姐已经停止了哭泣。母亲想让两个儿子放开胸怀痛哭一场,便静静地站在一边。她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袍,两只眼睛红通通的,脸颊和鼻子都已经肿了起来。姐姐瘫在沙发上,脸伏在沙发的扶手上,哭泣得身体一抽一抽的。侯赛因一边哭泣,一边吟诵着《古兰经》的小章节,祈求真主的怜悯。侯斯尼也在这种恐惧、惊怕、伤心的气氛中哭泣着。他站在父亲的遗体跟前感到浑身不

自在,可同时又觉得害怕和绝望。“不能这样对待爸爸,他已经不会动了,这所有的哭声他都不可能听见了。真主啊,为什么让他这样僵硬的躺着?他们都在痛哭,但是都无可奈何,没有法子。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这种事情,也想象不到。两个小时以前,我不是还看见他在这个房间里走动的吗?我爸爸不会是这样的,生命也不该是这样的!”侯斯尼的脸上呈现出期待的神情,好像父亲的生命没有结束。这时,母亲走到两个年轻人的身边,对着他们弯下身子,说:

“行了,起来吧,侯赛因,带上弟弟出去。”

母亲反复地这么说着,一直到侯赛因站起来,拉起弟弟。可是他们俩还是没有离开屋子,站在那里,满含着泪水,久久地凝视着覆盖着白布的遗体。侯赛因再也克制不住强烈而又模糊的欲望,朝遗体弯下了身子,不顾母亲的抢先阻拦,上前掀开了父亲脸上的白布。他看见一张陌生的、已经打上死亡烙印的青灰色的可怖的脸,脸上有一种超凡入圣、深不可测的宁静。一阵颤抖流遍侯赛因的整个身子,在这以前,他们谁也没有看见过死人。顿时,恐惧和悲伤控制了他们,巨大的悲痛潜入他们的心底,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情绪涌上心头。侯赛因朝尸体弯下身子,在额头轻轻吻了一下,身体好像在颤抖。母亲重新用布盖住死者的脸,然后把他们从床边拉开,用严厉的口气说:

“出去……”

两人同时后退了两步,侯斯尼出人意料的固执,站在那里不肯走。侯赛因受到弟弟这种态度的鼓舞,也同样站在那里不动。他们望着房间,好像茫然失措,似乎他们已经预料到家里会发生彻底的、他们无法想象的变化。但是,家里的一切还和往常一样,一点没有变化。这张床仍然放在屋子靠里面的右边,柜子在中间,挨着的是衣帽架,左边是一张沙发。姐姐坐在沙发里,沙发边上倚着一架乌德琴[①],琴弦中间还插着拨子。他们的目光一碰到这架琴,一种惊异和悲哀交织在一起的感情立即涌上了心头。以往,只要父亲的手触及这琴弦,只要朋友们围住他,高兴地要求他再来一遍,他总会一遍

① 这是一种在中世纪和现代伊斯兰艺术音乐中占显著地位的拨弦乐器,是欧洲诗琴的前身。

又一遍的弹奏下去。多么令人奇怪,通过这根细细的琴弦,竟然把人间的欢乐和悲哀分辨开来。接着,他们茫然的目光又落在逝者的手表上。手表在离床不远的桌子上放着,依然在不停地走动着,发出细微的"嘀嗒"声。也许,逝者在他弥留在世界上的最后一刻——也就是他们成为孤儿的最初时刻——还看过它。那件衬衫还挂在衣帽架上,衬衫的领子上有斑斑点点的黄色汗渍。他们怀着深切的悲痛心情久久地凝视着它。在那一瞬间,黄色的汗渍竟然比父亲伟大的一生更永恒地留在了世上。母亲一直默默的站在一边望着他们,虽然儿子们顾不上向她表白心中的想法,但是她心里明白,巨大的灾难是他们永远也没有料到的。侯赛因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弟弟望着他,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在他耳边悄悄地说:

"咱们走吧!"

两个年轻人朝逝者的遗体投去最后一眼,他们相信——由于传统习惯的影响——父亲虽然死了,他的眼睛仍然在看着他们。为了不挫伤父亲的感情,他们没有立刻转过身子,而是在心底里默默的向父亲致哀。然后才退到了门口,离开屋子。侯斯尼朝哥哥望了一眼,看见哥哥黯然神伤,沉浸在悲痛之中,他的心也剧烈的跳动起来,对哥哥产生了无限的同情。同时,他感到自己也迫切的需要得到哥哥的怜悯。

三

兄弟俩离开家,来到大楼门口,那里放着几把椅子。他们发现大哥哈桑神情沮丧,默默地坐在那儿。于是,他们紧挨大哥坐下,和他一样满脸惆怅,陷于沉默之中。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该干点什么。至于哈桑,他已经是个饱经风霜的人了。他的模样和两个兄弟很相像,但是他的眼神却和他们截然不同。他的眼睛里总是闪烁着大胆、任性的目光。此外,还有他那浓密蓬松的头发梳理的样式也和两个兄弟不一样。他穿着西装,这一方面表明他很注重自己的外表,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不是一个一点儿也不讲究的人。哈桑非常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不过,他没有动弹,那是他在等候一位重要人物

的到来。侯赛因激动地问他：

“我们的父亲是怎么去世的？”

哈桑紧皱着眉头回答说：

“他是猝然去世的，弄得我们大家都束手无措。当时，我坐在客厅里，他正在穿衣服。我只听见母亲惊恐地大声叫着我。我立即奔进房间里，看见父亲已经倒在了沙发上，胸口起伏不停，他的手痛苦地指着心脏那个地方。我们赶紧把他抬到床上，倒了一杯水给他喝，可是他已经不会吞咽了。我立即离家去请大夫。可是，我还没有走到院子里，尖利的叫声震动了我的耳朵，我跑回屋里，发现一切都完了……”

他看见两个弟弟的脸都痛苦地抽搐在一起，于是他更加愁眉不展了。他感到十分紧张，恐怕两个弟弟对他的悲伤产生怀疑。因为他们都知道他原来的情况，由于他过着放荡不羁的流浪生活，所以和父母亲之间有矛盾和隔阂。因此，他恐怕被他们认为自己不及他们那么悲伤和遗憾。……说真的，他也十分伤心、痛苦和难过。其实，不管怎么样，他从来没有记恨过父亲。如果说他的悲伤不像他们那样，那也只能归咎于他的年龄比他们大——他已经二十五岁了，还要归咎于他已经饱尝过生活中的甜酸苦辣——而他的生活里更多的还是苦味。因而亲人去世的痛苦对他来说，只能算是一种平常的痛苦。是的，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过，从今往后，再也不会有人对着他大声呵斥：“我不能永远抚养像你这种令人失望的男子汉，只要你不愿意去学校读书，那你就自谋出路去吧，别再来依靠我！”是的，从今往后，再也不会有人说这样的话了。可是同样也不会有人一旦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收留他了。他是经常处于这种困境的，甚至还到了毫无希望的地步。灾难已经降临在这两个大孩子头上这一事实，他的心里是再清楚不过的，他怎么会不悲伤和遗憾呢？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在两张悲伤的脸上一掠而过，然后他就咬紧了嘴唇。两个弟弟在学校里是名列前茅的学生，在家里受到父亲宠爱的儿子，尽管这样的情况使哈桑有时嫉妒他们，但他始终还是爱着他们的。而他，一方面觉得学校里没有一点令人羡慕的优点，另一方面又深信父亲还是会像爱两个兄弟那样爱他的，虽然父亲在这种感情中夹杂着对他的怨恨和气恼。所有这一切，最重要的是家庭观念在卡米尔家族中依然是根深蒂固的，这首先体现在母亲身上。

到了上午，两个农村人装束的一男一女向他们走来。他们一眼认出那是姨妈和姨夫法拉杰·塞里曼大叔。姨夫对他们安慰了一番后，就和大家坐在了一起。这时，姨妈冲进屋里，高声喊道："我的妹妹呀，你的家完蛋了……"这令人肠断的话传进他们的耳朵里，两个年轻人又哭泣起来了。法拉杰·塞里曼大叔开始和哈桑说话，使得兄弟俩在一边好长时间默默无声。两人陷入想象中，他们不知道父亲去世后自己的命运会是怎样。侯赛因深信传统的东西，同时也相信一些科学，所以怀疑最终没有潜入他的心中。他的脑子在胡思乱想着，心底里默默地祈求着真主，希望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在他们受到真主嘉奖的最愉快的时刻，让他们能再见到父亲。侯斯尼呢，他对人的去世感到茫然无措，因此脑子里不愿意随意遐想。以前，他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传统信仰。母亲哪一天带他去做礼拜，他都会毫无意识地跟着去。以后，他又会在有些犹豫中抛弃礼拜，而且一点都不是虚情假意的。信条束缚不了他的思想，他才不管那么多。但是，他发现自己也从来没有超越过现实。父亲的去世，促使他进行了思考，不过时间不是很长。这一次，有一种强烈的感情在支撑着他："人死了就一切都结束了吗？父亲以后就只剩下黄土一堆，什么也没有了吗？真主保佑，绝不会是这样的。因为真主的话是不会骗人的。"惟有哈桑，他一点没有这样的想法，即使人去世了，也不能让他开动脑筋，他就像是个顽固的异教徒。事实上，任何方式的教育和训导对他都没有影响。他就像父亲生气时骂他的那样，是大街上的一个流浪汉。他天生满不在乎，心田里从来没有存在过能够适合栽种信仰种子的土壤。他把信仰作为嘲笑和取乐的材料，以至于他在母亲的启发下，曾经在他心里有过的那么一点点影响，也很快在他浩瀚的生活海洋中消失殆尽。生活的烈火使他的心灵受到创伤，因此，他对遥远天国中的事毫无兴趣，关心的只是他的生活、他的命运和家庭的命运。他和姨夫、弟弟待在一起没有多长时间，便看见远处有一个男人匆匆赶来。哈桑一看见他，立刻高兴地走上前去打招呼，看样子他一直等待着的就是这个人。

"法里德·穆罕默德先生！"

虽然已经是金风送爽的秋季，来者还是掏出手帕，不停地擦着脸上的汗珠。这是一个过于肥胖的男人，大腹便便，丰润的圆脸上五官显得端正、小巧，肥胖的身躯、文质彬彬的风度，加上中年人固有的气质，使他看上去十分

庄重。政府的官员和文书们特别以庄重为荣。兄弟们的眼睛都看着他,希望自己能配得上像这位邻居、父亲生前好友这样的人。法里德先生走近他们安慰了一番,然后对哈桑说:

"今天我已经向部里请好了假,我们一起到你父亲生前的单位去领取安葬费,然后再买一些必要的用品回来。"

临去部里办手续之前,哈桑向他询问了一些丧事的事情,然后挽着手并肩走了……

四

父亲葬礼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侯斯尼的心里忐忑不安,翻腾不停,这是他心中新的悲哀。他本来希望父亲的葬礼能够办得隆重一些,符合父亲的身份和地位,他喜欢在人们面前把这些炫耀一下。可是,他的两个哥哥并不看重这件事情,所以他把葬礼看成了是和死亡本身一样的不幸事件。他暗暗地对爱他的父亲生气,对自己生气。他的眼睛一直注视着来送葬的人们。他能看得上眼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他们的邻居、尊敬的法里德·穆罕默德先生。至于自己的姨夫,他也不过是个管理工人的小头儿;杂货铺老板贾比拉·塞里曼大叔比姨夫好不了多少;理发匠是个狡猾透顶、最最穷苦的人;其他的人都让他感到讨厌,他们还是不来的好。他胸口发闷,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不过,他还有一点点耐心。四点钟一到,一群群的职员蜂拥而至,直到把纳萨尔拉胡同挤得水泄不通。侯斯尼不觉恢复了精神,摆脱了烦恼,回到了悲伤之中。接着,出现了让侯斯尼意想不到的事情。一辆显示体面和尊贵的豪华汽车,开到离他们家不远的地方停下了。司机下车打开车门,从车里走出一个男人,看他的外表就知道是一位有身份和头衔的人。他身材魁梧,五十岁光景,一副令人生畏的严肃模样。兄弟们立刻有礼貌地奔上前去迎接,法里德·穆罕默德先生也挤在他们中间,他专门接待一些重要人物,那些人——像职员之类的,他们比一般人更应该受到尊重。

"这里是卡米尔·阿里先生的家吗?"来人轻轻地问道。

法里德先生连忙抢先上去,恭恭敬敬地回答:

"是的,贝克[1] 阁下……"

大家开始四下寻找,总算在路中央找到一把能让他坐下的藤椅,他们都觉得非常尴尬。侯斯尼对这位先生的到来,感到十分高兴。同时,他又对来者问他家在哪里又感到不悦,这证明他以前根本不认识他们的家。他走到哥哥侯赛因旁边,轻声问他:

"这个人是谁呀?"

"艾哈迈德·伊塞里贝克,内政部的总稽查,爸爸生前的好朋友………"侯赛因轻轻地回答他。

"那么他为什么会问我们家在哪里,好像根本不认识我们家似的……"侯斯尼感到奇怪地问。

侯赛因的眼睛里立刻射出了一种异样的光芒,说:

"以前我们的父亲去他的家次数是很多的,而他……他是一位大人物,这你也看到了……"

侯斯尼沉默了片刻,然后接着说:

"父亲生前很喜欢他,一直把他看作最亲密的朋友……"

侯斯尼企图忘记这件事情,不愿让它破坏自己的虚荣心。要是所有前来送葬的人都能看到他——这位稽查官先生,那有多好。接着,悲痛的时刻来临了,灵柩从家里抬出来的时候,阳台上、窗口里顿时传出一片哭喊声。所有来送葬的人排成一列长队,灵柩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在长长的一路上,兄弟俩泪水涟涟,用惊奇和无奈的目光盯着灵柩。到了清真寺里,他们向送葬的人道谢、告别。这时候,有些人提出要把灵柩送到最后的安葬地。但是侯斯尼听说后,赶紧贴在大哥的耳边低声说道:

"不管怎么样,你绝不能答应他们去墓地!"

为了维护家庭的尊严,侯斯尼希望不要有任何人看见墓地。他们站在那儿告别了送葬的人,然后坐上灵车。姨夫法拉杰·塞里曼大叔和法里德·穆罕默德先生也一同乘上了车,他们任凭人们怎么劝阻也不回去。灵车载着他们向凯旋门驶去,然后在野外的墓地停了下来。接着,大家把卡米尔·

① 贝克是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一种爵名,后来则是对次高级官员和社会地位高的人的尊称。

阿里先生的遗体送进坟墓。坟墓的不远处有一条羊肠小道,穿过这个像义冢一样的墓地。侯斯尼站在坟墓前,沉浸在悲哀中,不停地哭泣着。他尽管悲痛,但还是用惭愧和感到耻辱的目光偷偷瞥了法里德·穆罕默德先生一眼,心里暗暗想道:“如果同学们知道我父亲去世了,也一定会来安慰我的,而且肯定会有人要陪伴我到墓地的。赞颂全归真主,真主不保佑灾祸。要是没有坟墓,人们就不会有悲伤了。为什么我们的父亲生前不建造一座与我们的家庭相配的坟墓呢?”

五

几乎已经是半夜,房间里只剩下自家人,大家聚在客厅里,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姨妈和她的丈夫。母亲又开始念叨父亲去世这件事,在这些悲哀的日子里,她差不多已经是第二十次讲这件事情了。侯赛因和侯斯尼凝神细听着她的话,哈桑紧皱眉头在想着什么。

侯斯尼说起了艾哈迈德·伊塞里贝克,但避而不谈他不认识他们家这件事,这是因为一方面有姨妈和姨夫在场,另一方面他也不愿意想起这件事。他心里对父亲充满了怜惜之情,于是悲痛地注视着父亲卧室那扇关闭着的房门,惆怅遗憾地想到了那张空荡荡的床铺。接着,母亲望着孩子们说:

“都去睡觉吧……”

经历了疲惫而又痛苦的一天之后,孩子们没有反对,听从了母亲的话,各自向卧室走去。卧室里放着三张小床,于是他们腾出一张给紧跟着他们进来的姨夫睡,侯斯尼只好和侯赛因合睡一张床。但是他们谁都没有睡意,或者说,压根儿就不想睡。大家怀着悲伤和思念的心情开始谈论他们的父亲,回忆他在最后那段日子里的情况,谈到他的猝然去世。然后哈桑说:

“他的葬礼确实是和他的身份相符合的……”

法拉杰·塞里曼大叔赞同他的话,说:

“真主对大人物总是大慈大悲的。像他这样有地位的人,有如此隆重的葬礼是毫不奇怪的。来送葬的人从家里一直排到舍巴拉大街,把整条纳萨

尔拉胡同都挤得水泄不通……"

侯斯尼一听见姨夫说话就感到不舒服，只要他在场，他就觉得生气。接着，他闷闷不乐地回忆起那个光秃秃的墓地，便说：

"真是奇怪，我们的父亲曾经花掉过好多的钱，可就是没有想到要建造一个与我们家庭相称的墓地。"

那个使他不舒服的声音重新响了起来：

"他怎么能想到自己会在这个年纪就死去呢？你父亲才五十岁，在我们农村里，有许多像他这般年纪的人，还正在忙着娶第二房或第三房老婆呢！"①

沉默片刻，他又接着说：

"我的侯斯尼先生，你可别忘记了，你的父亲是在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才和他的祖母从迪姆亚特迁徙到开罗的。你们不是开罗本地人，不需要一代一代继承墓地。"

侯斯尼一听他的话，马上生气地说：

"是的，我们不是开罗人。即使我们的家族已经在迪姆亚特断了根，我们也不是开罗人！"

他伤心地想到，除了这个姨妈外，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亲戚。那个座落在荒野郊外的寒碜的坟墓，将是他们在这个大城市里耻辱的标记。他越发对侵占了他床铺的那个人感到厌恶，于是用沉默来中断姨夫的话头。屋里顿时沉寂下来，直到瞌睡悄悄地爬上了他们的眼皮……

客厅里，母亲和她的姐姐、女儿还坐在那里，她们不知疲倦地谈论着亲爱的逝者。这里悲切的气氛自然比那个房间浓重。母亲苍白、憔悴的脸明显地消瘦了，两眼浮肿。她有一个又阔又短的鼻子，下巴尖尖的，身体又矮又瘦，一眼看上去，就让人觉得她是个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贡献给了家庭的那种好女人。她的身上，惟有那双眼睛充满活力，目光炯炯有神，闪烁着忍耐和坚定的神色。

突如其来的变故，使母亲的容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很难想象她年轻时代的模样。但是她的女儿奈菲萨，却惟妙惟肖地再现了她当年的形象

① 按照伊斯兰教规，穆斯林可以同时娶四房老婆。

和风韵。奈菲萨长得也是这个样子:瘦削、苍白的脸,又阔又短的鼻子,尖尖的下巴,皮肤白净,背的上部有点儿弯曲,她太像母亲了,几乎没有和母亲不一样的地方。惟有身高,她和兄弟侯斯尼差不多。她的容貌离漂亮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倒不如说是其貌不扬。她真是运气不佳,长得和母亲一个模样。而她的几个兄弟,都遗传了父亲,长得活像父亲。眼下,她正处于悲痛之中,因而模样显得更加丑陋。她沉浸在对亲爱的父亲的回忆之中。母亲呢,虽然现在也十分悲痛,但是各种各样的想法在她脑子里转动。她从心里对姐姐是很不满意的,忘不了姐姐曾经对自己生活是那样的嫉妒。姐姐非常喜欢把她们两人的命运进行比较。她说,妹妹嫁了一名职员,而自己的丈夫却是个轧花厂里的一名工人;妹妹居住在开罗,她只能在农村度过一生;妹妹的孩子都在读书,而她的子女却只有当工人的命运;妹妹家储藏室里什么都不缺,而自己家里只有在收割的季节才感觉到宽裕。也许,现在她发现妹妹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嫉妒的了。想到这里,母亲的心里闷得很难过,没有一个人像她这样明白这场灾难的可怕。丈夫撒手走了,留下她无依无靠,只有这么一个根本不能指望靠她的姐姐。她没有亲眷和亲近的人,去世的丈夫什么也没有给她留下。过去,她把丈夫的全部薪水都用在家庭的必要开支上,如今连基本的生活费用都已经不可能有了。她的口袋里现在只有两埃镑七十个基尔什[1] 了,这是她所有的钱,就这么点钱能派什么用场呢?……她愁眉苦脸地望着儿子们的卧室。两个儿子还在上学,他们的学费确实可以免去,但是想要手头有点零花钱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了。那个大儿子,他纯粹是个游手好闲的浪荡子!她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把目光移到了奈菲萨的身上,顿时,她的心像刀割般的痛苦。二十三岁的大姑娘了,要钱没钱,要貌没貌,还失去了父亲。这是一个无人帮助的、负担重重的家庭。尽管这样,母亲不是那种只会悲悲切切、整天啼哭的女人。她过去的生活,已成为昨天的幸福之梦。不过,她也没有富裕过,因为丈夫只是个小职员,收入有限。她已经学会忍耐、坚强和奋斗。她一直是很有能力的。她是家庭的主要轴心,而且还时常扮演父亲的角色。同时,那位逝世的父亲,比母亲更软弱,更富有同情心。父亲和母亲截然不同的性格,对孩子们本身是个

① 埃及、叙利亚等地用的小货币。

活生生的榜样。哈桑是父亲软弱和娇纵的可悲证人,侯赛因和侯斯尼则是母亲的严厉和良好教育的证人。是的,母亲成了一位坚强的寡妇,然而在这万籁俱寂的夜晚时刻,她也只能遭受悲伤和忧虑的折磨……

六

翌日晚上,家里一个外人也没有了。父亲原来卧室里的家具堆在一个角落里,房门关上了。孩子们都聚在母亲的周围,他们感觉到现在该听母亲说话了。母亲心里也明白,她应该说话了。她已经考虑好了,而且经过深思熟虑后,对应该说些什么心里毫不含糊。她表面上显得很有决心和力量,心底里却在暗暗祈求真主给予这个不幸的家庭以同情和帮助,也许,类似这样的矛盾一点儿也没有使她感到难堪。她低垂着眼帘,避开注视着她的目光,说:

"我们的不幸是巨大的,我们也只有依靠真主了,真主决不会忘记他的信徒的……"

她尽量不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样的话,也不期待身边的哪一个孩子来回答,甚至对于最大的儿子哈桑,她也不期待他回答。在这个世界上,她不可能得到什么人在这种事情上的帮助,没有人能够和她共同分担忧愁。

她感到心里空落落的,但是她不甘心于向绝望屈服。她接着说:

"我们没有可以依靠的亲戚,你们亲爱的父亲除了还有一笔抚恤金,什么也没有留下。毫无疑问,那点钱远远不如原来那些几乎还不够我们开支的薪水。往后的生活,显然是令人担忧的,但真主是不会忘记他的信徒的。有多少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它们都忍受着煎熬,直到真主牵住他们的手,为他们开辟一条到达平安陆地的道路……"

奈菲萨哭泣得声音哽咽,她说:

"没有一个人会饿死在这个世界上,真主会牵住我们手的。至于父亲去世的不幸,那是无法用安慰来消除的。你真可怜啊,爸爸……"

奈菲萨的那些眼泪没有发生深刻的影响,因为母亲的话预示着有重大的事情,它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于是,一双双眼睛都紧紧盯住又在说话的母亲。

"因此,我们不能对真主的怜悯失去希望。不过,我们应该彻底明白我们的处境,才不至于毁掉我们自己。我们本身应该坚持用毅力和尊严去接受命运的安排。真主会和我们在一起的。"

她感到大体的意思说完了,应该让孩子们说说话,谈谈各自的事情。她觉得比较明智的做法,就是从受到这场灾难影响最小的人先说起,让受到影响最大的人在后面说。于是,她把目光对准侯赛因和侯斯尼,用一种激动后的平静声音说:

"我绝对没有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给你们什么每天的零花钱了。还算幸运的是,这些零花钱常常是花费在一些无关紧要的方面。"

无关紧要的方面!参加球类俱乐部,看电影,买小说,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方面?侯赛因紧蹙双眉接受着这一判决,他思绪紊乱,在想象着没有零花钱的生活,但嘴里什么也没有说。侯斯尼一听到这个决定,简直像遭到晴天霹雳,不由自主地马上反对道:

"所有的零花钱都取消?一个子儿也不给?"

母亲用深沉的目光注视着他,然后坚决地说:

"是的,一个子儿也没有……"

侯斯尼的反对使母亲非常伤心,但是她喜欢这样的反对,因为这就给了她机会,可以让她强调她的话是不容置疑的,以便让另一个比这兄弟俩更不容易对付的儿子听个明白。侯斯尼张大着嘴巴,含糊不清地嘟哝着,然后低声说道:

"我们俩将成为惟一口袋里没有零花钱的学生……"

母亲严厉地说道:

"你错了,灾难是有许许多多的,遭受不幸的学生数也数不清。如果你对所有学生的口袋都去查一查的话,那么,你会发现大多数的人是囊中羞涩。再说,就算你们俩是惟一的穷学生,这也不是什么缺点,也用不着由谁来负责……"

侯斯尼想到这是母亲在说话,便不再作声。过去,他常常得到父亲的宽

容，而在母亲那儿是决计得不到的。父亲非常宠爱他，在这个家里，父亲除了疼爱女儿奈菲萨之外，就是疼爱他了。母亲这时候一点都不放弃她的决心。没有等到他反对的回答，母亲接着又说：

“同样，我还要提醒你们，你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放弃学校里的那份午饭了。”

以前，兄弟俩在学校里吃午饭总是随便扒拉几口，主要的那一餐还是回到家里来吃。在学校里吃得饱饱的同学，往往会招惹别人的挤眉弄眼，处于被嘲笑的地位。

“为什么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在家里吃饭呢？”侯斯尼小心翼翼地问。

“谁知道呢，也许家里再也没有你喜欢吃的东西了！”母亲不高兴地回答。

哈桑的嘴边泛起一丝勉强的笑容，他一直缄口不言地倾听着这场谈话。不过，他很快故意作出愁苦的神态，把它掩饰过去了。然而，这一丝笑容没能够瞒过母亲，她决定让他也面对现实，这是她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的决定。事实上，她也需要这么做。

“那么哈桑，你呢？”母亲用忧伤的口气问他。

这是她最大的孩子，是第一个让她萌发母性的人，也是她的第一个宝贝。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具体的证明，母性也可能由于某些原因而会受到那些与天性毫无关系的事情的影响。她憎恨儿子，当然这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但是她对他已经没有什么打算了，在极度的悲伤中，他已经在她的希望中消失。哈桑躲在黑暗的角落里，母亲除了遗憾、悲伤和淡淡的回忆外，已经不再对他有爱的感情。他一直是这个家庭里的最棘手的问题。最初，他是父亲贫困和溺爱的牺牲品，他一直到了很大年龄才有机会进入学校。很快，他对校园生活产生了反感，一次又一次的逃学，一年又一年的留级，直到休学时，他还只有读到三年级。接着，他和父亲之间产生了斗嘴和吵骂，以后两人简直就像是冤家对头。有时，父亲把他赶出家门，他就在外面晃荡一些日子再回家。不满二十岁，他已经从狐朋狗友中沾染上了许多坏习气，沉湎于不良的嗜好之中。父亲对他感到绝望之后，便把他送到一家食品杂货店去工作。他在那儿仅仅呆了一个月，然后在一次几乎使店铺毁于一旦的殴斗之后，老板把他赶了出来。接着，他又到一家汽车

公司去干活,结果也是因为打架被赶走。以后,他无论对父亲的暴怒,还是对母亲的严厉都不再介意,而是认为家庭有赡养他的义务。对于父母的愤怒,他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不是嘻嘻哈哈胡闹一通,就是大吵一场了之。但是他不再出远门了,也不正正经经去找一份工作。他好像从来不为自己的前途打算,就这样长期无法无天,晃晃荡荡,一直到父亲突然去世。他明白情况的严重性,因为他是惟一知道父亲有多少薪水的人,他粗略地估计过父亲抚恤金的数目。他明白母亲问他"哈桑,你呢?"这句话的含义。"你不是说过真主不会忘记他的信徒吗?我也是他的一名信徒,让我们看看它是怎样记住我们的。它为什么召走我们的父亲呢?为什么要拿我们这样的人作为牺牲品,来显示出它的权力呢?"他虽然这么想着,但是对母亲还是露出有礼貌的微笑,他对母亲承担的责任充满同情和敬佩的感情。紧接着,他说:

"我什么都明白……"

母亲不耐烦地问道:

"光明白有什么用?"

"我必须去找事情做。"

"这种话我们听得太多了!"母亲恼火地说。

"可是现在情况变了。"

"你不希望自己也改变一下?"

"像我这样的人是不会被生活毁灭的。我能够开辟自己的道路。机会是很多的,我有很多办法。你听我说,妈妈,我除了有口饭吃,有个栖身之地,决不再向你提任何要求!……"哈桑用有力的语调回答。

这就是他惯用的手法!……开始时他好像一切都接受,到后来,他会提出新的要求。吃饭,住宿,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什么呢?母亲不满地瞥了他一眼,说:

"我们目前的处境承受不了这样的玩笑……"

"玩笑?"

"是的。我们正需要别人给我们饭吃,怎么还可能给你准备吃的?你为什么非要逼得我对你打开窗子说亮话呢?"

哈桑淡淡地一笑,说:

“我的意思是暂时这样，等到渡过难关就好了。家里不可能小得容纳不下我，难道你就非得要赶我走不成？我只要一有办法，就会自食其力的。假如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还没有找到工作，我想，你也不会情愿看着我饿死吧。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和你分吃面包的，直到我找到工作为止！”

母亲失望地叹着气，面对这样的实际问题，她不知如何是好。她最担心的是，恐怕儿子一旦对父亲的去世所产生的影响消失后，又沉湎于失业、懒惰和放纵的生活之中。于是，她祈求似地说：

“我希望你诚心诚意、认认真真地去找工作……”

“你说得对。我以父亲的坟墓向你起誓。”他说话的语气是真诚的。

他的发誓在大家的心里掀起一阵悲伤的风暴，人人心情沉重。“父亲的坟墓”这几个字，强烈地震撼着大家。于是奈菲萨又抽抽搭搭地哭泣起来，侯斯尼的心一个劲地往下沉。这时候，侯赛因却用责难的目光瞥了哥哥一眼。母亲长时间沉默不语，忍受着心中创伤的痛苦。然而，即使在这种时刻，她也没有忘记要把想说的话说完。她的眼皮浮肿，眼圈发红，目光不断地在孩子们中间巡视，然后说道：

“至于奈菲萨，她的裁缝活儿不错，曾经替邻居们缝制过不少衣服，受到大家的欢迎和好评。我看以后收点报酬也没有什么关系……”

哈桑激动地高叫起来：

“说得对！……”

“女裁缝？”侯斯尼却气得脸色蜡黄，生气地问。

哈桑马上反驳道：

“无非是丢人罢了，就让她这样……”

侯斯尼一本正经地说：

“我姐姐决不能去当女裁缝，不行。我也决不是女裁缝的弟弟！”

母亲生气地紧绷着脸，大声呵斥道：

“你这条公牛，只知道吃饭、睡觉，对世界上的事一无所知。唉，你这个笨蛋，至今还不明白我们眼下的处境！”

侯斯尼张大着嘴巴想反驳，可是母亲喝断他：

“闭嘴……”

于是，他撅起嘴巴，不再说话。母亲见他放弃了反对，便把目光转向侯

赛因，刹那间，四目相对。侯赛因赶快垂下眼睛，痛苦地嘟哝着：

“如果还没有到非要这么做的地步，那就让真主来安排吧……”

母亲激动地接口说：

“无非是丢人，就像哈桑说的那样。我也不愿意你们任何一个人去干这种职业。但必须作出这样的决定，我也是没有办法啊……”

一阵痛苦的沉默。几个孩子中间，侯赛因的性格最像母亲，有毅力，有头脑，对家庭忠心耿耿。他对姐姐这样的命运十分痛心，可是又觉得必须这么做，反对这个建议是荒唐的。他陷入了痛苦之中，觉得自己在这两天中，学到了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学到过的东西。至于奈菲萨，她默不做声地听从着母亲对自己的安排，她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这个建议了。母亲已经说服了她，使她相信这个建议是必要的，也是正当的。裁缝原本是她的一种爱好和消遣，然而她从来没有收取工钱的习惯。现在的这一切，使她对失去父亲更加感到痛苦，父亲死后会发生什么事，她过去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时，哈桑打破了沉默，用伤感的语调说：

“当初爸爸不让奈菲萨继续上学，这真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们想一想，我们的奈菲萨也许现在就是一名女教师了！”

大家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他，这时，他猛然醒悟，发现自己好像又在不知不觉中开起了玩笑。自己当初不就是不懂得学习的价值，结果中途辍学的吗？他皱起了眉头说：

“上学只有对那些像她一样没有其他出路的人才有点用处……”

七

第二天早上，母亲在大儿子哈桑的陪同下，前往教育部。在那里，许多同事听说她是已故的卡米尔·阿里先生的妻子，都纷纷表示愿意为她效劳。母亲要求支取丈夫那部分该得的薪水时，有人便主动指导她如何办理手续。她还问起了抚恤金的事，有一位同事马上把她带到人事处。经过查实，逝者一共为政府工作了大约三十年，月薪是十七埃镑，按比例计算，他的继承人

每月可得到抚恤金五个埃镑。只有这么可怜一点点钱,这是母亲没有料到的,她一点儿也不了解政府对抚恤金如何打折扣的情况。然而,真正让她感到心寒的是,据说在支取抚恤金前,办理手续要好长时间,少说也要几个月时间。这件事真让她感到烦恼,于是她忍不住说道:

“要等待这么长的时间,这段日子我们怎么过呢?”

哈桑针对母亲的忧虑说:

“除了这笔要等待的抚恤金外,我们是一无所有了。”

话刚出口,他又马上后悔不迭,像他这么一位堂堂男子汉竟然说出这样的话,这岂不令人感到吃惊吗?幸亏那位职员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说:

“太太,我们准备抓紧时间办好这件事。至于财政部那里的手续,我们可是一点法子也没有啊……”

说这样的好话有什么用?但是,抱怨或者发牢骚又能有什么用呢?母子俩离开了教育部,好像坠入了一片失望和忧虑的黑暗之中。

“我们怎么挨过这几个月的日子呢?……往后只有五个埃镑,我们怎么过呀?”母亲大声叹息着说。

年轻人垂下了眼睛,满面愁容。这时,母亲那双疲惫的眼睛中突然闪出一丝光芒,她说:

“我去拜访艾哈迈德·伊塞里贝克,他是总稽查,说话能起作用,而且他还是你父亲生前的好朋友……”

哈桑满怀着希望说:

“这是个好主意。妈妈,只要他说一句话,那些手续就能简化的。”

母亲关怀地望了儿子一眼,对他说:

“你别跟着我浪费时间了,也许,现在你才真正明白了我们的处境。走吧,不管事情怎么样,去找份工作……”

母亲独自返回了舍巴拉大街。她在家中一直待到黄昏时分,然后才上塔海拉大街,或者说到人们称呼的“贵族区”去。这个区在纳萨尔拉胡同北面,有三站路远,是大路中的一条小路,路的两旁全是一座座漂亮的别墅和现代化的建筑。在一些行人的指点下,母亲终于找到了贝克的别墅。那是一座漂亮的两层楼的建筑,被花园里葱葱郁郁的树木环绕着。她向看门人自报了身份:“我是已故的卡米尔·阿里先生的妻子。”看门人进去禀报,很快

就出来了,把她引进一间豪华的客厅里,那客厅可通往带顶的大阳台。看门人对她说,贝克穿好衣服就出来。母亲以为自己要等候很长的时间,所以她一直站在原地,没有把脸上的黑面纱撩起来。她的头脑里一片混乱,根本无心观赏四周典雅的景色,但是对这位显赫的朋友还是寄予极大的希望。从前,去世的丈夫总是怀着敬慕和自豪的心情在她面前提到他。而她本人,也总是从贝克在不同季节里送给他们的葡萄和芒果中,感受到他的真挚友谊。丈夫过去参加的晚会,大部分是在这座别墅里举行的。她用伤感的目光向四周扫了一圈,也许,她现在坐的位置,就是丈夫当初手弹乌德琴度过漫长夜晚的地方。她从这座别墅想到了不久前的事。正当她沉浸在遐想中时,客厅里面的门突然打开了,身材高大的贝克走了出来。他的胡子是经过一番精心的修整的,干净整齐。母亲马上有礼节地起身相迎。贝克向她问了好,然后温和地说:

"请坐,太太。你的到来使我感到荣幸,愿真主怜悯你的丈夫。我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朋友,这使我悲痛,我会一辈子感到难过的……"

受到这样的接待,母亲心里十分欣慰,她感谢贝克对他们的同情。贝克开始和她谈起逝者的往事,母亲听得热泪盈眶。这样的谈话对母亲十分有利,她不想克制自己那种出于本能的、希望得到贝克怜悯的欲望。接下来是一阵沉默,母亲虽然处于心烦意乱、痛苦不堪的境地,但是她还是看出了贝克的胡子和鬓发都是染过色的。看来,贝克十分注重自己的仪表,从他身上甚至还能闻到一股股浓郁的香水味。当贝克十分客气地询问她有什么要求时,她马上说:

"我来这儿,是想请贝克阁下帮我们去说说情,让我们尽快领到逝者的抚恤金。贝克阁下,据他们告诉我,办好领取抚恤金的手续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贝克想了想,然后说:

"这件事情我一定去想办法,我会亲自去找财政部次长的。"

母亲得到了安慰,心里的冰雪一下子融化了。她向贝克连声道谢,然后犹豫了一下,说:

"贝克,请求你立刻给我们去催催,让他们快点办好。真主是万能的。"

贝克郑重其事地回答:

"当然,当然,我一切都明白。你还需要其他的帮助吗?"

天哪,他怎么提这样的问题!她现在只剩下两个埃镑了,那还是她从丈夫的钱包里找出来的。除了这点钱之外,就是还能领到一部分丈夫去世前那段时间里应得的工资。可是,她怎么样才能把这些事实告诉他呢?她还从来没有陷入过这样的窘境,但她又必须习惯这样的处境,才能有毅力去摆脱它。母亲实在不好意思开口,沉默片刻之后,她才用低微的声音说:

"感谢真主的庇护,我可以设法再等一等……"

贝克对于她的回答十分高兴,他不过是受情面的影响,才礼节性地随口问一下罢了。他感到高兴,并不是因为他的吝啬,也不是因为他讨厌向亡友的遗孀伸手援助,而是由于他本人和家庭的开支非常大,虽然他是个有钱人,可是手头几乎没有什么钱。对他来说,帮助这一家人过上安宁的生活,麻烦确实不少。然而,如果这个女人向他提出什么,他还是准备尽力相助的。母亲并不知道,其实她的丈夫并非是贝克名副其实的最好朋友。贝克懂得"友谊"这个词的含义。也许,她丈夫只属于贝克的第三等朋友。贝克喜欢这位朋友,和他比较接近,对他的艺术有好感,愿意和他晚上一起聊天,那是因为他从来没有使他难堪过,是一个像其他贝克和帕夏一样的朋友。不过,贝克倒是诚心诚意想尽力帮助这位女人早日领到抚恤金的。这一方面是看在逝者的面子上,另一方面,他因此可以避免资助他们。

母亲起身向他告辞,贝克有礼貌地送别了她。来到街上,母亲舒了口气,心里充满着希望。但是,她似乎又有点后悔似地想道:"如果我有足够勇气的话,就不会失去自己在明天极为需要的那种帮助……"

八

自从父亲逝世后,侯赛因和侯斯尼还是第一次空闲下来。奈菲萨在厨房里,母亲带着新的忧虑又去教育部奔波了。至于哈桑,除了真主外,谁也

不知道他在哪里。侯赛因盘着双腿坐在床上，侯斯尼坐在屋子角落里的一张书桌前，一边抖动手中的笔，一边说：

“看来，这种生活是再也忍受不了的……”

他在等待着侯赛因和他搭话，可是侯赛因却装做没有注意他的样子，于是他生气地瞟了侯赛因一眼。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要求别人解决问题，这对他来说，是不足为奇的事。他对哥哥这种保持沉默的态度非常不满意，于是问道：

“你是怎么认为的？”

侯赛因装模作样地回答：

“你说什么呀？”

“我在说母亲说过的事！你认为咱们的情况真的这么糟糕吗？”

侯赛因耸耸肩膀回答：

“她有什么必要来欺骗我们呢？”

小伙子的眼睛里闪烁着希望之光，说：

“那是为了挫败我们的锐气，让我们都感到害怕和苦恼。这样做没有什么奇怪的，母亲天生就是个严厉的人，要不是我们去世的父亲，我们会连什么是欢乐都不知道呢！”

侯赛因伤感地说：

“但愿我们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欢乐。”

“你说什么？”

“我说但愿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是欢乐才好，这样，我们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对付过我们将要过的新生活。”

侯斯尼显得十分害怕地问道：

“这么说，你是真的相信她的话了？父亲真的什么也没有留下吗？这么一点点抚恤金我们怎么够用呢？”

侯赛因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

“我相信她说的每一句话，她说的都是实情。”

侯斯尼灰心丧气地又问道：

“可是我们怎么忍受得了这种生活呢？”

这时候，侯赛因的嘴唇边浮起了一丝苦笑。他也和弟弟一样感到痛苦

和惆怅,但是他认为最明智的办法是站在弟弟的对立面。于是他说:

“过这种生活的人有千千万万。你以为所有的人都会很幸运,都有尊贵的父亲,都过着阔绰的生活吗? ……尽管不是那样,但是他们都在生活着,都没有去自杀……”

侯斯尼的胸中怒潮翻滚,他盯住哥哥的脸,对着他大声吼道:

“你的这种冷漠态度,实在让我感到生气!”

侯赛因笑着说:

“如果我的情绪也和你一样,岂不是让你绝望,甚至号啕大哭吗?”

侯斯尼气鼓鼓地说:

“屈服于命运的人,他就是在鼓励命运顽固地来迫害他。”

侯赛因好像开玩笑似的,脸上露出嘲弄的微笑,说:

“难道我们能反对命运吗? 就像我们高呼‘打倒胡尔’那样来高呼‘打倒命运’吗?”

“打倒胡尔我们不是也得不到好处吗?”

“我们想从别人那儿得到好处,那是毫无指望的!”

侯斯尼绷着脸,不快地说:

“我们现在能靠谁呢?”

侯赛因宽厚地笑了起来,只有在这种时候,他那又宽又扁的鼻子简直和母亲的鼻子如出一辙。他简单地答道:

“靠真主……”

这样的回答使侯斯尼越发生气,依靠真主当然是不容置疑的,可是他也不完全相信真主。既然真主在为所有的人谋福,可是在这个世界上,饥寒交迫的人还有许许多多。他一天也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条。不过,他渴望在敬畏真主的同时,能有一种实实在在的让人放心的办法。他认为哥哥这么说,是在折磨他,是为了摆脱他。于是他顽固地说:

“可是真主却召走了我们的父亲,扔下我们都无依无靠的!”

“真主就是依靠……”侯赛因好像故意要逗他发火似地说。

侯斯尼大为光火地说:

“你的镇静是装出来的,骗不了我。你真的感到放心吗?”

侯赛因气愤而又痛苦地听着弟弟的责备,也许为了掩饰自己的感情,他

又说:

"信仰真主的人是不会背叛它的,会对它放心的!"

"我是个信仰真主的人,同时又是个担忧的人!"

"那是因为你还缺少虔诚!"侯赛因并不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噢,就算是这样吧……可是据我所知,同学们都公开表示怀疑。"侯斯尼十分生气地说。

"这个情况我也知道。"

"他们都是一些聪明过人、博览群书的人。"

"你也愿意像他们那样吗?"

侯斯尼害怕地回答:

"不! 我才不是个喜欢博览群书的人。你自己倒是读过不少的书。"

"这话是真的,"侯赛因笑着说,"可是我的内心里从来没有抛弃过真主。其实,我们的许多灾难,如果都要让真主来承担责任的话,那也未免过分了。如果你觉得我们父亲的去世是真主的责任的话,那么,我们的抚恤金少得可怜,总不该是真主的责任吧?"

侯斯尼觉得话题扯得太远了,偏离了令他担忧的现实问题,便闷闷不乐地说:

"好了,我们不谈这些了吧。告诉我,没有零花钱的日子我们怎么过?什么看电影、踢足球,我们都甭想了。还有比这些更糟糕的是,我已经开始在学习拳击了!"

侯赛因愁眉苦脸地说:

"别再让我们的母亲痛苦了。如果我们没有能力给她帮助的话,那也至少得使她免遭不必要的痛苦。你想想吧,她独自一人,我们既没有叔叔伯伯,也没有舅舅!"

"没有叔叔伯伯,也没有舅舅! 如果我们姐姐不去当女裁缝的话,那些事也算不了什么。天哪,别人会怎么议论我们呢?"

侯赛因心情烦闷,完全被悲伤控制住了。"女裁缝"这几个字使他的心感到一阵痛苦,于是气愤地说:

"不要去管别人说些什么,我们能够生活下去的。"

他不想再说下去了,于是站起身,离开了屋子。

九

自从父亲去世后，他们这是第一次踏进校园，兄弟俩心里都感到苦恼。他们再也不能继续过以前的生活了，一切都得改变。他们多么希望能悄悄地避开同学们的目光啊！此时，两人都遭受着这种痛苦感情的折磨，只不过各自的程度不同罢了。起初，只有少数几位同学知道他们父亲去世，但是很快这个消息在同学们中间传播开了，他们纷纷前来表示慰问。其中有一位同学提醒说：

"你们要好好为自己挑选一位监护人，这样就会比较好一点。而我，就是刚刚得知父亲去世的噩耗，便立刻遭到监护人我叔叔的磨难！"

监护人！侯赛因装出正在听同学谈论最近的示威游行和他们如何千方百计去加入游行队伍的事，实际上，他正在竖耳细听着侯斯尼回答那位同学的话。只听见侯斯尼说道：

"我们对自己的监护人万分放心……"

那位同学又说：

"我真是羡慕你们的好运气。不过，这事儿还得看遗产是哪一种类的。如果遗产是田地的话，那就很容易被骗走；如果遗产是房地产的话，监护人就无计可施了。这些都是我母亲说的……"

侯斯尼平静地回答道：

"很幸运，我们的遗产是房地产。"

侯赛因听他这么说，非常的生气，他不仅憎恨他说谎，而且还担心说谎话产生的后果。"如果同学们都把我们当作很有钱，我们怎么去面对新情况呢？我们将怎么去做呢？我们将怎么说呢？……他在信口开河地胡乱吹嘘，愿安拉疏远他！"他紧紧盯住弟弟看，表示对他发出警告。年轻人不满意地避开他的目光。接着，有一个学生问起他父亲怎么去世的，侯斯尼激动地说：

"他们说他是突然去世的。多么奇怪，他去世的那天早上，也就是去世

之前的一个小时,他还看着我出门上学去。当时,他把手放在我的肩头上,温和地望着我,一点都没有什么征兆,还对我说:'再见,再见!'……谁会想到,这竟然是和我的最后永别!"

这样的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不知道他是怎样编造出来的。最使人感到惊奇的是,他在叙述这一切时,他的激动竟然是那么逼真,好像这一切确确实实发生过。他即兴胡编出这一切,无非是受一种模糊欲望的驱使,想使父亲受到尊敬。侯赛因先是对他的描绘感到吃惊,接着又对他那激动的模样感到诧异,他几乎是硬憋着才没有笑出来。他把脸转到一边,突然看见足球队队长站在不远的地方,于是他决定面对现实,排泄掉心中的苦痛。他走到队长跟前,向他行过礼,然后说:

"请求您把我和我弟弟的名字从舍巴拉俱乐部里除去……"

队长的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这个请求使他特别慌乱,因为侯斯尼是足球队里的右边锋。因此,他马上反对道:

"也许有什么事情让你们感到不愉快?"

侯赛因激动地回答:

"我们的父亲去世了!"

队长立刻皱起了眉头,然后亲切地表示慰问。沉默了一会儿,他说:

"我们的俱乐部因为这件事要失去两位你们这样优秀的队员,你觉得有必要吗?"

"因为我们要服丧,只能这样做。"侯赛因赶紧回答。

"服丧和体育活动并没有矛盾呀!"队长关切地问。

"很抱歉!我们的处境使我们只能这么做。"侯赛因露出笑容说。

接着,他又一次向队长行礼,然后躲开他的目光离开了他,回到了同学们中间。这时候,他发现同学们正在谈论政治,其中有一个人说:

"愿真主怜悯文学院、农业院和教育学院的那些牺牲者!"

另一个人说:

"牺牲是不可避免的,而鲜血,它是惟一能让英国佬明白的语言。"

第三个人接着说:

"纯洁的鲜血决不会白白流淌的。你们没有听说正在呼吁联合吗?"

"《泰晤士报》对这种联合的谈判有过暗示……"

铃声响了起来,他们一边朝教室走去,一边还在热烈地讨论着……

十

两人拿着书,一声不响地穿过自家的院子。上楼梯的时候,侯斯尼说:

“舍巴拉俱乐部的球队近期就要集训了,为了准备迎接即将举行的比赛。”

侯赛因仍然沉默不语,他的脑子里浮现出球场和球队队员们的影子,他仿佛听见队长在向队员们宣布他俩要求离去的消息:“由于家庭有新的情况……”没有娱乐,没有喜悦,没有怜悯,侯斯尼的心里不断地抱怨着这一切。他们敲开家门,走了进去。一到了房间里面,他们的脚被眼前一副出人意外的奇怪景象钉住在原地不动了。只见房间里的家具凌乱地堆在客厅里,椅子叠在沙发的上面,地毯已经卷了起来,大衣橱被拆卸开了;母亲和奈菲萨把袖子挽得高高的,满身都是灰尘,由于天气炎热,她们都是汗流浃背的。侯斯尼立刻惊呼了起来:

“发生了什么事?”

母亲回答说:

“我们要搬离这套房子了。”

“搬到哪里去?”

“搬到底层,同楼下女房东对换。”

底楼的那套房子与泥地院子平行,没有阳台,窗子对着两边的胡同,从窗口望出去,几乎可以看到行人的脑袋。屋子里自然终日见不到阳光,空气不流通。侯斯尼即使事先知道他会得到什么样的回答,但还是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那是为什么?”

母亲的声音清清楚楚:

“因为楼下的房租只有一百五十个基尔什。”

年轻人马上抱怨说:

“只相差很少的五十个基尔什,可是两套房子的条件简直无法相比!”

母亲生气地问他:

“你能保证能付清这笔微不足道的差额钱吗?”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愿意让奈菲萨去当女裁缝呢?”

母亲一听见这话,两眼直冒金星,恨不得一口把他吞下去。她厉声呵斥道:

“为了吃饭,为了不让你们都饿死!”

侯赛因竭力不使自己的脸露出不赞成的神色,他用一种不带一点儿反对母亲的口吻问道:

“这是什么时候谈妥的,妈妈?”

母亲用黑衣服的袖子擦着额头上的汗珠,回答说:

“这件事是我提出来的,我毫不隐瞒地把我们家的情况告诉了女房东。她的心地真好,满口答应了。”

侯斯尼大为不满地说:

“如果她真是心地好的话,那么,就应该取消我们房租的差额,让我们仍然住在这套房间里。”

母亲生气地指责他:

“各人有各人的想法,不能只关心你的舒适!”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怎么睡呢?”

“睡在新搬的套间里。”奈菲萨说话的声音嘶哑,显然她还没有从父亲去世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正在这个时候,哈桑手里拿着衣帽架,从原来父亲的房间里走出来,这个衣帽架是房间里留下的最后一件家具。他着急地说:

“你们别再吵了,快跟我来,咱们把家具搬到楼底下去。还有两个钟头天就要黑了。”

他想用行动给他们作出干活的榜样,于是动手抬起旁边的一张沙发,对侯赛因说:

“快抬吧……”

奈菲萨赶紧打开两扇大门,兄弟俩抬着沉重的沙发走出去。侯赛因一边小心翼翼地下楼梯,一边暗自想着:“住在三楼的那位尊贵的邻居法里德·

穆罕默德先生家的人会不会看见他们。分离对死者来说并不是坏事,因为分离只是一种安宁的痛苦。麻烦接踵而来,搅得我们连悲伤的时间也没有了。我们的变化越来越大,困境越陷越深,但是我们必须忍耐,至少表面上要装出一副忍耐的样子。依我看,最大的罪过就是让我们的悲伤来增加母亲的不幸。我得下定决心,和侯斯尼好好谈一谈。”随后,母亲和姐姐紧跟在他们后面下楼来,她们在尽自己的力量搬着小件家什。侯斯尼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只好和大家一起干了起来。全家人不停地上上下下,把家具从楼上搬到楼下。女房东已经把底楼房间腾空了出来,她的家具全部集中在院子里,家具旁站着搬运工人,他们在等候动手干活。这一家所有的人——不管是沉默不言的,还是愤愤不平的——全都沉浸在悲伤和痛苦之中:母亲的脸上是一种难以琢磨的神情;奈菲萨两眼噙着泪水;哈桑不停地忙碌着,似乎只有卖力地干活才能博得母亲的好感,不再对他的失业进行责备。家庭天翻地覆的变化,对兄弟姐妹来说,受影响最小的是他。一个过惯流浪生活,尝够无家可归滋味的人,似乎应该是这个样;侯斯尼太用力气了,一副气喘吁吁的样子,他在侯赛因的耳边悄声说道:

“你不觉得父亲的去世,对我们来说是永远不能弥补的惨重损失吗?”

随之,他的眼睛里滚下了两颗泪珠。

十一

一清早,兄弟俩上学去了,哈桑紧跟在他们后面也早早地离开了家。其实,他根本没有理由需要这么一大早出去。但是,他想避免和母亲发生冲突。由于时乖命蹇,家境窘迫,母亲变得很会骂人。他毫无目的、不抱任何希望地离开了纳萨尔拉胡同。“你去找份活儿干!”这句话一直萦绕在他的耳际。去哪里找活干呢?当杂货铺的伙计?这意味着先是救护车来,然后是警察登门。不过,他对眼下的处境并没有气馁,而是对自己非常有信心。他天生就有一种不知从哪里来的乐观情绪,但是对眼下的处境却不能再装模作样了。他暗自对自己说:“艾布·阿里呀!父亲过世了——愿真主怜悯

他，你赖以栖身的角落也失去了。说真的，你是用争吵和骂声才得来这一口饭的。为了它，你忍受了不少白眼和咒骂。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一口饭还是有保障的。这套西装使你成为一个不错的、有钱的先生模样。是的，它是父亲花钱买的，愿真主怜悯他。开始他拒绝给你买，可是你威胁他说，你要穿着衬裤和背心到大街上去走，还扬言要半裸着身子，在他去像艾哈迈德·伊塞里贝克这样大人物的宫殿聚会时闯进去，让他出丑。这样父亲才总算是勉强答应，并且请裁缝给你缝制了这套衣服。现在呢，即使你连衬裤和背心都不穿，裸着整个身子在马路上，除了警察，决没有人会来过问你健康的！"这套西服现在还是好好的，两个膝盖的地方还没有褪色。他的脖子上系着领结，而衬衣却并不那么引人注目了。他的头发是最奇形怪状的，任其蓬松、耷拉下来，同时又卷成向上翻滚的波浪，看上去好像在原来的脑袋上又长出了一个脑袋。他的脸长得像两个弟弟一样英俊，另外，还有魁梧的身体、宽大的骨骼、结实的肌肉。他一边走，一边在沉思中自言自语。后来，他突然对自己有了信心，他思忖着："我的先生，真主可不允许你胡来一气的，只有真主的奴隶——牲口才会那样做。你还得在漫长的岁月中生活下去，在生活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好事和坏事。我没有听说过有人饿死，粮食多得已经把路堵得死死的。我不是个贪得无厌的人，只想有一口饭吃，有个栖身之处就心满意足了。至于喝几杯白兰地，抽几口大麻烟，玩几个女人，这些要多少有多少，比你心里的烦恼还要多。信赖真主吧，别再愁眉苦脸的了。"

他还并不是囊中羞涩，在料理父亲的丧事中，他很幸运，神不知鬼不觉意外地弄到了四十个基尔什。他在心里暗暗琢磨，是不是应该把这些钱交给母亲，这样更为道德一些。"不，如果把钱交给了母亲，她也派不了多大的用场，可是我失去了它，无疑是个不小的损失。再说，不知道何时还会有机会搞到这样一些钱呢！"

杰马利咖啡馆在他两只敏锐的眼睛前出现了，他加快步伐，径直到了里面。这是一家小小的咖啡馆，惟一的优点就是坐落在大马路上。在这么一大早的时候，店堂里还只有两位顾客，他们坐在人行道上的一张桌子旁，一边晒着太阳，一边喝着咖啡。此时，店堂里面的一个角落里，蜷缩着三个年轻人。从他们的外表和茫然失神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处于空虚和绝望之中的人。哈桑朝他们走过去，在他们中间坐了下来，这没有让他们觉

得奇怪。他们中立刻有人弄来了一副纸牌,四个人准备打"库米"①。他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从同伴中赢得一天的口粮——五个基尔什就足够了。不过,在多数的时候,哈桑总是个赢家,因为他一方面精通牌艺,一方面眼灵手快。因此,在开始玩牌之前,有个人说:

"大家都不许作弊。"

哈桑马上说:

"那当然。"

另一个人说:

"那好,我们大家都来背诵'开端章'② 吧!"

于是,大家一起用仅仅刚能够听见的声音背诵了"开端章"。也许,哈桑就是在这张桌子旁边记住这一章的。接着,大家玩了将近一个小时,其中有一个人赢了一盘,哈桑赢了两盘。哈桑赢的这些钱,扣除一杯咖啡的半个基尔什之后,净得四个半基尔什。有人建议延长玩牌的时间,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咖啡馆里进来了一个年轻人。哈桑一看见他赶紧站起来,带着喜悦和尊敬的神情迎了上去。

"早上好,阿里·萨巴里先生!"

来者向他伸出了手,用同样热情的态度说:

"早上好……"

两人围着桌子面对面坐了下来,哈桑的内心涌上了一股强烈的慷慨浪潮。于是,他高声唤来侍者,吩咐给阿里·萨巴里先生上一杯咖啡。然后,先生不等侍者离开,又关照了一句:

"还要水烟……"

哈桑的心登时往下沉,他还得替他开销水烟钱,那点靠运气、手气、技巧和眼力赢来的基尔什,顷刻之间就要花个精光了。可是,他很快把这些忧虑抛到了九霄云外,开始端详起阿里·萨巴里的脸。阿里·萨巴里三十五六岁的光景,中等身材,瘦瘦的,五官看上去都显得小,至于那头发,梳理得和哈

---

① 这种牌的玩法类似中国的"接龙"。

② 这是《古兰经》中的第一章,阿拉伯国家的穆斯林常常在喜庆、办丧事或发誓时吟诵这一章。

桑极像，鬓角的头发覆盖住半个脸。总而言之，他的外表说明他的处境也不妙，只不过是用虚假的自负和狂妄自大掩盖了起来。哈桑注视着他的脸，遗憾地说：

“我们好久没有听见你的声音了！”

阿里·萨巴里曾经多次在地方电台演出过，那时，命运好像在向他微笑。后来，地方电台被取消，成立了正式的广播电台，他的演出就受到了影响。随着希望的破灭，他的努力也就付诸东流。哈桑是他那个闲散乐队中的一名队员，那种比在各种晚会上演出更能赚到基尔什的工作，自然不会轮上他。但是，他喜欢干这样的活，而宁愿不要那些正正经经的工作。不过，他还确实没有碰到过适合他的困境和卑贱地位的工作。

阿里·萨巴里对他说：

“不久，我又要开始重新活跃起来。”

哈桑的心剧烈地跳动着，他恳求说：

“我们都是你的人，永远愿为你效劳……”

阿里·萨巴里高兴地点了点头，只有和在乐队里的流浪汉交谈时，他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尊贵。尤其是哈桑，这个人虽然粗鲁、暴躁，但对他却是低声下气的，服服帖帖地任他摆布。

“那自然。”他说，“你经常是好样的，而且你的声音也很不错……”

哈桑的心里喜滋滋的，说：

“我能背出许多曲子……”

“都能背些什么？”

“《我爱你》、《他为什么对我不公正》、《我的心像烈火燃烧》等。”

阿里·萨巴里轻蔑地耸耸肩，说：

“晚会、影院是检验艺术的试金石。现在你能从收音机里收听到什么？什么也没有，尽是些扯着嗓门的空喊，根本不是什么演唱。如果电台真的注重艺术方面的话，那么，除了乌姆·库勒苏姆[①] 和阿卜杜·瓦海比[②] 之外，我可算是第一流的歌唱家了。阿卜杜·瓦海比还经常担心自己的嗓子不管用。

---

① 乌姆·库勒苏姆(1899—1974)：埃及著名女歌唱家。

② 阿卜杜·瓦海比(生于十九世纪末或二十世纪初)：埃及著名男歌唱家。

你看，他就不唱用长气的歌。即使唱，也是把那些要用一口长气唱的地方分成几部分唱，还称其为是一种新唱法。后来，他干脆用乐器的喧闹声来掩盖他的这个弱点。你去听听他在最近一次的演出中是怎样唱《啊，夜晚》这首歌的……"

他清了清嗓子，然后开始学着阿卜杜·瓦海比的腔调，唱起了《啊，夜晚》这首歌。侍者送来了咖啡和水烟，他一边不停地唱着，一边拿起水烟的皮管子吸[①]，一直到唱完为止。这时，哈桑他们一伙高声喝彩："唱得好！唱得好……"

阿里·萨巴里吸了一口水烟，没有朝他们看一眼。然后他悄声对哈桑说：

"这纯粹是在欣赏声音，不是在欣赏艺术。你再听一听在那些晚会上同样这首歌应该怎么唱……"

小小的咖啡馆里顿时充满了他的歌声，店老板从柜台后面探出脑袋，脸上挂着不满的微笑。阿里·萨巴里唱完歌，又开始抽水烟。如果这一次那些朋友再喝彩的话，他打算对他们表示一下谢意。可是周围却是一片寂静，只有水烟壶里发出的"咕噜咕噜"的水的翻滚声。他皱起了眉头，自信地说：

"这些是艺术的根本……"

哈桑马上热情地接着说：

"那还用怀疑。"

"练练你的嗓子吧，你还练得不够。要多在晚上练，经常吃冰糖！"

"天哪！"

"这样很有好处的。如果你黎明时分就起来做祷告，那再好不过了，这对练嗓子很有好处。萨拉姆·希贾兹过去就是这样做的。"

哈桑笑了起来，说：

"可是我常常黎明前才睡下……"

"那么你就在临睡前练习。"

"去清真寺里练？"

"一清早去做祷告，这本身也很重要。至于在清真寺里练还是在酒馆里

---

① 阿拉伯人的水烟是用一根皮管吸的。

练,反正只要是合适的地方都行。”

“那么,人是否不要喝醉或者麻醉自己呢?”

“那样当然最好。否则你会失去理智,不能控制自己,更加大喊大叫的……”

“我们大家应该多见见面,直至真主为我们开恩……”

然后,他朝那三个伙伴的方向望去,问哈桑:

“刚才你们干什么来着?”

“玩‘库米’……”

阿里·萨巴里忧郁地说:

“让我们都来碰碰运气……”

三个伙伴站起身,毫不迟疑地向他们走过来。然后大家围桌而坐,贪婪的欲望玩弄着他们每一个人的心。哈桑对这场赌博十分担心:“同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交手,我还能怎么样呢?如果赢了他,他会不高兴的;如果输给了他,今天一天我不是白白过了吗?”

十二

“只付三埃镑,多一个子儿也不行。”

家具商一边对母亲说,一边朝逝者的那张床投去最后一眼。母亲的讨价还价已经无济于事了。她把丈夫生前睡过的床和一些生活日用品集中起来卖掉,省得一看见它们,心里就感到难过。况且,眼下她十分需要钱来度过难关。她恳求家具商在这个价格上再往上提一点,这样她能有多一些可以使用的钱。然而,她发现决无可能说动商人,于是只好说:

“你得了我们的便宜,愿真主宽宥你。可我是被迫才接受这个价钱的……”

商人付了三镑钱给她,还发誓说,真主可以作证,他是吃亏的。接着,他就吩咐两个随他一起来的人把床搬走了。

全家人聚集在客厅里,恋恋不舍地向最亲爱的人生前睡过的床投去告



别的目光。逝者的形象又浮现在他们的眼前,他们仿佛又看见了他。悲伤控制了奈非萨的心,她忍不住哭泣起来。母亲抿紧嘴唇,按捺着痛苦。她总是不让自己当着孩子们的面哭泣,免得又勾起他们的伤心。除了她以外,孩子们已经没有人可以依靠了。她必须装出一副男人的气概来,如果丈夫还活着的话,她仍然会像其他女人那样受到眼泪的侵袭。但是现在她必须做出忍耐和坚强的样子。此外,她面临生活的烦扰和沉重的负担,无暇顾及去发泄这些悲伤。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她强迫自己忘记心中的悲愁,去和威胁他们家庭的种种灾难作顽强的斗争。"我死去的丈夫啊,我没有空闲为你的逝世而悲伤。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像我们这样贫苦的人,连悲伤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侯斯尼未曾想到过,他们竟然把父亲的遗物也处理掉了,但是他不想提出反对。事实上,家里的困境瞒不过任何一个人。商人把床搬走后,房门关上了,家中立刻又笼罩上了愁云。母亲想把愁云稍稍驱散一下,便对侯赛因和侯斯尼说:

"走吧,回你们的房间去复习功课……"

他们还没有开始动作,奈非萨激动地说:

"我决不允许有人来碰一碰爸爸的衣服……"

哈桑针对她的话,坦然地说:

"即使卖掉也得不到多少钱……"

一阵沉默。接着,哈桑似乎继续刚才的话,说:

"况且,过不了多久,我们会越来越需要衣服的!"

奈非萨吃惊地问:

"你们怎么可以穿爸爸的衣服?"

谁也不敢出来反对。不过,母亲的心是十分细致和敏感的,她立即说:

"这样做没有什么过错,对逝者也没有什么不好的。相反,也许他还会为此感到欣慰呢。不过,我还是要亲自把它们保存好,一直到感到确确实实需要的时候……"

哈桑受到了母亲这番话的鼓舞,高兴地接着说:

"说得有理。我还得提醒你,只有我一个人几乎长得和去世的父亲一样高,一样大。"

两个弟弟暂时忘记了心头的悲伤,侯斯尼立即进行反驳说:

"还有我呢? 虽然我比你高一点,但是完全可以把裤脚贴边放下来。"

侯赛因立刻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或者往上缝一点也未尝不可呀。"

母亲生气地喝断他们:

"别再争吵了! 还有好几套不错的西服,我会陆续把它们分给需要的人……"

接着,传来一阵敲门声,他们的谈话中止了。奈菲萨赶紧出去开门。进来的是法里德·穆罕默德先生家的女佣人,手里提着一只盖上了白布的篮子。她把篮子往桌子上一放,说:

"太太,我家太太向你问好。她说这是一篮子硬面饼[①]。"

母亲接过篮子,表示了谢意,女佣人回去了。哈桑走近篮子,掀开上面的白布,玫瑰色的面饼出现在他的眼前,一股熟悉的香味直往鼻子里钻。家里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做可口的食物了,因为母亲要全家采取预防措施,节衣缩食。兄弟们的眼睛里流露出强烈的欲望。然而,母亲却满腹忧愁。事实上,这些日子她的心里也不好过,别人送东西来虽然是一件好事,但也不能消除她的苦恼,脸上条条皱纹正说明她在想着什么。

"真得感谢这份礼物。"她说,"可是,这样的礼物照理应该是我们从墓地回来后送给他们的。这可怎么好呢?"

兄弟们顿时感到十分沮丧。侯赛因为了安慰母亲,说:

"那么我们把礼物退回去,然后向他们表示谢意。"

"这样做是很不礼貌的,显得一点情谊也没有……"母亲不知所措地回答。

"而且是一种极不友好的做法。"哈桑激动地对母亲说。

说完,他顺手抓起一块饼,放到鼻子跟前闻了闻,又不以为然地说:

"你们都不必发愁,在他们处于我们这样境地的时候,我们也会用同样的礼物回送的。百年以后,法里德先生去世了,我们也送一篮子硬面饼去。如果真主允许的话,那时候我们决不会没有能力这么做的!"

---

① 一种未经发酵过的面团制成的面饼。

他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饼来。两个兄弟交换一下眼光，也各自把手伸向篮子。最后，奈菲萨听见他们津津有味的咀嚼声后，也抵御不了食欲的诱惑……

十三

奈菲萨在她和母亲一起睡觉的房间里的椅子上坐着，埋头在缝纫机上专心干活。房间的地板上，零乱地扔着一块块的碎布片。母亲正在厨房里忙碌着，两个兄弟到学校里去了。哈桑呢，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姑娘一直对大哥心怀不满，如果他能找到一份工作，那么，她就不至于落到现在这个地步。谁也不会相信他是在积极寻找工作的——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整天在外面消磨时光，直到半夜才回家，而且总是两手空空，如同他出去时一样。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母亲终于不得不在有一天把小佣人打发走了，以此省下了一笔开支。现在她奈菲萨每天有两个任务，一是顶替小佣人上街买每天的必需品，二是空下来埋头在缝纫机上苦干。这两天，母亲亲自给她安排了活儿的来路，当房东太太带着一块布料请她裁剪时，母亲对她说：

"你不会反对给奈菲萨的劳动一些报酬吧？"

"当然不会，哈桑妈。"房东太太毫不迟疑地说，"这是应该的，也是合理的。我们马上把没有算给奈菲萨小姐的工钱付清。"

这几句话一直在奈菲萨的耳边回响着。她一辈子没有想到过自己会落到如此凄惨的地步。热血涌上她那苍白的脸，几乎快沁出了皮肤。她感到自己的身份一落千丈，和昨天判若两人。高贵和卑贱只是一词之差，过去受人尊敬的姑娘，转眼之间变成了一位女裁缝。最令人不解的是，她的活儿并不是什么新活儿。很久以来，她一直替房东太太、替法里德太太和她的女儿，还有其他的左邻右舍做衣服。缝纫是她的爱好，她的技术娴熟，受到邻居和朋友们的赞扬。现在她对缝纫活的感情起了巨大的变化，她感到羞耻、丢脸和痛苦。因此对父亲的去世更加觉得悲伤。她为此伤心地大哭过，那

是为自己的不幸而哭泣,最亲爱的人死了,她宝贵的一切也随之逝去了。

奈菲萨无精打彩地做着裁缝活,不再像以前那样,嘴边泛着微笑,口里哼着小调。她时刻都在盼望房东太太的到来,她要把她早晨派人送来的那块布料缝成几件内衣。没错,母亲说那些话才过两天,房东太太今天一大早就送来了布料。因此,她觉得房东太太这一举动完全是一种施舍的方式。她把这些想法告诉了母亲,母亲责备她说:

“你别胡思乱想,不然,我们的努力都会白费的。”

她不敢坚持自己的看法来反对母亲。这些日子以来,她一直觉得母亲已经够悲惨的了。“我多么愚蠢啊,你认为母亲愿意我这个样子吗?她现在是走投无路,理应比我们更该受到同情。穷困就像扎在这块布片上的针一样,已经扎进了我们的肉体里。要是父亲活着,他是不会允许有这种事情的。可是他在哪里呢?我对他的思念日益加深,这不仅是因为他去世后,我们陷入了苦难之中,而且这些苦难正好降临在他最喜爱的、他最愿意给他们幸福的人身上。他一定会为我们感到痛苦的,我为他的痛苦而痛苦。他是多么爱我啊。每当我受到挫折的时候,他总是望着我说:‘笑一笑吧,我打心底里喜欢看见你笑。’他就这样对我说话,直到逗得我笑起来为止。似乎为了安慰我长得丑,他还这么说:‘活泼的性格比漂亮的容貌更可贵。’多么可亲可爱的人啊!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他这么好的男人。他死了,死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在临终前坐在沙发上,手指着胸口的情景。父亲在求救,可是没有人能够拯救他。一座大山倒了,生活顿时变得凄凉、一无是处,没有幸福可言。父亲死了,我就成了女裁缝。不一会儿,房东太太就要来了,她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是位客人了,而是一位顾客。我怎么面对她呢?她会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我呢?够了,够了,我已经头晕目眩了。”

她听见母亲在客厅里和一个人说话,便停下手中的活计,侧耳细听。家具商的声音传入了她的耳际,他正在和母亲进行无休止的讨价还价。母亲在同他争执,她的声音里充满责备和委屈的味道。“我母亲不是个傻瓜,她从来没有落到过这样的地步,但是残酷的生活逼得她不得不这么做。什么时候才能给我们抚恤金呢?我不知道,艾哈迈德·伊塞里先生也不知道。那点可怜的抚恤金远远不够我们的开支。五个埃镑管什么用?太惨了!那个人是来搬会客室里的大镜子的。我们卖掉了父亲的床才刚刚两个星期,他

明天会来,后天还会来,直到房间里剩下光秃秃的地板为止。真主为什么要把我们创造成是衣、食、住的下贱的俘虏呢?我们辛辛苦苦全都是为了这些。”

她蹑手蹑脚走到门口,轻轻打开房门,只见家具商和他的两个助手正在把长长的大镜子往外搬。客厅的门敞开着,母亲站在门槛上。扛镜子下半部的那个助手是个矮个子,所以镜子被搬得斜过来了。她从镜面上看见了客厅天花板的一个角落,随着搬运工两脚的不停移动在晃动着,房子的每个角落似乎都在晃动。不知怎么的,她想起了父亲的灵柩,她向镜子投去了告别的目光,胸口更加郁闷了。自从她看见世间的光明以来,这镜子一直伴随着她的生活。她回到原来的位子上坐下。“应该说这面镜子是最后一件让我感到难过的东西,以后再也没有镜子可照脸了。‘活泼的性格比漂亮的容貌更可贵。’爸爸呀,这话只有你才会说,如果不是为了我,你决不会这么说的。唉,没有美貌,没有钱,没有父亲。过去有两颗心为我的前途担忧,如今,一颗心死了,另一颗心忧虑重重。孤独,孤独,孤独,真失望,真痛苦。已经二十三岁了,多么可怕啊。昨天没有人来求婚,世界仍然是世界,今天、明天怎么还会有人来求婚呢?就是有人愿意来娶我这个女裁缝的话,可是谁来承担婚事的费用呢?……啊,我为什么要想这些?没用,没用。只要我活着,就得这样生活下去!”

传来了敲门声,接着,房东太太像往常那样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她搂住奈菲萨接吻。随后两人紧挨着坐了下来。房东太太和蔼、亲切地说着话,也许她是故意显得比以往更加和蔼、亲切的。奈菲萨只得装出轻松和愉快的样子,来掩饰她的窘迫和羞愧。但是房东太太这种过分可亲的态度,显然使她感到痛苦和反感,这更使她窘迫和羞愧了。这个女人试过奈菲萨给她缝制好的连衣裙,又量好内衣的尺寸,然后又紧挨着奈菲萨坐下来,一边往姑娘手里塞银币,一边说:

“我们不久就会把你过去给我们做衣服的工钱付清的。”

她坐了很长时间,然后起身告别走了。

奈菲萨摊开手,见是两块十个基尔什的银币。她两眼久久凝视着这两块银币,思潮起伏,心脏剧烈地跳动着。接着,耻辱和卑贱的心情征服了她:“多么痛苦的事情啊,可是我不应该这么想,伤心伤肺有什么用?我得好好

磨练自己,学会接受这些必须接受的东西。这就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只能这样……”

她还在呆呆地望着两块银币,母亲走进了屋来,她从女儿手里接过钱,然后问道:

“这是所有的工钱呢,还是只是连衣裙的工钱?”

她喃喃地回答:

“不知道……”

母亲艰难地咽了一下口水,说:

“不管怎么样,有这点工钱还是不错的。”

母亲为了不让女儿从她脸上看出内心的感情,很快离开了屋子……

十四

几个星期过去了。这一天,夜幕降临,房间里弥漫着忧郁的气氛,几乎没有一点声响。兄弟俩面对面坐在书桌旁,聚精会神地复习功课,同时,母亲和奈菲萨坐在几乎是被黑暗笼罩的客厅里,她们只靠从兄弟俩的房间里透出来的灯光照明——这是一种节约的方法,与每天晚上一样,母女俩低声交谈着,话题大多数是围绕着生活的艰辛。她们最大的忧虑仍然是需要钱。母亲一直惶惶不安地过着日子,对未来的生活深深的忧虑和担心。但是通过交谈往往可以减轻一些灾难和不幸的影响,即使勒紧裤带没有吃,也不会像刚开始的时候那样,使人烦躁不安了。奈菲萨已经开始习惯了新的职业,并且期待有新的顾客到来。她虽然还有点沮丧的情绪,但更多的是充满了希望。就连那兄弟俩也已养成了习惯,把学校里的那餐中饭作为主餐,用毅力和耐力坚持着不吃晚饭。习惯发生了变化,而母亲那种坚定的态度也使家庭里所有人的情绪安定了下来。这天晚上,法里德·穆罕默德先生和他的妻子又来拜访他们家。母亲和奈菲萨热情地迎接了他们,把他们带到会客室里。

法里德·穆罕默德先生穿着一件阿拉伯长袍,外套一件西装,他的太太



穿一套礼服。他们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一点没有客套。男人在沙发上坐下后,舒展开他那肥胖的身躯,然后和蔼、亲切地说了一番表示友好的话。他的妻子——巴海娅的母亲——像他一样肥胖,只是长得稍微矮了一点。尽管这样,她仍然是这幢大楼里最漂亮的女人,白皙细腻的皮肤,蓝颜色的大眼睛。她用责备的口气埋怨哈桑的母亲:

"你们为什么老是这么待在家里?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出来串串门、散散心呢?"

母亲回答道:

"冬天天气太冷,一到晚上,大家都懒得出去了。白天,家里有一大堆的烦恼事,让人没有一刻空闲……"

法里德先生说:

"我们都是一家人,有空的时候应该多走动走动。"

法里德先生是那种没有要紧事不轻易离开家门的人。他喜欢在空下来的时候坐在沙发上,他的妻子、女儿巴海娅和儿子萨里姆都围着他,全家在一起嚼嚼甘蔗、或者烤烤栗子打发夜晚的时间。母亲对他的同情心和侠义心肠怀着诚挚友好的感情,她忘不了,在丈夫去世后的那些日子里,他忙得精疲力竭,而且,在她还没有领到抚恤金前又借钱给她。她还忘不了,他一次次的去财政部,帮她催问那笔抚恤金。尽管他只是一位微不足道的职员,但总是竭尽全力帮助她这个女人家。他直到五十岁的时候,才被提升为六等职员的。他们两家做邻居已经有很长时间了。由于两家生活水平相近,关系密切,因此有着深厚的友谊。两家的生活本来也不错,不缺乏各种各样的消遣。后来,卡米尔先生在五年前被提升为六等职员,他家的情况有了新的改善。两年前,法里德先生也迎来了新的时代,他继承了宰奈白太太的房子,每月可以得到十个埃镑的房租。这样,他每月的收入共计是二十八埃镑。在一九三三年这样的年月里,这可真算得上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法里德先生于是成了纳萨尔拉胡同里的有钱人,他的身体也越加胖了起来。要不是他的太太为了两个女儿和小儿子的前程,一个劲地要节省钱,他早就在某一天搬进舍巴拉大街的公寓里住了。

他们的谈话东拉西扯,最后法里德先生坦率地说出了他的想法。也许,这就是他此次来访的主要目的。

“哈桑母亲,我来这儿是想……”他显得支支吾吾的。

“你说吧,先生……”母亲赶紧说。

“我儿子萨里姆正在读小学三年级,英语和数学都很差。我想到了一个节省的办法——教师们都很贪心,这你也知道的——,打算把这件事委托给侯赛因和侯斯尼,请他们每天辅导萨里姆一个小时,或者隔天辅导一个小时。哈桑母亲,这就是我的请求。”

母亲心里明白,法里德先生是在为两个儿子安排一条每月能得到一些零用钱的路子,而且又不使他们丧失自尊心,这一点就像白天一样再明白不过了。同时,这也完全符合这个男人与人为善、友好待人的性格。母亲感到惭愧,细声地说:

“侯赛因和侯斯尼也就是你的儿子,他们完全听从你的吩咐……”

法里德先生高兴地说:

“那么,请他们赶快来救救我的急,下个星期五开始吧……”

然后,他们又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谈话,大约九点钟的时候,法里德先生和他的妻子离开了这个家。

奈菲萨带着好消息,匆匆忙忙向两个兄弟的房间跑去。很长时间以来,这是第一次出现的好事。她有点儿恢复了以往的那种快活的本性,高兴地说:

“太意外了!”

兄弟俩同时抬起头,向她投去询问的目光。她又说:

“法里德先生打算给萨里姆挑选家庭教师……”

“这事情和我们有什么相干呢?”

“他选中的是你们两位!”

“是什么科目的?”

“英语。”

侯斯尼马上叫了起来:

“那理所当然是我了!”

奈菲萨笑吟吟地接着说:

“还有数学呢!”

侯赛因马上松了一口气,说:

“那应该是我了。”

奈菲萨然后又狡黠地说：

“你们两个他都选上了，当然是免费辅导的喽！”

兄弟俩同时欢呼起来，因为他们已经听出了她话里的弦外之音：

“那当然！”

十五

兄弟俩去同一幢楼的法里德先生家，他们完全用不着穿西装，因此，各自只在睡衣外面套了一件大袍。再说，母亲一般也不让他们穿西装——因为穿的次数多了，衣服磨损得也快——除非在十分需要的时候。上午，太阳露出笑脸，温暖的阳光驱散了空气中的寒气。兄弟俩怀着希望和喜悦的心情走上楼去，在经过他们原先住过的那套房间门口时，都不约而同地默默朝它望了一眼。来到了最高一层楼，他们看见法里德先生家的门稍稍开了一条缝。两人犹豫地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最后，侯斯尼走近房门，举手准备敲门，可是他的手突然在半空中僵住了，眼睛不顾一切地直往里面张望。他看见一个姑娘背对着门弯下身子，手里拿着东西，也许是刚从餐柜里拿出什么。她那丰满的臀部十分引人注目，连衣裙缩到小腿上面，遮住了膝盖；两条腿并在一起，皮肤雪白，可爱得几乎连眼睛也能感觉出它的柔嫩。侯斯尼目对着这幅动人景象，眼睛一眨也不眨。侯赛因看见他站在那里不动弹感到奇怪，便关心地走上前，目光越过侯斯尼的肩膀往里望去。顿时，他也大吃一惊，可是很快便像个逃犯似的离开了门的隙缝，向后退去。他拽住弟弟的胳膊，用严厉的目光逼视着他，仿佛是在责备他说："你是不是疯了？"他们又站立片刻，心里有一种类似犯罪的感觉，那情景就好像胸口有无数只蚂蚁在爬动。侯斯尼贴在侯赛因的耳边，低声说：

“巴海娅……”

侯赛因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喃喃地说：

“也许是吧……”

侯斯尼犹豫了片刻,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古怪的笑意,然后说:

"我们不再偷看一眼吗?"

侯赛因用拳头在他肩上捅了一下,把他推到一边,然后上前去敲门。一阵脚步声传来,门打开了,一张漂亮的脸出现在他们眼前:滚圆丰满的脸庞,白嫩的皮肤有点儿苍白,两只清澈湛蓝的大眼睛。姑娘看见两位来者,立刻害羞地连连往后退去。接着,从远处的地方传来法里德先生的高声招呼:

"请进吧,两位大教授阁下!"

他们走进同时也是餐厅的客厅,看见法里德先生穿着宽大的大袍,显得像个大汽球似的,坐在餐柜对面的沙发上。他们向他问好,法里德先生用欢迎和关注的目光把兄弟俩的脸端详了一番,然后大声呼唤萨里姆。一个男孩从屋里出来了,他站在那里,腼腆而又慌乱。法里德先生说:

"向你的两位老师问好,当然,你是认识他们的。不过从现在起,他们的身份和过去不一样了,他们是你的老师。对这两位先生,你要像在学校老师面前那样有礼貌,尊重他们。"

男孩彬彬有礼地走近他们,在这两个还不习惯受到别人尊敬的年轻人面前强忍住笑。他父亲指着里面靠左边的那间屋子说:

"这间会客室最适合作书房了,里面有阳台,你们可以随便晒太阳……"

两位老师跟在学生后面走进房间。男孩走到阳台上,打开阳台门,然后把房门关上。兄弟俩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家,因为法里德先生的家里没有和他们年龄相仿的儿子,能够友好地经常请你们来这里玩玩。他们发现这间会客室总体上和他们家的屋子一样,里面摆着老式的家具,一对法国沙发,六把椅子,还有一面镀金描花框子的大镜子。但是他们家的大镜子已经卖掉了,现在只留下了一个镜架在那里。这间屋子显然是经过了木匠的重新修整和装饰,看上去焕然一新。侯赛因坐在沙发上,萨里姆搬来一把椅子,坐在他的对面。他们中间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摆放着书和本子。这时,侯斯尼走到阳台上,等候轮到他进行辅导。侯赛因检查了男孩的作业,看过课本,然后对他说:

"我从头开始把你在课文中没有弄懂的地方重新解释一遍。我们开始上下一课之前,我要先听你完整的解释一遍。"

上课开始了,教师和学生都非常认真和专心。



侯斯尼倚着阳台边站着,就像过去站在自己家的阳台上那样。刚才那个使人心荡神驰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两条诱人的小腿,圆月般的脸蛋,还有两只蓝色的大眼睛。平静、沉着的目光表明她是个稳重的姑娘,而不是轻浮女子。多么令人入迷的美貌啊!她好像不是很活泼,但这并没有在他的心里留下不好的印象。热血还在他的血管里奔腾,心脏还在为美妙的一幕剧烈跳动。他情不自禁地在脑海里构思出一幕幕的幻景……那是周围住家的高耸的屋顶,底下是纳萨尔拉胡同,人们来来往往,所有这一切,让他思绪万千,充满无限的想象,他的心什么时候能够平静下来呢?他在想着巴海娅,在她小的时候,他经常看见她,她总是在大楼的院子里蹦蹦跳跳的。可是从十三岁起,就再也看不见她了,而且还没进中学她就辍学了。也许,她现在已经有十五岁了,可是这次相遇,他觉得自己好像是生平第一次看见她。"我需要有一位这样的姑娘,我们可以一起看电影,一起玩儿,在一起说许多的话。如果能够亲亲她,搂搂她,那就更好了。我还从来没有被漂亮的脸蛋吸引过。我在学校里,在舍巴拉俱乐部虽然也结交了不少青年朋友,可是我要姑娘,而且就要这样的姑娘。在欧洲和美国,男女青年可以待在一起,就像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这才是真正的生活。而这一位,一看到我们就藏到了门后面,似乎我们都是对她虎视眈眈的野兽,要把她一口吞掉。我们的祖先喜欢有许许多多的邻居,如果我是在有许多邻居的环境里长大的,那么,我就会懂得另外的一种生活,尽管那样会遭到母亲的拳头和警告。现在由于贫穷,连小女佣人也不得不辞退了。未来给我安排的是什么呢?我认为,一个人临终时最大的遗憾,莫过于他在离开世界的时候,还没有享受过人生的种种乐趣。说真的,她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她膝盖的后侧,那里的肌肉松软,透过皮肤,蓝色的血管清晰可见。如果连衣裙再往上一点的话,就能看见大腿了。世界上最诱人的就是女人脱衣服时的模样,它比女人裸体还要动人。大家都说,历史教员最喜欢和女人交往,我什么时候也能成为一个开放的男人呢?我们明天有历史课,今天晚上我得背出'日耳曼人部落'这一部分。大家都去娶喜欢的女人吧!真主啊,这是你的旨意。可是这个国家已经不再尊重伊斯兰教了……"他一个劲儿地胡思乱想着,一直到传来侯赛因唤他去上英语课的声音,才离开站着的地方……

兄弟俩告辞的时候,看见姑娘坐在对面的屋子里。侯赛因保持着一向

有的稳重的态度,作出视而不见的样子。侯斯尼呢,他用锐利的目光对她瞥了好儿眼,姑娘害羞地低下了眼睛。

十六

"你认为我们会有多少报酬?"

侯赛因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回答说:

"你可别像个令人讨厌的叫花子……"

侯斯尼满怀着希望说:

"我们每隔一天就去辅导萨里姆,时间已经不短了。也许,到月初他会给我们钱的。估计我们每个人不会少于半个埃镑,这是一笔很高的费用啊!我们又可以回到玩玩球,看看电影,到商店里买巧克力嚼嚼的日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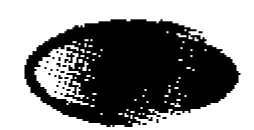
兄弟俩登上楼梯。冬天白天短,黑夜早早降临。他们像往常一样敲了门,然后等待有人来开门。他们的心里充满着希望,这希望一夜又一夜地重复着,但始终没有实现。女佣人出来把他们带进会客室。大厅里空无一人,坐落在大厅尽头的法里德夫妇的卧室里露出一抹灯光。侯斯尼向前走着,徒劳地用眼睛扫视着四周。接着,萨里姆走了进来,随手关上了身后的门,坐到侯赛因的对面,开始上课。侯斯尼感到非常扫兴和不安,于是拿出随身带来的一本书,准备复习一下课文,等候轮到他教课。他用黯然失神的眼睛看着课本。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十分恼火地朝关闭着的房门狠狠瞥了一眼,然后狡猾地问道:

"我们把房门打开,关上阳台门,不让寒气进屋来,这样不是更好吗?"

萨里姆准备站起来,可是侯赛因摆了摆手,示意他坐下,说:

"如果你要关阳台门的话,可以把它关上。不过,房门还是让它关着的好。"

说完,他意味深长地凝视着侯斯尼。侯斯尼用含蓄而又不满的目光朝他望了一下,感到坐着烦躁,便起身走到阳台上,装出一副忘记了刚才关门开门事的模样。夜色沉沉,他感到心情压抑,就像那天际被乌云笼罩着,显



得更加阴森可怕一样。天幕上没有一颗星星，透过雾障，隐隐约约能够看见一些微弱的灯光。大地万籁俱寂，寒气袭人，似乎一切都窒息了。“呆板！拘泥！他早就应该成为一个严肃的男人。显然他是不想和我合作。谁知道呢？如果她有个姐姐，或许他的态度就会不一样了。他像母亲一样正经、严厉。我必须找个合适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他正在凝神思考，突然传来萨里姆唤他的声音，于是他离开了站着的地方，朝屋里走去。

“请喝茶。”男孩对他说。

他看见桌子上放着两只泡着茶叶的杯子，便端起一杯喝了起来。浓郁的香茶顿时使他紧张的神经慢慢松弛下来。不到一分钟，他们听见门环的声响，两人一起朝门口望去。门微微启开，巴海娅出现了。她手里捧着一只糖缸，把它交给弟弟说：

“拿着，也许茶里的糖还不够……”

她穿着一件咖啡色的连衣裙，裙边几乎拖到了脚背上，这使她略微偏矮的身材看上去高了一点，变得更加动人。兄弟俩凝视着她的脸庞，可是她的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萨里姆。侯斯尼贪婪地盯住姑娘不放，似乎已经无法收回目光。这时，侯赛因突然清醒过来，连忙转过眼睛。他看见男孩拿着糖缸走过来，姑娘开始向门口退去。侯斯尼的心焦急不安地跳动着，他已经很难掩饰自己那副茫然若失、目瞪口呆的样子。一个无法抑制的欲望从他心底里跳了出来，他想表示一下，便说：

“谢谢，茶已经够甜了！”

巴海娅局促不安地看了他一眼，然后默不作声地离去了。也许，她的眼睛里含着一种隐秘的微笑。侯斯尼把目光转移到茶杯上，故意不看哥哥。“真是没有料想到的意外，幸福的美梦！尽管门还是关上了。”他喝了一大口热茶，舌头和上颚烫得火辣辣的，不由得失望地倒抽了一口气。但是茶的热度并没有驱散姑娘对他的诱惑，“柔软的身体，妩媚的眼神。即使穿着那条长长的裙子，也无法遮盖住留在我脑海里的那两条小腿的形象，尤其是膝盖的后侧，连衣裙、大门和黑暗都无法使这个形象消失。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任务就是应该和自己喜欢的漂亮姑娘一起玩。太奇怪了，为什么漂亮的姑娘总是因为害羞，而不看她所爱之人的脸，但是有一天，她却能够毫不在乎地让他的手脱光自己的衣服？这种发展尤

其能让僵死的心灵激起希望的浪花，或者说这只是一种习俗？完全有可能。这种习俗使我们习惯过一种封闭的生活！咳，我怎么可以在遭受生活磨难的时候去想这些谈情说爱的事呢？'谢谢，茶已经够甜了！'用这样的话来感谢真是太妙了。我天性不喜欢胆怯和犹豫。所以，我能够在贫困的寒冷中捕获到爱情的机会。贫困！如果贫困是一个男人的话，我非得杀死他不可！但贫困是一个女人，我们只得心甘情愿地任她残杀。你说，爸爸会对我们这样的处境感到痛心吗？不知道他现在变成什么模样了？爸爸啊！我多么想念你！真的，生活是一个大大的骗子。然而是她亲自送糖来的呀！事实上，她是为我而来的。我要成为当代的查理曼大帝[1]，如果有一天，我能在威武的骑士队伍簇拥下回到纳萨尔拉胡同，那有多好！她一定会从阳台上纵身投进我的怀抱……"

侯斯尼沉浸在遐想之中，忘记了一切。

"该轮到你了……"侯赛因对他说。

英语！……他替下了哥哥，开始上课，心里对这个男孩怀着怜悯和喜爱的感情。因为男孩的血管里奔流着和她一样的血液，这血液他曾经在她膝盖内侧的血管里看到过。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辅导终于结束了，然后兄弟两人一同离开这套房子，向黑洞洞的楼梯走去。侯斯尼再也忍耐不住了，说：

"今天她的出现真是个美妙的意外！"

侯赛因用责备的口吻对他说：

"小心，别那么不知廉耻。这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家庭！"

"我做什么啦？该遭到你这样的训斥！"

"你别做出不能当着法里德先生的面可以做的事情来！"

侯斯尼还沉浸在兴奋之中，他好像自言自语似地说：

"她自己进来的，天哪，她是多么的可爱！"

"她这么做一点没有过分的地方……"

"你说，会不会是她父亲叫她拿糖来的？"

侯赛因不耐烦地回答：

---

① 查理曼大帝(742—814)：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的国王。



“这谁知道呢!”

“还是她自己要来的?”

“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这样。”

“如果是她自己要来的,她会不会在父母的注视下进来?”

侯赛因没有回答他,但一直非常认真地听他在说什么。

侯斯尼又问:

“她会不会是偷偷来的?”

“偷偷来的?”侯赛因大声嚷了起来。

年轻人在哥哥的手臂上捏了一把,说:

“人们不是常常说‘心心相通’吗?”

他们一边说着,一边走下最后一级楼梯。

十七

“我现在一个人先来,侯赛因等一会儿再来,这样我们就不会毫无必要的浪费时间了。”

萨里姆有礼貌地说:

“这样很好……”

两人在各自的座位上坐下,但是侯斯尼在讲课之前首先说:

“你最好把阳台门关上,打开房门。”

萨里姆站了起来,按照老师的意思去做。大厅里黑洞洞的,没有一点儿声响。但是侯斯尼没有失望,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让她来送茶,然后送糖!

萨里姆想讨好老师,便把心里话说给他听:

“爸爸和妈妈去姨母家了……”

侯斯尼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久久凝视着男孩,然后问他:

“什么时候去的?”

“下午……”

一阵不安的浪潮袭上他心头,她是不是也和父母一起去了。于是他又问:

"怎么把你一个人留在家里?"

男孩回答说:

"不,巴海娅和我一起在家……"

他那充满寒气的胸中顿时变得舒畅和充满了希望。"茶和糖,特别送糖来。不,是糖缸。如果今天她再故意出现在我面前的话,我就可以得到了证实。"

教课开始,他叫男孩念课文。他听了几分钟后,就开始走神了。"是不是提出来要喝茶?不,这样太不礼貌!可是如果茶迟迟不送来,那就非提不可了。我实在太激动了,克制不了自己。我和她两人单独待在这个房间里,萨里姆或者小佣人是不会说什么坏话的。就我们两个人,让我们尽情享受这种梦幻般的独处吧!如果世界像最初那么甜蜜简单,我一定会向她走过去,挽住她的手臂,完全放心地要求她露出两条腿来给我看看。是什么让我连这样的欲望也要加以抑制?是这个不合理的世界,它杀害了我的父亲,使我们陷入了困境。"

这时,他听到萨里姆向他问一个词的意思,于是他给男孩做了解释,并且命令他继续念下去。当他对孩子的读书声渐渐不在意的时候,一阵由远而近的脚步声送到了耳际。他抬起眼睛朝敞开的门口望去,看见她走了过来,手里端着一只茶盘。他的目光一落到那两条端茶盘的手臂,心脏就不由自主地狂跳起来。他蓦地从座位上蹦了起来,好像有谁碰了他似的,快步向门口走去。随之,他听到一个温柔的声音:

"萨里姆……"

他站在她的面前,用一种热烈的目光凝视着她,然后低声说:

"万分感谢……"

巴海娅那偏于苍白的脸上泛起了一片红晕,也许,她根本没有预料他会有这种样子,于是忐忑不安地低下了眼睛。侯斯尼伸手去接盘子,他的右手按住了她左手的手指,一瞬间,一种感觉流遍他的手、胳膊、躯体和灵魂,这样的感觉很少有第二次的。随后,他不但没有结束自己的这种大胆行为,而且又毫无惧怕地按了按她的手指。巴海娅害羞地连忙抽回手,脸阴沉下来,

十分恼火地朝门外走去。侯斯尼端着盘子心神不宁地回到桌子旁,然后坐到原来的位子上,神色慌张地对男孩说:

"继续念……"

"会不会是时间还未成熟,我太心急了呢?唉,我总是这个样子,缺乏耐心。啊,她的脸色有多难看!阴沉着脸,还皱起了眉头。如果这是害羞的话,倒是天生的一种美德;如果真是动气的话,也许这就是结局了。我万万不能后退,优柔寡断对我来说绝对不是好事。她为什么要亲自来呢?为什么不吩咐小佣人端进来呢?她是为我而来的,这是明明白白的事情,我不必瞻前顾后……"他偶尔对萨里姆照应一下,提几个问题,又陷入在一系列的疑问中。然后,他消除了疑虑,开始处于快乐和不安之中。上完课,他的脑子里终于打定了主意,并且决定毫不迟疑地去实施他的计划。

他站起来,萨里姆离开房间给他引路。他悄悄地从外衣口袋掏出手帕,把它扔在凳子上,然后离开了这套房子。但是关上房门后,他并没有立即走开去,而是站在门外,细细倾听着萨里姆的脚步声渐渐消失。他在原地又待了片刻,这才动手敲门。他等在门外面,心脏在剧烈地跳动。"如果是小佣人来开门,那么,我的一番苦心就白费了。不过,很有可能是她来开门。一切遵从真主的安排吧!"大厅里的灯亮了起来,随着一阵脚步声,门打开了。是她。他根本没有注意到她的脸上是一种怎样的惊讶表情,他不能让时间白白过去,于是,用一种温柔的、抱歉的语气说:

"我真害怕让你生气了……"

她向后退了一步,没有张嘴说话。侯斯尼赶紧又说:

"如果我让你生了气,我会永远难受的……"

"不,不,不,这完全是你的多心!"

她嘟嘟哝哝地否定着,似乎忍受不了他的这些话。他不能再说什么了,因为萨里姆在左边那个房间的门口出现了,嘴里还在问:

"是妈妈回来了吗?"

侯斯尼立刻提高嗓门说:

"我把手帕忘记在屋里了……"

萨里姆奔到房间里,姑娘急忙退到里面。一会儿工夫,男孩拿着手帕出来。侯斯尼接过手帕,转身就走,连"谢谢"一声也忘记说了……

十八

侯赛因从桌子上抬起头，用惊讶的目光望着他，然后问：

“你怎么啦？”

侯斯尼“嘿嘿”一笑，没有作答。

“你的课上完了？”侯赛因用颇有含义的口气问他。

侯斯尼一边往床上倒，一边问：

“难道我显得与往常不一样吗？”

“那是毫无疑问的！”

侯斯尼叹了一口气说：

“我应该祈求真主，保佑我们那位坐在半明半暗中的母亲。”

“发生了什么事？”

他能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哥哥吗？然而，除了遭到训斥外，他还能得到什么呢？于是他说：

“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你为什么那样激动呢？你只要一激动，鼻子就会像驴鼻子那样紧缩在一起。”

侯赛因在心里暗暗问自己，驴鼻子真的会紧缩在一起吗？自己怎么会选择这个做比喻呢？可是他的弟弟却笑着说道：

“情绪激动，就是这么回事！”

“还有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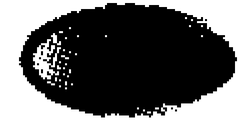
“仅此而已！”

侯赛因严肃、认真地说道：

“我想弄明白你的意思。”

“我不明白你说的意思。”

“别装模作样了，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你全都明白。你为什么不放过她，要去找她的麻烦？你不害怕法里德先生知道你的挑逗吗？或者说，你不害



怕姑娘本人去她父亲那儿告你吗？这样，她会把我们推入困境的……”

侯斯尼笑着说：

“凭真主起誓，我的哥哥，如果把太阳放在我的右边，把月亮放在我的左边，我也不会像你一样放弃对她的追求，没有她，我会死去的……”

侯赛因忍不住笑了起来。接着，他又重新摆出稳重严肃的样子说：

“那么，你想从她那儿得到什么呢？”

啊，他竟然问出这样的问题！这不是很清楚的事情吗？但是怎么回答他呢？他从来没有对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真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当时他的冲动完全是出于他的感情和本能，完全用不着思考的。于是，他尴尬地说：

“像我这种情况，动机和目的是很难分得清楚的。”

“我不理解你的话。”

“其实我自己也不理解。”

“那么，你就照我说的去做，别去追求她，别找她的麻烦！”

“不，我要紧追不舍，直到……”

侯赛因用悲哀的目光望了望他，喃喃地问：

“直到怎么样？”

“直到她像我一样陷入情网。”

“然后呢？”

年轻人为难地说：

“我就想到这些！”

侯赛因使劲晃着脑袋，说：

“你错了。她是一个有教养的姑娘，出身于很好的家庭，你的行为她决不会满意的……”

“对于她，你已经说得够多了。不过，我决不放弃我的希望……”

说完，他起身走到书桌前，拿起书和练习本，又回到床边，把它们放在紧靠着床的窗台上。窗户紧闭着，他面对窗户盘腿坐在床上，就像坐在书桌前似的。侯赛因诧异地问：

“怎么不坐到书桌前来？”

“我喜欢盘腿坐，让腿暖和一点。”

他的脑子里正在思考着一件重要的事情。他打开练习本,从里面撕下一页纸,握着笔,开始在兴奋和不安之中苦苦思索。“我得给她写几句话,决不能错过这个向她倾诉衷肠的好机会,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么做。可是,写些什么呢?”

房间里静悄悄的,只有侯赛因偶尔翻动练习本的沙沙声。侯斯尼凝神苦苦地思索着,可是胡同里那些住家中传出的收音机的声音,透过关闭着的窗户,隐隐约约送进他的耳朵里。他皱起眉头,显得烦躁不安的样子。其实,他还是愿意听这些声音的,这样能摆脱纷乱的思绪。他集中思想静听《夜晚又来到这里》这首歌,立刻就被歌声征服了。他的胸中涌起温柔的情绪,爱情滋润着心田,使他满怀着对幸福和生活的向往。他沉浸在激情的海洋中,感到浑身充满活力。他多么希望冲破层层黑暗,在广阔的天空中翱翔。梦幻中的天堂已经向他的心灵敞开了大门,他渐渐忘记了传来的歌声。“我应该给她写两句,只要两句话就够了。一张小纸条不至于会坏事吧,我只要把它扔在她的脚边,不会有人注意到它的。”

他动笔开始写道:“我亲爱的巴海娅,实在很抱歉,我惹你生气了……”还是这样写更好:“我亲爱的,请你别生气……”嗨,这都一样,接下去写什么呢?我应该向她表明我对她的爱。我要找一句不落俗套的话。真主啊,帮帮我吧!

侯赛因的问话打断了他的思路:

“你写什么呀?”

“作文。”

“什么题目?”

他脱口而出:

“《音乐对民族复兴的影响》……”

“我亲爱的巴海娅,十分抱歉,我惹你生气了。你真的因为我爱你而生气吗?……”

“这样行了,优美的语言要少而精。不,不行,缺少音韵,还是引用诗吧。不,这样常常会闹笑话的。只要有一句笑话,就会使所有别的话都失去意义。真主啊,帮帮我吧,还要一句动情的话!”这时,有一句不错的话跃进他的脑海里,他赶紧写上:“凭真主起誓,我所做的这一切,只是……”

“你写完提纲了吗?”侯赛因的话又一次打断他的思路。

侯斯尼一阵恐慌,强压着火气说:

“快了……对不起,请稍等片刻!”

他又开始往下写,决心一气呵成。他写道:“我所做的这一切,只是因为我爱你。只要我活着,我会永远爱你。只有你对我满意,我才会有生命。”

写完后,他又仔细看了一遍,然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把纸条折叠成很小一块,放进口袋里。“我还得找接近她的机会,或者在门口,或者在大厅里经过她身旁的时候,把纸条扔在她的旁边,以后就随它怎样了……”

十九

奈菲萨发觉自己来到一间大小适中的房间里,房间两边各放着一张大沙发和几把椅子,地板上铺设着艾斯尤特[1] 出产的地毯,正对着楼梯的是四楼的阳台进口,阳台俯瞰着舍巴拉大街。房间里的家具都很陈旧,显然,这间屋子是供家人在空闲时间里随便坐坐的,屋内离门不远的地方放着一架收音机,它证明了这一点。姑娘自从迈进这个家的大门以来,便意识到这是一家体面的有钱人家,小厅布置得像这个家的入口处,富丽堂皇的大厅是为外人准备的。现在她总算相信了纳萨尔拉胡同他们家的那位房东太太的话。她对奈菲萨说:“我给你找了一位很有钱的顾客,是一个新娘子,出身名门。我希望你在替她做衣服的时候,一定要细心留神。这样,她就会对你很慷慨。”

奈菲萨第一次走进陌生人的家里干活,心里惴惴不安。她坐在靠近门边的凳子上,等候着主人。她仍然穿着丧服,漆黑的头发编成了一根短短的辫子,没有化过妆的脸显得苍白,没有一点动人之处。“陌生的家庭,陌生的人。为了这个职业,只能走出这新的一步。我只能当个女裁缝,丧失了自以为荣的尊严。可是爸爸啊,你的尊严呢?”没有等多久,里屋走出一位二十来

① 埃及的一个省,以出产精致家具闻名。

岁的姑娘,绰约多姿,体态轻盈。奈菲萨马上起身迎上去。那位姑娘向她问好,把她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然后说:

“欢迎,欢迎。你就是辛奈白太太推荐来的奈菲萨小姐吧?”

奈菲萨腼腆地回答:

“是的,小姐。你就是新娘?”

姑娘微笑着点点头,接着两人一起坐下。姑娘说:

“辛娜白太太非常欣赏你,夸奖你做的衣服漂亮,我也能看得出,你的手艺是不错的……”

奈菲萨淡淡地笑了笑,嘴唇微微动了一下,但没有说什么。“也许房东太太只说我是个手艺不错的女裁缝。这虽然是句好话,但是究竟是夸奖还是鄙视我,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把我们家的情况告诉了她?过去我的父亲和她的父亲一样,我也像她一样是个闺房小姐。我一直在期待着有一位新郎上门,可是他没有来,以后再也不会来了。”

“你为什么穿丧服?”新娘柔声细气地问道,虽然她知道得到的会是什么样的回答。

奈菲萨悲哀地说:

“我父亲在两个月前去世了。愿真主怜悯他,他原来是教育部的一名职员。”

“辛娜白太太和我们说起过这件事,你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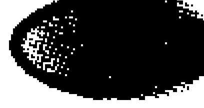
“祝你长寿!我们是本哈人,我的姨妈和姨夫现在还住在那里,姨夫开了一家轧花厂。”

正在这时,女佣人走了进来,捧着一个包袱。她把包袱放在小姐的身边,然后走了。新娘解开包袱,里面露出一大堆五颜六色的绸缎料子。奈菲萨一眼就看出,那些都是用来做内衣的。也许,新娘已经把许多做裙子的料子都送到高级裁缝那儿去了。她暗暗松了一口气,其实,她也不愿意为那些以前没有做过的、很难缝制的活儿替自己的名誉担风险。她只希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保证有些收入就可以了。

她起身走到新娘跟前,展开料子查看,用手摸摸,然后说:

“你真有福气,这些都是上等的绸缎。”

新娘的脸上绽开幸福的笑容,说:



“我们现在开始量尺寸吧。噢，我想，你不会反对就在我们家缝制吧？你需要用的一切工具，我们家都有，而且家里没有孩子。此外，我们家离你们那条胡同不太远，你每天来这里也不会有什么麻烦。”

奈菲萨对她的话没有表示反对，她说：

“小姐，就按照你说的做吧。”

奈菲萨站起身，走到她跟前，开始量衣料。她的鼻子里充满了新绸缎的气息，新料子在她手指间滑过，她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既有渴望，也有痛苦。虽然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在听从她摆布的新娘面前，她也产生了希望，因为她这双灵巧的手能够主宰这些衣料。这样的希望似乎是在自我安慰中赢得的，不过，它随即在失望的阴影中消失了。“新娘……绸缎……我为新娘缝制衣服，难道我真的要为这个新娘缝衣服吗？不，这些内衣首先是为新郎准备的，然后才是为新娘。新郎将在睡意朦胧中用手指玩弄这些衣服的花边和柔软的衣料。我为这门婚事出了力，今后还得为许多的婚事出力，而自己却还没有结婚，我只能满足于灼热的梦想。啊，她是个多么漂亮、幸福的姑娘！幸福的火焰几乎已经在她的眼睛里燃烧起来。今天，她准备好绸缎，明天，就会盼来心上人。她那炽热的母性气息会随风飘荡，从红色的地平线上飘向天穹。我以前也一直怀着这样美好的愿望，父亲曾经对我说，‘活泼的性格比漂亮的容貌更加可贵。’在希望和渴盼中，我的年龄一晃到了二十三岁，希望随着父亲的去世也化为乌有。为什么我会长得这么丑？为什么不像我的几个兄弟呢？侯赛因和侯斯尼有多漂亮！甚至连哈桑也不错。我就像父亲一样完了，只不过他是在凯旋门那儿，我在舍巴拉大街。”

这时，她听见新娘的问话声：

“你愿意先预支一部分工钱吗？”

她赶紧回答：

“不，这完全不用。”

话刚出口，她又感到后悔了，于是心里更加恼恨和失望。这时，一阵橐橐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她抬头朝门口望去，一个满面春风的年轻人走了进来。新娘立刻向他迎了上去，两人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并且幸福地相对微笑着。随后，年轻人问道：

“你母亲呢？”

"在她自己的房间里。"

说完,她转向奈菲萨,向她介绍这个年轻人:

"我的未婚夫哈萨尼。"

随后,她又把头转向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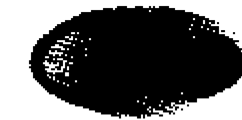
"裁缝奈菲萨小姐……"

二十

黄昏时分,奈菲萨拖着疲惫的身子离开了新娘家。纳萨尔拉胡同离这户人家有两站路远。她全身乏力,在行人中艰难地走着。寒冷的空气使她的精神振奋起来,不由得加快了步伐。新娘家里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她的脑海,心里涌上了一股甜苦交加的感觉:当时,她坐在沙发上,那对未婚夫妻坐在她对面的沙发上。他们紧紧依偎在一起,时而高声交谈,时而悄声低语,最后是窃窃私语。那时候,她多么想从缝纫机上抬起头来瞧他们一眼。然而她害怕,不好意思的想法使她害怕遇上他们的目光。有一次,她偷偷地往下面瞟了一眼,只见两个人的腿紧紧地贴在一起。接着,她还注意到新娘在新郎的手背上拍了一下,用吓唬的口气撒娇地说:

"当心点!"

一路上,她沉浸在回忆之中,差点儿撞倒了行人。接着,一种强烈的渴望爱情的感觉涌入她的心田。在漫长的生涯中,她还没有获得过一颗爱恋她、怜悯她的心。她那紧张的神经从来没有松弛过,只有在自嘲、和兄弟及别人开玩笑的时候,才稍微放松一下。她喜欢开玩笑是颇有名气的,然而她在心灵深处却隐藏着难言的苦衷,对爱情的渴望一筹莫展。事实上,她那女人的本性中,惟一能征服她的就是软弱和自卑感,它们掩埋了她的成熟和热情。她受过的教育,她的自尊心,她的家庭,都好像在窥探她,使她的心里无法摆脱囚犯似的痛苦。但是今天在新娘家里目睹的一切,对她来说,是个不小的震动。当纳萨尔拉胡同出现在眼前时,她的心里产生了一种新的希望,这些日子以来,这个希望在不断的挑逗她。因



为那儿有贾比拉·塞里曼大叔的杂货铺,它座落在他们家大楼前面的不远处,或者说,贾比拉大叔的儿子塞里曼·贾比拉·塞里曼在杂货铺里当伙计。自从家里辞退女佣人以来,她经常去杂货铺购买一些必需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渐渐的和那个伙计熟悉起来,小伙子的形象深深地印在她的脑海里:高大的身材,有点儿偏胖,棕色的圆脸蛋上长着一对小眼睛。她常暗自问自己:他真的是对自己有意思呢,还是她自己在幻想?她多次隐隐约约感觉到,他常常对着她笑,也许那是因为他还没有忘记她是卡米尔·阿里先生家的千金小姐。虽然命运欠佳,但她仍然保持着受人尊敬的姑娘的风度。而他塞里曼,只不过是小小杂货铺老板的儿子,本人的地位也不怎么样,只是父亲店铺里的一名小伙计。她清楚地知道这一切,但是只要有人向她表示爱慕,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她都对他憎恨不起来,只能去爱那个爱她的人。突然,她又回到了冷漠和烦躁的心境中,是不是过去那种失望的阴影又笼罩了她?她在心里对自己说:"不要再自寻烦恼了,不要再让希望的假象捉弄你的理智了!你要心甘情愿地接受失望,坦然地服从现状。像你这样没有钱、没有貌、没有父亲的姑娘,这是你惟一可以聊以自慰的。"但是她知道,她是不会屈从于自己的心的,确切地说,她是不会屈从于从心底里发出的那个可怕的声音的。当纳萨尔拉胡同离她越来越近时,那种无可奈何的感觉也在不断的加深,希望和柔情又塞满了她的心间。"真主能够主宰一切,只要真主愿意的话,一切愁苦都会过去的,会赐给我希望和安慰的。只有真主才是我的希望,它决不会让人失望的。我没有做过可耻的事,我的家庭也没有犯下过罪孽,乌云一定会驱散的。可是塞里曼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侯斯尼会对他满意吗?他们都是一些高傲的人,贫穷并没有把他们的傲气打下去。哈桑对这种事情是无所谓的。哈桑,但愿他能够改邪归正,把我们从窘境中拯救出来,父亲的抚恤金和我的工资还不够开支,可是他在干什么?没有人会对塞里曼满意的。可是比他好的人决不会要我的。谁知道他真正想的是什么呢?……"

她绕道来到纳萨尔拉胡同,眼睛首先是寻找贾比拉·塞里曼大叔的杂货铺,最后终于看见了。她打算到铺子里随便买点东西,于是便毫不迟疑地进了铺子门。年迈的贾比拉·塞里曼大叔坐在小桌子前,正在埋头记账。他的

年轻的儿子塞里曼·贾比拉·塞里曼在小店进口处的柜台后面站着。小伙子突然发现奈菲萨站在面前,两只小眼睛立刻熠熠闪光,喜形于色地望着她。他的脸给人一种愚昧、粗野、懦弱的感觉,惟有那撮小胡子,可以算是他脸上比较漂亮的东西。他抢先问道:

"要点什么,奈菲萨小姐?"

姑娘局促不安地眨着眼睛,说:

"买一个基尔什芝麻糖。"

小伙子拿起刀子,先切下一大块给她,然后又加给她一小块,还悄悄地说:

"这一块是送给你的,奈菲萨小姐。"

他把糖包在纸里,递给奈菲萨,然后一边收起那个基尔什,一边用眼角偷偷地瞥了父亲一眼。他发现父亲正在埋头做账,便鼓足勇气轻声地说:

"我要保存好你的钱,它是幸福的象征。"

奈菲萨淡淡地一笑,离开了铺子。她是故意露出笑容的,似乎在鼓励他、欢迎他这么做。她的这个举动,着实是作了一番努力的。"他已经不满足于和我使眼神了,开始和我说话了,这样很好。"尽管他的地位和外貌都是那么糟糕,但是姑娘的心还是高兴得颤抖起来,心潮在翻滚。她在新娘家埋头干活时,已经想象过这样的情景——我们在前面已说过——事实和她的想象竟然没有什么差别。她原先想的是自己站在他面前买糖,他的两只小眼睛贪婪地盯住她看,然后一边收起硬币,一边对她说:"你比糖块还要甜蜜!"事实上,刚才他没有这么说,但是说了一句和那句话意思很接近的话。她舒心地叹了一口气,思绪飞回到对过去情人的回忆之中。她第一次爱上的是一位部长,她是在一本画报上看到他的。她对着像片编织了许多幸福的梦想,甚至还想到了给他生一个可爱的男孩。法里德·穆罕默德是她的第二位钟情人。正因为这个原因,她的心里一直对他的妻子和他的家人抱着一种敌意。而塞里曼,那是她钟情人中情况最不理想的一个,但他毕竟是她现实中的惟一的情侣。

她走到院子中央,害怕母亲会责备她整天在外面,心里不觉担忧起来。她好像在回答母亲似的自言自语地说:

"我受够了你的责备,我再也忍受不了更多的折磨了。"

她走上了楼梯口，发觉自己说出了声音，赶紧小心翼翼地朝四周望了一眼，用手捂住嘴巴，堵住了几乎破口而出的笑声。

二十一

侯斯尼离开了法里德·穆罕默德先生的家，房门在他身后关上了。他忧心忡忡地朝着楼梯口走去，心里充满了失望和悲伤的感情。可是当他的手刚刚扶住楼梯栏杆时，突然又停住了脚步。他抬头顺着衣服的窸窸窣窣声音望去，只看见了连衣裙的一个角，也好像是大衣的一角。那个人已经走上最后一级楼梯，朝着大楼的平台走去。那会是谁呢？他对这幢楼里的居民都很熟悉，有谁会穿这种大红颜色的衣服呢？他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有一股力量推动着他上楼去看个明白。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朝那扇关闭着的房门望了一眼，警惕地侧耳细听。接着，他转过身子，踮着脚尖穿过套房前的过道，向通往平台的最后一层楼梯走去。也许那是她！自从他把信折叠起来扔到她的脚边后，他就没有再看见过她，无论是在大厅里，还是在房间里，都没有看见过她的影子。毫无疑问，她生气了，躲起来了。她对他的信，对他的满腔情意，全都不放在心里。从那件事以后，辅导的时间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煎熬和折磨。

他悄悄地、毫无声响地走上楼梯，登上最后一级台阶。夕阳的余晖已映入他的眼帘，一阵和风吹拂着他的前额。他站在平台上，整条纳萨尔拉胡同尽收眼底。平台上连个人影也没有，只有两间用木头搭成的鸡棚在那里，一间面对平台的门，另一间紧靠平台后墙的一个角落，它是法里德先生家的。他悄悄地走近远处的那间鸡棚，站在门边屏息静听。起初，他只听见“咕……咕……”的鸡叫声，随后便听见“咕……咕咕咕……咕……”的唤鸡声。可是他无法辨出唤鸡的人是谁，生怕那是这家的女主人，于是慌忙地向后退去，打算溜走。可是，门一下子打开了，巴海娅穿着一件大红的外衣出现在门槛上。巴海娅吃惊地睁大着两只蓝色的大眼睛，六神无主地望着他。接着，她的脸涨得通红通红，像那件天鹅绒的外衣一样。不过，这样的情景

只是一瞬间，巴海娅很快控制住了自己，跨出门槛，关上鸡棚的门，向平台的出口走去。不能让她这样逃走，侯斯尼急忙追上两步，挡住她的去路。巴海娅恼火地凝视着他，愤怒地昂起头责备说：

"你太过分了！"

年轻人大胆而温柔地说：

"你还一直在生我的气！……我感到奇怪，我在你的脸上没有一刻看到不是生气的样子……"

她显出极不耐烦的样子，不悦地说：

"请你让我走过去……"

他伸开两臂，那架势好像要把所有的空地方都拦住。

"这是一个我做梦也难得的好机会，我不会让它从我手里溜走的。我有权留你一会儿。你老是故意躲着我，让我受尽痛苦的折磨。你为什么总是回避我呢？请允许我冒昧地问你一句，你在我的信里看到了什么？……"

她生气地皱起眉头，声色俱厉地说道：

"你还在想着那张纸条！太放肆了！我不会同意你这样做的……"

侯斯尼抱着希望和担心注视着她："我能相信这种表面上的愤慨吗？我的心告诉我，这是夸张的表现。也许，还是一种害羞的表现呢！肯定是这么回事。如果她要闯出去的话，我是无法拦住的。我不愿意相信她，可是她为什么一定要回避我呢？"

他温柔地说：

"做出如此的大胆行为，那是我实在没有耐心忍受下去……"

她不耐烦地摇摇头，喃喃地说：

"耐心？别糟蹋这个词儿了。请你让我走过去……"

"我说的都是实话。"他诚恳而又热情地说，"只因为是实话，我才写那封信的。上面写的都是我的心里话。如果由于我对你的一腔深情而招来你对我的愤恨和厌恶的话，那实在是太令人遗憾了！"

他喘着气，咽了一下口水，用颤抖的声音继续说：

"真的，我爱你……"

她把脸转到一边，仍然绷着脸，皱着眉头，同时紧闭着嘴巴。但她只沉默了片刻——从而唤起了他新的希望——就用比先前更温和的口气说：



“让我走吧！你就不怕有人闯到平台上撞见我们吗?”

天哪,原来她不高兴只是因为怕有人撞见他俩！一阵喜悦之情流遍他的全身,蜜色的眼睛里立即闪出兴奋的光芒。于是他满腔热情地说:

“让我表达一下对你的感情吧。我爱你,爱你胜过爱生活本身。我的生活只有爱你才会有幸福。这些我已经在信里说过了,我说过的话,也不再重复了。相信我吧！别再不理睬我,我忍受不了这种沉默……”

她又把脸转向他,脸上的表情严肃庄重。但是,在这中间,他隐隐约约看到了受到感动的痕迹。也许,她正在竭力克制自己。接着,他听见她像耳语似地低声说:

“你够了吧！……还不放我走?”

她不愿意表现出相信他的话！她太腼腆了。侯斯尼轻轻地叹了口气,喃喃地说:

“我不想在希望破灭之前再遭受自我折磨的痛苦。我已经向你倾吐了一片衷情。我没有更多的奢望,只想听到你的一句好话,来慰藉我的灵魂……”

但是,她显出难以开口的样子,而且越来越局促不安,最后挤出一句话:

“天哪,我怎么才能离开这地方啊!”

他激动难抑,但是希望越来越强烈,并且越来越顽固地控制了他,他热情地说:

“你不要对我这样不耐烦。我爱你,难道这爱不但不被你承认,反而还会让你烦恼?……我再也不能忍受失望甚至是痛苦的折磨了。决不……决不……”

“还有呢?”

在宁静的暮色中,他凝视着她那绯红的脸,不由得感情更加激动。他感到退却简直比死还难做到,于是用发自内心的恳求语气说:

“一句话就行了！如果不行的话,你就点点头。如果点头也做不到,那么,我想,我只能从沉默中领会你是同意的。”

她的两片嘴唇蠕动了一下,但没有说什么话,后来干脆紧闭起来。她把脸转过去,脸色越来越红。侯斯尼的心喜悦得几乎跳出胸膛。他贪婪地喊道:

"难道这就是我想要的沉默吗?……我爱你,我向你发誓,我是属于你的,哪怕到死……"

她的脸更加向后转,还是不愿意打破这令人喜爱的沉默。他的身子高兴地颤抖着,如醉如狂,情不自禁地向她靠拢过去。但是她却惊恐地连连向后退去,犹如在深睡中被人猛推了一下惊醒过来。她连奔带跳地避开他,很快就逃走了。他呆呆地僵立在她的后面,痴情地目送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边。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在暮色中极目远眺。天边是一片五彩缤纷的晚霞,他感到自己的精神已经融化在大自然中,同瑰丽的色彩糅和在了一起,他陶醉在喜悦之中,然后缓慢地移动脚步,向着门口走去。可是当他走过另一个鸡棚时,好像被什么吸引住了,于是向鸡棚的左边望去,只见哥哥侯赛因站在鸡棚的墙后面……

二十二

他惊奇地叫了一声:

"侯赛因!"

很快,他发现哥哥的脸色在发生变化。年轻人紧绷着脸,怒气冲冲的,努力控制着自己的神经和情绪。侯斯尼暗暗想着哥哥上平台的原因。他认为可能是侯赛因上楼来教课时,碰巧发现他蹑手蹑脚地往平台上爬,便疑窦顿生,紧跟着他也上了平台……这样的解释是合乎情理的,可是隐藏在墙后窥探别人的行动、偷听别人的讲话,这不是哥哥的品格。他不想坚持问哥哥站在这儿的原因,相反,对此感到羞愧和不安。而侯赛因——他和侯斯尼并不一样——他的羞愧和不安不比侯斯尼少。也许,他想掩饰自己的羞愧和不安,便愤怒地说:

"我看到了一切,这样的事情太糟糕了。你怎么能这样厚颜无耻地跟踪一位姑娘?这种丢人的行为完全与邻居间有相互尊重的义务是不相符合的!"

从哥哥严厉的口气中,侯斯尼找到了使自己摆脱窘境的理由,他沉着

脸说：

“盯梢真是太可恶了！我说的话也许都被你偷听去啦！”

侯赛因对他的话置之不理，而是用更加严厉的口气说：

“你这样不讲道理地拦住她的去路，难道不可恶吗？”

“我不认为她会这么想。”

侯赛因说：

“她会去告诉她父亲的……”

“不会的……”

侯赛因被激怒了，严厉地说：

“我真担心你会向她扑过去。要是你真这么干的话，我就会狠狠地教训你的！……”

最后那句恐吓的话使侯斯尼大吃一惊，他的脑袋几乎气炸了。一连串刻薄的骂人话已经窜上他的舌头，但是如同奇迹似地一句也没有吐出口来。沉默了片刻，等到火气慢慢平息下来，他才说：

“你根本不用担心会发生这种事情……”

侯赛因想了想，然后有点退让地说：

“不管怎么样，能听见你说这句话，我很高兴。如果我还有权利忠告你的话，我要劝告你一句：时刻保持荣誉的严肃性。”

侯斯尼冷冷地说：

“我不需要这样的忠告……”

说完，他离开了原来的地方，侯赛因紧紧跟在他的后面。下楼梯的时候，谁也没有说话。侯赛因没有朝法里德先生的家走去。侯斯尼对此也不想说什么。母亲一见到他们回来，便问侯赛因：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萨里姆没有背出上一次的课，明天我再去。”侯赛因回答道。

两人走进他们的房间。侯赛因在书桌前的椅子上坐下，侯斯尼走到窗子前，把窗户打开，然后坐在床沿边上。他思忖着：“多么好的开端却引出了最糟糕的结局。他有多么愚蠢！他怎么会受私欲的怂恿来盯梢呢？诗情画意般的美好情景全被他破坏了。不，这是什么也破坏不了的。一切都会过去的，但是她光彩照人的形象不会消失。啊，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美妙的沉默

时刻,她虽然一句话也没有说,但已经说出了一切……”

“把窗子关起来！你是个疯子吗?”

哥哥的怒吼声把他吓了一大跳,一种气愤和固执的劲头顿时控制住了他,他回答道:

“天气很舒服、很暖和……”

“关上窗子,不要强嘴……”侯赛因又冲着侯斯尼大声嚷着。

哥哥强硬的口气使他越发固执,他说:

“如果你感到冷的话,可以离气流远一点,坐到远离窗口的椅子上去!”

侯赛因气愤地吐了口气,起身走到窗户前,狠狠地用力关上窗子,“乒乒乓乓”的响声打破了周围的宁静,一块玻璃被震碎了。接着是一阵可怕的沉默。很快,侯赛因气愤得失去了理智,走上前去打了侯斯尼一个耳光,并且大声吼道:

“都是因为你!”

侯斯尼也像发疯似的,伸出拳头对着侯赛因的脑袋上就是一拳,随后,两人扭作一团。母亲和奈菲萨闻声立刻来到屋里。他们看见母亲来了,赶紧停止了扭打。两个人都喘着粗气,嘴里还在嘀咕着。母亲站到他们面前,用愤怒的目光把两人审视一番,然后望着破碎的玻璃,用平静的,但预示一场风暴即将来临的声音说:

“怎么回事?”

侯斯尼慌忙抢先答道:

“他用足力气关窗户,把玻璃震碎了,然后还来打我耳光……”

侯赛因用颤抖的声音说:

“这么冷的天,他把窗子打开。我叫他关起来,他厚着脸皮不肯关,我只好自己起身去关,后来就发生了这一切……”

母亲受到了刺激,打断他的话题:

“真主啊,可怜可怜我吧！我遭的难还不够多吗?”

接着,她抓住两人的手臂,把他们拽到屋子中央。她先是对着侯赛因大声叫道:

“你已经到了成年人的年纪了,你不感到害臊吗?”

她用拳头在他胸脯上捅了两下,又打了他一记耳光。然后向侯斯尼走

去。侯斯尼一边往后退,一边叫嚷道:

"是他先动手打人的,是他把玻璃震碎的……"

但是母亲的手掌还是落到了他的嘴巴上,接着,她又在他的头上、脸上乱揍一气,直到奈菲萨站到母子俩中间,把他们分开为止。母亲的嘴里还在嚷着:

"小心再让我听见你们的声音。窗子就让它这样好了,要么你们自己去配玻璃……"

母亲阴沉着脸离开了房间,心头充满了无限的哀怨。奈菲萨在他们中间待了一会儿,心里难过极了,低声说:

"打打吵吵的时代应该结束了。你们现在都是大人了!"

接着,她又微笑着对侯赛因说:

"刚才你吹一会儿风都不愿意,现在看你怎么办?就让它一直敞开着?你们赶快用报纸糊上。要不你们就设法去配上玻璃,随便你们。"

奈菲萨发现她的话并没有产生预期的影响,便离开屋子走了出去。侯赛因默默无声地回到他书桌旁原来的位子上。在这同时,侯斯尼气呼呼地往床上一躺。他俩的很多次吵闹常常是在母亲的干预下才平息的,就像今天这样。虽然兄弟俩有着深厚的感情,生活中形影不离,但也不免有争吵和打架的事发生。过去,这种龃龉往往是因为相互妒忌而引起的。尽管如此,两人仍然是一对充满手足情谊的好兄弟。两人中间,侯赛因比较理智,侯斯尼更壮实。他们在碰到难题时——当然往往是与玩乐和小小的经济问题有关——哥哥总是承担指导和参谋的任务。而如果他们中有谁与别人发生争吵和冲突,需要动武的话,那主要是弟弟的任务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遇到后面这种情况,他们总是避免向哈桑求援,因为他常常会把同学间的小吵小闹变成后果严重的真正的流血殴斗。但是最近几年,他们两人间难得吵架,母亲因此也极少使用拳头打他们。在今天这次吵架前,他们已有近一年的时间一直是和睦相处的,没有吵过架。总之,不管怎样,吵架过后,两人最多只有一天的时间带有敌对情绪,然后总是肇事的一方有点儿局促不安地主动和对方交谈,于是吵架的事被忘得一干二净,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然而,有一个人受他们吵架的影响远远超过他们本人,那就是母

亲。这种事在她的心灵里总是留下深深的悲哀和无限的痛苦。她除了使用拳头打他们外,再找不出更好的教育办法。也许,拳头能纠正父亲对他们溺爱所造成的后果。最使她感到愤怒的,就是她的子女中如果有人胆敢做出越轨的事情,或者敢于破坏神圣的家庭关系。她本人就是一个毫不犹豫地把全身心献给家庭的表率。即使哈桑,他也没有逃过母亲的拳头,但为时已经晚了,失去了教育的机会,于事无补了。她对哈桑的堕落一直自怨自艾,同时责怪孩子的父亲,哈桑是教育上的疏忽大意和生活贫困的牺牲品,这使她的心灵备受折磨。

直到半夜,兄弟俩仍然僵持着,谁也不作声。母亲和奈菲萨回到自己的屋子后,周围更加宁静了。于是侯赛因拿起一本书来看,企图集中分散的注意力。侯斯尼偷偷地观察着哥哥,心里想着不知他究竟发现了什么。脑海中美好的回忆,足以慰藉他遭受的一切,也足以使他平心静气。很快,他的嘴唇上浮起一丝微笑。"一切都很好。她一直沉默不语,那就意味着她是爱我的。这是真的吗?我多么渴望她蠕动两片富有魅力的嘴唇,听她说一句话啊。别性急,不远的将来,一切都会实现的。沉默是开端,那么结局呢?……"他又朝哥哥望了一眼,脸上重新浮现出微笑。"如果当初我把窗子关起来,这对我有什么妨碍呢?看样子他也没法看书。如果他也像我一样被幸福陶醉的话,也一定会忘乎所以的。"

一丝对哥哥的怜悯之情悄悄潜入他的心底。

二十三

就像最近一些日子已经习惯的那样,奈菲萨傍晚时分才回到纳萨尔拉胡同。她显然已经开始注意修饰打扮自己了。在父亲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在服丧,没有注意这一方面。现在,她的眼睑上涂上了黑色,嘴唇和两颊上抹了一层淡淡的红色。淡妆总是比不化妆显得漂亮些。他的不断挑逗和对她表示的爱情,使她对自己有了一些信心、希望和安慰。她不再老是

想到他是杂货铺老板的儿子、自己是职员的女儿了。由于他对自己的关注，他在她心里的地位提高了，在她的心目中，他成了一个最好的人。一股受压抑的炽热的感情、一种令人窒息的失望和生活在死路中产生的欲望，促使她对他采取了鼓励的态度。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已经习惯了他的形象，甚至还觉得有点儿可爱。她枯燥的生活中萌发了一种希望的嫩芽，她不再用失望的目光毫无盼头地迎接着新的一天。

忙忙碌碌过了一天后，现在她正大步地走在纳萨尔拉胡同里。她的心里洋溢着喜悦之情，并伴随着热血流遍她的全身。有一次，他曾对她说："你要糖吗？只有你是最甜蜜的！"他说这话就是对她有意思，她不由得欣喜地笑了。当时她在心里对他说："别骗人了，我一点儿都没有讨人喜欢的地方。"但是她一声不吭，对他的话将信将疑。她想起了一句俗语："有什么样的豆，就有什么样的斗。"谁知道呢。也许她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么难看。她边走眼睛边朝着杂货店望去，一直走到他的跟前才停下脚步。塞里曼满脸喜色地说：

"你好，刚才我还在想着不知你什么时候来呢！"

她朝他父亲常坐的位置上瞥了一眼，发现那儿空着。随后，她看见老头子正站在店堂中央的那根柱子后面做祷告，那里堆放着许多食品罐头。她放下了心，娇滴滴地问道：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他把两只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微笑着答道：

"你猜一猜吧！……要不你问问我的心……"

她高兴地扬起两条柳眉说：

"问你的心？谁知道它在想些什么呢？"

年轻人悄悄地说：

"我的心在说，它看见你非常高兴，它热切地盼望着见到你。"

"真的？"

他显得比刚才更加一本正经了，说：

"它还说，它盼望现在到街上去和你会面，它有许多重要的事要和你说……"

他朝父亲站着的那个方向瞟了一眼，看见父亲还在吟诵礼拜中最后的

祈祷词,便急急忙忙地对她说:

“我会设法离开铺子几分钟的,你先到大街上去等我!”

她困惑不安地望着他,同时发现自己的心里也渴望和他见面。不过,她不愿意在她毫不推脱、而他又没有再三恳求的情况下,立刻答应他的要求,于是说:

“恐怕时间太晚了……”

他小心翼翼地对着父亲的方向指了指,急急忙忙地说:

“只消几分钟时间就行了,趁他还没有做完祷告之前。你等着我……”

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让她推脱或撒娇了。她转过身子,心怦怦直跳,迟疑片刻后,便朝着舍巴拉大街走去。她的心里乱糟糟的一团,担心和害怕交织在一起。不过,她没有改变主意,认真地往前走着。这新的一步,是她长期来梦寐以求的。她迅速控制住慌乱的心情,眼睛望着大路的尽头,沉浸在她憧憬的甜蜜的希望之中。到了大街上,她向后望了一眼,只见塞里曼大步流星地赶上来了,在大袍外面套了一件西服。她马上朝右一拐,加大了步子,想尽快远离这个地方。塞里曼飞奔着赶上了她,高兴地说:

“我向父亲请了几分钟的假……”

她朝他的装束看了一眼,毫不掩饰目光中的含义。

“不是节假日就不能穿西装吗?”他好像表示歉意似的问。

他显得非常兴奋,在那双多情的眼睛里,她不再是个毫无漂亮之处的姑娘。他长期受父亲的管束和限制,因而对有这样一个可以表示爱情的机会感到十分高兴。这个和奈菲萨一样丑陋、无能、丧失信心的年轻人,不管怎么说,此时在她身上还是发现了一种既亲切、又可爱的女子气息。他生怕几分钟的时间一晃而过,而想说的话又没有说出来,于是赶紧说:

“店铺常常是一到星期五下午就关门,我们可以在那一天的下午见面,然后一同上法尔吉花园去。”

“我们两人一起去?……”她用责备的口气问,“我可不愿意这样。”

“这么对我们有什么不好呢?”

“我不是那种姑娘!”

“我不认为这样对你有什么不好。可是,咱们总得要找个安全的地方说



说话吧。"

"我害怕我的兄弟中有人会撞见我们。"

"要避开他们,那很容易的!"

她将信将疑地摇摇头说:

"我不愿意这样担心受怕的。"

"可是咱们总应该见见面吧。"

她思考了片刻,然后问:

"为什么?"

他吃惊地望着她,说:

"为了……就为了见见面。"

"不……不……我不愿意这样。"她不安地说。

"难道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谈的吗?"

"不知道。"

"我可有好多话要对你说。"

"什么话?"

"到时候你就会知道的。现在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告诉你。"

她又疑惑地呆了一阵子,然后涨红着脸说:

"我已经跟你说过,我不是那种姑娘。"

年轻人用歉疚和遗憾的口气说:

"天哪!奈菲萨小姐。我是个在市场上的人,对人们的心思了解得很透彻。"

她的心里有了轻松的感觉,暗暗想着他为什么不说些她渴望听见、并能让她高兴的好话呢?

"那么,咱们就在星期五见面好吗?"他再一次问她。

"随你的便吧……"她踌躇片刻,喃喃地回答。

奈菲萨回到家里,思绪万千,渴望已久的爱情,难道就这样拉开了序幕?蒙在她心头的灰尘一扫而光,一种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新生活潜入了她的心田。这一切都是事实,但她还是处在将信将疑的不安之中。她不知道这样会招来什么后果,也不知道这消息将会在她家里引起怎样的反响!

二十四

侯斯尼走到平台的门口，然后大声地叹了一口气，以便让她听见他的声音。可是她却装作没有听见的样子，慢吞吞地朝小木棚走去。于是他又清了清喉咙，鼓足勇气，急速地朝她的方向走去。夕阳的余晖映照在她的身上。她突然转过身子注视着他，平静的脸上看不出是生气还是高兴，嘴里轻声地咕哝道：

"你怎么始终是这个样子？"

他轻轻地笑了笑说：

"你给了我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

她的脸上仍然保持着平静的神情，说：

"但愿你有所收敛！"

"不可能！"他把手指捏得格格作响，高声嚷道。

接着，他又大声出了一口气，她愿意和他交谈，这使他的心里感到乐滋滋的。

"要我放弃对你的爱情，绝对不可能。"

她的脸顿时绯红，满脸不高兴的神情。

"请你不要再重复这样的话了！"她说。

"我爱你！"他用平静、固执和肯定的口气说。

"你想惹我生气吗？"

"不，我只想表达对你的爱情！"

"那么，我会把耳朵塞上的。"她严厉地说。

于是，他稍微提高了一点声音，重复地说：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她保持着沉默，侯斯尼急切地盯着她的脸，目光里充满了爱慕和狂喜的神情。她终于忍受不了那种目光，转身走得老远。可是侯斯尼急忙跟在她后面，于是她又转过身子，皱着眉头对他说：



“希望你能走你的路,让我也走我的路。”

“现在已经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了。”他感到吃惊地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已是老话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说‘我爱你’的时候!”

“你究竟想干什么呀?”

“我爱你!”

她本来想呵斥他几句,但是终于憋不住露出了一丝微笑,那种微笑原来是含在眼里的。她含蓄地微微一笑,鼻子里喷出一股好闻的气息,然后害羞地低下脑袋。她的举动使他的心颤动起来,心头燃烧起青春的烈火。他鼓足勇气,抱着奢望走近她,想伸手去握她的手。可是她却像受惊似地直往后退,用一种不容置疑的严肃口气说:

“别来碰我!”

顿时,泛在他嘴边的得意的微笑消失了,可是她并不理会这些,仍然用严肃的口气说:

“你永远别想碰一碰我,我不会允许你这么做的,我不能想象有这样的事情!”

他怔怔地呆了一会儿,然后吃惊地说:

“很抱歉!我对你没有什么恶意。我爱你,这一句话包含了所有正确的意思……”

她望着自己的脚尖,从她的外表上可以看出,她的感情处于重要的时刻。

“对这一点我表示深深的感谢,可是我没有权利对它做出回答……”

她的一番心里话,使他感到突然和震惊。因为他沉浸在对她的热恋之中,心里想的只有这件事。在他的眼睛里,除了爱情还是爱情。她的话使他恢复了理性,明白了过去未曾明白的道理,懂得了爱情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并非儿戏。他不再对这一切感到遗憾,而是更加高兴了。不过,他随之又陷入了始终萦绕着他心头的恐惧和不安之中。为了摆脱窘境,他说:

“我完全理解你的意思,也非常赞成你的想法。但是这不意味着一切。我想先问一问你的心……”

她脸色温和了些,但是没有失去对自己意志的控制:

“我希望你不要把我扯到我不愿意讲的话题上去……”

“你不愿意讲的话题?”

“是的。”其实她并不明白自己说那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但她还是用软弱的声音含糊地回答了一句。

“你这是在我的心窝上狠狠砍了一刀啊!”侯斯尼惊慌地回答说。

她显得局促不安、腼腆和无奈。

“我不愿意让我的谈吐和行为有一点越轨的地方!”

他忍俊不禁地说:

“可是我们这些都是正当的,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

她对他的话不以为然,对他的笑也有些反感。

“不,我不喜欢这样的挑逗和调戏!”她的脸越来越红,口气也有点严厉起来。

“可是我……我是真心爱你的……”

“行了,你不要强迫我听使我无法忍受的话!”

“那么,我只有去自杀了?”他嬉皮笑脸地说。

她暗暗觉得好笑,但又不动声色地说:

“绝对没有必要自杀。我想说的话都已经说了。”

这最后一句话又使侯斯尼感到茫然不安,踌躇片刻后,他又说:

“我还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年,高中三年级的学生,怎么好意思开口向你的父母提这种事情呢?”

她把脸转向一边,冷冷地说:

“那么你就等着吧,等到成年以后再说!”

“巴海娅!”他感到惊异,同时又掺和着不满。

“只能这么办……”她平静地说。

他感到生气,她这种坚决的态度让他烦恼。然而,当他觉得爱她的感情胜过一切时,恐惧和不安又消失了。于是,他妥协地说:

“那就依你的想法做吧! 我会去和有决定权的人谈这件事的……”

她抬起眼睛朝他望了一会儿,然后垂下眼睑,同时似乎想说什么,但最后还是保持了沉默。

“我会和法里德先生谈这件事的。”他说。

“你?”



“是的。”

她没有再说什么，脸上露出的却是反对的神色。于是他赶紧问道：

“难道这个任务一定要由我母亲来完成吗?”

她迟疑了片刻，脸涨得通红通红的，好像难以启齿似地说：

“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

她的回答令他很不高兴，这个坦率的回答等于是承认了他的担心是对的。母亲忧伤的形象立刻浮现在他的眼前，为了节省开支，母亲每天摸黑坐在客厅里。一想到这些，他的心更加不安宁了。他用低微的声音说：

“我会找他谈的，说服他去向我母亲提这件事……”

姑娘感到诧异地问：

“为什么你不自己去和她谈呢?”

他几乎快脱口而出“我不能”这句话了，但是最终还是紧闭着嘴巴没有说出口。他对她的问题佯装糊涂，说：

“我非常害怕你父亲笑话我，或者提出反对意见，让我等到漫长的学习阶段结束后再说。”

巴海娅已经失去了耐心，几乎是下意识地说：

“只要我同意等你，他一定会答应的。”

说完，她痛苦又害羞地咬紧了嘴唇。侯斯尼深情和爱慕地望着她，向她伸出手臂，心里燃烧着熊熊的爱情烈火。可是她却一个劲地往后退，为了掩饰内心的激动，还故意皱起眉头，轻声地说：

“不，不行，你难道忘记了我对你说过的话吗?”

二十五

兄弟俩又像每天晚上习惯的那样，坐到了书桌旁。侯斯尼用手托着脸，出神地沉思着，从他的眼神和不时啃指甲的动作上来看，说明他正非常烦躁不安和神经异常紧张。侯赛因的面前摊着一本书，看样子他的复习没有什么效果。他不时偷偷地望一眼弟弟的脸，然后忍不住微笑起来，各种感情一起

涌上他的心头。长时间的沉默令人烦躁不安,他终于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谈判的时间真够长的!”

侯斯尼在恐惧中警觉地望了他一眼,然后叹着气说:

“一个小时过去了。不,一个多小时了。你说他们都在谈些什么?”

侯赛因讥讽地说:

“奇迹是瞬息万变的。一般都是男方的亲属向女方求婚的。可是你不同,你是由女方的父亲来向男方求婚!”

侯斯尼气呼呼地说:

“你有权利什么都不用怕地来嘲笑我。你说,他现在在客厅里会说些什么呢? 妈妈又会说些什么呢?”

侯赛因平静地回答他:

“等一下你就会一切都明白的。”

“你认为像法里德先生这样的人提出的请求,妈妈会拒绝吗?”

“谁知道呢? 不过,我相信这一点,如果遭到拒绝的话,那么,我们连做梦都想的每个月的工资就会因此失掉。”

侯斯尼用眼角无可奈何地扫了哥哥一眼,然后自言自语地说:

“这样让人痛苦的等待实在太漫长了!”

两人又回到了沉默之中。自从侯斯尼向哥哥泄露他已经和法里德·穆罕默德先生谈过这件事情以来,他们反反复复地从各个方面进行过讨论,而且断断续续地多次作过长谈。姑娘的父亲在惊诧之余对小伙子的要求表示欢迎,这事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同样也出乎家里其他人的意料之外。然后,他还答应亲自去和小伙子的母亲谈,不管有多大的障碍,他都会设法去排除它的。侯赛因对法里德先生的态度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件婚事虽然不会很顺利,但另一方面却说明了法里德先生为人厚道,对他们家的友谊是相当令人感动的。现在只能等待即将揭晓的结果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侯斯尼越来越感到不安。“几分钟以后,一切都将明朗了:巴海娅是属于我的呢,还是我得把萌发的希望永远埋藏在心底?除了这两种可能外,不会再有其他的可能。我需要她,我不能没有她。不知道她此时此刻在想些什么?她是否也在为我们的命运担忧呢?她也喜欢我,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我看来,这就是世界中的一切。该死的,他倒安安静静地看起书来。没有爱情,没有烦恼,远远地袖手



旁观。这种剧烈痛苦的感情扰得我六神不宁,谁说感情是埋在心里的?谁说它十之八九是产生于大脑的?这就是人会发疯的秘密!……”

侯赛因的声音使他从沉思中清醒过来:

“他们俩出来了。”

侯斯尼竖起耳朵细听,法里德夫妇正在和母亲说着告别时常说的客套话。他们向大门外走去,惟有奈菲萨,却朝着他们的屋子走来。她站在门口,用一种陌生的眼光打量着弟弟,然后说:

“啊,在大大咧咧的掩遮下原来是那么的精明过人,你真的想要结婚?”

“先下点雨点吧!”侯赛因说。

受到本能心理的推动,侯斯尼离开椅子,坐到了床上。床放在屋子里的里面,紧靠着窗户,玻璃破碎的窗户上已经糊上了纸。这时,他们听见母亲的脚步声,她回来了。母亲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屋里,脸上毫无表情,目光呆滞。她的眼睛开始寻找侯斯尼,最后,盯住角落里的侯斯尼看了一会儿,然后走到侯斯尼原来坐的位子上坐下,显出疲惫不堪的样子。屋子里鸦雀无声,谁也不敢打破这沉闷的气氛。最后,母亲望着侯赛因,平静地问他:

“你不知道法里德先生和他的妻子同我谈什么事吗?”

年轻人恐慌起来,他根本没有料到母亲会向他提这个问题,他一直认为对所有的这一切,自己不过是个旁观者而已,因此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突然,母亲对他粗暴地叫嚷起来:

“回答我! ……”

他不知所措地望着侯斯尼,目光里充满了求救的神色。他的这一举动使母亲相信了自己的判断,她又问:

“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的?”

“前天。”他马上小心翼翼地回答。

“为什么瞒着我?”

他沉默不语了,心里暗暗在咒骂弟弟和自己倒霉的运气,使他也卷入这件明明与他没有丝毫关系的事件中去。这时,母亲叹了一口气,伤心地说:

“一切听从真主的安排。我为你们两人遭的罪,远远超过我最倒霉的时候受的苦。”

奈菲萨生来就讨厌这种不和睦的气氛,她想缓和一下紧张的空气。当

然，这并不意味着她想鼓励弟弟。也许，她比母亲更加生气，而且还会把这一切看成是一种为了夺走她弟弟的卑鄙阴谋。但是，她真诚地希望避免这种毫无意义的争吵，于是劝母亲说：

"妈妈，你别太激动了。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也只能这样了。你就可怜可怜我们吧，别再让我们的脑袋发疼了。"

"住嘴！"母亲严厉地呵斥她。

接着，母亲又轻蔑地注视着侯斯尼，说：

"也许，你迫切地希望知道今天晚上这场由你精心安排的谈话的结果吧？"

她伤心地摇了摇头，继续说下去：

"你的心也真值得让人羡慕，它竟然能够不顾我们大家的痛苦，不顾我们的灾难，谈起恋爱来了。你为了自己的幸福，把我们大家都不放在眼里。说实在的，当法里德先生同我谈到你那远大的希望和你那令人羡慕的爱情时，我简直是张皇失措。你多么让人吃惊！不过，我还是对他说了一遍我们目前的困境。我告诉他，我们在靠一点一点变卖家具过日子。我还说了你姐姐的不幸，她以裁缝为职业，整天跑东家串西家。最后，我坦率地告诉他，我的子女现在一个也不能够结婚，只有等到我们的家境好转以后，才有可能考虑这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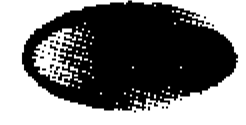
母亲短暂地停顿了一下，两只眼睛在侯斯尼的脸上打转。只见侯斯尼低垂着脑袋，一副心事重重、愁眉苦脸的样子。接着，母亲又悲伤地说下去：

"我还对他说，不管事情怎么样，我不得不对你的同情和人道主义表示感谢！"

说完，她站起身，几乎没有朝两边望一眼，又气又恼地离开了屋子，身后留下一片令人窒息的寂静。

奈菲萨抑制着激动的情绪，暂时忘却了心底里的气恼，走到侯斯尼身边，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说：

"妈妈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讲出来。我敢肯定地告诉你，你真的不必伤心。她要尽量保持和法里德先生的友谊和交往，我们怎么能够忘记他的慷慨助人的美德呢？妈妈对他说，她把法里德先生同意你的要求看作是我们家的莫大荣幸，但是，母亲也确实向他谈了我们家的处境。其实，法里德先



生对这些情况都是一清二楚的。后来,她又说,他是否能等到我们家摆脱困境再说。照她的话说,那时候你已经是个有责任心的男子汉了,可以宣布订婚。母亲还说,能够选择到像巴海娅那样的姑娘做媳妇,这是她的幸福,因此,你完全不必伤心难过……"

姑娘望着弟弟的脸,发现他的脸上重新焕发出光彩,于是,她的心里突然来了气。但是,她又很快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用略带严厉的语气说:

"快去向妈妈赔个不是。她也真够可怜的。如果她发现我们能够分担她的痛苦,无疑她会感到欣慰的……我们不应该违抗她,我也不愿意你这样做。我认为我刚才对你说的一切都是符合你心愿的。"她随后笑了一笑,补充一句说,"愿真主诅咒你,同时诅咒你的爱情……"

二十六

塞里曼·贾比拉·塞里曼说:

"你别再对这件事有怀疑了,我已经跟你说过,我们会结婚的。我当着真主的面起过誓的。"

奈菲萨专心地听着他的话,心怦怦地跳个不停。他们已经不止一次在灯火昏暗、人烟稀少的时刻,挽手漫步在舍巴拉大街的小路上了。她一直这样认为,他虽然长得丑陋、身份低下,但是个热情奔放、感情真挚、对她忠贞不渝的小伙子。正因为如此,她深深地爱着他,而且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她相信,塞里曼是她第一个爱的人,也是她最后一个爱的人。她的心里永远只有他,除了他,不会再有别的人了。她的希望和失望都和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她的全部神经和血肉之躯都深深地爱着他。她发现只有他才能激起她强烈的欲望和心底火热的感情。

他是第一个使她充满自信的男人,也是第一个使她放心地感到自己是和别的女人一样的男人。每当听到他对她说"我爱你"的时候,她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在这个被黑暗层层包围的世界中,她看到了希望和光明。但是,她对缠绵的情话已经感到不满足了,渴望除了谈情说爱以外的另一种

事情。也许,在她看来,爱情和那种事是一回事,因此,她毫不气馁地引诱他,最后,终于使他说出了前面那番话。黑暗给她增添了勇气,她这样问道:

“那么,你准备怎么做呢?”

塞里曼不加思索地说:

“当然我要先向父亲表明我的态度,然后我们一起到你的母亲那里去求婚。你说是不是这样?”

“我想是的……”

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继续说:

“但愿能如愿以偿!不过,眼下要实现这个愿望还为时太早……”

她的心顿时紧缩在一起,连忙吃惊地问道:

“为什么?”

塞里曼生气地回答:

“因为我的父亲!愿真主诅咒他!他是个愚昧顽固的老头子,老是在妄想着我和食品铺老板杰巴拉·图尼的女儿结婚,他们住在舍巴拉大街和瓦利德大街的交叉路口处。当然,我不用说你也知道,我没有同意,我是决不会同意的。可是,近期我也不能向他提出要同别的姑娘结婚。否则,他会用赶出家门来惩罚我的……”

她感到喉咙一阵阵发干,便用蔑视的目光瞟了他一眼,不安地问道:

“那怎么办呢?”

“我们必须忍耐再忍耐,在这个大地上,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改变我,使我放弃目标。不过,我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别让老头子发觉我们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忍耐到什么时候呢?”

他无可奈何地犹豫了片刻,然后喃喃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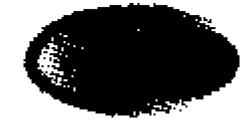
“到他死去!”

“到他死去?也许我们还会死在他前面呢!”她惊慌地大声叫嚷起来。

他惶惶不安地干笑着,说:

“那么,这就让我和时间来处理吧!我们不至于一点儿法子也没有吧。”

空话岂能解除干渴。“我不能够对他说,我担心在我等他来求婚的期间有别人来向我求婚。因为这话如果出自于一个既有钱、又有貌的姑娘的口,



倒是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可是我呢,在那些日子里决不会有人来求婚的。我对天神们很满意,可是天神们总是和我过不去。这个杂货铺老板的儿子!西装套在他的身上显得那样的别扭和不相称。"她仿佛感到有一只巨大的手紧紧卡住了她的喉咙,忧虑越发使她感到和他难舍难分。如果此时此刻能够把整个世界的分量掂一掂的话,她一定会认为他的分量比世界还要重。但是,即使塞里曼排除了障碍,她也不知道处于眼下这样的处境如何才能结婚。母亲不可能给她什么,另外,家里目前少不了她挣来的那几个基尔什。可是她需要他,从心底里需要他,为了这一点,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她都愿意。她的脸色很难看,不想开口说话。这时有一个人影迎面过来,血液即刻在她的血管里凝固了,她惊恐地呼叫一声。要不是那个行人正好在一盏路灯下走过,灯光照到他的脸上,使她看清了他的脸的话,她几乎要撒开双腿逃开去。一场虚惊之后,她放心地出了一口气。塞里曼对她的举动感到惊奇,问道:

"你怎么啦?"

她大口地喘着气说:

"我把那个人当作了我的哥哥哈桑!"

年轻人趁机把藏在心头已久的愿望表达了出来:

"我们在街上散步,总会碰见好多人的,因此,我们决不可能感到放心。你听我说,我们为什么不上家里去坐坐,安安静静地待一会儿,什么也不用担心呢?"

"去你家里?"她着实大吃了一惊。

"是的。我父亲每个星期五晚上都要到沙兹利亚大街的一个老头家里去待到半夜才回家,我母亲在宰加希加我姐姐的家里,姐姐的产期快要到了。我们家里现在一个人也没有!"

她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她惊慌不安地问:

"我怎么能去你家里呢? ……你这是在发疯!"

"我只不过是想找个安全的地方说说话。我家里很安全,我邀请你去是真心诚意的。"他执著地央求着,"我想安安心心地和你单独在一起,这样我们就可以远离别人,不会觉得害怕,不用担心给别人看见……"

他一个劲地说着,奈菲萨皱着眉头听他讲。她的头脑里恐惧地想象着

那个空无一人的家。她生气地试图赶走这个顽固的幻景，可是它却一直盘踞在她的脑海里。

“不去你家里……”她严肃地说。

年轻人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恳求着说：

“为什么不去？我觉得你会喜欢这个邀请的。你不相信我？难道你也不相信自己？我希望和你单独在一起，我们好好谈谈，说说我对你的爱情，聊聊我的希望和打算。我的邀请是无可非议的，况且谁也不会知道我们。”

她固执地摇摇头，心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她多么希望能够独自一人好好地思考思考。她有一种想逃走的欲望，但是却没有行动。她的两只脚在他旁边移来移去，她的两只手被他紧紧地握着。她多么想从脑海里抹去那间等待着他们前去的空房子的形象，但却徒劳无益，它不时地浮现在眼前。此刻，她感到心里上下翻腾，仿佛坠入万丈深渊似的，怎么也拿不定主意。她越来越感到惶惑和不安，于是生气地说：

“我不去你家里……”

他把她的手握得更紧了，他的手在微微颤抖。

“不，去我家吧。你再想想，这有什么好害怕的呢？我爱你，你也爱我，我们必须找个安静的、没有人看见我们的地方，好好谈谈我们的爱情和未来。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以后再要找家里没有人的机会是不容易的。你这样迟疑不决，实在让我感到奇怪……”

其实，她也和他一样感到奇怪。她真的是犹豫不决，如果她想坚决回绝的话，她就不是这么表达了。然而，她坚持的是那种犹犹豫豫的拒绝，并没有采用关门的方法。她的心里非常害怕和不好意思，但是，她又不能对心里发生的变化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她的心在翻滚，恐惧、不安和紧张的情绪交织在一起。最后，她用微弱的声音说：

“我们最好还是继续走下去……”

他挑逗似的拉了她一下，说：

“大地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开裂，我们任何时候都有可能碰上你的哥哥哈桑！”

她发现自己对他的话害怕得几乎要逃开去，于是坦白地说：

“我就是害怕这样！”



他轻松地舒了口气,心中又燃起那炽热的火焰。

“咱们走吧,一起去家里……”他说。

“不……我不去……”她无力地甩掉那只手。

“只坐几分钟,我们家的那条胡同黑黝黝的,不会有人看见我们的……”

他带领着她往前走,她心事重重地在后面跟着。

“不去……”

她的心在剧烈地跳动,几乎使她感到肋骨也在隐隐地作痛……

二十七

他掏出随身带着的钥匙,把门打开,轻轻地在她耳边说:

“请进!”

“我们还是回吧!”她还在央求着。

他轻轻地推了她一把,说:

“你一定得进屋去看看……”

他跟在奈菲萨的身后进了屋,随手把门关上了。奈菲萨发现四周一片漆黑。她仰起脸,望着天花板,期待着开灯。可是这时候,她感觉到他的手在抚摩她的肩膀,于是全身立刻起了鸡皮疙瘩,不由得害怕地轻声说:

“开灯!”

“客厅里的灯已经坏了……”他带点儿歉意地说。

“随便开哪盏灯都行,只要有灯光。”她不耐烦地说。

“我熟悉去我房间的路……”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臂搂住她的腰,往自己的身边拉。

她试图挣脱他的手臂,谁知他反而搂得更紧了,根本无法挣脱。他领着她慢慢地往前摸索,两人的肩膀紧紧地贴在一起。令人窒息的空气使奈菲萨喘不过气来,她心里暗暗想着:“我这是在干什么?”她的眼睛开始慢慢习惯了黑暗,并且能够在黑暗中看到椅子、柜子和其他模糊不清的东西的影子。他们缓慢而又小心地穿过客厅,接着,他伸出一只手去开门,“嘎吱”的

开门声打破了可怕的沉寂。他搂住她的腰,把她往门里推,然后用脚把门踢上。她猛地挣脱掉他的手,严肃地说:

“开灯,我讨厌黑暗……”

他那温柔而小心翼翼的声音向她传了过来,口气中带着歉意:

“对不起,我的小姐。我叔叔家的那套房子紧挨着我们的家,如果他们看见这屋子里亮着灯,就会过来敲门的,我们就不安全了。”

她用不满和诧异的口吻说:

“难道我们就这样待在黑暗中?”

“有你身上的光就足够了……”他讨好地说。

“让我出去吧!”她几乎是在恳求了。

他的手在黑暗中摸索,最后抓住了她的手,把它放到自己嘴唇边,一遍又一遍地吻着。他的声音开始颤抖起来:

“不,你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慢慢就会习惯黑暗的,不用害怕……”

他朝她靠过去,几乎是扑过去似的把她抱了起来,走到屋子尽头的一张沙发上把她放下,然后自己紧挨着她坐下来。在极度惊慌之中,她只好乖乖的任他摆布。

“让我们好好聊一聊。我们应该安安静静地坐下来谈谈,我们能到这里来,真是太不容易了。至于是在黑暗中还是在灯光下,那都无所谓。别再想这件事情了,更别让它破坏宁静的气氛……”

他抓住她的胳膊,用他又粗又厚的嘴唇,在她脸上雨点般的狂吻。她整个身子都在颤抖。她企图把纷乱的思绪集中起来,可是一点没有用。然后她挪动身子,大口地喘着气,想避开紧贴着她的那只肩膀。可是,他又向她靠过来,她连忙用两只手阻挡他,惊慌地说:

“放开我,我累了……”

他放开她,笑着说:

“胆子大一点,有什么好让你害怕得发抖的!……你是在自己的家里,在你丈夫的家里!”

她的耳朵听见了自己的心扑通扑通的跳动声,那声音捶击着她的脑袋,她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同时感觉到自己的手被他握住了。她准备把手抽回来,可是最后又改变了主意,她好像显得有点儿动感情了,主动把手留在了



他的手中。

“一切都是那么安宁、美好。尽管是在这样的黑暗中,可我还是看到了你漂亮的容貌……”他用变了调的声音说。

“不,我不漂亮……”她几乎是不加思索地说。

他轻轻地抚摩着她的手,说:

“这得由我来评判! 我不会无缘无故为你发疯的……”

沉默了片刻。她正集中着所有的注意力,却没有感觉到他正在抚摩她的手。一阵痒痒的感觉流过她的胳膊和胸脯,使她四肢酥软,全身战栗。

“行了……”她轻声地说道。

他用发颤的声音说:

“把你的嘴唇给我,我要吻吻它,要一千遍,一万遍地吻,直吻到我死去为止……”

他猛地扑到她的身上,贪婪地在她嘴唇上接了一个长长的吻,她不得不把头靠在沙发扶手上。接着,他又是像雨点般的狂吻,然后略微仰起头,低声说:

“吻吻我吧……我要尝尝你的嘴唇来咬我嘴唇的味道……嘿嘿……”

她周身都没有了知觉,没有了一点反抗的能力。于是她微微抬起头,吻了他一下,然后含含糊糊地说:

“我们来这儿不是为这事的……”

“那是为什么来的呢?”

“是来坐一坐,聊一聊的。”

他把自己的嘴唇贴在她的嘴唇上,然后转过脸,面颊抵住她的脸,轻轻地在她耳边说:

“这样最好了。我们已经谈得很多了,我再对你说一遍,你是我的妻子,我的妻子! 哪怕整个世界都和我作对,我也认为你是我的妻子。这件事情不会拖得很久的……”

也许,他认为她急不可耐地盼着结婚,那么就让他这么猜想吧。也许,根据我们家的情况,等待是最合适的。现在家里不希望她结婚,也毫无能力为她置办嫁妆,等待没有什么坏处。不过,她决不会把心里想的这些说出来的。

“这件事只是个时间问题。可是在等待的日子里,我们也需要享受呀!”

塞里曼说。接着，他把左手伸到她的后背上，右手按住她的胸脯。他的手碰到了那对高高耸起的乳房，他全身的血液顿时沸腾起来。他粗暴地把她搂到怀里，呼出的气息吹到她的脸上和脖子上。惊慌、麻木、恐惧和欲望一起来到她的心里，同时，甜蜜、不安和绝望的感情又搅在一起。黑暗越来越浓重，那是一种深沉的、奇特的黑暗，它好像展开翅膀在无边无垠的高空中飞翔，没有空间，没有时间……

母亲对她说：

"你回来得一天比一天晚了。"

"我总得把活儿做完一个段落再歇手吧……"姑娘怏怏不乐地回答。

说完，她把七十五个基尔什放在母亲的手中，又说：

"给我算一算所有的账，往后我要给自己存点儿钱了……"

母亲没有再说什么，姑娘走进自己的屋里，脱下衣服。静悄悄的夜晚，只有侯斯尼的读书声送进她的耳朵。她的心里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完全不知道是害怕还是悲伤……

二十八

"巴海娅和晚霞在我的心中一样的美丽！"

他一边指着西下的夕阳，一边注视着她那白净、娇嫩的脸说道。她嘴边的笑靥消失了，严肃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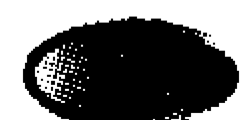
"你不能再跟着我上这儿来了，总有一天我们会被人看见的！"

侯斯尼自负地说：

"我是你的未婚夫，我有权利做一切事！"

"你恰恰没有那种权利！"

他从心底里笑了起来，对她的话不以为然，两眼充满着爱慕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她的模样看。今天她身穿一件红色的外套，领子在胸口上方敞开着，露出灰色的连衣裙，两条编得整整齐齐的辫子垂在身后，大红的衣服衬托出雪白的皮肤和蓝色的眼睛，使她显得更加妩媚动人。"她只是略微矮了



点，如果我和她并排站着的话，她的头发才刚刚碰到我的下巴。不过，她真的是很妩媚迷人的，可惜这件外衣遮住了她身体里面的各个部分和女性的美丽、保护了人的欲望。她好像在生我的气，这真是令人费解。”

“我恰恰没有那种权利?”他感到惊奇地问。

“是的。”她的声音平静，吐字十分有力。

她说的是真心话吗？噢，天哪，她多么漂亮啊！她使这个平台增添了光彩，天际仿佛成了她的镜框。有什么比这宁静、肃穆和宽广的天际更配得上做她的镜框的呢？奈菲萨曾经说她十分拘谨，不够活泼。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这一点也不损害她什么。他用整个身心爱着她，或者说，他把大部分的感情都倾注到了她的身上。他没有权利，她说的是真话吗？他真的没有这样的权利吗？奇怪，难道有了婚约后，他还没有权利？没有权利？他感到惊奇地说：

“有时候，我总觉得你这个人缺少一颗心！”

她的脸顿时变得通红，腼腆地垂下了眼睛。然后，她又抬起头，厉声说道：

“对于你来说，怎样才能证明有一颗心呢?”

他立即热情地说：

“只要你向我表明你是爱我的……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应该亲热地接吻……”

“那么，你算是说对了，我确实没有这样一颗心。”她正言厉色地对他说。

“啊，这有多么奇怪啊。难道你不爱我吗？巴海娅。”

她惊慌而又烦恼地沉默不语。

“你不爱我吗?”

她叹了一口气，说：

“真是的，为什么非得要把一切都说得那么透彻呢?”

他那火热的心田似乎受到了雨露的滋润，他立刻满怀着希望嚷了起来：

“我喜欢亲耳听见那句话……”

“我接受不了的事情，请你不要勉强我！”

他似乎很失望似的叹息了一阵，接着，又婉转地说：

"如果那句话你难于出口,那么,接个吻总不难吧?"

"啊,多么不好的事情啊……"

"啊,多么甜蜜的事情啊,就像蜜糖一样甜。没有这个吻,我会忧伤地死去的。"

"那么,让真主来保佑你吧!"

"这件事情你也接受不了吗?这不费你什么事的。你只要这么站着,然后我上前一步,把嘴唇贴到你的嘴上。以后,生活照样还是生活……"

"或许以后我们不合适分手了呢!"

"巴海娅!"

"先生!"

"你说的完全不是心里话。"

"我的意思已经完全说出来了。"

"可是,那只是接个吻,并不是什么罪过呀!"

"在我看来是一种罪过。"

"我可是从来没有听见过这么一种说法……"

她想了一会儿,然后喃喃地说:

"可是我却听得很多很多……"

"哪里听来的?"

她又回到沉思中,犹豫了片刻后,坦率而又天真地说:

"难道你没有看见《晨报》上登的那些轻率的姑娘被遗弃的消息吗?难道你从来不听收音机的吗?"

他张大着嘴巴,发出了响亮的笑声,然后叫嚷起来:

"谁说接吻是轻率的行为?难道你没有读过曼法鲁蒂[①] 对接吻怎么说的吗?他可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老啊!你啊,你剥夺了我们纯洁爱情中最甜蜜的东西。《晨报》?……收音机?那些都是废话!"

她用怀疑和谨慎的目光瞟了他一眼,然后说:

---

① 曼法鲁蒂(1876—1924):埃及作家,现代阿拉伯散文的先驱。曾在爱资哈尔大学接受传统的穆斯林教义学教育,在教育部任过职。著有杂文集《观点集》三卷和短篇小说集《泪珠集》等。

“你别笑话我,这是真的。有一次,我母亲对我说:‘一个模仿电影里谈情说爱的姑娘,准是个堕落的、没有出息的姑娘!’……”

“狗娘养的女人!……她是这么对你说的吗?……狡猾的矮子!她搅坏了我的好事,搅坏了我们的生活,真是气死我了。我在这门亲事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呢?一点也没有。我为了它受够了指责和辱骂,尝尽了苦头。我的那位姑娘,她是那么的顽固和疯狂。这都是因为她母亲的原因,都是因为那个‘背柴禾佬’的狗女人!”

“你真的要对自己采取这种禁欲主义吗?”他失望地问。

“是的。”

“那么,爱情它仅仅是一种名义上的事情吗?”

“是那样的吧。”

他用深沉的目光久久地端详着她,他看见的是一个那么顽固和倔强的人。他的目光移到了她细长的脖子上,脑子里想象着隐藏在衣裙里面的身子、白嫩的肩膀和高耸的胸脯,于是一股强烈的感情冲击着他,他控制不住自己,上前一把抓住她,用他的嘴去亲她的嘴。他的举动完全出乎姑娘的意料,她恐惧地一个劲往后退,拼命用手去挡,然后惊骇地喊道:

“侯斯尼,当心……”

他瞥见她的眼睛里闪射着愤怒的光芒,他一下子泄了气,热情全消散了,变得狼狈不堪。姑娘嘟囔着说:

“当心我改变对你的看法……”

接着,她又焦急地补充了一句:

“我看你该回去了……”

他微微一笑,掩饰着自己的慌张,低声说:

“可是你要什么样的条件才不生气呢?……”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温柔的口气说:

“我只有一个条件,希望你下次别这样……”

他转过身去,迈着沉重的步子走了。他的神情看上去是那么沮丧和无奈,这使她产生了对他的恻隐之心,她情不自禁地说:

“我的幸福就在于我对你是忠贞不渝的……”

她似乎注意到自己不该说这话,于是赶紧闭上嘴巴,再也不说什么了。

二十九

宰牲节[①] 到了，全家人的思想和感情全部集中在对往事的追忆之中，同时把过去和今日的处境作了比较。晚上，全家人坐在客厅里，甚至连哈桑也和大家在一起。他们的心里有一种压抑的、渴望欢度节日的欲望，虽然嘴上都没有说什么，脑海里却不断浮现出以往欢度节日的一幕幕景象。过去，在这样的夜晚里，要宰杀的小绵羊早被拴在原来那套房子的阳台上了，小绵羊在栏杆中探头探脑地"咩咩"叫个不停，似乎在向纳萨尔拉胡同宣布，这一家人即将喜庆佳节。每当这样的时刻，兄弟俩总是围着小绵羊转，一会儿添点草，一会儿加点水，要不就是扳着它的角和它顶着玩儿，他们满怀着希望和欢乐的心情，憧憬着即将到来的明天。

第二天早上一来临，他们就宰杀掉小绵羊，开始烤羊肉，然后大家分着吃。母亲在这个时候是最忙碌的，她要把羊肉施舍给一些穷人，如施舍给清道夫、面包房的小伙计和其他的一些人。至于父亲，吃完烤肉后，喜滋滋地踱回房间里，抱起乌德琴，轻轻地弹拨起来，陶醉在乐声中。那时侯，除了这些以外，他们还有节日的礼物，穿崭新的衣服，早晨去郊外旅游，晚上去电影院散心。五颜六色的糖果，各种各样的玩具，大大小小的鞭炮，真是应有尽有。而现在，全家人虽然仍旧团聚在一起，但已经失去了亲爱的父亲。他们环顾四周，已经没有节日来临的那种喜气洋洋的气氛，更没有欢度节日的希望。接着，大家用询问的目光偷偷地望了一眼身穿黑衣服的母亲，想说什么又不敢说。不，现在已经没有节日，没有节日的欢乐可言。侯斯尼暗暗思忖："难道节日也像平常日子一样过吗？"侯赛因对自己说："没有节日了，我知道会这样的。

---

① 开斋节和宰牲节同为伊斯兰教的两大节日，宰牲节也称古尔邦节。希吉拉历十二月十日举行，也是朝觐者在麦加活动的最后一天。穆斯林每逢此日沐浴盛装，举行会礼，互相拜会，宰杀牛、羊、骆驼，互相馈赠以示纪念。

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只有哈桑,他是他们中最乐观的人。也许,这是由于他经常不在家里,对家里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还不大了解的缘故。虽然如此,他也像两个兄弟一样,认为母亲会安排好一切的。他对于自己的懒散和堕落,常常用这样的理由来辩解:“他们有抚恤金,还有奈菲萨挣钱!”他已经养成习惯,每次回家总要单独见一见奈菲萨,看见她先问:“你近来怎么样?”奈菲萨总是向他叹一遍苦经,可是等到哈桑伸手向她讨几个基尔什的时候,她的心就软了下来,无法对他置之不理而拒绝。哈桑虽然处于贫困窘迫的境地,但一直是很乐观的。在很久没有尝到肉味道以后,为了解解馋,他已经独自美美地饱餐过一顿。这时,他被家里这种忧伤、沉闷的气氛扰得心神不宁,于是凑近了奈菲萨的耳边,悄悄地问:

“你们为过节准备了些什么?”

母亲知道他交头接耳的意思,于是突然问他道:

“我们家的男子汉,你为节日准备好了什么呀?”

哈桑笑着说:

“我们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好妈妈,性情开朗,像个活泼可爱的姑娘。妈妈,我说什么好呢?真主还没有给我们安排好餬口之食呢。你们想想,自从父亲去世以后,为了不影响你们的生活,我在家里吃过几餐饭是屈指可数的,难道这样还不够,还要我买东西吗?”

母亲平日里对他的规劝和训斥都毫无结果,因此这时也只得默默地叹着气。侯斯尼鼓起勇气开口问:

“过节我们大家吃什么呢?”

哈桑自告奋勇地答道:

“当然是吃肉。这是真主安排的,我们毫无办法!”

奈菲萨忍不住笑了起来,但是她又不敢太放肆,怕因此会受到母亲的指责,说她在为哈桑鼓劲。

“真主确实是这么安排的,”母亲伤心地说,“可是我们怎么来实现它呢?”

哈桑老练地奉承着:

“我们要实现它,自然全得靠你了。你是个慈善、吉祥的母亲,足智多

谋、办事果断,而且还是世界上最高明的烹调好手。如果我们不能饱尝烤肉、煮肉、红烧肉,以及肉丸子、排骨、香蕉的滋味,那怎么叫过节呢?乌姆·哈桑太太[1] 的餐桌上有最可口、最高级的菜肴……"

沉闷的气氛里吹拂过一阵欢快、轻松的微风,母亲干枯的嘴唇边泛起了一丝淡淡的微笑。

然而,她却遗憾地说:

"厨师确实是高明的,但是她的双手已经断了!"[2]

奈菲萨意味深长地望了母亲一眼,然后对兄弟们说:

"你们听我说,我们已经听说法里德先生要送半只羊给我们!"

大家顿时目瞪口呆,目光一起投向母亲。母亲再也不能沉默不言了,于是把法里德先生怎样婉转地跟她说起这件事,她又怎样谢绝了他,结果惹得他很不高兴,说他们两家应该像一家人等等全说了一遍。侯赛因的眼睛里流露出沮丧的神情,侯斯尼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至于哈桑,他却说:

"啊,他真是一位慷慨、忠诚的好人!"

侯斯尼痛苦而又烦躁地嚷了起来:

"荒唐……决不能这样……"

哈桑抢先说:

"这事完全和尊严无关,它仅仅是沿袭下来的一种习惯而已。再说,法里德先生又不是什么外人……"

奈菲萨生怕自己的话引出糟糕的后果,赶紧说:

"别再吵了,如果你们要拒绝接受这份礼物的话,那么,我们自己去买几磅[3] 肉来。"

哈桑一本正经地问:

"那么,买几磅呢?"

"这就要看我们的能力来买了,譬如可以买十磅!"

---

① "乌姆"阿拉伯文原意是母亲,这里也就是"哈桑的母亲"之意。
② 阿拉伯人的一种表达方式,相当于中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③ 埃及的计量单位,一磅等于四四九点三克。



哈桑不满地嚷嚷起来：

“四天才买十磅肉！你们这些人啊，还要拒绝那份礼物。就是先知[①]也接受过礼物啊。不然的话，你们就是存心想惹亲家生气！”

侯斯尼马上对着他喊叫起来：

“这简直是乞讨！”

“不，”哈桑自信地回答，“我心里早就思忖过了，这同乞讨完全是两码事。这是一种礼物，礼物，礼物！”

侯赛因第一次说话了，他说：

“这种礼物就是过去我们在节日里施舍给清道夫和面包房伙计的那种礼物。”

哈桑感到非常恼火，因为他本来指望侯赛因会赞同他的观点，或者至少是保持中立的态度。于是他挑衅地说：

“礼物和施舍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就像我们送给清道夫的，那就是一种施舍；如果我们是送给朋友的，那就是礼物……”

侯斯尼知道，他和哈桑之间的争论只能是一种毫无结果的空谈，于是他低下眼睛，沉痛而歉疚地说：

“按理，应该是男方给女方送礼的，而不是女方送给男方……”

哈桑立即嘲讽地说：

“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是男方向女方求婚的，可是眼下是女方向男方求婚的……”

“哈桑！”

“我们别再争论这些不能填饱肚子的哲理问题吧。”哈桑说，“即使收下这份礼物，也没有什么不对。过去，每到一个节日，艾哈迈德·伊塞里贝克就送礼物给我们。一提起他，我倒记起来了，这狗崽子怎么今年把我们给忘记了？这个人不是个慷慨的人物，法里德先生倒确实是个慷慨大方的人。我们接受他的礼物，证明我们有良好的教养。请相信，如果接受他的馈赠会损害我们尊严的话，那么，我会是第一个拒绝的人。”

侯赛因苦恼地说：

---

① 穆斯林对于在伊斯兰教创立前，直接得到、通过天使或做梦得到安拉启示的人的称谓。

“你想想，别人会怎么议论我们呢？”

“那么也请你想一想，当你在火上翻来覆去烤羊肉、满屋子飘荡着一股诱人的香味时的情景。”

侯斯尼注视着母亲问道：

“你打算怎么办？”

母亲没有朝他看一眼，只是说：

“我也没有法子，只好接受下来……”

一阵沉默。这不仅仅是因为谁也不敢出来反对，而且还因为这个决定把他们从内心斗争中解救了出来，他们的心处于不安、渴望节日的快乐和饱尝美味佳肴之中。他们之所以这个样子，完全是因为对母亲怀着极大的信任，仿佛她是不可能犯错误似的。如果她同意接受礼物的话，那么，接受下来就不会有什么坏处的，他们的心里都这么对自己说。或者说，他们为了摆脱疑惑，心里是这么想的。母亲那时的心情比他们更糟糕，惟一能让她感到安慰的仅仅是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法里德先生是个乐善好施的人，在他的一再热情劝说下，她不得不同意接受这份礼物。本来，奈菲萨提起这件事，她倒很高兴，也许孩子们会表示愿意接受礼物，这样对她是一种安慰。可是她没有料想到，两个主要的儿子却出来反对，这不仅使她得不到安慰，反而加剧了内心的痛苦。她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犹如在承认错误似的。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孩子们宁可吃不饱，还拒绝像别的人家一样接受好心人家的馈赠，这使她倍感痛苦。悬崖峭壁一个接着一个，何处才是尽头啊！

哈桑现在放心了，因而觉得自己以哲学家自居也未尝不可，所以用一种劝告的口吻说：

“先知有一次还接受了犹太人送给他的礼物呢。难道说法里德先生还不如犹太人吗？”

侯赛因吃惊地问：

“这是谁说的？”

“历史上这么说的。”

“什么历史？”

哈桑立即对他大声嚷起来：

“你以为在学校里,他们把什么事情都讲给你听吗?”

侯斯尼一本正经地说:

“你此刻说的所谓历史,那是你从街头巷尾听来的……”

哈桑假装生气地说:

“我向亲爱的真主起誓,要不是你的原因我们才得到这份礼物的话,我早就把你的脑袋砸碎了……”

接着,他又往下说:

“总而言之,他应该送一只全羊给我们,而不是半只羊。”

然后,他望着奈菲萨,又对她说:

“你得留点儿神,如果送来的半只羊里没有半只羊肝,你千万不要收下这份礼物……”

三十

两人面对面地站在车站上,等候着有轨电车的到来。她穿着一件很旧的大衣,多少日子以来,她一直盼望着能换掉这件大衣,哪怕是半新半旧的也比身上这一件好。他穿着一套皱皱巴巴的西服,脸上是一种迟疑不决的神色,似乎想解释什么事情,但又难以开口的样子。他担心在电车到来之前,还没有把要说的话说出来,最后终于尴尬地说:

“奈菲萨……我要对你说一件事情,可是又非常难以开口……”

姑娘赶紧说:

“什么事让你这么为难?”

他用低低的声音说:

“今天,我父亲命令我陪他去沙兹利亚大街的那个老头家,我拒绝了他,他就对我大发雷霆……”

她感到恐惧,无法猜测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许,因为他提到了他父亲发怒,所以她猜想随之而来的会是一个不幸的消息。她用询问的目光注视着他,没有说话。

“我的固执态度使他极为恼火,因此,他没收了我今天的工资。”他仍然用低微的声音说。

顿时,惊奇代替了恐惧,她马上问道:

“你是想说你身边没有钱吧?”

“没有!我父亲是个蛮不讲理的人,愿我们的主惩罚他……”

她也在心里说“但愿如此”。然后,她低声说:

“我身上还有点钱……”

他不安地沉默了片刻,然后腼腆地问她:

“难道能让你当着那么多乘客的面,掏钱买两张车票吗?”

她理解他的意思,不由得对他产生了怜悯。她打开钱包,拿出一个先令[①]递给他。他接过钱,警觉地望了望周围的人,然后说:

“谢谢你,下次见面我一定还你……”

犹豫了片刻,他又说:

“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到店铺里来拿点糖和奶酪之类的东西……”

她受好奇心的驱使,问道:

“我拿东西不付钱,你就不怕被你父亲看见吗?”

他笑着说:

“他看不见的。只要站在离他的两只脚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去法拉吉广场的电车来了,两人乘上车,紧挨着坐了下来。“我怎么能在这个方面乱花钱呢?家里正急需每一个经过我长时间劳动挣来的木里姆[②]。母亲仍然在陆陆续续地变卖家具来维持生活。即使是哥哥哈桑,他也比这个穷光蛋更有权利得到这一个先令。我应该怎么对待自己呢?我在买胭脂香粉上已经浪费了不少钱。唉,他算个什么男子汉,如果他真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就不会如此可笑地依赖他父亲,也不会这么害怕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可以像不给小孩零用钱那样,轻而易举地剥夺他的日薪。尽管这样,我还是爱他的,还是需要他的。我的灵魂和肉体都是属于他的,我

① 那时的埃及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埃及人也常用英国的货币。

② 埃及的小货币,相当于一分钱。



除了他以外,一无所有,我还能到哪里去寻找第二个能慰藉我心灵的人呢?"这时,她的耳边响起了他的低语声:

"真的很抱歉!自从我母亲从我姐姐那儿回来后,家里就再也没有空无一人的时候了……"

完全没有必要对她提起这件事!她对一切都明明白白,不过,她心底里还是为他能向她说心里话而感到高兴。她的身体不知不觉来了精神,想象力也活跃起来,不由得回忆起那无边无际的黑暗和缠绵的窃窃私语……她怀着热烈的感情和恐惧的心情回忆着这一切。她不想搭他的话,于是装出什么也没有听见的样子。她的脸涨得通红,十分引人注目。"我母亲回来了,我父亲不同意!"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什么时候她才能得到他,而不必担惊受怕呢?听从真主的安排吧!她接连不断地喘着气,当她被恐惧牢牢控制的时候,心里真希望抛弃生活中的一切即刻死去。

他的低语声又在她耳边响了起来:

"不过,我会设法给自己创造机会的。机会一定还会有的,家里一定还会有没有人的时候……"

她用冷冰冰的声音回答说:

"不,不……不必这样……"

"愿真主宽宥你……你已经忘记了吗?……真的已经忘记了吗?我们不能死死地等待,我不喜欢等待……"

难道等待不比她已经做出的那些事更好吗?是,不是。是,是,不是。是,是,不是,不是。是,是,是。不是,不是,不是。她无可奈何地叹着气,失望的感情又袭上心头,她已经习惯这样的感情了。不过,她嘴里仍然这么说着:

"我像你一样不喜欢等待,但是我也不喜欢这个样……"

他马上狡黠地说:

"骗人……你是喜欢的,你是喜欢的……难道你忘记了吗?……不可能……"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只要活着,就决不会忘记的!……你是那么的热情,那么的富有活

力，那股劲头至今还在焚烧着我……"

"轻点声，你一定是疯了！"

"不管怎么样，我们准定能找到一些黑暗无人的偏僻小路……"

"小心！你的视力也像你父亲那样差。也许在你以为街上没有人的时候，警察已经站在了你的面前！"

"那么，我要托你那双眼睛的福了……"

沉默了一会儿后，他叹息着说：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结婚呢？"

他的问话使她痛苦，使她愤怒，同时也使她害羞。在剩下的那段路上，她一直是那样没精打采，闷闷不乐的。

三十一

已经是半夜了，杰马利咖啡馆里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顾客。哈桑坐在一张空桌子旁边，赌友们都走散了，他的口袋里装着从他们那里赢来的钱。他坐在那儿，似乎在沉思，一双疲倦的眼睛呆呆地望着四周。店老板正在清点大铁盒子里的一堆筹码，结算一天的进账。一个堂倌倚门而立，一只手插在围裙的口袋里玩弄着硬币，那一阵阵声音实在是诱人。"愿真主怜悯你，爸爸。你不知道，自从你去世后，我吃了多少的苦头。过去，我们之间的争吵几乎没有停止过，有时我甚至还恨你。可是这些日子你在哪里呢？除了节日之外，平时我在家里几乎吃不到一口饭。他们吃的是什么呢？蚕豆是他们惟一的粮食，除了蚕豆，还是蚕豆。即使是驴子，也得吃各种各样的东西呀！"为什么他不认认真真地去找个工作呢？有两次，他幸运地找到了工作，但是每次都以打架而告终，还差一点被送进监狱呢。是的，这些微不足道的工作不是他所企求的。他宁愿过游荡、赌博的低贱生活，也不愿意去干活。事实上，他是以行窃为生的，他和他的同伙们都精于此道。他们捕捉外来的顾客作为行窃的对象，跟对方搭讪，开玩笑，麻痹他们，同时伺机偷他们的钱财。为了弄到几个钱，他过着艰难的冒险生活。这样的生活怎么会安

稳呢？他没有快乐，没有幸福，似乎在等待奇迹发生，能够把他从苦海中拯救出来，带他到梦境般的美好生活中去。他像麻木不仁的醉汉那样，过着糟糕透顶的生活，他已经习惯过不务正业的生活。尽管如此，他在同伴中还是赢得领头的主要地位，因为他蛮横好斗，使人望而生畏。要他从头开始，当一名普普通通的工匠，或者做一名老老实实的工人，这对他来说，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没有忘记母亲要他学好的嘱咐，每当他头脑清醒时，母亲那悲哀的诉说便会在他的耳边响起。他爱他的母亲，爱他的家庭，但他只是等待着，等待着，悄没声儿的，没有任何行动。"我难道还得像当初那样，为了几个钱，像牲口似的长时间的干活？唉，即使当傻瓜也要比这强……"

"晚上好，哈桑先生！"

他从沉思中回过神来，抬起头。阿里·萨巴里先生正大摸大样地在他对面的位子上坐下来，静悄悄的。哈桑的心顿时高兴得颤抖起来，对着他大声喊道：

"晚上好，先生。"

阿里·萨巴里唤来堂倌，吩咐要水烟，然后注视着哈桑，马上接口说：

"我已经决定了，咱们一起来干！……我的意思就是让你加入我的乐队！……"

哈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闪烁着明亮的光芒。加入乐队，这是他惟一喜爱的工作，这倒不是因为他天生偏爱艺术，而是他认为这个工作轻松、有趣，乐队里也总是弥漫着酒香、女人味和麻醉品的气息。虽然他对阿里·萨巴里本人寄予的希望常常是很有限的，但是能看到一丝希望总比什么也看不到好。也许他以后会交上好运的，是的，这谁能知道呢？

"这是真的吗，先生？"他问道。

"你用不着怀疑。"

"那么，我们是在舞厅演出呢，还是上咖啡馆演出？"

对方用纤细的手指抚弄着蓬乱的头发，说：

"这件事最近一些日子就要定下来的。也许，我们还能超过电台。不过，我们开始还是在喜庆晚会上演出……"

哈桑的热情一下子消失了。假如阿里·萨巴里不是个他寄托着希望的人，假如他是个软弱无能的家伙，他早就向他挥动拳头了，把他揍得两脚朝

天。过去,他曾经和这个人共事过,在一些家庭喜庆晚会上演出后,得到的报酬只是一个里亚尔[①] 和一顿晚饭。即使是这样,一年也只有几次的机会。难道这一次会有什么新花样?他感到这一次请他一定是有名堂的,新的希望在诱惑着他,于是他装出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说:

"毫无疑问,总有一天,你将获得与你身份相称的地位。你的嗓子即使嘶哑,也不会唱得像阿卜杜·瓦哈比本人那样差劲的。"

萨巴里喜笑颜开的,他问道:

"你准备在乐队里选择什么乐器?……你不是曾经告诉过我,说你去世的父亲是个杰出的乌德琴琴手?"

"我恰恰什么乐器也没有学过……"

"连铃鼓也没有学过?"

哈桑不安地说;

"以前你曾经考过我,让我当伴唱。我觉得自己最适合的还是当伴唱……"

对方点点头,说:

"随你的便吧,你能背很多曲子吗?"

"能背情歌、小曲和小调……"

"好,我想听你独唱一首……"

哈桑的心里感到很有讽刺性,为了那点微弱的希望,既要吹牛、说假话,还得进行考试!不过,他决心和他周旋到底。他曾经梦想有一天能用唱歌去挣钱,即使是在镇上的咖啡馆里也行。他等到堂倌送来了水烟,在阿里·萨巴里吸了几口后,便清了清嗓子问道:

"我唱一支情歌《啊,我的眼睛,你为什么流泪》好吗?"

"好极了……"

哈桑开始用不太高昂的声音唱起了这支情歌,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一丝不苟地唱着。而那一位,脑袋随着歌声一晃一晃的,装出一副被歌声陶醉的样子,一直到哈桑唱完歌,他说:

"这样的声音当伴唱足够有余。我还想再听听你的和声,你能背出《在

---

① 埃及的一种银币,一里亚尔相当于二十个基尔什或五分之一镑。

远方有我为之流泪的人》这首歌吗?”

年轻人又一次清了清嗓子,嗓子火辣辣的难受。他用满腔的热情,一鼓作气把曲子哼完了。阿里·萨巴里连声说:

“好极了,好极了,你懂音乐的基础知识吗?比如休止符、过门、滑音符和其他等等。”

哈桑毫不怀疑教授本人对这些基础的东西也是毫不精通的,因此,他用别人少有的那种胆量回答说:

“当然懂。”

“那么,你把《夜晚已经来临》这首歌哼给我听听吧!”

于是,他很随便地哼了几段,阿里·萨巴里一个劲儿地点头,说:

“好……再来一遍……”

他又哼了一遍,心里既感到不安,又觉得十分好笑。那个人装出聚精会神听唱的样子,接着,他的脸突然又显出沉思的模样,好像要宣布什么重大的事情。哈桑本能地感到等待已久的时刻即将来临,但心里又困惑不解地想道:“难道他想派我去打架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该怎么办呢?”

“你的嗓子真不错。”阿里·萨巴里说,“不过在乐队里干,还得有其他的专长,我们完全应该互相谅解,打个比方,就说你吧,你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进行大量的宣传……”

“宣传?”

“是的。你可以在合适的场合宣传我的艺术,尽量鼓励一些人请我去办演唱会。当然,你会得到报酬的。你还应该在别人的演唱会上,故意贬低别人的嗓子,并且对你周围的听众说,‘唉,这样的演唱会,如果请阿里·萨巴里来演唱就好了。’就这样……”

“这样的事情还不容易,简直太容易了……”哈桑笑笑说。

阿里·萨巴里沉默了片刻,然后说:

“此外,你还年轻,身强力壮的,又有胆量,你应该尽力发挥你的特长。不过,让我先来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哪一种麻醉品?”

“有必要这么刨根问底吗?难道他要送礼物给我不成?他是很喜欢收别人礼物的,至于慷慨送礼物给别人,他似乎还没有这样的习惯。或许他是

想把我推入参与什么危险的事情之中?"想到这一点,哈桑的心就狂跳起来。贩卖麻醉品,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不过,宁愿小心一点为好。于是,他狡猾地说道:

"我觉得麻醉品对嗓子来说有害无益……"

阿里·萨巴里笑了笑,然后用雷声似的嗓音唱起了《夜晚……》这首歌。唱得粗声粗气的,还拖得长长的。唱完后,他问道:

"这首歌你看我唱得怎么样?"

"我还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声音。"

他诙谐地说:

"这就是十五年来吸大麻烟、抽鸦片和服用麻醉性糖剂的结果。十五年里,有五年我是迷上了可卡因……"

"真了不起!"

"麻醉品是唱歌的血液。一名歌手如果不能像吃锦葵[①]、吃焖蚕豆那样服用麻醉品的话,那么,他就不配歌手这个称号。"

哈桑笑了笑,用信服的口气说:

"如果生活宽裕的话,当然可以这样……"

"你说得对,我猜想你会这样说的。你对麻醉品并不讨厌,但是你又没有条件服用。那么,我要让你明白,我们要使酒流成河、大麻烟堆积如山,并非是件难事。你身强力壮、胆大勇猛。不过,不瞒你说,我也十分担心……"

"担心什么?"

阿里·萨巴里咧嘴一笑,露出两排黄色的牙齿,说:

"我讨厌那种人,嘴里老是挂着'道德不允许怎么怎么',或者老是说'敬畏真主吧',要不就是心里害怕地嘀咕着'会碰上警察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那种人?"

哈桑感到长时间的忍耐终于快赢来了良好的结果,于是笑笑说:

"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受什么道德、真主和警察的约束……"

阿里·萨巴里哈哈大笑,笑声震动了整个咖啡馆,就像他的歌声那样。

① 一种植物,可以做菜吃。

他说：

“晚上还剩下些时间，到我家里去坐坐吧，我们接着谈别的事情……”

哈桑立刻考虑了一下，他的自信心一刻也没有背叛过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对阿里·萨巴里只抱着一丝希望，但没有完全失望。他觉得，脚下这块松动的土地要让它变得坚硬，对他来说，还需要等待一段漫长的时间。

三十二

母亲和奈菲萨坐在客厅里，靠着从兄弟俩房间里射出来的灯光照明。这时，她们的朋友房东太太前来看望她们。房东太太为奈菲萨的工作出过不少力，她的来访自然受到母女俩的热情欢迎。房东太太在沙发上母女俩的中间坐了下来，虽然她再三的阻止，客厅里的灯还是开亮了。她和母亲两人开始闲聊起来，奈菲萨到厨房去准备咖啡。母亲经常期望随着朋友的来访，给奈菲萨带来一些挣钱的活儿。她的这种希望很少有落空的时候。她的脑子里永远摆脱不了生活的烦恼，尤其是最近，一学年过去了，学校马上就要放假，两个儿子要回家里吃饭，她一直在为这个新增加的负担而烦恼。她向房东太太诉说着这几个月来生活中的种种不幸，那个女人不断地安慰她、鼓励她。就这样，她们一直说到奈菲萨端来咖啡。房东太太想把这次来访的目的说明白，于是，她温柔地笑了笑，显然这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她说：

“我是为一位新娘来这儿的。”

奈菲萨高兴地笑了起来，说：

“应该把我称作‘新娘们的裁缝’才对！”

“真主保佑你，但愿你在不久的以后，能为自己做嫁衣！”

母亲接着喃喃地说：

“阿敏[①]！”

---

① 阿拉伯人常说的祈祷语，意思为“愿主准我所求”。



奈菲萨也在心里暗暗祈祷但愿如此,一想到那黑暗中的一幕,她的心情就激动起来。"什么时候我能够当新娘呢?贾比拉·塞里曼大叔不死,我就当不成新娘。啊,这是多么可笑的事情!我整个身心都充满了希望,可是母亲的脑子里会考虑这件事吗?她总以为生活中的忧虑是最大的灾难。唉,她是多么可悲无知啊!"

"这个新娘子是谁呀?"母亲问。

"是杂货铺的老板杰巴拉·图尼大叔的千金小姐……"

奈菲萨对这个名字特别敏感,始终忘不了这个名字。她的心不由得怦怦跳了起来,并且问道:

"他的店铺是不是开在舍巴拉大街和瓦利德大街的交叉路口上?"

"没错。"

母亲接着说:"奈菲萨,你简直变成了胡同里的巡街长老[①] 了……"

奈菲萨机械地微微一笑,心里想道:"准是她,不会是别人的。"她就是贾比拉·塞里曼大叔要塞里曼娶的姑娘,塞里曼曾经对奈菲萨说起过这件事。让她快点结婚吧,让奈菲萨快点驱走心中老想到的恶魔吧!

"这个杰巴拉·图尼有钱吗?"母亲接着问。

"还不错的,可以算是富裕人家吧。"

"新郎是谁啊?"

房东太太笑了起来,回答说:

"你们一定想不到的,他是你们的近邻,就是杂货铺老板贾比拉·塞里曼大叔的儿子塞里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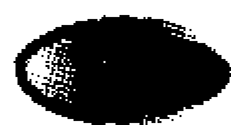
"塞里曼?"

奈菲萨惊叫了起来。母亲和房东太太对她的声音感到奇怪,不约而同地注视着她。女客人认为,像塞里曼那样平庸无为的年轻人,能娶上这样一位姑娘做妻子,实在是艳福不浅。于是她说:

"是的,是塞里曼,显而易见,杰巴拉大叔没有拒绝他的朋友贾比拉·塞里曼大叔的求婚。愿真主赐予你无数的好运气。"

沉重的打击几乎让奈菲萨暴露了真情,尽管如此,她最终还是意识到

① 阿拉伯语中还有"长者、前辈、先生"的意思。长老原意指教会和宗教的领袖。



了这一点，于是努力地控制住自己。这一声惊叫声是她在热血沸腾时不由自主地从心底里发出来的。她无法再和她们交谈下去，只觉得自己好像突然很快的死去了。黑暗帮助她掩盖了满脸窘迫的神色，她使劲捏紧手指，不让自己再次发出声音。那个女人在说什么呀？她没有中邪，也没有发疯，毫无疑问，她说的全部是事实。塞里曼·贾比拉·塞里曼，没错，就是他！她又回忆起了那些可怕的往事。近日来，当她独自一个人的时候，这些回忆不时浮现在她的眼前。有时，这种莫名其妙的恐惧，老是像忧虑的手指紧紧地抓住她的胸口；有时候，这种恐惧显得十分清晰，成为一幅可怕的景象；有时候，她的脑子里也有一瞬间没有那些可怕的景象，但仅仅是一瞬间，随后，这个沉闷和恐惧的感觉又回到了她的身上，几乎置她于死地。她和她的全家人已经尝够了人间的痛苦，然而，她不相信自己还会遭受如此残酷的打击。她咬紧着嘴唇，不知道怎样抗拒自己精神和肉体上的崩溃。失去了爱情，对于她来说，就是意味着失去了整个生命。不过，她还得克制住自己，说不定客人会在什么时候叫她说点什么，那她就不至于用颤抖的声音说话，或者激动得张口结舌。也许在这种时候，躲避是一种最好的办法。她毫不迟疑地马上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拿上咖啡壶随即朝厨房走去。

到了厨房里，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双手紧紧抓住两条短辫子，呆呆地注视着厨房的天花板，只见上面四处是灰，还结满了蜘蛛网。她像痴呆了似的，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失去希望不说，而且纯粹是一个大骗局。可怕的谎言，致命的打击，偷偷摸摸的玷污，永远也愈合不了的创伤，还有泥潭……一切都完了，毫无疑问，一切都完了。母亲根本不可能想象到会发生这种事情，而侯赛因和侯斯尼，他们更加想象不到。真主啊，她怎么会让人欺骗到这种程度呢？上个星期五他们两人还在一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罪犯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罪恶！怨恨，愤怒，厌恶，这一切都有什么用呢？……她对他感到无比的厌恶，她在心中把对他的任何一点点好感都扼杀光了。此时，她多么需要好好想一想，仔细筹划一番啊！她殷切地盼望脱离这个万分仇恨的地方，到一个遥远的、空旷无人的地方去！到一个能够让她扪心自问的地方去，问问自己怎么会如此轻率、如此迅速、如此不光彩地坠入深渊的呢？……

"奈菲萨……"

母亲的呼唤声传进她的耳朵里，使她害怕得全身颤抖。随后，她对母亲产生了一种仇恨，好像是深恶痛绝似的。她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母亲的声音又一次传来，最后，她只得咬紧牙关走了出去。客人准备离开了，母亲站在外面的大门口和她告别。房东太太见她走来，便招呼她说：

"后天你到我家里来，咱们一起去新娘家……"

她没有说话，点点头表示回答。大门关上后，母亲说：

"塞里曼！……真主确实赐给了他好福气！"

她感到自己那颗心快要跳到喉咙口了，但是，她最终没有说一句话。这个地方，这儿的气氛，使她心烦意乱，她相信自己无法再和母亲在一起说话了。这时，一个念头像火舌般地在她心头一闪而过。她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卧室走去，穿好外衣，走了出来。母亲吃惊地问：

"你要出去？"

她一边朝门口走去，一边说：

"是的。我要去买点晚上吃的东西。也许，顺便还去法里德先生家玩一会儿……"

三十三

晴朗的夜空缀满了繁星，早春的空气虽然有点寒冷，但不时有和风吹拂而过。她穿过院子朝外走去，呼吸急促而又滞重。她一直走到大门口，然后才蹒蹒跚跚地朝着贾比拉大叔的店铺走去，一点儿都不胆怯。贾比拉老头正在埋头结算当天的账，塞里曼倚着柜台站在那儿，眼睛凝视着前方，呆呆地在出神。奈菲萨走近他的身旁，向他投去愤怒、严厉的目光。他抬起那双小眼睛，一看见是她，立刻显出惊慌失措的神情，然后呆头呆脑地问道：

"你要买什么？奈菲萨小姐。"

她用沉着坚决的口气说：

"马上跟我走……"

他对她点点头，然后装模作样地到里面去给她拿东西。奈菲萨朝大街上走去，在纳萨尔拉胡同的头上站住等着他，并且小心翼翼地朝周围看了一遍。她对自己采取的行动感到满意，她无论如何没有耐心等到明天早上了。她抬起头朝胡同里望去，只见他穿着一件大袍，外面套了一件外衣，急匆匆地向她走来。卑鄙的下贱胚！没有灵魂的东西！虚伪狡诈的骗子！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她该怎么对待他呢？她能够跪倒在他的脚下，哭泣着请求他的怜悯，恳求他继续属于她一个人吗？这一切就像一件骇人听闻的丑事，他出卖了她诚挚、深厚的感情，她不知如何向自己解释这一切。一个小时以前，她还把他当作心上人，把自己视为他的未婚妻。哪怕是死也要比由她自己来识破这样的圈套要好受啊。过去是过去，现在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恐怖和致命的绝望都在她身上消失了。他小心地走近她，眼睛却看着别处，咕哝着说：

"你好吗？"

他的声音激起了她的愤怒，不过，她还是尽力控制住自己，一边走一边说：

"跟我上艾勒费大街去！"

她尽量靠马路的旁边走，避开人们好奇的目光。然后，她放慢脚步，等他从后面赶上来。她已经失去了耐心，一见到他，开口就问：

"难道你不认为有什么事情应该告诉我吗？"

他装出一副不安和害怕的样子，问道：

"你指的是什么事？"

他那种装模作样的神态简直让她气疯了，她用一种严厉得可怕的声音说：

"你真的不明白我指的是什么事情吗？……你这个骗子，快给我收场吧！"

他无可奈何地叹口气，畏畏缩缩地喃喃道：

"你是指结婚这件事吧？……"

"我想是的吧，你不认为这是一件应该讲的事情吗？"她用挖苦嘲讽的口

气说。

“我父亲……”他用刺耳的声音说。

“我父亲，我父亲……你到底是个男人还是个女人?”她厉声吼叫着，全身气得直发抖。

“我是个男人，但又形同乌有!”

“这么说，你是个女人!”

“愿真主宽恕你。我不论是从他那儿，还是从你这儿，听到的不是训斥，就是谩骂。我能怎么样呢?”

她的目光逼人，愤怒和仇恨的火焰在胸中熊熊燃烧。女人！胆小鬼！下贱胚！我怎么会爱上他的呢?我怎么能随随便便就委身于这种人呢?我曾经帮助过他，但从他那儿得到的只是失望。此时，悔恨莫及的心情完全战胜了企图使他回心转意的想法。这些都是贫穷、不幸作下的孽啊！她冲着他吼道：

“你这个只会哭哭啼啼的下贱的软骨头！我们已经有过了那样的事情，你怎么可以昧着良心抛弃我呢?你怎么可以把这件事瞒着我?你回答……”

他叹了一口气，说：

“我父亲固执得很，一心要实现他的目的，根本不理睬我的想法。我的意见毫无分量，他根本就不听。我发觉我只能在两条路中间挑选，要么是服从他的意志，要么就是活活饿死，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

“为什么你不离开你父亲的店铺，到别处去寻找工作呢?”

“我不能……不能……”他吞吞吐吐地说着，每一个字里都显示出了绝望。

她顿时火冒三丈，开口骂他：

“你这个下贱的胆小鬼！你不知道这样做对我意味着什么吗?……”

他用悲伤、带着歉意的口气说：

“我知道，我，我很抱歉！只有真主才明白我的苦衷和歉意……”

她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那歉疚的口气反而激起了她更大的仇恨，她用颤抖的声音说：

“苦衷，歉意，你这个可怜虫！你以为我能因为你的苦衷和歉疚原谅

你吗？苦衷只是苦衷，它弥补不了过错。你以为是我制造了你的苦衷？你把我推上了死路，自己却逃之夭夭，留下我孤身一人。这些你都不知道吗？”

他好像显得很为难似的，使劲管住自己的舌头，并且胆怯地望着她，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在她看来，他的沉默与他的装模作样道歉都是一个样，使她气愤到了极点，她厉声问道：

“现在我怎么办？”

他咽了一下口水，用低沉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

“唉……太抱歉了……我知道你的处境会非常尴尬……为这件事情我也很痛心……可是……我是说……叫我怎么办呢？”

“拒绝这门亲事，只有这样才能够救我……”她怨恨地说道，按捺住激动的感情。

“拒绝？……太晚了……”他急忙回答，想减少她的怨恨。

“你必须拒绝，时间还不晚。”姑娘气上加气，“你应该为我想想。你只有拒绝这门亲事，才能拯救我……”

他感到恐惧不安，失望地说：

“可是我没有能力这么做……”

她完全绝望了，对眼前这个丧魂落魄的男人不再抱有任何希望。她愤怒地喊道：

“你有能力做你已经做的事情，你有能力同意娶那个姑娘，可就是没有能力改正错误，没有能力伸出手来拯救我……”

“我是走投无路、无比歉意啊！”

她见他不做声了，便冲着他的脸大声叫嚷着。

“这种歉意对我有什么用？”

“我还能怎么做呢？”他嘀咕着。

失望和愤怒像魔鬼一样控制了她，她怒气冲冲地盯着他看，突然，像闪电一般飞奔到他跟前，狠狠抓住他的衣领，自己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只是拼命对着他的脸吼道：

“你还来问我怎么办？你以为我是个玩物？想玩就玩，想砸就砸吗？”

他一边试图从她手中拉回上衣，一边说：

“奈菲萨,理智一些,我们是在大街上……”

“胆小鬼,下流胚,蠢货,背信弃义的……”她已经气得失去了理智,对着他大声咒骂。

说时迟,那时快,她迅速抽回手,疯狂地朝他脸上狠狠掴去,一下,又一下……直到殷红的鲜血从他的鼻子里流了出来。她急促地喘着气,胸脯剧烈而又不规则地上下起伏着。塞里曼用手摸了摸鼻子,一声不响地对她摊开手,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捂住了嘴巴和鼻子。他显出平静和沉默的样子,这完全出乎奈菲萨的意料之外。起初,他感到害怕。随后,一种奇怪的轻松感替代了恐惧,好像他已经闯过了危险的地带,不再有让他害怕的东西。危机消除了,险境不复存在,在淌了这些血之后,似乎她已经失去了对他的权利。

“愿真主宽宥你,奈菲萨。我原谅你的行动。”他平静而有耐心地说。

他的话又使她突然疯狂起来。由于本能的冲动,她再一次疯狂地向他扑过去,紧紧拉住他的衣领,就像抓住了一个企图溜走的猎物似的。她使出全身的力量,不让他溜掉。他慌了神,再也沉不住气,猛然用劲扯回衣领,挣脱她的手,一边往后退,一边嚷道:

“如果你再敢碰一碰我的话,你就要当心点了。离我远点,远一点,你没有权利这样对待我……”

她又向他进攻,可是他在她当胸用力一推,用一种连他自己也吃惊的声音对她叫着:

“别碰我,我并没有强迫你干什么事情。你是心甘情愿上我家去的。别再碰我,否则我就要喊警察啦!”

他一边说,一边继续往后退,直到两人相隔一段不算短的距离时,才突然转过身子,飞也似地跑起来,那样子就像在逃命……

她站在原地,气得浑身不住地发抖。她的意志已经失去了对身体、精神和感情的控制。这一切简直像一场梦,一种梦境,或者说它发生在一个与现实世界毫不相干的地方。可是,这是条大街,这是树木,这是电灯,他们是行人。那么,这些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还是虚无缥缈的幻景?她不知道。一切都显得离现实和真实那么遥远。也许,只有当她从心底里爆发出一阵令人心碎的哭泣声、热泪滚滚而下时,她才能恢复一些理智。

三十四

塞里曼正在擦柜台,有一个人影映照到了台面上。他抬头一看,原来是哈桑站在他的对面。他犹如当头遭到霹雳似的,吓得不禁全身颤抖起来。哈桑站在那里,高大的身材,头发蓬乱不堪,外衣由于穿的时间久了,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他的眼睛里射出锐利的目光,显出大胆和盛气凌人的神情。塞里曼心里暗暗叹息:"这下子我算是完蛋了,如果奈菲萨把她的秘密告诉了他,毫无疑问,我的末日就在眼前。"他像老鼠见到猫似的,默默地注视着他。

"你好……"哈桑高声对他说,那可怕、折磨人的声音在塞里曼的耳边回响。

贾比拉·塞里曼大叔在写字台后面回答了他:

"你好,愿真主保佑你、赐福于你。近来一切都好吗?哈桑先生……"

塞里曼已经害怕得忘记回答他的问候了,心里思忖着:"他这个问候是什么意思?它显然是一种警告。真主啊,我怎么会和有这样一位兄长的姑娘纠缠在一起的呢?"

"感谢真主,我来这儿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和你们谈一谈。"哈桑说。

这么说,他是知道这件事了,不用多久,父亲也会知道这件丑事了。这个魔鬼开始在逼近。他已经掀起柜台的台板,迅速进到铺子里面来了。现在他的拳头离自己只有咫尺之远。多么愚蠢啊,竟然会去玷污奈菲萨!但愿他能宽恕他,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拒绝那门亲事,改正错误。哈桑靠在写字台边,两手撑在边上,目光不停地在父子中间穿梭。沉思默想的塞里曼猜想自己很快就要遭到一顿毒打了。

"听说塞里曼不久就要结婚了,是真的吗?"哈桑问。

"愿真主保佑,托你的福……"贾比拉大叔说。

"办喜庆晚会吗?"

"感谢真主,很快就办。"

哈桑用手指弹着写字台,厚着脸皮说:

"贾比拉大叔,我们都是邻居,我看那个喜庆晚会还是由我来演出比较好……"

塞里曼把一双小眼睛瞪得圆圆的,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是为了这个而来的?他怎么就忽略了这一点呢,奈菲萨宁愿死也不会把自己的心事告诉这个横蛮的哥哥的!他笑了一声,接着又笑了一声,后来控制不住自己,干脆爆发出一阵神经质的狂笑。哈桑和他的父亲简直不敢相信地用惊奇的目光望着他。很快,他控制住了自己,兴致勃勃地和哈桑交谈起来。

"如果没有你来演出,喜庆晚会就太乏味了……"

哈桑满意地笑了起来。那个父亲担心这个愚蠢的应允会招灾惹祸的,便说:

"这话一点不错,哈桑先生。我们这方面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我恐怕新娘的父亲有不同意见……"

哈桑不满地瞟了他一眼,然后说:

"意见,主要是新郎父亲的意见!"

贾比拉大叔软了下来,说:

"我们非常愿意请你来,哈桑先生。不过,我得慢一点同你说定,还要和杰巴拉·图尼大叔商量一下……"

哈桑的血管里都在冒火,他思索了片刻后,用暗示的口气说:

"谢谢你,贾比拉大叔。不过,我还是愿意向你提一提,喜庆晚会由我来演出是大有好处的。照我看,这好处的最重要一点,就是不管有多么蛮横、多么不讲理的恶棍,他们决不敢来喜庆晚会上捣乱的,而以前发生过不少扰乱的事件。"

老头子的脸上立即显出关注的神色,他很容易就听出了这番好意话的后面是什么意思。他笑眯眯地望着年轻人可怕的脸庞。

"可是,太平无事的喜庆晚会也不是没有啊。"老头轻声轻气地说,站在旁边的儿子张大着嘴巴,注意听他们的谈话。

接着,哈桑又怪模怪样地说:



“除了流氓地痞以外,还有很多并不引人注目的人。他们一般都是乘喜庆的机会进行捣乱、抢劫的……”

老头小心翼翼地说:

“这种事情过去常有发生。现在嘛,也许,他们还是害怕警察的。”

哈桑摇摇头,笑着说:

“他们根本不把警察放在眼里。常常是警察还没有赶到之前,他们已经把事情解决了。他们干的都是一些很简单的事,比方说先把电灯砸碎,顿时,喜庆宴会上漆黑一片,混乱不堪,赴宴的人就会惊恐慌乱,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脚往哪儿踩。于是,装饰的玩艺儿被破坏,桌子被掀翻,山珍海味泼撒一地,衣服被盗走,新郎和新娘的亲属被弄伤。当这些坏人横行无阻、乱搞一气的时候,人们发现他们迫切需要的是解救人员,也就是警察。可是作案人在哪里呢? ……不知道……即使作案人被抓住了,那么,最严重的处罚也不过是把案子从民政法庭转到刑事法庭。可是你想想,人也伤了,财也破了,即使抓到了罪犯,对你还有什么用处呢?”

贾比拉大叔全神贯注地听着他讲,心情越来越沉重。他像许多人一样,十分了解眼前的这个无赖,他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可是对他又毫无办法,不知道该怎样来对付。于是他只好自我安慰地想道:“不管怎么说,他唱得还算可以的。”随即,他勉强露出了笑容,说:

“不管如何,你在我们的喜庆宴会上演唱,那些恶棍决不会有胆量来和我们捣乱的!”

哈桑感到一阵轻松,微笑着说:

“你真是个慷慨的人,贾比拉大叔。假如你打算再结一次婚的话,由我在你的喜庆晚会上演唱,我一定会感到无比幸运的……”

塞里曼开怀大笑,那是一个摆脱了困境的人的舒心的欢笑。那位父亲,他只是干枯地笑了一声,咕哝着说:

“愿真主保佑你……”

哈桑故意咳嗽了一声,换了一种口气,毫不犹豫地说:

“我不愿意耽搁你太多的时间,我现在应该在收下你的定金、表示感谢后可以走了……”

老头子不安地问道:

“现在就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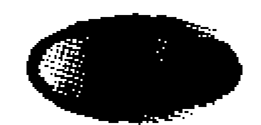
“是的，越快越好。我不过是一名很便宜的歌手，全部报酬，包括乐队在内，不超过五埃镑。你现在只要付我一镑钱，我就满足了……”

老头子为难地沉默了一阵，然后心里说道：“这一切都是真主安排的。”他拉开写字台的抽屉，拿出一镑钱放在桌子上。哈桑一把抓过钱，一边往外走，一边说：

“我们的主会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好的……”

三十五

电车来了，奈菲萨乘上了车，房东太太紧跟在她的后面。这个女人要亲自陪奈菲萨去杰巴拉·图尼大叔的家，把她介绍给这一家人。奈菲萨经过了一番精心的打扮，脸化妆到了最漂亮的程度，身上穿的是她所有衣服中最好的衣服。这一次不寻常的外出，使她每时每刻都摆脱不了痛苦的心情。她无数次地对自己说：“你简直疯了，还去那户人家！”可是她不知道怎样才能把母亲认为这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推掉。其实，她也怀疑自己的想法是她的真实想法，或者说，她始终消除不了心里的那个想法。她希望能见一见准新娘，不管这样会给她带来多大的痛苦。她的欲望是那样的强烈，那样的不可动摇，她根本无法抗拒。但这并不是说她想和新娘子比谁漂亮，她明白自己相貌长得不好，那个准新娘当然肯定要比她漂亮得多，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虽然事实明摆着的，但她仍然有一种无法抗拒的、盼望见到新娘子的欲望，她们中间似乎有一条坚固的纽带，把她们紧紧连结在一起，把她们的命运绑在一起。她还没有从精神和肉体上遭受到的沉重打击中振作起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怒火渐渐在平息，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替代这种愤怒的是彻底的绝望、残忍的折磨和痛不欲生的情感。她在家人中间变得像个陌生人，像个变态的人。她受着感情的磨难，奇耻大辱使她的内心不断反复着两种矛盾的欲望，一种是想反抗，想雪耻；另一种只想忍气吞声，一直到死去为止。她乘上电车时，



正处在这两种激烈的思想斗争中,她渴望尽快见到准新娘,但那两种矛盾的欲望又交替出现,控制着她的思想。

电车开出了四站路后,她们下了车,朝着瓦利德大街走去,然后又对着一幢大楼房走,杰巴拉·图尼大叔的铺子就开设在这幢大楼的底层。她们登上二楼,走进一套房间里。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太太迎接了她们。那位太太中等个子,长得白白胖胖的。她们走进客厅,刚刚坐定下来,奈菲萨的女房东宰奈白太太就立即介绍说:

"这位是奈菲萨小姐,你一定会欣赏她的娴熟的手艺和高雅的鉴赏力的。"

"欢迎,欢迎,宰奈白太太多次和我们谈起过你……"那位太太说。

这些赞扬的话如同嘲笑一般,使奈菲萨感到痛苦。她讨厌和憎恨这位太太,究竟这是为了什么,连她自己也搞不清楚。她努力控制着的自信心发生了动摇,并且在一点一点地消失。那位太太一边向房间走去,一边高声呼唤着:

"阿迪莱……"

奈菲萨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这准是在叫准新娘,她仿佛觉得在叫这个名字的是塞里曼,又仿佛看见塞里曼把新娘紧紧地搂在怀里,炽热的感情使他束手无措,他一个劲地用颤抖的声音说:"阿迪莱……我……我爱你……我爱你胜过爱整个世界,我们要永远在一起……"这是他在被激动的感情弄得不知所措时经常说的话。这纯粹是种骗人的鬼话,至少它对奈菲萨来说是这样的。世界本身常常就是个大骗局。

奈菲萨的脸对着门口,心里充满了痛苦、沮丧和仇恨。当脚步声传入她的耳际时,她的心里最终的感觉却是胆怯。如果有办法藏起来那该多好啊!也许,这只是一种偶然的、表面的感觉。

进来的是一位妙龄少女,中等身材,皮肤像她母亲一样白皙,一张圆圆的脸蛋,五官都长得大,不过很匀称。她稍微显得胖了点。奈菲萨暗暗对自己说:"结过婚后,她还不知道会胖成什么样呢!"她连大气都不敢出,只是紧张地在心里暗暗嘲笑她。当胆怯心理暂时消失后,一阵神经质的颤抖又向她袭来,她不得不作出巨大的努力控制住自己。在互相介绍、问候之后,她怕说话声音走调,便不再开口。她的嫉妒性发作起来了,那颗心就像被撕裂

一样痛苦。就是这个女人夺走了她的心上人,从今以后,那个男人就属于她一个人了,任何女人都不可能再像她那样有权获得他了。这条水牛怎么会是新娘呢？她这个女裁缝怎么会来为这条水牛缝制嫁衣的呢？单凭这一点,就说明这个世界是弱肉强食的,她决不可能受到这个吞噬了她心灵的世界的保护。真主啊,她带着这种病态的神经怎么能干好活呢?

两个女人离开了屋子,客厅里只剩下两位姑娘在一起。佣人送来了衣料,把它放在奈菲萨坐着的沙发旁边。奈菲萨回过神来,装出全神贯注的样子,开始察看衣料。可是那双睁得圆圆的眼睛却不时偷偷地打量着新娘的脚。

"你以前做过嫁衣吗?"准新娘问她。

奈菲萨抬起眼睛看着她,好像感到十分惊奇,没有料到准新娘会问她这样的问题。于是,她用一种不屑的口气说:

"做过很多……"

"这样的话,我想你做嫁衣是驾轻就熟的了。"

"还没有碰到过为难的……"

她这样回答只不过是想发泄一下郁积在心底的不满和仇恨,而根本没顾得上事实和实际情况。新娘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又问:

"你家和宰奈白太太住在一幢楼里?"

"是的,已经住了好多年了。我去世的父亲原来是教育部的一名职员,"她受感情的驱使这样回答道。

"宰奈白太太和我们谈起过这件事。你知道吗？新郎家的店铺就在你们楼的附近。"

仿佛有一根针扎进了奈菲萨的心里,她马上垂下了眼睛,以免对方看到她。她喃喃地问:

"你是指贾比拉·塞里曼大叔的店铺?"

"对,就是这个店铺。新郎就是那一家的儿子,你们不认识他吗?"

"比起你来,我对他简直太熟悉了……我在几个月以前就熟悉他了,你决不会像我那样熟悉他的！你将会发现他是一头下贱的畜生!"她心里暗暗这样想着,然而嘴上却说:

"我们和他非常熟悉,你还没有见过他吧?"

“我们在这儿见过一次面……”

“你喜欢他吗?”奈菲萨控制不住自己,脱口问道。

姑娘笑了起来,奈菲萨对她的笑声有说不出的的厌恶。

“当时屋里宾客满堂,这样的场面想必你是知道的。”新娘说。

奈菲萨立即冷漠地说:

“我可不知道……”

“那么,我问你一个你应该知道的问题,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姑娘笑着问道。

突然冒出这样的问题,这完全出乎奈菲萨的意料,它像一颗埋在心底的炸弹,突然爆炸了,控制神经的力量开始全线崩溃,一股由反抗、任性和疯狂交织在一起的浪潮冲击着她。她用一种异样的声音说:

“他这种人,我不喜欢!……”

准新娘眼睛里的笑意顿时消失了,由于吃惊和遭到否定,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脸色一阵苍白,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怔怔地望着奈菲萨。许久,她才诧异地问道:

“是这样吗?那么,你喜欢哪一种人呢?”

“这你就不用管了,现在重要的是你喜欢他,难道不是这样吗?”她冷冷地说道,那股疯狂的劲头还没有从她身上消失。

“我想是这样的……”姑娘还没有从惊诧中醒悟过来。

“祝贺你……”

可是,当姑娘从惊异中醒悟过来时,她并不甘心就谈到这种程度罢休,对方的那种傲慢无礼的话使她十分光火,于是她用嘲笑的口气问道:

“你其他的女主顾,就是那些新娘们,你也不喜欢她们的丈夫吗?”

奈菲萨明白,她的话里含着嘲讽和挑衅的味道,因此更加感到反感。她像从肩上卸去了一副沉重的担子似的,脱口而出:

“他们都是些值得敬佩的人,他们全是受人尊敬的职员!”

新娘万万没有想到她会如此无礼,因而感到怒不可遏,于是气愤地问:

“照这么说,不是职员就不是值得尊敬的人了?”

奈菲萨声音颤抖,无法控制住自己说:

“我认为是这样的……”

准新娘大声嚷了起来：

“那么，如果是女裁缝呢?”

奈菲萨怀着仇恨和气愤说：

“我不是什么女裁缝！我的兄弟都是有文化的学生，我的父亲生前是受人尊敬的职员……”

“说实在的，他们中间只要有你这种缺少教养的人存在，就不配得到所有邻居的怜悯!”

“这样的话并不使我感到震惊，因为说这话的是一个杂货铺老板的女儿。”

准新娘蓦地站起身来，气得浑身直打哆嗦，声嘶力竭地喊道：

“女罪犯！缺少教养的！趁我还没有叫佣人把你扔出去之前，赶快从我面前滚开吧！……”

奈菲萨已经丧失了理智，她一跃而起，抓起那包衣料就朝新娘的脸上扔过去。各种各样的绸缎撒得到处都是，有的挂在新娘的肩膀上，有的掉在新娘的脚下，满地都是五颜六色的料子。接着，她奔出屋子，一溜烟地离开那套房间，身后留下一片姑娘的怒骂声……

紧张的神经渐渐松弛下来，一种奇妙的轻松感充满了奈菲萨的心间，她几乎想放声大笑。可是这种感觉并没有保持多久，转眼工夫，她又变得愁眉苦脸，陷入了沉思。她的举动意味着什么是很明显的。“我这是在干什么呀？她们会把一切都告诉宰奈白太太的，而宰奈白太太又会把这些告诉母亲的。母亲一定会非常生气，同时对因为我的愚蠢而丢失的那份收入感到十分难过。不过我会告诉她，准新娘和我说话时，态度十分傲慢，无缘无故地侮辱我，损伤我的自尊心。如果她不听信我的辩护，我就高声抱怨，让侯斯尼听见。他会为我鸣不平的，会为我们的尊严受到损害而暴跳如雷的。这样，一切事情就会过去。对，这是个好办法。可是，我刚才怎么会那么冲动呢？这是在发什么疯啊！我心里压根儿就没有打算这么做，可是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呢？挣钱的活丢了，那倒不必遗憾。就在这一条街上，我还可以找到不错的活干。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一点儿不觉得后悔。”

她走出舍巴拉大街时，夕阳已经失去了光辉，只有在房顶上，还残留着一抹淡淡的红晕。她匆匆地走在人行道上，朝着车站方向走去。半路上，经



过了一家汽车修理行,她满腹心事,对周围的一切都没有留意。这时,冷不防跑出一个人来,挡住了她的去路,那个人对她说:"你好,你好。"她抬起头,看见前面站着一个年轻人,穿着卡其的衬衫和长裤,袖子挽得高高的,从他的外表上可以看出,他是汽车修理行里的一名工人。奈菲萨随便地望了他一眼,准备从旁边绕过去。可是那个年轻人再一次挡住了她的去路,说:

"尊贵的小姐,做梦都想你。请往你的左边瞧一瞧,那辆汽车属于阿卜杜拉的财产,只要你提出,它能载着我们到任何你愿意去的地方。你的仆人是这家修理行的主人,叫穆罕默德·费里。我说的句句是实话!"

"走开,不然我要叫警察了……"奈菲萨对他大声嚷道。

年轻人嬉皮笑脸地说:

"何必这样呢?我喜欢的是女人,而不是警察……"

三十六

接连几个星期,兄弟俩忙着期末考试。勤奋的努力终于获得了良好的成绩,侯赛因升入了五年级,侯斯尼升入了四年级。他们都明白自己必须成功,因为家庭的状况再也承受不了新的挫折了。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坚持不懈地努力着,最后终于取得了满意的结果。暑假开始了,长达五个月左右,两个年轻人的中饭成了母亲新的负担。平时,母女两人吃饭通常都非常简单,极大多数的时候是从市场上买一些现成的食品,省下买肉、买奶油和燃料的开支。现在,不管她怎么安排和筹划,都不得不改变原来那种清苦生活的规律。就因为这个,谁也没有对取得的好成绩表现出太多的高兴。日子好像一天比一天难熬,前景一天比一天暗淡。

一天晚上,哈桑回到家里,他已经连续三个星期没有回家了。像往常那样,他脸露着微笑和家里人聊天。他常常用微笑来掩饰他的尴尬和不安。

"晚上好,妈妈。晚上好,孩子们,我十分想念你们……"哈桑说。

弟妹们一边回答他的问候,一边好奇地望着他。至于母亲,她依然望着前面,既不说话,也不理睬他,表示出她在生他的气。不过,她已经一改过去

那种一碰到他就数落训斥、或者催促他去工作的态度。什么都已经说过了，再说还有什么用呢？每当看见他或者想起他过去那些事情的时候，母亲的心头便会涌上无穷无尽的悲伤。因此，她连问他为什么离家这么久的念头都没有。她当然知道他的回答，他会用动人的声音说，他那么久不露面，是让她省下他的饭钱和其他的费用，他正在努力不懈地寻找工作，等等。至于弟妹们，在他这么久不回家后，一下子看见他，当然十分高兴。他们都喜欢哥哥，就像哥哥喜欢他们那样。

“真主保佑一切平安，这么长的几个星期你都在哪里？”奈菲萨问。

年轻人脱去外套，往书桌上一扔，然后坐在床上，笑嘻嘻地说：

“要吃饭，要生活，就得奔波！”然后他转向母亲，“乌姆·哈桑太太，你该高兴了。我的危机消除了！”

母亲马上抬起头，用怀疑和关注的目光望着他，然后又带点希望地喃喃说道：

“这是真的？”

他笑了起来，在遭到母亲长久的冷遇后，看到她对自己的话产生了兴趣，他心里很高兴。

“我早就告诉过你们，阿里·萨巴里先生会接受我加入他的乐队的……”

母亲叹了口气，失望地说：

“我不认为那是个正经的工作……”

“他被人请到波拉格的喜庆晚会上去演出了一个星期，我也一起去了。除去那餐理所当然要吃的晚饭外，我还得到了一个里亚尔。我知道，这点钱微不足道。可是要挣饭吃，开始总得熬着点……”

母亲不耐烦地说：

“我是第一千次央求你了，去找一份正正经经的工作做，即使不为我们，也是为你自己好呀！我还要怎么说呢，哈桑？难道你不知道，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填饱过肚子？”

哈桑不安地垂下了眼睛。热爱家庭，是他那颗跳动着的心里仅存的一点高尚情感。也许，这就是在他的品行中惟一是母亲留给他的影响。他喃喃地说：

“请你耐心点儿，我还没有把话说完……”

这时,侯斯尼打断他的话,说:

“你认为那个阿里·萨巴里有可能在某一天成为一个真正的歌唱家吗?”

哈桑不以为然地扬起两条浓密的眉毛,他要消除母亲那番话的影响,于是兴奋地说:

“阿里·萨巴里先生是一位大艺术家,像他这样出众的人,在本地区是屈指可数的。听他唱《啊,夜晚》这首歌,简直是一种高级的享受。你听过他唱这首歌吗?先是从长音唱到休止符,然后又回到长音。这样的唱法,除非吊音,否则谁也唱不好。唱一次休止符,或者唱两次休止符,他都唱得平平稳稳的。至于穆哈默德·阿卜杜·瓦海比,如果长音唱走了调,即使在下一次晚会上再唱,他也很难纠正过来。眼下,为了几镑有限的钱,阿里·萨巴里只得到晚会上去演出,因为这是刚刚起步。历史告诉我们,有不少大艺术家,刚开始在晚会上演出时,得到的也不过是几张薄饼……”

这番诙谐的话把弟妹们逗得哈哈大笑,母亲却唉声叹气地说:

“一切都听从真主的安排吧!”

他用不以为然的目光望了母亲一眼,说:

“有关艺术的事,我们就不谈了吧。现在重要的是得让你知道,我明天要在喜庆晚会上演出……”

“跟阿里·萨巴里的乐队一起去?”

“不,我一个人!我将自己演唱!”

母亲用鄙视的目光望了他一眼,奈菲萨问他:

“你真的成了一名歌手了?”

“经常有这样的事情,那就是从乐队里挑选一位有名气的人作为歌手,到晚会上去演出。这对今后来说,也是重要的一步……”

“有谁会请你去晚会上演唱呢?”母亲的口气里不无讥讽的味道。

“贾比拉·塞里曼大叔,为他儿子塞里曼的婚礼晚会演出。”

奈菲萨随即垂下了眼帘,热情顿时消失了,心头只感到令人窒息的悲哀……

母亲感到很吃惊,用手指了指奈菲萨,问哈桑道:

“是在发生了那件事情以后定的?”

哈桑笑着说:

“这件事情我们早就谈妥了的，是在奈菲萨小姐大闹新娘家之前，那老头不敢违约的。”

大家沉默了一阵，一双双眼睛都望着哈桑，向他投去不信任的目光。哈桑的嗓音虽然悦耳动听，可是还远远没有到达成为歌手的程度。最后，母亲疑惑地问他：

“你说的都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愿父亲保佑我……”

“报酬呢？”

“五个埃镑。我会给你一个埃镑的。”

他不再说话，他的那番话在每个人的心里发生了作用。接着，他一会儿望望这个兄弟，一会儿望望那个兄弟，然后问道：

“你们俩的嗓子都不错，和我一起到乐队去当个伴唱怎么样？”

兄弟俩发出一阵哈哈大笑，而且笑个不停，直到哈桑说话：

“你们两个大傻瓜，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到喜庆宴会的小餐馆去，吃的、喝的，尽你们撑开肚子装。”

两个年轻人还没有嘲笑够。但是，他们的眼前已经浮现出一张桌子，上面摆满了许多盘子，他们的想象从一个盘子跳跃到另一个盘子，既迅速又无情。这时候，奈菲萨又气又恨地说：

“难道你想叫你的两个兄弟到两个杂货铺老板的家门口去乞讨吗？”

哈桑哈哈大笑起来，对妹妹说：

“奈菲萨小姐，我明白你发火的道理了。你得罪了新娘子，因此你不会受到邀请参加那个晚会。可是这两个小可怜有什么罪过呢？虽然不是去消遣和娱乐，但是那里有鱼肉、家禽、馅饼、蔬菜、水果和糕点呀……你们三思而行吧！”

他看到自己的邀请没有得到什么反响，便轻蔑地耸耸双肩，不再说话了。他完全是出于一片好心，想让弟弟们也得到一些好处，谁知他们竟然这么愚蠢，白白错过一个这么好的机会，他的心里遗憾地这样想着。然而，兄弟俩可没有像他那样感到遗憾，不过，由于提到了鱼肉、家禽、馅饼、蔬菜、水果和糕点，他们的心有点开始动摇了。他们入神地想象着，越是临近晚饭的时间，心里越是痛苦。母亲很少把晚饭当作一回事，家里常常是不吃晚饭

的。为了避免增加母亲的痛苦,引起母亲的不快,他们尽量不露出饥饿的神色。两个年轻人谁也不说话,尽情地遐想着。就在这个时候,奈菲萨却思潮翻滚,美味佳肴,正常的甜蜜生活,这一切离她都是那么遥远。哈桑的答话使她多么的悲伤、失望和恐惧。她惊奇地问自己:“难道哈桑——你的哥哥,真的要在那个婚礼晚会上演出吗?……”

三十七

婚礼晚会后的第二天早上,大约九点钟的光景,哈桑正在哈宰尼达利广场上朝着库鲁特贝克大街走去,阿里·萨巴里约他在那里见面。昨天那场晚会使他筋疲力尽,晚会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当时,他真是够勇敢的,那可不是对待平常事情上的那种勇敢。晚会的天篷搭在贾比拉·塞里曼大叔家的平台上,在一片鼓掌声和扯着嗓子欢迎新歌手的喧闹声中,他迈着坚定的步伐,在天篷里开出一条道路。他庄重地向人们致意,然后来到乐队中间坐下。这支乐队由乌德琴手、竖琴手和提琴手组成,他们不仅是演奏者,而且还充当伴唱者。接着,他开始演唱《你使我烦恼,也许我不再爱你》这首歌。没有多久,他发现人们对他的演唱表现得不冷不热。可是他全然不顾这些,继续演唱下去,一边还喝了许多饮料。当第二场开始的时候,许多人高声叫嚷着,要求唱《夜晚并不宁静》这首歌,可是他背不出来。于是只得改唱《你那美丽的花园》。很快,歌手和点歌者各行其事,这样,他的歌声受到了别人的歌声和其他一些声音的干扰。那些人一边喝饮料,一边笑,最后使他陷入了极为难堪的地步。当时,有一位醉汉摇摇晃晃地站到他的跟前,转动着僵硬的舌头说:

“说真的,要不是你还没有成年,我早就让你闭上臭嘴了……”

哈桑认识这个人,他是住在纳萨尔拉胡同头上的一个铁匠。哈桑朝着醉汉吓唬了一通,说要让他不好过,不过歌还是照样唱下去:“……真主就是时间,时间就是真主,真主就是时间,时间就是真主……”想到这儿,他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加快了步伐,心里说:“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只要不少我

五镑钱,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事情还远不止这些,饭馆里的情景他能忘得了吗?在那里,他顽强地经受住了最好的考验。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把整只鸽子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连骨头都没有吐一下。这分明不是在吃东西,那是在吞,在抢,在争,在夺。当牛肉盘子里的肉快抢光的时候,争夺达到了最高峰。他只得紧紧抓住邻座来客的手,自己把盘子里残存的肉片抢个精光。他是最后一个离席的,晚会一结束,他就被乐队的队员团团围住,他们向他讨工钱。他简单地对他们说:

"你们没有算算吞下去多少食物?"

"工钱呢?"

他粗暴地回答他们:

"如果你们想要工钱的话,那就凭力气来拿吧!"

大家愤愤不平地垂着头离开了他。有一件事使他感到十分遗憾,那就是他的家里人一个也没有来和他一起享受这顿丰盛的晚宴。母亲、奈菲萨没有来,连侯赛因、侯斯尼也没有来。他很想多给母亲一些钱,可是长期的流浪生活教会了他贪婪,至少在目前这种处境下是这样的。此刻,他朝着库鲁特贝克大街走去,说得确切一点,他是去塔亚巴胡同的,阿里·萨巴里在那里等候他。正是这个阿里·萨巴里给他指出了这种既迎合他的兴趣,又激起他热情的混饭吃的谋生道路。阿里·萨巴里曾经告诉他,他在胡同中央齇鼻子宰奈白家对门的那家咖啡馆里等他。他沿着胡同的石梯拾级而上,在家家都还关着门的胡同里疾步行走。时间还很早,人们都还没有起床,胡同显得空空落落的,就连那家小小的咖啡馆也给人这样的感觉。咖啡馆里的堂倌正在清扫昨天晚上留下来的垃圾。他走到路的中央,便看见阿里·萨巴里坐在咖啡馆门口的一张椅子上。他径直朝他走过去,向他问好,同时在他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这家咖啡馆不再是昔日的面貌了,如果他的估计没有错的话,它正在进行一项新的计划。咖啡馆正在装修中,一些工人正在忙着把墙壁粉刷成白色,使它面貌焕然一新。阿里·萨巴里洋洋得意地对他说:

"在这里,也就是你看见我坐着的地方,我们将开始一种崭新的生活……"

哈桑大吃一惊,过去他听阿里·萨巴里讲过许多的计划,可是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一项计划,因而他问道:

"搞乐队还是搞喜庆晚会?"

阿里·萨巴里的嘴里飞出一口痰来,正好落在对面鼬鼻子宰奈白家的墙上——他们家的门还依然紧闭着。然后他说:

"乐队将在这家咖啡馆里演出,至于喜庆晚会,我们的主已经将它变成了追悼会。喜庆晚会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我们听见的都是'家庭喜宴只限于新郎和新娘的家属参加'这样的话。电台也已经被乌姆·库勒苏姆、阿卜杜·瓦海比和谢尔扎迈那些杰出的职业歌唱家占领。我们要在这个领域挣口饭吃,简直是太困难了……"

哈桑假装赞同地说:

"你说得对,先生。"

沉默片刻,他又问:

"可是乐队在这里干什么呢?"

对方伸直了两条腿,道路狭窄,他的腿已经到了路的中央。他指了指工人正在装修的咖啡馆,说:

"告诉你吧,它白天是咖啡馆,晚上是酒吧间。让鼬鼻子宰奈白太太家的那些姑娘到这里来跳舞,顺便说一句,她是我的合伙人。我自己随时可以演唱,这样经营范围就扩大了,生活也有了保障。可是你要把阿卜杜·瓦海比唱的《啊,甜蜜的……》那首歌背下来……"

"我只背得出一点点……"

"你一定得把它背出来。乌姆·库勒苏姆的那些短歌也要背出来。这年头,只能这么做。"

哈桑笑着说:

"真主和我们同在。"

阿里·萨巴里颇有信心地说:

"我是个很不错的乐观主义者,这个地方是吉祥之地,最初的时候是穆罕默德·阿拉比本人的财产。"

哈桑心里思忖着,阿里·萨巴里要靠这笔财产开始新的生活?这笔财产他是从哪里弄来的呢?是鼬鼻子宰奈白的?……她至少已经超过四十岁了,除了那胖得像头母牛似的身躯外,哪里还有妩媚动人之处。不过,她手臂上倒是戴着沉甸甸的金镯子。没有什么好眼红的,我只要能在这笔财产

中有利可图就行了。苦日子快要到头了,今后也许不会再忍饥挨饿、半夜三更流浪街头了。接着,他听见阿里·萨巴里说:

“不过,譬如你的工作伴唱,与等待着要你去做的事情相比,它是第二位的。”

“还有什么事情等着我去做?”他得意地充满信心地问道,似乎已经知道等待着他去做的是什么事情。

“你很了解这个地区的情况,”阿里·萨巴里说,“几乎每一平方米的土地上都有流氓、地痞、酒鬼和暴徒横行霸道,可是靠谁来对付这批人呢?……你!还有,贩卖麻醉品。做这宗生意要有高超的艺术,要老练,有能力,有胆识,这又要靠谁呢?……你!”

哈桑随和地笑着,微笑久久地泛在他的嘴唇上,心里充满了喜悦、热情和自豪感。他想,这种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它会在棍棒的飞舞下,在椅子的乱掷中,在大烟馆的走廊里悄悄溜走的。生活有天壤之别,生活的道路犹如各种各样的水渠,有的通向幸福和富贵,有的通向监狱和死亡。这里才是他的故土和归宿。这条胡同有多么古怪,道路弯曲不平,房屋高低错落有致。在这里,经纪人的唉声叹气夹杂着流氓地痞的恶言恶语,浓郁的香水味糅合在刺鼻的酒气中,打架者的叫骂声、醉汉的呕吐声和歌声、奏乐声、纵酒狂欢声交织在一起。他要在这条胡同里努力使自己毫不厌烦地度过一生,吃、喝、赚钱、酗酒、吸大麻烟、唱歌……想到这里,他的脸上焕发出希望的光彩,眼睛随即朝四周环顾。一阵脚步声打破了胡同的沉寂,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的笑声和一个个扭摆不停的屁股,恶棍们淫荡的目光盯着那些女人紧追不放……一扇扇大门开始启开,一股股香味扑鼻而来,一张张椅子排列成行,“格格格”的尖叫声和粗野的狂笑声此起彼伏,遥相呼应。

早晨好……

三十八

侯斯尼激动地说:

"感谢夏天!"

"为什么要感谢夏天?"她虽然明白他话里的意思,但还是羞答答地问了一句。

"因为它使你脱掉了厚实的外衣,换上了连衣裙。你穿上裙子后,那优美动人的体型就完全显露出来了……"

她的脸上顿时泛起了红晕。为了掩饰受到赞扬流露出来的喜悦之情,她故意板着脸说:

"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要这个样子吗?……你别再总是惹我生气了……"

他听着她说话,嘴唇边露出尴尬的微笑,两只眼睛贪婪地注视着她那娇柔的身体。裙子做得很文气,也很规矩,尽管这样的保守,但是两条手臂、两只小腿和那又白又嫩的脖子仍然露在外面,而且身体的各个部分都显得十分丰满、富有弹性。接着,他注意到她的连衣裙上那块紧紧贴在胸前的衣襟片缝制得很紧身,高高耸起的乳房要不是被它紧紧绷住,几乎会从衣裙的领口边跳出来。他陷入想象之中,想象着自己怎样用手指去触摸那对诱人的乳房,强烈的欲望顿时使他的全身一阵颤抖。他还想到,她是绝对不会愿意、也不会允许他这么做的。她是那么的执拗,那么的不留情面。本来,他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会变得温柔一点,谁知这个希望彻底破灭了。于是他伤心地说:

"巴海娅,你说话总是那么生硬,就像个从来没有尝过爱情滋味的人……"

她的眼睛里露出了不满的神色,说:

"我讨厌你想要的那种爱情,你总是故意歪曲我的意思……"

"可是……爱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不,不,我不同意你这种看法……"她用严厉的口气坚持着说。

侯斯尼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把目光投向远处的天际。夕阳已经西下,留下满天的晚霞,在天边,似血一样的一片红色,越往上面去,红色就越显得淡,那颜色仿佛经过过滤一般,最上面的地方,红色渐渐被一片蔚蓝色吞噬,一块块淡淡的浮云,点缀在蓝天中,就像人呼出的水汽。他收回目光,凝视着她的脸,恳求地说:

"我爱你,我是你的未婚夫,我只想让我们的爱情在单调的生活中得到

它的权利……"

她的眼睛里是为难的神色。有一会儿,她好像显得很痛苦,然后说:

"我不能,我也不愿意……"

他不置可否地对她微微一笑,说:

"你把我推进了无法理解的惆怅之中,我实在无法忍受。我的心被焚烧着,它渴望亲吻你的双唇,渴望把你抱在我的怀里。这是我的权利,也是我们爱情的权利……"

"不,不,你真让我感到害怕。"

"你不爱我吗?"

"你已经都明白了,就不要再问了吧……"

"我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你真的不愿意让我的嘴唇碰碰你的嘴唇?"

"显然,你是非得把我惹生气了才高兴!"她气鼓鼓地说。

"那么,你就靠近我一点,听听我的心跳声,让我搂着你的腰,这样行吗?"

他自然遭到了严厉的拒绝,于是他不耐烦地说:

"如果爱情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它是怎样的呢?"

她低声央求道:

"就像我们以前的那样!"

"见见面,说说话,让爱情的火焰在胸中熊熊燃烧?"

"只要能见见面、说说话就行了。"

"你这是在自欺欺人!"

"愿真主宽宥你。"

"要么你不是在真心恋爱!"

"愿真主宽恕你!"

他紧绷着脸,又气又恨地跺着双脚,然后又不知所措地在她面前踱来踱去。

"我总以为,我们之间平静亲切的生活会医治好你的心灵,"她的脸上显出不安的神色说,"使你忘掉那些烦人的要求。今天是什么又让你想起过去那种可怕的强求?做一个规规矩矩的孩子吧,控制住自己,不要再贪求了。真正的爱情决不是这样的胡闹……"

他惊奇、失望,无可奈何地摇着头。她说的真正爱情是什么呢?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谜呢? 她真的爱他吗? 这一点,可以不必费心去怀疑她。可是她的那种爱情他理解不了,或者说,他无法理解她的本人。她是一位那么稳重、文雅的姑娘。一对清澈湛蓝的大眼睛里没有邪恶的神色,或者说,没有一丝轻浮的痕迹。她没有热情,像冰山那样冷冷冰冰。多么令人费解啊,这样迷人的身躯,竟然会属于一位有着一双冷漠和平静眼睛的姑娘。爱情的烈火是无法用水来浇灭的,只有用同样的烈火,或者用比火更炽热的感情才能使它熄灭。今天就这样过去了,它就像昨天一样。明天也将这样度过,没有希望了。在多数的时间里,只要他一提到爱情,她总是显得恐慌不安、提心吊胆的。在恢复平静后,她不是一声不吭,就是谈论他们遥远的将来。她不厌其烦地谈论着那些希望,为此,甚至会忘掉自己,忘掉时间和空间,她的眼睛里会燃起喜悦的火花,身体的各个部分会让新的活力冲击着。往往在这样的时刻,他整个身心都陶醉在爱她的情感之中,尽管在这种情感中有时还掺杂着烦恼、生气和怨恨。他反复问过自己,为什么她的心胸不能对爱情宽容点? 为什么她害怕爱情,一提到爱情就要逃开去? 难道说母亲是他们俩中间的绊脚石? 他好像怨恨似的久久地凝视着她的脸,然后问道:

“难道我要永远忍受这种被剥夺权利的痛苦吗?”

她微微一笑,不管怎样,她的微笑使他越发感到生气。

“不会是永远的……”她说。

他的心里感到一阵颤抖,他走近她的身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然后简单地问:

“到结婚的时候?”

她垂下了眼睛,使他只能看见她那耷拉着的眼皮和泛着红晕的脸颊。这时候,他的心里突然萌发了一种想报复和刺激她的欲望,哪怕是用嘴说几句话也好。于是他说:

“如果结了婚,你现在不让我做的这一切,到时候都会心甘情愿地任凭我做是吗? 你会向我献上你的嘴唇、你的胸脯、你的身体。你会把衣服脱得精光,赤身裸体,像一块晶莹的宝石那样……”

可是,她已经像逃跑似的很快离开了他,朝着平台的门飞奔而去。他那

番激烈、气恼、和侮辱人的话,犹如倾泻而出的一颗颗子弹连连射向她。

三十九

阿里·萨巴里的咖啡馆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娱乐场所,里面有唱歌、跳舞,还有酒招待。咖啡馆的外面挂着一块醒目的大招牌,上面用粗犷的字体写着:"阿里·萨巴里"。咖啡馆的最里面搭了一个乐池,两边正对着入口的地方,摆放着许多桌子和椅子。阿里·萨巴里先生的第一场演出已经结束了,现在他正坐在那里,和人们亲密无间地举杯、闲聊。正在这个时候,门外闯进一个黑人——高高的个子,细细的腰,肌肉十分发达,两只眼睛里散发出杀气腾腾的目光——他往咖啡馆门口一站,无礼地高声吼道:

"老板在哪里?"

阿里·萨巴里先生用微笑掩饰着内心的恐慌,赶快走上前去,客气地说:

"先生有事吗?"

黑人用挑衅的口气说:

"听说你这个地方备有最不干净的酒,陈年好酒对我已经没有刺激,所以想在你这儿一醉方休……"

说着,他用粗野的动作把阿里·萨巴里往旁边一推,朝坐着一些先生模样人物的一张桌子走过去,对着他们恶狠狠地扫了一眼,用命令的口气说:

"把这张桌子空出来!"

那些先生模样的人无可奈何地纷纷站起身,默默地离开了咖啡馆。黑人往桌子上一坐,把两条腿搁在另一张桌子上,用挑衅和无礼的目光打量着一张张脸。咖啡馆的一个伙计走到阿里·萨巴里先生的旁边,在他耳边悄声地说:

"他就是'黑崽',这个地区有名的恶棍……"

阿里·萨巴里惴惴不安地问:

"你觉得他会待很久吗?"

"他总是随心所欲进出各家咖啡馆,想吃就吃,想喝就喝,谁也不敢向他



收半个子儿的钱。他上这儿来,也许是想认识认识你,也许是……"

小伙计犹豫了一会儿,阿里·萨巴里催促他说下去:

"快说……"

"也许是受胡同里哪一家咖啡馆老板的怂恿,让他来捣毁我们的咖啡馆……"

阿里·萨巴里偷偷朝黑人瞟了一眼,只见他像睡着了似的,犹如在自己家里那样悠闲安宁。邻近桌子上的顾客早都已经离座而去。阿里·萨巴里又胆怯,又害怕。然后,他闷声不响地退到乐池那边,哈桑和其他的几个人正坐在那里。他向哈桑招了招手,然后带着他绕到了小餐室的后面,悄悄地把小伙计的话对他说了一遍,最后问道:

"我们最好还是去把飚鼻子宰奈白叫来,请她设法来平息这场灾难,你看怎么样?"

哈桑一边远远地打量着黑人,一边说:

"去向一个女人求救,我不同意。况且,在这条胡同里,这种策略是毫无用处的。这事儿就交给我来处理吧……"

"别人都说他是个心狠手毒的恶棍。"

哈桑微微一笑,说:

"别人也会这么说我的。只不过胡同里的人现在还不了解我罢了。这件事就让我来办吧……"

这时,一个念头突然闪过他的脑海,他自嘲地想着:"为了生存,并非只有母亲一个人在忍受着痛苦的生活!"接着,他对阿里·萨巴里说:

"这将是一场凶猛的格斗,如果打不赢他,我们休想在这个地方生存下去。"

"可是如果赢不了呢?"

"我依靠真主,依靠……"

不管结果是打赢还是打败,这场格斗是无法避免的。如果他逃避这场格斗的话,那么,他怎么能在阿里·萨巴里的心目中,在整个地区里提高自己的地位呢? 也许,阿里·萨巴里的害怕是有道理的。咖啡馆整个是属于他的,资金也是他出的。可是,他哈桑的未来却完全取决于这场格斗的胜负,单凭这一点,也该让这个阿里·萨巴里见鬼去! 此外,他还不应该忘记飚鼻

子宰奈白的那些姑娘们，为了她们，他迟早一定要去取得胜利。他的生活取决于这场格斗，也许，他那濒于崩溃的家庭命运，也取决于这场格斗。这些似乎很有道理的念头，鼓动着他去进行格斗。

“黑崽”开始动弹，他一面伸着懒腰，一面打着饱嗝，然后粗野地吼道：

“喂，好多人都说是脏酒的科纳克白兰地[①] 在哪里？”

哈桑沉着、平静地离开了座位，慢腾腾地朝着黑人走去，一直到他面前才站定，然后不动声色地招呼一声：

“你好啊！”

黑人抬起燃烧着火焰的双眼，傲慢地朝哈桑望去，用邪恶的目光，不怀好意地打量着哈桑那结实的身体和炯炯有神的眼睛，然后恼火地沉下脸来，那张脸即刻变得没有一点儿血色。他对着哈桑喊道：

“你好啊，还有你那该死的母亲也好啊。你想干什么？”

哈桑表面上保持着平静，一字一顿清楚地说：

“听见你大声吆喝着要科纳克白兰地，我认为有必要来告诉你一声，这儿是要先付钱的……”

“黑崽”从前面的椅子上缩回两条腿，装模作样地哈哈大笑了好一阵子，一边还用手使劲捶着膝盖。然后他戛然止住笑声，平静下来，用蔑视的目光朝着哈桑瞥了一眼，嘲弄地问道：

“咖啡馆的保镖？……嗯？”

哈桑平静地对他说：

“我愿意实言相告你，这种办法是专门对付那些不受人尊重的顾客的……”

几秒钟过去了。这时候，邻座上的顾客纷纷涌到咖啡馆的外面，路上、咖啡馆的入口处，相继都被肤色不同、年龄相异的男男女女过路人挤得水泄不通。这时候，堂倌们手忙脚乱地把瓶子、杯子、乐器和其他一些容易被损坏的东西藏到安全的地方。“黑崽”僵住了似的站在那里，厚厚的嘴唇上露出一丝嘲弄的微笑。突然，他伸出一只脚，朝哈桑的左腿上猛踢过去。哈桑踉踉跄跄地向后倒退。本来，他十分警觉地防备着对方的进攻，他把全部注

① 这是一种产于法国科纳克的上等白兰地。

意力都集中在对方的两只手上，估计他会掷东西，或者亮出匕首对准他，就是没有料到他会伸腿一脚，踹中他的腿。他竭力稳住身子，避免就此一击就倒下去。他紧紧咬住牙关，忍受着几乎使他发狂的钻心的疼痛往后退去。“黑崽”一分钟也没有放过他，他向跳水那样一纵身扑到他的跟前。哈桑生怕自己轻易地成为对方的猎物，于是稳住身子，极力不再往后退。他想避开对方猛烈的进攻，便出奇地快速向后一跳，不料后背却撞在了墙上。“黑崽”不等他站稳脚跟，拔出拳头向哈桑的腹部晃了一下。哈桑马上用手去挡。谁知，“黑崽”这一拳是虚晃的，他是想让对方暴露脖子。一瞬间，“黑崽”用铁钳似的双手使劲掐住了哈桑的脖子，野蛮地越掐越紧，企图使他无法呼吸。围观的人都认为格斗的结局已定。阿里·萨巴里顿时感到天旋地转，乐队的乐师和咖啡馆的堂倌也全都吓得脸色煞白，你望望我，我看看你，发出一片骚动。他们想上前去相助，可是没有一个人敢动一下。大家都默默地观望着。姑娘们发出尖利的惊叫声，等候着看尸体倒下去的情景。哈桑被对方紧紧地掐着脖子，感到头昏目眩。他认定自己只要稍微松点劲的话，就无法逃脱死亡，必死无疑了。他拚命咬住牙关，把脖子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让所有的力量都汇集到那里。然后，他屈起左腿，使出全部力量，用膝盖猛击对方的下腹部。即刻，他感到“黑崽”卡住他脖子的手松开了一点，他能够透点儿气了。由于气愤和仇恨，他全身在发抖。于是，他又一次屈起腿，用膝盖猛击过去。这一切都发生在最初的半分钟里，那双企图使他窒息的手完全松开了。“黑崽”一个劲地往后退去，他的脸因为仇视变得十分可怕，两只发红的眼睛蒙上了一层刽子手才有的恐怖的阴云。哈桑不让他有喘息的机会，掌握主动权向正在忍受巨大痛苦的对手扑过去，用额头猛撞对方的脑袋，一下，又一下。这“砰砰”两下撞击，使人们毛骨悚然。虽然对手也回击了几拳，但都没有击中目标。“黑崽”的头上突然涌出一股鲜红的血，不停地往下流淌，弄得满脸都是，那血就像是从焦油里冒出来的火焰。显然，他好像给撞昏了，脚跟已经站不住了。哈桑忍住腿上、脖子上、胸口上、脸上的剧烈疼痛，用刀子一般的手掌，朝着对方露在外面的脖子上用力劈过去。“黑崽”的喉头“扑扑”响了几下，立即摔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哈桑站在对方的头边，胸脯不停地上下起伏着，身子微微发抖，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危险已经过去了，他感到全身的骨头就像被砸碎似的，一阵阵剧烈的疼痛向

他袭来。如果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也许早就躺倒在对手的身旁了。可是现在,他在人们的目光前面站起身来,竭力控制住自己,僵直地挺立在那里。他的耳边响起了惊呼声、嘈杂声和喧闹声,咖啡馆里涌起了一阵奇怪的骚动。接着,他感到有一只手搭在他的肩头上,回头一望,原来是阿里·萨巴里先生。他看着哈桑,那张死灰色的脸上堆满了笑容。他俯身在哈桑耳边低声说:

"来,跟我走,我敬你一杯科纳克白兰地……"

哈桑默默无声地跟着他走了。他走到乐池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阿里·萨巴里给他斟了满满一杯酒,他一口气就把它喝了个精光。他又要了一杯,阿里·萨巴里立刻给他斟上,并且关切地说:

"你太辛苦了!"

哈桑充满信心地喃喃说道:

"这场格斗是无法避免的。"

一个堂倌走了过来,笑着对他说:

"大家都说要给你送个外号,叫'铁头',因为你用脑袋击败了对方!"

哈桑很想避开人们的目光,于是他对阿里·萨巴里说:

"我们把残局收拾一下,准备开始第二场吧……"

四十

凭着结实的身体、旺盛的精力和经常的殴斗,哈桑的地位一天比一天稳定了。一天晚上,已经是半夜一点多钟了,阿里·萨巴里咖啡馆送走了最后一批醉醺醺的顾客。外面胡同里的灯光已经熄灭了,胡同被一片黑暗笼罩着,家家户户都关上了门,不过,家庭晚会通常是不到黎明不结束的。两名警察走过胡同,踏在石板路上的沉重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在黑暗中。咖啡馆的里面,哈桑坐在阿里·萨巴里的旁边,他们在谈论着今天晚上的收入。这时,在鼬鼻子宰奈白家干活的一名小侍者朝他们走来。他向他俩问过好,俯身在哈桑的耳边微笑着说:

"有人叫你去!"

阿里·萨巴里听见小侍者的悄悄话,脸上立刻显出关注的神色,轻声问道:

"是女人?"

哈桑漫不经心地回答说:

"我想是的……"

"你不愿意像我一样选择转瞬即逝的爱情?"

哈桑含蓄地微笑着说:

"可那是一种对我们没有好处的爱情。我得等一等,看看再说……"

他告别了阿里·萨巴里,站起身来,随着小侍者朝着咖啡馆对面的那栋房子走去。小侍者敲了敲门,随后门谨慎地启开了一半,小侍者身子一闪挤了进去,哈桑紧跟着他也挤了进去,门随后立刻关上了。

哈桑站在门的进口处,发现四边的沙发上坐着好多姑娘,她们每一个人都陪着一个男人,一边喝酒,一边调情嬉闹。屋子中央的椅子上坐着一个瞎子,正在吹着笛子。这时,老鸨齇鼻子宰奈白穿着一件宽大的黑长袍,坐在高高的椅子上,脸上戴着一只新娘才戴的很大的金鼻饰,正好把那只残缺不全的鼻子掩饰住。哈桑环顾四周,发现没有一个姑娘是空闲的。可是,小侍者又把他领到楼梯口的布幔前,掀起布幔就钻了进去,哈桑紧跟着也走了进去,然后两个人沿着楼梯轻轻地上楼。哈桑终于忍不住问道:

"她是谁?"

"萨娜伊小姐……"

他立刻想起了这个人,那是一个很有名的女人,深褐色的皮肤,拳曲的头发,肥胖的身体,两片厚厚的嘴唇,一双大大黑黑的眼睛。她终日坐在房间门口的那张椅子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裸露着大腿,甚至还露出白色的丝绸内裤。两人来到二楼,沿着一条长长的走廊,来到一间小客厅。客厅里面有三扇门,小侍者走到中间那扇门前,敲了三下,随后一个铜铃般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

"请进……"

小侍者把门推开一条缝,从旁边挤了进去,哈桑也跟着挤到里面。他还没有来得及把身后的门关上,就感到小侍者的手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他

朝小侍者望了一眼，只见他“嘿嘿”地笑着，一面退出去，一面说：

“为我们吟诵‘开端章’吧……”

门关上了，哈桑发觉自己坠入了一片黑暗之中。他想伸手去摸电灯的开关，照亮屋子。可是，他很快又改变了这个念头，于是倚门站着，等待自己的眼睛慢慢适应黑暗。这时，房间里一片寂静，只有起伏不停的呼吸声送到他的耳朵里。他微笑着倾听她的动静，期待着她说话或者有点什么行动，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于是，他顺着左边，朝那依稀可辨的呼吸声慢慢摸索过去。最后，他的膝盖终于碰到了一个坚硬的东西，他用手一摸，原来是木板床的床沿。他站定下来，炯炯有神的目光朝着床上探视，黑暗中，他总算看见了一堆黑糊糊的东西摊在床上。他慢慢地一点一点摸过去，终于碰到了那软绵绵的肉体。即刻，他的手指颤抖起来，一阵压抑的笑声回荡在黑暗之中……

电灯开亮了，他开始穿衣服。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半个里亚尔放在床上。那女人用笑眼凝视着他，然后跳到房间的地板上，赤裸着身子走到一只柜子前面，拉开门，从里面取出一张票面为五十个基尔什的纸币，走过来，一声不吭地把它放在半个里亚尔的上面。哈桑笑着问道：

“这是找我的钱？”

“是你的报酬！”她却平静地说。

他克制着自己的感情，装出毫不在乎的样子，一声不响地穿好衣服，脸上没有半点高兴的神情。接着，他收起钱，放进口袋里。她用深情的目光望着他，问道：

“交女朋友了吗？”

哈桑连忙撒了一个谎，说：

“有了。”

她的眼睛一亮，关切地问：

“住在这条胡同里？”

“不，在别处。”

“是个外国女人？”

“阿拉伯姑娘！”

沉默片刻，她又问：

"你现在仍然很想她吗?"

他不想回答她"是"还是"不是",只是含蓄地笑了笑。她接着又含笑问道:

"她住在哪里?"

"舍巴拉大街。"

"离你工作的地方太远了。你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才不得不每天回到那里过夜吗?"

"不……"

"我住的地方离这儿很近,就在库鲁特贝克大街的吉德法胡同,你认识那个地方吗?"

"从今以后,我会认识那个地方的……"

四十一

太阳已经落山,奈菲萨从瓦利德大街的一位顾客家里出来。她的脸上露出郁郁不乐的神情,每当独自一人时,她常常是这副模样。她的收入并不多,而家庭的需要又是那么的迫切,弄得她几乎身无分文,这使她增加了忧愁。尽管这样,她的外表还是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她穿着橘黄色的连衣裙,裙子上面印着一朵朵紫罗兰,这使她的身体显得修长、瘦削。她开始把自己打扮得不很保守。她走过瓦利德大街,一直拐进舍巴拉大街,沿着人行道走着。她从老远的地方就瞧见了那家汽车修理行,心里不由得一阵紧张,心跳也加快起来。她一看见汽车修理行,一看见它的老板穆罕默德·费里,便不由得回想起内心那场激烈的斗争,它经历了好几个星期,是那么的残酷和毫不留情。她向前走了一步,又向后退了一步,最后因为害怕而停住了脚步。不过,这种犹豫不决的痛苦心情终于结束了。她又开始向前走,但是当她走到离汽车修理行只有几步路远时,心里还是被恐惧控制住了。"是不是再多考虑考虑更好一点?不,不,太多的考虑只会让我头痛。他还会像昨天晚上那



样挡住我去路的，我再也不能拒绝他的挑逗了，我要脸露微笑面对着他。可是在这以后怎么办呢？后退已经没有时间了。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动机和目的，我也不是个愚蠢的人，我心里什么都明白。我知道他为什么邀请我坐他的汽车，他甭想像欺骗别人那样来欺骗我。事情是明摆着的，我能这样送上门去吗？他为什么总是对我纠缠不放？我长得不漂亮，这是一种任何装饰都无法改变的事实。可是，丑陋本身在淫秽的市场上不是什么滞销品，追求肉体满足的人，或者说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不很介意这一点的，这是一个事实。结婚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至于发泄嘛，漂亮和丑陋没有什么区别。我就这样让自己堕落吗？为什么不呢？我决不会有什么新的损失了，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害怕的。可是，我再多思考思考有什么不好呢？"

回想起那些令人失望的往事，她几乎要窒息。她怎么会一点希望都没有呢。可是，她现在不仅仅是失望，还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在她的热血里奔腾，使她无法自制。每当她快被绝望窒息时，那欲望就像尖利的荆棘刺进她的心窝。正是那种欲望使她拒绝逃避生活，拒绝深居简出，甚至使她拒绝鄙视生命、鄙视自己。不过，她在自己的感情面前从来没有承认过这种欲望，她憎恨它，憎恨生活。她对自己说，她甘愿"堕落"是为了钱，因为家里需要她的钱。这一点倒并不假，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可是她对自己只举出这一个事实，而对另一个事实却佯装不知。她的快乐——如果说还有一丝快乐的话——那就是把自己看成是一位殉难者，是失望和贫困的牺牲品。

这时，那个年轻人从汽车修理行里走了出来，站在那里和一些工人说着话。奈菲萨的心怦怦直跳，一双眼睛始终没有离开他。凭着本能，她知道自己决不会往后退了。于是，她在老远的地方就对那位背朝着她的人屈服了，完全彻底的屈服。一瞬间，几个星期以来一直使她的心受到痛苦折磨的那场激烈斗争终于结束了。她失望而又激动地叹了一口气，离开了原来的地方，装出一副没有看见他的样子，慢慢地走近他，直到最后她感觉到他过来挡住了她的去路，像往常那样大胆地对她说：

"小姐，即使是石头也该软化了吧。停在路口的那辆汽车已经在好几代人之前就等着你了。"

他从她的微笑中受到了鼓舞，于是走到她的身边，说：

“行了，别再卖弄风情了。即使我有艾尤布的耐心①，恐怕也快消失了……”

这样的调情多有味道，哪怕它是虚假的也无妨。这种情景又是多么丢人，可是它使一个折断翅膀的女子恢复了自尊和名誉。“也许他知道我是谁，也知道我父亲是谁。”接着，她听见他用威吓的口气说：

“汽车就停在那儿，如果你不坐上去，我就当着来往行人的面，用双臂把你举起来。”

汽车停在后面那条胡同里，两人一同来到汽车旁，他一手抓住她的手，一手去开车门。她咽了一口唾沫，用神经质的动作钻进了汽车里。她刚坐下，车门就在身后关上了。他绕过去，从另一扇门钻进了汽车。可是她几乎一点没有觉察到他上了车。她向后仰着，尽量使自己的脸远离那扇临街的窗户。接着，一种陌生的感觉笼罩了她的心头，所有的一切在她看来都是那样陌生，那样远离现实。隐没在夜晚暮色中的街道，来来往往行人的影子，破旧不堪的汽车，她本人，人们发出的各种声音，有轨电车的车轮在路下发出的声响……这一切几乎都是虚幻的、陌生的事情。她尽力使自己恢复理智，同时偷偷地朝他望了一眼。他坐在方向盘前，高大的身材，一张显得刚愎自用的瘦脸庞，高高的颧骨，一只仿佛用岩石雕出来的大鼻子，厚厚的嘴唇，大大的嘴巴。他的模样使她回到了现实世界中，恢复了神智，血液在奔腾，恐惧又控制了她。那个人从车座下面摸出了一只瓶子，拔掉瓶塞，然后警惕地朝四周环视了一遍，对着瓶口，咕噜咕噜地喝了好多口。他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他望着她问道：

“来一点葡萄酒吗？”

她局促不安地连忙回答道：

“不，我从来没有喝过酒……”

他舔着嘴唇，惊奇地扬起两条眉毛，然后，把酒瓶放回原来的地方，开始

① 艾尤布：先知，犹太人、《古兰经》中曾四次提到他的名字，两次提到他的故事。据称在财产、家庭、身体方面受到真主的考验，最后用极大的忍耐力坚持下来，得到真主的赞赏。“艾尤布的耐心”意即最大的耐心。

发动汽车。他说：

"现在喝一点酒是最聪明的，等到我们到了目的地，酒劲正好发作……"

汽车发出声响，在马路上风驰电掣般地行驶着。奈菲萨对于他的大胆感到吃惊。在她看来，他是一个壮实、勇敢的人，同时，也是一个不可信任的人，或者说是不知廉耻的人。可是那种体面的男人对她有什么用呢？她不配有那样的男人，那样的男人不是她寻觅的对象。她对自己一点都不感到害怕，对一切都无所谓。这时，她听见一阵自负的笑语声传进耳际：

"你撒娇的时间也真够长的！……不过，我一直对自己说，好运气一定会降临的，它不就来了吗？……"

她喜欢听他说话，这样能使她从纷乱的思绪中摆脱出来，能让她排遣心中的恐惧。于是，她露出笑容问道：

"谁告诉你我会对你满意的？"

他哈哈大笑起来，然后说：

"等到了厄勒马绍沙漠，咱们再看吧！"

"厄勒马绍沙漠？……我们要在那儿待很久吗？"她显得很担心地问。

"一直待到半夜！……"

她立刻感到极度的恐慌，此刻，母亲和两个弟弟的脸仿佛出现在她的眼前。

"啊呀，太糟糕了。我应该是在吃饭之前赶回家的。愿真主保佑你，你还是快停车吧……"她几乎用求救的声调说道。

他感到很吃惊，便用不冷不热的口吻说道：

"真的？……好吧，你不用害怕，我们在晚饭前就赶回来，这样你还怕什么呢？"

"我怕家里人……"

他带着疑惑和嘲弄般的神色望着她，用另有一番含义的口吻问道：

"家里人？……他们难道不知道？"

他的话戳到了她的痛处，就像一根尖利的刺扎进她的心窝里。家里人会知道吗？他们会怎么看待她呢？于是她脱口而出：

“怎么能让家里人知道呢？我的两个弟弟都是学校里的学生，我的父亲原来是职员……”

他点点头，装出信服的样子，可是心里却嘲弄般地想道：“我的母亲是个洗衣妇，我的兄弟是个流浪汉。这些全是真主安排的……”他加快车速，以便在最短的时间里到达目的地。他感到肚子里的葡萄酒已经在发生作用了，于是心情愉快地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奈菲萨。”

他不喜欢这个名字，于是问道：

“为什么不取个更好听一点的名字呢？”

她没有弄明白他的意思，或者说是她误解了他的意思，于是没好气地说：

“我喜欢这个名字。”

“名字万岁！奈菲萨小姐，请你多多包涵……”

最后，汽车拐进一条沙漠路，隐没在沉沉的黑暗之中。远处的城里，灯光闪烁，就像恶魔的火眼金睛一样。车速开始慢下来，最后汽车停住了。他熄掉车灯，突然伸出手来搂住她的腰，用巨大的力量把她往身边拉。她倒在他身上呻吟着。他张开宽大的嘴巴，贴在她的嘴唇上，甚至把她的半个下巴也遮住了。他粗野地把她往怀里搂。鼻子里发出“呼哧呼哧”的喘息声。起初，她感到痛苦和不安，随后，痛苦的感觉在这隐秘陌生的黑暗中渐渐消失了，就像他们两个人的影子在这四周一片漆黑的夜色中消失一样。黑暗的世界淹没了大部分的事情，这使她感到放心，同时也给了她鼓舞。此时此刻，黑暗掩饰了她的缺陷。她竭尽全力——这也是她本能的冲动——让他感到满足。也许，开始的时候她觉得难为情，因而感到不安和害怕。但是，发疯般的热烈劲头很快冲走了她的恐惧和害羞。

“咱们等一会儿再来一次好吗？”他诱惑她说。

“不行，我求求你，咱们立刻回去吧……”她一边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着脸上的汗珠，一边恳求他说。

他又一次抓过酒瓶，大口大口地往肚子里灌酒，然后板着脸，发动了汽车。一路上，谁也没有说话，就这样一直到了车站广场。

“现在又能来了，咱们开回去吗？”他粗暴地问道。

“不，不……我不行……”她立刻哀求他，显得忧虑重重。

他突然气愤地沉下脸来，用一种她没有料到的粗鲁态度对她说：

“愿真主嫌弃你。这一次还抵不了路上烧掉的汽油呢……”

这句话犹如皮鞭抽在她的心坎上，她变得张口结舌，心里满是失望、痛苦和羞愧的感觉，两眼茫然地望着他。可是他不再望她一眼，气呼呼地开着车，朝舍巴拉大街驶去，一声也不吭。也许，他进一步想要的欲望只是一种借口，可是他为什么不温和地对待她，或者至少是说几句温存的话，掩饰一下粗暴无理的态度呢？他一直默默无言地驾驶着车，接着，汽车拐进了一条小路，她在这里下了车，这样能放心地避开人们的目光。汽车在人行道边停稳，她一面下车，一面问自己，如果他叫住自己，再约时间相会，那怎么办呢？是忍受他的侮辱答应他呢，还是坚决拒绝他的要求？她简直是进退两难，不知如何是好。谁知，这时他掏出半个里亚尔递给她，说：

“只有一次，这点钱足够了……”

他看见她木然不动的样子，便把银币扔在她脚边，然后驾车扬长而去，车后冒出一股令人窒息的青烟。她气疯了，简直要昏厥过去。她呆呆地站在原地，全身发着抖。她咬紧牙关，最后才喘出一口气，好像这是从胸中爆发出来似的。“连假装客气地再约个时间都没有，短促的一次，好像我……真主啊，短促的一次，然后扔给我半个里亚尔！”这时，她的脑子里浮现出一个想法，使她的怒气渐渐消散，心情随之平静下来，接着又感到羞愧和失望。对，难道不会是因为她没有对他显出温存，没有满足他的要求吗？这有可能，完全有可能，肯定是这样。悲哀和痛苦此时完全控制了她。随后，她注意到自己还站在人行道上，她明白自己必须马上离开这里。可是她又记起了扔在脚边的钱，于是好奇地朝它望了一眼，不知如何是好。她想起了那一天，她在电车站上给了塞里曼一枚五基尔什的硬币，后来，也就在那一天，他把她带到了家里。接着，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和他在马路上的争吵，父亲对她开朗性格所开的玩笑，这一切似乎都历历在目。最后，她又注意地看了看眼皮底下的那块银币，目不转睛地注视了它许久许久。不知什么原因，最后她终于离开了它……



四十二

有一天晚上，哈桑出人意料地来探望家人了，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中断了和家里的联系。全家人都聚集在兄弟俩的屋子里，在夏季的那几个月里，全家人都喜欢把这间屋子作为客厅。哈桑这次回来，手里提着一个篮子。他把篮子往门背后一放，然后微笑着向大家问好。大家像以往那样迎接了他，弟妹们尽情地对他表示出欢迎。至于母亲，她用疑问的目光望着那只篮子，小声地讥讽道："乌鸦还会给母亲捎东西？"

哈桑微微一笑，在家人中间拉过一把椅子坐下，然后说：

"你别性急嘛，还是耐心一点好……"

不过，大家对他的那只篮子并不放在心上，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这样的习惯，盼望从他那儿得到一点好处。奈菲萨对他说：

"你现在像个客人一样，我们难得见到你了！"

"你哥哥在真主广阔的大地上到处游荡，艰难地寻找着餬口之食。不过，你只能像见客人那样见到我，这也不奇怪。我已经为自己找到了栖身之地！"

大家用关注的目光望着他，母亲问道：

"难道说真主终于赐恩给你，让你找到了工作？"

"在阿里·萨巴里的乐队里工作，只能找到这份差事干。可是真主不仅周济了他，也周济了我们大家。"

母亲不满地说：

"我的脑子里始终不觉得那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作……"

哈桑反对着说：

"为什么不是工作呢？妈妈。我在乐队里唱歌，就不会再像干其他工作那样与人吵架了，这你也知道……"

"你真的给自己找到了住宿的地方？……在哪里？"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问道：

"你为什么要打听这个?"

"我们可以轮流来看你呀!"

"不,到我的住处来看我不合适。因为它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我们乐队所有的人都住在那里。不说这些了吧,告诉我,你们最后一次吃肉是在什么时候?"

侯斯尼马上开玩笑地说:

"说真的,我们已经忘记了,让我想一会儿吧……嗯,在记忆的黑暗处,我的眼睛好像看见了肉的影子,可是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了……"

侯赛因笑着说:

"我们的家是信奉麦阿里① 信条的哲学之家。"

"这个麦阿里是谁? ……是我们的祖先吗?"哈桑问。

"他是一个慈善的哲学家,怜悯一切。他怜悯动物,从来不吃肉……"

"现在我总算明白了,政府为什么要开办学校。它办学校是为了让你们讨厌肉,这样就没有人和它的官员争肉吃了……"

哈桑站起身,走到放篮子的地方,然后提着篮子走了回来,把它放在母亲的面前,掀去盖在上面的一张纸。篮底里露出了一只肥实的羊腿,红红的精肉连着雪白的肉膘,羊腿旁边还放着一只不大不小的罐头。

"啊,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这罐头里面是什么?"侯斯尼大声叫了起来。

"黄油!"

弟妹们立刻活跃起来,眼睛里发出了光彩。欢乐的气氛使母亲的心里也很高兴,她微笑着喃喃地说:

"明天我们能有一顿丰盛的午餐了!"

"不,今晚就有一顿丰盛的晚餐!"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叫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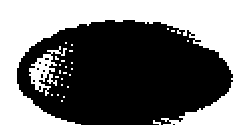
"那要什么时候才能烧好呢?"

"我们一直等到天亮……"

奈菲萨站起身,挎上篮子,抢在母亲前面到厨房里去了。

母亲没有提出反对,她也站起身来,离开了屋子。出去前,她向哈桑招

① 麦阿里(973—1057):阿拉伯诗人,以艺术精湛、见解独到和悲观闻名。



了招手，示意他跟着一起出去。哈桑含蓄地微笑着，立刻跟在母亲的身后走到外面。母亲把他拉到大厅的一个角落里，急切地问他：

“你当真顺顺当当地找到了饭碗吗?”

“差不多吧！可是我不知道明天会是怎么样……”

“你能不能让我感到放心，你会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的。”

“只要我运气好的话，我也希望这样……”

沉默片刻，母亲又问：

“你住在哪里?”

他知道母亲十分了解他，对她撒谎是没有用的，于是说：

“库鲁特贝克大街，吉德法胡同十七号……”

母亲犹豫了一下，又问：

“有女人了吗?”

他嘿嘿一笑，说：

“是的。”

“结婚了?”

他又微微一笑，喃喃地回答道：

“没有……”

在黑暗中，他没有看见母亲脸上生气的表情。但是，由于她早已对他失望，所以此刻她也不想去训斥他，或者给他一点忠告什么的。不过，她还是关心地问了一句：

“不是体体面面挣来的钱吧?”

他用肯定的、让人放心的口气说：

“不，请你不要怀疑这一点……我们在许多喜庆晚会上演出，还到咖啡馆、舞厅里去演唱……”

四十三

又是一年过去了，生活不紧不慢地在继续下去，全家人同甘共苦地打发



着日子。如果父亲能够重新回到人间来的话,他一定会对这个家庭的巨大变化,包括他们的精神面貌、身体状况、健康程度和眼神的变化都感到惊诧不已的。当然,他完全能够认出他们,这个女人是他的妻子,那几个是他的子女。至于其他的一切,他会完全认不出来的。他无论怎样努力回忆,也不会认出这就是他原来的家。家具几乎全部没有了,客厅里只剩下一张沙发和一块褪了颜色的旧地毯,那条地毯原先是铺在母亲卧室里的,后来客厅里的地毯卖掉了,他们才把它搬来铺在客厅里。母亲的房间里非常简陋,只有两张沙发,白天坐人,晚上当床睡。饭厅已经是个空屋子了,餐柜、餐桌、椅子全卖掉了,最后的情景是,他们只好手拿盘子,席地而坐吃饭。哈桑的被褥也被卖掉了,要不是确实需要,剩下的那两床被褥也早卖了。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如果不是母亲毅力顽强和安排有方的话,他们的生活不知道还会成什么样呢!奈菲萨那点微薄的收入仅能应付吃饭和房租。至于哈桑,他对家庭的帮助,无非是隔很长时间回家看一看,最多捎点儿吃的,带些希望回来。或许,偶尔还会给母亲买一件外衣、一块手帕或者是几件内衣。平时谁也看不见他,也听不到有关他的消息。他借口对母亲说,那是因为他在艰苦地奋斗,而挣钱又不多。他的借口并不夸张,确实,他发现生活比原来想象的要艰难得多。他在阿里·萨巴里乐队唱歌,一旦需要,还得挺身而出参与打架。他在小范围内做些贩卖毒品的生意。他还有了一个略有姿色和金钱的女人,可是他得到的钱却始终不像梦寐以求的那么多。为了赢得手下那批帮手的人心,他还必须过一种体面的生活,花钱要慷慨,穿着要讲究。生活上的需要,个人的打算和对家庭的热爱,这三方面始终存在着矛盾,搅得他心神不宁。有时这一方面占了上风,有时那一方面占了上风,而他,只能屈服于生活的潮流。在他有能力的时候,他也非常希望自己的家能恢复过去那样的生活。可是当他置身于一系列冒险事件中时,他又把家忘得一干二净了,事后,又会以痛苦和懊悔的心情想到它。这种情况就这样无休止地循环着。他每次回家,总是多少给家里带上一些愉快和好处。但是无论怎么样,他也不能算是家里举足轻重的人。只有母亲,她才是一家人生活的神经。为了这一家子,她想尽了各种法子。两年来,她明显地衰老了,即使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她也没有老得这样多。她面黄肌瘦,形容憔悴,只剩下一张皮子和一把骨头。然而,她还是没有向困难屈服,也从不诉苦,在

她天生的气质中,永远不缺乏忍耐、决心和力量。她整天忙忙碌碌的,烧饭,洗衣,打扫,擦洗,缝补拾掇,平时还要照管好两个儿子,注意他们的消遣,督促他们的学习,调解他们之间无谓的纠纷,抑制住他们的欲望。两人中间,反复无常的侯斯尼尤其让她操心。在繁忙之中,她还要考虑目前和将来,而这个经常在各家各户进进出出的女儿奈菲萨,最令她不安和伤心。女儿干的活很多,收入却极其微薄,但她一直在绝望和困境中努力着。她怀着永不消失的耐心、毫不动摇的信念、坚定不移的希望,默默地咽着苦水,长期等待着。由于母亲的熏陶,兄弟俩都明白自己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他们都在努力奋斗,尽管陷于贫困、生活条件被限制的境地,但是,他们仍然做出令人敬佩的不懈努力。侯斯尼不但面临着这种生活方面的苦恼,而且在爱情上也不怎么顺心,受到限制。他的那位姑娘虽然不至于像母亲那么固执,但他也不得不仅仅满足于这种苦行僧的神圣的爱情,而这与他热情的性格是极不相符的。这种特殊的生活,几乎使兄弟俩对处于重要发展时期的国家命运忘得一干二净。其实,侯赛因对一般性的政治是不关心的,侯斯尼也许比他哥哥更关心一些,但这还不够使他成为一名有政治感的学生。他的注意力大多是放在各个党派的争论上,或者是参加一些要求和平的示威游行。同时,母亲也是两个儿子参加政治生活的障碍,因为她自己对政治一窍不通。她的这种感情影响了全家,所以家庭中没有什么爱国气氛。听到学生们在示威游行中牺牲的悲惨消息时,母亲惊恐万状地关照着两个年轻人说:

"孩子呀,他们全被杀害了,难道他们就非得参与政治,参加示威游行不可吗?他们的亲人有多么悲伤啊!他们的家毁了,他们也白白死了……"

侯斯尼心里憋满了气,对自己落后于那些激进者的情况感到不满意。他对母亲说:

"英雄们的死换来了祖国的生存……"

母亲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立即垂下眼帘,打消了继续发表热情洋溢演说的念头。以后,又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爱国阵线组成了,进行了多次的谈判,最后达成了协议。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的景象。这时候,侯斯尼又旧话重提,他在母亲面前要比哥哥有胆量。有一天,他对母亲说:

"你看见了吗?那些人的生命不会白白牺牲的……"

这一次,母亲没有发脾气,因为危险已经消失,换来的是和平。不过,她

仍然无法改变自己的看法,说:

“可是那些年轻人的生命是任何东西无法补偿的。”

侯斯尼笑着说:

“妈妈,你在占领时期[1] 生活了半个世纪,让我们祈求真主,保佑你在独立的庇护下,再生活半个世纪……”

“占领,独立,我不知道这究竟有什么区别。对我们来说,最好就是祈求真主为我们消灾解愁,使我们摆脱贫穷,走向富裕……”母亲不高兴地说。

侯斯尼满怀热情和信心地说:

“如果不是因为在占领时期,我们就不会在父亲死后得不到帮助。”

然后他对侯赛因说:

“是这样吗?”

“我想是这样的!”侯赛因满怀希望说。

母亲用疑惑不解的目光注视着他们,她对这些不知不觉中谈起来的平常事情,根本不放在心里。她只关心一件事,为了这件事,她忘记了世界,忘记了世界中的一切,那就是希望她爱他们胜过爱自己生命的两个儿子到达平安的陆地,希望他们出人头地,不受生活的威胁,使这个家脱离苦海,生活在安宁的角落里……

四十四

年底的时候,侯赛因获得了毕业证书。在前一段等待发榜的日子里,全家人饱尝了渴望和疑惑的痛苦。谁都不敢想象,如果侯赛因考试失败了,被取消免费资格后会是怎样的情景。母亲也无法想象,在她忍耐到最后一刻、而希望却完全成了泡影后家里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当侯赛因拿起买来的报纸,眼睛在上面寻找他的号码时,母亲、弟弟和姐姐全都惴惴不安地围住他。在他怦怦跳动的心里,既怀着希望,也充满了恐慌和不

① 指英国对埃及的统治时期。

安。这一可怕的时刻,在他们的心灵里永远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然而这一天却又是最幸福的一天,也就是在他们郁郁寡欢的两年以来,这是第一个让他们兴高采烈的日子。大家心花怒放,嘴里连声感谢着真主。为了表达心中的喜悦,他们时而高兴地细声交谈,时而脸上露出放心的微笑默不作声。他们敞开了未来的大门,共同思考着不远的明天和遥远的将来。但是,不知不觉间他们又忘掉了欢乐,艰难困苦的生活重新浮现在眼前,忧虑重新取代了短暂的兴奋。侯赛因懂得了生活中一条新的真理,即幸福是短暂的,它不像悲伤和忧虑会长期纠缠着人们的心。考虑未来,这对他来说已经不是新鲜的事情了。当然,他有自己的希望和梦想,但是却从来没有因此忽视过客观现实。于是,他好像要引导他们说出各自的意见似的,问道:

"你们大家对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母亲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她多么希望不惜任何代价结束他们目前的困境。她明白,家里一切值钱的可以变卖的东西都已经卖光了,即使眼下这样的生活,今后恐怕也难以维持下去了。但是她不愿意把她的想法强加给侯赛因,也不愿意像管侯斯尼的生活那样去干涉侯赛因的前途。是的,侯赛因已经不是个孩子了,如果他同意她的意见,并且按照她的意见作出选择的话,那当然好。如果他自有主张、不同意她的意见呢?那么,大家也只好再忍耐下去,再坚持下去,也就是说,继续挨饿下去,直到真主给他们敞开幸福的大门。因此。她简单地说:

"我们大家多考虑考虑吧!"

可是侯斯尼像往常一样,凭着一时的感情冲动,很快地想了一想,就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的那些自私的想法总是隐藏在一些冠冕堂皇的词句的背后。

"这种生活再也没法忍受下去了,"他说,"我们整天挨饿,吃的东西那么差。我们的衣服那么破破烂烂,家里又是空空荡荡的。这样的折磨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我们只有参加工作,没有别的路子可走……"

侯赛因十分了解自己的弟弟,他明白这些话都是说给他听的,而且他也相信自己必将按照他的路子去走。不过,弟弟的态度实在太狡猾,这使他十分生气。

“为什么你要说‘我们’呢？事情只和我一个人有关系，为什么要扯上所有的人呢？”侯赛因说。

侯斯尼知道哥哥像往常一样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于是急切地说：

“我说的是总的原则，今天你照着它做，明天我也照着它做。”

“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去找工作？”

“那么你的意见呢？”侯斯尼没有正面回答他。

侯赛因转向母亲，微笑着问道：

“妈妈，你的意见呢？”

他的微笑在母亲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母亲知道，孩子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她的手里，她要对他的前途负责任。可是她决计不会勉强他去做他不情愿做的事情，即使让大家再吃四年的苦，她也决不会这么做的。而只有侯赛因，他才会毫不犹豫，或者说毫无怨言地服从她的意志。难道他的报偿就该是自我牺牲吗？于是，母亲明确地回答他：

“侯赛因，你的意见也就是我的意见……”

侯赛因诡秘地微笑着，他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把侯斯尼惹得不高兴，便说：

“我的意见是想受完高等教育……”

奈菲萨立即高兴地叫了起来：

“好极了……”

侯斯尼犹豫了一下之后说：

“那么，我们还要节衣缩食过四年……”

“不，只要一年就行了。”侯赛因微笑着说，“你毕业以后就可以去工作，如果你愿意的话……”

侯斯尼只得随和地笑笑，然后用抱歉的口气说：

“也许，你以为我希望你参加工作是为了我有机会安安心心地受完高等教育。可是实际上，我是可怜一家人遭受苦难。此外，还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原因。如果我们中间要有人做出自我牺牲的话，如果我们把获得文凭后参加工作看作是一种牺牲的话，那么，作出这种牺牲的应该是你。不，我并非想把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强加在你的身上。但是如果你作出了牺牲，我们一家人现在就能得到你的好处。不然的话，一家人还得等上整整一年，才能从



我做出的牺牲中得到好处。”

侯赛因笑着说：

“全是诡辩！我相信你是决不会愿意作出牺牲的，不管是在明年还是在将来……”

母亲终止了他们的争论，说：

“侯赛因，按照你自己的意愿去做吧！我们不会反对的……”

“我只是开了一个玩笑。”侯赛因向母亲真诚地微笑着说，“不过，我要让侯斯尼明白，我是十分了解他的。他有这种想法是可以原谅的，我也不责怪他。我们中间必须要有人作出牺牲。现在就高高兴兴地去找工作，这是我的责任，我是他的哥哥，而且已经拿到了文凭。我明白家里的实际情况，而且知道，如果我考虑受完高等教育，那将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天涯何处无生路，让我们一起来祈祷真主吧，愿他保佑我们一切如意……”

他从所有人的眼睛里看到了喜悦的神色，尽管大家口口声声表示惋惜。侯赛因的内心洋溢着轻松、愉快的喜悦感，它把悲哀和懊丧的情绪压了下去。“我们一家人几乎都忘记了什么是欢乐和安宁。啊，我使他们的心里恢复了一点这样的感觉。这没有什么好遗憾的！当教师和当文书是一回事。如果我们少一些梦想，或者从这些编织的梦想中去寻找一些现实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不会尝到痛苦和失望的滋味了……”

四十五

“我们可以去找你父亲生前的好友艾哈迈德·伊塞里贝克，”母亲说，“用不了多久，他就会给你找到职业的……”

母亲想了一会儿，继续说：

“我不能亲自去他那儿，因为我的那件外衣已经不适合我穿着它去见那些体面的人物了。你自己去他那儿吧，带上你的弟弟，让他壮壮你的胆子。你们只要对看门人说你们是已故的卡米尔·阿里先生的儿子就行了……”

下午，兄弟俩往塔海拉大街走去。他们来到贝克的家，按照母亲的嘱

咐,要求会见贝克。看门人进去禀报,几分钟后,他出来请他们去会客室等候。两人走进别墅,穿行在一座不大不小的花园的小径中,两旁五颜六色的鲜花竞相开放,令人赞叹不已。他们来到客厅,跨进一间宽敞的会客室,然后局促不安地在门边的一张沙发上坐下。两年前,他们的母亲来访时,也是坐在这张沙发上的。他们很快把客厅环视了一遍,宽大的房间里铺设着厚实的地毯,四周摆放着式样典雅的大椅子,椅子上配有软垫,两边墙壁上挂着巨人一样长的帘子。高高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盏闪闪发光的枝形吊灯,四周缀满了许多小灯。侯斯尼指着吊灯,天真地说道:

"多像我们的圣裔侯赛因[①] 的灯!"

此时,侯赛因却在思考着其他的事情。他随口回答:

"是的。……啊,我们不要说这些了,我们见到他该怎么开口呢? ……你也应该帮我说说。"

侯斯尼鄙夷地说:

"你以为你将要和魔鬼对话? ……鼓起勇气来,我会帮着你一起说的。你这该死的!"

他并非是因为生哥哥的气才骂他的,而是想以此来壮壮他的胆子,同时也给自己壮壮胆。他用惊异的目光打量着四周每一件豪华的摆设,小声问道:

"如果像艾哈迈德·伊塞里贝克这样的人死了,他的遗产继承人心里会悲痛吗?"

侯赛因有点丧失理智地回答:

"如果我们的父亲是个富翁的话,他死了,我们会伤心吗?"

年轻人皱着眉头想了一下,然后说:

"我想会的。不过……也许悲伤的形式和程度不一样。唉……为什么我们的父亲不是个富翁呢?"

"这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它是最重要的事情。你说,这个贝克是怎么变成富翁的?"

---

① 伊斯兰教什叶派英雄,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由第四代哈里发阿里和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所生之子。

“也许他天生就是个富翁……”

“我们大家都应该成为富翁……”侯斯尼那双蜜色的眼睛闪着亮光说。

“如果不是这样呢?”

“那么,我们大家都应该成为穷人。”

“那么如果又不是这样呢?”

“那么我们就造反,就杀人,就抢劫!”侯斯尼愤愤不平地说。

侯赛因笑了起来,说:

“可是几千年来我们都没有这样做……”

“我们一直要在痛苦和肮脏中生活到死去,这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但愿我们不要这样……”侯赛因笑笑说。

侯斯尼还想张嘴说什么,这时听见外面传来脚步声。接着,身材魁伟、穿着一身白色绸衣的贝克走了进来。他向他们问好,并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他两眼含着笑意,把他们的脸打量了一番,然后一边坐下,一边说:

“欢迎你们,我的孩子们。你们的母亲好吗?”

两人同时表示感谢。在这友好的会见中,侯斯尼已经忘记了刚才的愤怒,而侯赛因却又惶惶不安起来,艾哈迈德贝克担心地预感到,这次会见必定是要他出些力气,破费一点钱。不过,他已经考虑好了,如果他们向他提出要求的话,他无论如何不会回绝的。其实,他并不是个很吝啬的人,可以说还算慷慨大方的,尽管他的慷慨大方并非是心甘情愿的。他有些厌烦和不快,但又不能说“不行”。侯赛因控制住自己紧张的心情,彬彬有礼地细声说着,字字句句都包含着恳求和希望。

“贝克先生,我已经获得了高中文凭。可是我们家的困境迫使我不得不寻找一个职业。因此,我母亲叫我们俩来阁下你这儿,我们全家人都对你寄托了极大的希望……”

“找一个职业?”贝克一边抚摩着染过色的浓密的胡子,一边说,“眼下这些日子,进政府机关的门恐怕很难。不过,孩子,我会尽力想办法的。给你在内政部找个差事,我估计不行。但是,我有一个朋友是教育部的次长,陆军部的副部长也是我的朋友。你准备好一份求职报告,我会给你写上一些有力的推荐语……”

两人对贝克的豪爽帮助一再表示感谢,然后向他告别,离开了别墅。走

出好远，侯斯尼还向别墅投去眷恋的目光。当他的目光重新回到哥哥的脸上时，发现侯赛因满脸是喜色，沉浸在梦幻中。他不由得吃惊地想道："难道他对昨天还觉得是作出牺牲的事，今天却感到高兴了吗？"紧接着，他说：

"只有在现在，在那座别墅里闻到了生活中真正的馨香之后，我才明白我们也算是活着，这实在是太冤枉了……"

侯赛因正在一门心思地考虑着求职报告和推荐的事，因此没有回答弟弟的话。于是侯斯尼生气地说：

"我对你的平心静气和心满意足实在感到不可思议！不过，那是假象，它根本骗不了我的……"

侯赛因笑着说：

"生气有什么用？……我们根本改变不了世界！"

"我们应该改变它。毫无疑问，我们也有权利住舒适整洁的房子，吃可口美味的佳肴，享有令人瞩目的地位。但是想想我们过的生活，只有一句话：没有一点幸福可言……"

侯赛因用一种连他自己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的奇怪的目光注视着他，同时对他说：

"可是你已经享受到了爱情，还可以受完高等教育。这些难道还不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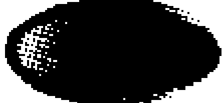
侯斯尼瞥了哥哥一眼，然后正视着前方。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感到心情压抑，闷闷不乐。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他说：

"不是你自己愿意承担这种牺牲的吗？不言而喻，如果我们都有自己的权利，那么，谁也不会让它白白丧失一点的。可是我们去哪里得到这些权利呢？……我们是怎么生活的呢？……我们的母亲在遭受什么样的苦难呢？……我们的大哥哈桑在哪里？……我们的姐姐又是怎么成为女裁缝的？……"

侯赛因皱起了眉头，快乐的心情顿时一扫而光。他装作忘记谈话中的实质问题，抓住最后那句话，用责备的口气冲着弟弟嚷道：

"女裁缝？……"

"对，女裁缝。"侯斯尼情绪激昂，冲动地说，"你真的讨厌这个称呼吗？你真的希望她像很多姑娘那样嫁人吗？……撒谎！假如她嫁了人，或者说



不当女裁缝了，那么，我们就不得不中途辍学，去寻找低贱的工作。这就是事实……”

侯赛因越发感到气愤，不，他不能同意弟弟说的那番话。可是在他的内心里，他也觉得弟弟的话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确实不希望奈菲萨去嫁人，去寻找她的幸福。“我们这是在过人吃人的生活。只要哈桑每月带着羊腿回来一次，我们就会对他的油腔滑调和游手好闲表示高兴；只要姐姐能够给我们吃的食物，我们对她当女裁缝就会感到无所谓。这个牢骚满腹的年轻人，只要他能够受完全部教育，他就当然对我中途辍学暗自高兴。人吃人，多么残忍啊！这算什么生活？也许，惟一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有一种比我们所有人都强大的力量在折磨我们、吞噬我们，可是我们却坚持着，搏斗着。”他的思想一旦集中到了最后一点上，也就是惟一的安慰上时，怒气开始消失了，心情趋于平静。最后，他像自言自语似的说：

“我们不能再人吃人了，你不能说这样的话(其实他弟弟根本没有这么说过，可是他竟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决不能说这样的话。我们全家人都是不幸的，像我们这样的人家是不计其数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尽其所能，作出努力和牺牲！……”

然后，他果断地要求弟弟不要再争论下去。他们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电车站……

四十六

获得职业，或者说是出于好心而自愿作出的牺牲，对于侯赛因来说，并非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三个月过去了，他焦急而又失望地来回奔波于艾哈迈德·伊塞里贝克别墅、教育部和陆军部之间。最后，贝克告诉他，他可以在坦塔市一所高级中学里得到一个文书的职位。他还催促他去交佣金，作好启程的准备，十月初去报到。小伙子听了后很高兴，全家人也很高兴，但都不是特别兴奋，欢乐之中隐藏着痛苦。为了使全家脱离苦海，争取家境一点点好起来，母亲急不可耐地等候着这一天的到来。谁知侯赛因竟然要到外

地去工作,她的希望落空了。母亲又是悲来又是喜,不知如何是好。她相信,这个工作对于家庭来说,不会有太多的好处,工作的收入将被浪费在坦塔和开罗之间的旅途上。此外,这个家庭的上空出现了大家没有习惯的分离的阴影,她的心为此十分难受。母亲对这样的命运觉得不可思议,命运为什么偏偏不愿意向她露出笑容,老是阴沉着脸,还要动手拆散她和那个惟一不惹麻烦的儿子。在侯赛因身上,她看到了自己的缩影,镇静而又倔强性格的缩影。从他那里,她可以得到一种亲切和轻松的感觉,这是在其他孩子身上得不到的。是的,侯赛因不是她心目中最疼爱的孩子,那个性格暴躁的侯斯尼,在她心里才有这样的地位。可是此时此刻,侯赛因在她眼里却是她生活中最宝贵的。

离别之情同样搅得侯赛因烦躁不安,心情恶劣。他像所有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人那样,感到悲伤,而且觉得自己和母亲、和兄弟姐妹的感情更加深了。他一直希望自己在家人中间能给予他们一点乐趣。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这样想过:“在我从政府那里领到第一笔工资起,我一定要帮助奈菲萨成个家,让她做个受人尊敬的太太。”可是,他终于发现自己的这个愿望无法实现。明天,他将离开他所热爱的家,独自去那遥远的城市。他走后,家境不会比原来好多少。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促使他又去了艾哈迈德·伊塞里贝克那里,恳求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他说说情,让他留在开罗。可是贝克已经对他不耐烦了,告诉他说,眼下这个时候,他的这个愿望是难以实现的。

紧接着,一个新的问题难住了他,那就是他在月底领到工资前,要有一笔钱应付在坦塔的吃住开支,可是去哪里弄这样一笔钱呢?他跑去问姐姐奈菲萨,然而,姑娘已经把有限的收入绝大部分上缴给了母亲,自己只留下一点点做衣服要用的钱。此外,家里值钱的家具已经卖光了,现在即使把所有的一切全部卖掉,恐怕也凑不足这笔钱,剩下惟一的出路,就是去找哥哥哈桑。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母亲,得到了母亲的同意。因为她毫不怀疑,大儿子只要有能力,是一定会慷慨解囊的。于是,她第一次把哈桑的地址告诉了侯赛因。

侯赛因立即去库鲁特贝克大街寻找吉德法胡同。离开家时,他怀着巨大的希望,后来他渐渐感到不安起来,最后,终于暗自想道:“哈桑真的会把我所需要的钱给我吗?如果他也没有办法,难道就为了筹不到这几镑钱放

弃这份工作吗?"随后,等到他找到吉德法胡同时,他已濒于痛苦的悲观境地。

他发现这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胡同,两边是一些摇摇欲坠的房子,浑浊的空气中弥漫着煎鱼的气味,行人、手推车把小巷挤得水泄不通,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人群里面还夹杂着粗鲁的咒骂声和咳嗽吐痰声。路面上积着一层厚厚的尘土,菜皮和牲畜的粪便堆一个高过一个,最后竟像一座座小山。年轻人来到了十七号住家的门前,这是一幢两层楼的旧房子,看上去很狭窄,笔直地竖立在那儿,就像一根巨大的柱子,十分引人注目。离门口不远的地方,坐着一个卖棕榈果、瓜子和花生米的女摊贩。侯赛因像经常出入这楼里的人那样,径直走进门去,沿着没有扶手的螺旋形楼梯拾级而上。一股刺鼻的臭味从楼梯口的天井里直往上冲,他终于走到了二楼,上前去敲门。这时正好是中午十一点钟左右,他担心哥哥已经不在家里了。没有人出来开门,他的忧虑加深了,于是又使劲地敲了一阵子,最后终于失望地垂下了手。他站在门口,不知如何是好,正想转身下楼去,突然从里面传出一个粗嗓门的声音,气呼呼地在大声喊道:

"哪个狗崽子,这么早就来敲门?"

他的心高兴地狂跳起来,他赶紧回答了这个熟悉的声音:

"哈桑,是我,侯赛因……"

"侯赛因?"里面传出惊奇的声音。接着,他听见"叮叮当当"开门闩的声音。门打开了,哈桑出现在门口。他头发蓬松,两只浮肿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他一边伸出手,一边吃惊地大声嚷着:

"侯赛因?……欢迎,欢迎!快进来吧,但愿一切都好。你有事吗?"

侯赛因局促不安地走进屋里。顿时,一股好闻的香味扑鼻而来,在闻到楼梯口的那股恶臭以后,这股优雅的清香格外沁人肺腑。他发现自己站在一条半明不暗的过道里,里面有两间房间,一间在门的右边,另一间对着门,左边是卫生间。侯赛因对着哥哥微微一笑,抱歉似地说:

"我来得太早了吧?……不过已经十一点了!"

哈桑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然后笑着说:

"我一般要睡到下午才起床。对于歌手们来说,晚上就是白天,白天就是晚上。你先告诉我,你们大家都好吗?"

"真主保佑,我们都很好。你好吗?"

哈桑一边领着弟弟朝右边的房间走去,一边说:

"真主保佑,我很好。"

两个人来到小房间,里面放着一张床和一个柜子,几乎各占去了一半的地方,在床和柜子中间的靠里面墙壁的地方,放着一张大沙发,沙发上的墙面上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是一张很大的照片,是哈桑和一个棕色皮肤的胖女人的合影,那个女人交叉着手臂靠在哈桑的旁边。侯赛因吃惊地盯着照片上的女人看。哈桑望了他一眼,笑着问:

"你脑子里在想什么?"

侯赛因坦率地问:

"哥哥,你结婚了?"

哈桑让弟弟坐在沙发上,自己一跃跳到床上盘腿坐下,然后说:

"差不多吧……"

"已经订婚了?"

"第三种!"

"第三种?"

"我是说做第三种推测!"

年轻人抬起两只吃惊的眼睛,愁眉苦脸地望着哥哥。可是他很快又忍不住笑了起来,似乎很不好意思的样子。哈桑一阵高声大笑,满不在乎地说:

"在所有的方面,她都是我的妻子,只差还没有订婚……"

"那么,你现在已经不是单身一人了?"侯赛因显得不安地问道。

哈桑点了点头表示回答,然后像驴叫似的又高声打了个哈欠,用警告的口气说:

"你当然不会告诉别人吧?……"

"那当然……"

"我不过是不愿意伤害他们的感情,没有其他的意思。"哈桑笑着说,"趁此机会我想问你一句,你对女人还没有一点经验吗?"

年轻人腼腆地摇了摇头,作了个否定的回答。哈桑又问:

"那么侯斯尼呢?"



侯赛因的心害怕地颤抖起来,不知为什么,他感到痛苦。

“他也没有……”

哈桑沉思了片刻,然后说:

“对你们两位来说,这样是最好的。”他笑了起来,“如果有一天你打算结婚的话,就上我这儿来一趟,我要送你几句忠告。”

侯赛因平静地说:

“我还从来没有考虑过结婚的事,这你也知道的。”

“难道侯斯尼有可能比你早结婚?”

“这是肯定的,因为他已有了婚约……”侯赛因的心在颤抖,但是口气仍然很平静。

哈桑颇有感触地说:

“不管怎么样,如果侯斯尼完成了学业,那么,就不会有什么障碍了。噢,我记起来了,你在找工作有消息了吗?”

侯赛因十分高兴哈桑主动提出这个问题,这给他创造了一个谈正题的机会,于是他说:

“我就是为了告诉你才上这儿来的,我要到坦塔的一所高级中学里去当文书,十月初正式上班……”

“去坦塔工作?”哈桑感到吃惊,“那么你在那里要另开门户,母亲还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当然只能得到些微的好处,可是那有什么办法呢?”

“真是倒了大霉了,这就是念书的结果!”

侯赛因用微笑掩饰着他的局促不安,最后鼓足勇气说:

“我九月底动身去那里。你是知道的,政府部门都要到月底才发薪水!”

不等他把话说完,哈桑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不动声色地沉思了一会儿,然后问:

“能有多少薪水?”

“七埃镑。”

“多让人扫兴啊!当初就不该把你送进学校!……那么,路费和十月份的生活费你自然是一个子儿也没有吧?”

侯赛因笑笑表示默认,他觉得奇怪,自己已经处于这样的境地,居然还

会对哥哥感到局促不安和不好意思，好像是在和一个陌生人说话似的。哈桑默默地注视着他，心里在不停地琢磨着："侯赛因来得真不是时候，我自己也在等钱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呢！现在我是两手空空，身无分文，真该死！我又不能把实情告诉他，以免他心里不安宁。他很需要这笔款子，而且无论如何要弄到它。一家人的未来就决定于这几个埃镑，说实在的，这点钱不算多，只值几欧基亚[①]大麻烟的钱。在塔亚巴胡同，哪一个浪荡子不是在一个星期里要花掉这么些钱。萨娜依也已经变成穷光蛋了，我把她弄得了一无所有。可是我一定要帮助侯赛因，怎么办呢？为什么偏偏要在今天来呢？我们家对我来说，真是个累赘。"

他一直默默望着弟弟，什么话也不说，这使侯赛因的心里充满了恐慌和不安。突然，哈桑离开床边，朝着柜子走去，到了那儿，拉开抽屉，在里面寻找了几分钟，然后回到原来的位子上，伸手给弟弟一样东西。啊，原来是四只金镯子！

"拿着这几只镯子，马上去把它变卖了，钱拿去派用场……"

侯赛因的手僵住了，一动也没有动。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流露出惊慌和不满的神情。他不由自主地喊叫起来：

"这是谁的？……谁的镯子？……"

"萨娜依的镯子，我女人的。"哈桑简单地回答，弟弟的惊慌使他心烦意乱。

"你怎么可以拿她的东西？"

"这是你哥哥给你的，你与镯子的主人毫无关系……"

侯赛因更加不安起来，他暗暗想着哥哥不知是怎么生活的。于是他低声地说道：

"拿她的东西我过意不去，难道就没有别的法子可想了吗？"

哈桑对他这种"纯洁"很是恼火，于是冷冷地说道：

"如果你真是个正人君子的话，那么，你只能拒绝收下它。不过，我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了！……"

侯赛因疑惑地盯住他的脸看，可是哈桑脸上的神情是真诚的，这使他十

---

① 一欧基亚等于三七.四克。

分尴尬和难堪。"女人的镯子！……而且是素不相识女人的！……不行。这样的事情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过会这样。我哪怕在恶梦中,也没有想到过会这样。如果收下的话,我以后怎么还会尊重自己呢？……拒绝？……那么工作呢？他一分钱也没有,这一点我应该相信他。可是我又不能够失掉那份工作。如果放弃了这个机会,我怎么办呢？不,不能拒绝。不,不能收下。拒绝,收下,拒绝,拒绝,收下,收下。惟一该诅咒的是生活,是生活和命运！……父母亲真不该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那时,父亲弹着乌德琴,别的什么事也不用管。愿安拉疏远我,我怎么会想到这些的呢？他遗体的模样还没有从我的脑子里消失,愿真主怜悯他,这不是他的过错。我们像一群鸡一样,只能从垃圾堆里寻觅食物度日。平台上那个鸡棚是侯斯尼和巴海娅见面的地方。这事情令人讨厌,让我拒绝吧。可是不委曲求全就没法生活下去。谁也不会知道的。可是我会一辈子都想到它,只要我活着,我一辈子会感到羞愧。他在等待我的回答,要么是顺从,要么就是死路一条。我把它作为一笔借款收下吧,等情况好转的时候再还给他。自欺欺人！不,我是诚实的,我会还给他的。要么是拒绝,要么就是从今以后你不再被认为是个体面的人。我是个饥饿者,体面的饥饿者。决不能拒绝,该死的生活！现在我总算明白了,是什么驱使哥哥走进这个窝的。破落的家庭,残酷的生活。我无论如何应该作出决定,不然我的脑袋要爆炸了。像鸡一样……"

"你在说什么?"

他惊慌地抬起双眼,哈桑的声音使他心惊肉跳。那几只镯子还在哈桑的手中。他垂下眼皮惭愧地说:

"我感谢你的慷慨相助,并且真心实意地收下它。我希望这是一笔借款,一旦情况好转,我将如数归还,愿真主保佑你……"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它当作礼物收下。你不要忘记告诉母亲,这笔款子是向阿里·萨巴里先生借来的……"

提到母亲,侯赛因的心里激起一阵巨大的悲痛,同时也很痛苦。当他伸手接过镯子,把它放进口袋时,这种痛苦越来越骚扰着他。

"请原谅我打扰了你。我想我该走了,可以让你继续睡觉……"侯赛因说。

哈桑向他伸出手告别。他微笑着捏了一下弟弟的手,说:

"再见吧,愿真主保佑你。代我向大家问好,告诉母亲,我最近会去看望她的……"

他怀着失落和惆怅的心情离开了这套房间,小心翼翼地沿着没有扶手的楼梯往下走。他的头脑里思绪万千,竟然没有注意到那股刺鼻的臭味……

四十七

全家人都坐在兄弟俩的房间里,从现在开始,这个房间就只有侯斯尼一个人住了。奈菲萨眷恋地凝视着侯赛因的脸,痛苦塞满了她的心间。

"真主啊,这是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了。"她叫嚷着。

母亲的心像被针刺了一般的疼痛,岁月已经教会这颗心忍受各种各样的痛苦。然而,她还是勉强露出了笑容,或者说,一丝微笑浮现在她两片干枯的嘴唇上。她温和地说:

"侯赛因已经是个大人了,他将学会怎样有条不紊地生活。我对他是很放心的,他决不会忘记我们,他会常常想念我们大家,就像我们常常会想念他一样。傻姑娘,这就是生活。每个家庭最终都会有幸福的分离,尽管这是非常痛苦的。通过这样的分离,家庭才会兴旺起来。"

侯赛因十分了解母亲,他知道,母亲正像她以往经常做的那样,在用理智和毅力掩饰着心中的悲伤。于是,他决心像母亲那样,用毅力来医治心中的孤寂。他已经像小孩子那样哭过一回了,不过,他决不会再哭第二回了。他学着母亲的样子,脸上露着微笑,喃喃地说:

"我们会在节假日见面的。说不定哪一天,我还调回开罗了呢。"

侯斯尼满怀着希望说:

"总会有这么一天的……"

侯斯尼显得非常悲伤和痛苦。自从见到世界上第一缕阳光起,他还从来没有和哥哥分开过,没有和哥哥在一起的日子,他真不知道如何打发过



去。侯赛因既是他的哥哥,又是他的朋友。是的,他们两个人经常争吵,有时甚至还会打架,可是他们谁也没有离开过谁呀。如果巴海娅能不太固执的话,他一点都不会抱怨孤独的。不过,他会尽量和哥哥保持通信联络,经常的互通情况,不让他们的关系冷落下来,以此慰藉分离的痛苦。也许,他还能在假日里去他那儿旅游呢。侯赛因能从每个月的薪水中省点钱寄给他吗?五十个基尔什,或者三十个基尔什都行。尤其到了学期结束的时候,奖学金就停止发放了,这一点侯赛因应该是知道的。但愿他现在有勇气,能够和哥哥恳切地谈一谈他的希望!……不过,还是耐心点为好,把这件事情放到最合适的机会再说吧。

母亲不停地在思考着。她现在的这种姿态,正是她自己喜欢的,或者说是她所习惯的姿态。但是在这个晚上,她心中的痛苦已经到了极点,她的心暗暗的受到了谴责,并且隐隐的在忍受着感情上的痛苦折磨,由于自己对侯斯尼过分偏爱的影响,现在她看到了什么?……她看到侯赛因这个温顺的孩子,为了家庭,不,正是为了侯斯尼,他牺牲了自己的前途,到遥远的地方去工作。作为一个母亲,她越发觉得自己有责任讲一些不带感情色彩的话,这些话表面上看起来,是对即将出远门的孩子的爱护和关照,但实质上首先是为了维护家庭的利益。她再三的拖延着讲这番话,可是她心里明白,如果她现在不讲,那么,她就永远没有机会讲这番话了。她一边帮助侯赛因在他父亲的箱子里整理着衣服,一边怀着怜爱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侯赛因说:

"你已经是个有头脑的大人了,这一点让我非常放心。我对你没有更多的奢望,只希望你到了新的地方,能够保持良好的品行,当心交上坏朋友……"

侯赛因笑了笑说:

"妈妈,你彻底放心吧……"

"当心交上坏朋友"这句话,使侯赛因想起了吉德法胡同,想起了那个楼梯没有扶手的家,想起了金手镯……顿时,他感到了沮丧,脸上的笑容立即消失了。他低下脑袋望着自己的箱子,不让别人看见他闷闷不乐的神情。母亲还在那里认真地说:

"你不要忘记了自己的家。其实,我没有必要这样提醒你的,可是我还

是想让你不要忘记,我们会一直需要你的照顾,直到侯斯尼参加工作、奈菲萨结婚为止!除非你失去了工作。"

一阵恐惧的颤栗传过奈菲萨的心头,"结婚"这个词儿直刺她的心窝,触动了埋藏在她心底里的隐痛。这个希望还在愚弄着母亲?……母亲还不知道吗?对她来说,宁愿死去也要比结婚好。她用异常的目光注视着侯赛因的脸。他是不会知道的,他也根本不会想到这一点。不会的,不会的。屋子在她的眼前消失了,她仿佛看见他们都狂怒地、恶狠狠地注视着她,眼睛里都喷出了愤怒的火焰,然后像野兽般地向她猛扑过来。她拼命地晃动着脑袋,力图驱散这可怕的幻影,回到现实中来。可是,她很快发现自己又回想起了那个脆弱的时刻,那个受贫困和失望的驱使,竟糊里糊涂地把自己交给了别人的时刻。那时,她忘记了一切,只有如饥似渴的被压抑的欲望,后来就出现了那个最可怕的情景。她默默地待在他们中间,回忆着那脆弱的时刻,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痛苦、害怕和羞耻。她重新用异样的目光在母亲和两个兄弟间游移不定,眼下她还有退却的机会。当然,那不是为了弥补前愆,而是为了逃跑,可是……真主啊,她都不知道说什么好,说了有什么用呢?生活中还有什么希望呢?……她已经毁掉了,是她自己毁掉了自己……

母亲还在继续说:

"你得看清楚什么是必须花钱的,这样能节约生活费用,把工资中剩余的钱寄给我们。侯赛因,你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变卖了!"

"我会尽力去做的。"

母亲要侯赛因寄回工资余钱的要求,使侯斯尼想从哥哥月工资中讨点零花钱的希望落空了,或者说几乎是落空了。是的,不久家里会感觉宽裕一些,可是他囊中羞涩的情况就不会改观了,尤其是在那个漫长的暑假里。如果有一天他侯斯尼有了工作,母亲会不会像要求侯赛因那样要求他呢?太不合情理了。如果他完成了学业,母亲身上沉重的家庭负担就会减轻了,那个时候,他要尽量快点结婚,多关心自己的事情。在这场大灾难中,奈菲萨和侯赛因首当其冲受到了打击。他在对他们俩感到同情和惋惜的同时,又无法抑制对自己侥幸免灾的兴奋心情。

母亲还没有把心里所有想说的话说完。她还打算哪怕是提醒侯赛因也好,也要告诉他不要受别人的欺骗而结婚。她很清楚,有很多的父母,他们轻而易举的为女儿猎取到了像侯赛因这种独居他乡的单身汉。但是,她不知道如何把这样的提醒转告侯赛因,因为在他左边的弟弟虽然还是个学生,却已经有了婚约,在做结婚的准备了!……于是,她违心地改变了主意,没有把这事说出口。不过,在这同时,她对侯赛因是很放心的,因为他遇事头脑冷静,考虑周到。

一家人各自说着自己想说的话,随便地谈了很长时间。后来,法里德·穆罕默德先生和他的全家人来和侯赛因告别了。像往常那样,他们愉快而热情地接待了这家人。这一家的友好亲善、慷慨宽厚和与邻里的和睦相处,没有人不对他们感到钦佩的。不错,也许是自从侯斯尼与巴海娅非正式订婚以来后,他们家里一些人的心理上发生了变化。就拿母亲来说吧,她觉得他们在她的儿子尚未成人之前,就在他的周围撒下了罗网,把她最珍贵的希望占为己有。至于奈菲萨,她尤其不喜欢那些贪婪地想占有侯斯尼的人。可是这些感情都埋在她们的心底里,并没有影响两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母亲也一刻没有忘记法里德先生的慷慨相助。侯赛因对他们的来访十分高兴,他热爱这一家人:父亲、母亲、姑娘和他以前的学生,对他们怀着深厚的感激之情。谈话在和睦、信任的气氛中进行着,话题围绕着回忆过去和展望未来。同时,他们祝贺侯赛因找到了工作,祝他旅途平安。他们还说,侯赛因走了以后,大家会感到寂寞的;同时,萨里姆还失去了一位老师,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等等。巴海娅虽然生性腼腆害羞,又比较保守,但她还是温和地对侯赛因说:“但愿你不久能平安回来。”侯赛因从嘴上和心里都感谢了她的好意和善良。“真是一位不错的姑娘,既文雅又懂规矩,侯斯尼是一位优秀的年轻人,将来准会成为一个好丈夫的。不过,他会习惯和接受两个人性格上的差异吗?他经常抱怨和发牢骚,说她太保守。啊,她确实是一位难得的好姑娘。我明天就要动身了,他们会忘掉一切印象和回忆,他们还会像今天这样的欢聚,也许,他们在偶然的时候才会想起我,或者根本不会想起我。可是我会怎么样呢?我会在哪里呢?我会不会除了想念他们之外,只能与孤独相伴呢?不,当我饱经风霜后,我会更加坚强和有力量的,我会永远这样的……”

四十八

窗外,挤在送行人群中的侯斯尼的脸在渐渐消失,开罗站台上的角锥形棚顶也在一点一点向后移去,直到棚子里的一切变成黑糊糊的一片。窗外的一切正在越来越快地往后移动。再见了,开罗。侯赛因把探在窗外的脑袋缩了回来,在座位上坐正了身子。有好长时间,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意志,闭上眼睛,企图让那层薄薄的泪雾消失。然后,他又快速地眨动着眼睛,好让沾在睫毛上的泪珠滚落下来。他的左边,坐的是一位先生,他正在看报纸。同时,和他面对面坐着的,是两位村民,他们正在东拉西扯地聊天。车厢里尽管只坐满了一半位置的人,但是乘客的喧闹声几乎盖过了车轮的隆隆声。侯赛因愉快地回忆着大家惜惜难舍的情景。他看见侯斯尼的眼睛里噙着泪水。没错,在站台上的时候,他们俩都按捺着悲伤的心情说着话,可是当火车启动的时刻,侯斯尼挥手向他告别,眼睛里已经是热泪盈眶了。在家里的时候,奈菲萨放声大哭,把两只眼睛哭得又红又肿。一回想起姐姐的脸,他便不由自主地会想起她对自己的怜爱、同情和关怀,可是现在真主把这一份恩惠剥夺走了。那么母亲呢,不管怎么样,侯赛因一想到她就露出了微笑。母亲把他搂在怀里,使劲地吻着他的面颊。也许,她还是第一次这么做。至少,在这之前,他还想不起母亲曾经吻过他!她面对他们的时候,实在太有毅力了,这是她的性格。可是,那深深的母爱能够掩盖得了的吗?和他告别的时候,母亲一点儿都没有哭,因为她认为告别的时候流泪是不吉利的。可是,他已经在她紧皱着的眼角边看到了欲哭的征兆,只要他一消失在门背后,她的泪水就会潸然而下。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也许他走后,母亲会哭很久的,说不定到现在还在那儿哭泣呢。一想到这些,他感到分外难受。在父亲去世之前,他从来没有看见母亲哭过。为此,他越想越激动。"啊,她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真主用巨大的灾难来考验我们的家庭,可是在这之前,真主却又给了我们恩惠,让这个女人做了我们的母亲。要是没有她,我们的命运将会



怎样呢？我们的吃穿又会是怎样的呢？她是在怎样指点和监督我们的呢？在这样困难的环境面前，她又是怎样在支撑着这个家庭的呢？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就连哈桑哥哥，要不是去世的父亲，依我看，母亲也准能让他变成一个不错的男子汉。唉，还是少说哈桑吧。要是没有他，我真不知道有什么法子去就职呢！他给我的那点钱，就是我到月底之前的全部财产。手镯？……还想到它！赶快忘掉它吧，为了生活下去，我必须忘掉它，总有一天，我会偿还这笔债务的，赶快把这个不愉快的回忆遮盖掉。”

为了摆脱纷乱的思绪，他把目光投向了窗外。一望无际的田野展伸到天边，已经成熟的金灿灿的庄稼随着微风摇摆着脑袋，掀起阵阵波浪；这里，那里，四处都是农夫和耕牛，他们像一个个木偶玩具，几乎被无垠的大地所吞没；四野里到处是放牧的牲畜；秋日的晴空里飘浮着一团团淡淡的白云，但是在更多的地方，则是像湖水般的湛蓝的天空。火车驶过一条清澈的小溪，阳光照在水面上，泛起粼粼耀眼的波光。铁路沿线的电线杆，有规律地起伏着，仿佛伴着火车有节奏的隆隆声，在天空里游动。随后，他又把目光转向广袤的、静悄悄的、安详的大地，顿时，他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母亲！……母亲就像这片绿色的大地，她是那么有毅力，那么实实在在，任凭犁耙在耕犁！……她尽量不再进行有礼节性的拜访，因为她没有一件像样的外套！想到这里，他的眼睛开始模糊起来，眼前迷人的景色消失了。他暗暗祈祷真主，让他有好运气，能够来报答母亲。

“多么奇怪啊，埃及正在无情地吞噬着自己的儿子。尽管如此，有人还说我们是心满意足的百姓。真是这样的话，我这一生的苦难就结束了。是啊，绝望而又心满意足，这是极大的不幸，这本身就是一种死亡。要不是因为贫穷的话，我会继续我的学业，这一点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呢？体面、命运、受人尊敬的职业，这一切在我们的国家里都是被继承的。我不是个心怀仇恨的人，但我是个痛苦的人。我为自己痛苦，为千千万万的人痛苦。我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而是受压迫民族中的一员，于是，我的心里就产生了一种反抗精神，我的心里就有了一种类似愉快的感觉，我不知如何称呼这种感觉。我不是那种耿耿于怀的人，也不是个悲观的人，如果说进入高等学府的机会已经从我手中失去，那么，侯斯尼就决不会失去这种机会了，而且奈菲

萨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个适合她的丈夫。我们的家一定会恢复元气的,我们将会自豪地回忆起曾经走过的那些黑暗的日子。"他开始往左边望去,只见刚才看报的那位先生已经把报纸折叠起来,正在专心地注视着他,目光里流露出对孤独和沉默的烦躁不安,似乎他早在等待侯赛因这个偶然的一瞥。他向侯赛因挥动着手中折叠起来的报纸,没头没脑地说:

"要不是学生,那些头头们是不会联合的。谁会想到绥德基① 和努哈斯② 会坐到一张桌子上呢!"

为了让脑子在纷乱的思绪中得到休息,侯赛因很愿意和他谈谈,于是他说:

"你这话说得对,先生。"

"谁能相信,英国会承认埃及是一个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而放弃四项保护条约③ 呢?……你认为特权真的会取消吗?"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吧。"

那个人高兴地说:

"努哈斯会一直执政下去的,动荡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阁下是倾向华夫脱党④ 的?"

"是的……"

"我从你脸上的表情看出了这一点。华夫脱党人是爱国主义者,而自由立宪主义者,我们暂且不说联合和它的作用,他们只不过是戴着红毡帽的英国佬。"

"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

"阁下是去亚历山大?"

"不,只到坦塔。"

---

① 绥德基是埃及人民党的领导人。一九三〇年六月到一九三三年九月期间任埃及首相。

② 穆哈默德·努哈斯(1876—1965):本世纪初埃及政治活动家,华夫脱党领导人。

③ 这是指一九三六年八月英国和埃及签定的"英埃同盟条约"。该条约有效期二十年,一九五一年十月埃及曾宣布废除此约,但遭英国拒绝。直至一九五四年《关于苏伊士运河军事基地协定》签订后,英国才宣布终止这个条约。

④ 华夫脱党:一译国民党。Wafd 的音译。阿拉伯语原意为代表团。埃及资产阶级政党,建立于一九一八年,一九五二年初被解散。

“当先生还是做牧人,这一切都是真主安排的。我曾经在坦塔生活了好几年……”

侯赛因的脸上马上露出关注的神色,问道:

“我是第一次去那儿工作,先生能否为我指点一下,哪家饭店价格适中、比较适合居住?”

那个人用手抚摩着下巴,想了想,然后说:

“你可以住到大不列颠饭店去,它位于法鲁克王子大街上,饭店的老板叫麦希里·高斯坦迪。你可以住个单人房间,每月的租金是一镑半……”

接着,两人对于住饭店和租房子的各自利弊,交谈了很长时间……

四十九

他在饭店里住的那间房间很小,里面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只柜子、一把木头椅子和一个衣帽架。房间里只有一扇窗户,空气潮湿又不流通。打开窗子,边上是一条小巷,窗子的对面是一座旧房子的墙壁,阳光没法照进屋里来。当然,饭店里有许多俯瞰法鲁克大街的房间,可是租金都很贵。侯赛因权衡了一下,选择了这间普通房间。他对自己说:“我现在居住的条件和他们在纳萨尔拉胡同住的条件一个样,这是公平的。”

他进了房间,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窗户,并且受好奇心的驱使,从窗口向外眺望。他第一眼就看见那条简陋的小巷两边都是破破烂烂的房子。他不禁感到惊奇,这条巷子居然和大街有这么大的差别!然后,他又看了看对面那堵遮住了天空的破墙壁,心里不免烦躁起来。他确信,往后自己在寂寞时连往窗外眺望解闷的机会也不会有了。他转身离开了窗口,来到衣柜的镜子前。镜面上沾满了苍蝇的屎,自己的模样在里面显得十分古怪,脸变得长长的,五官都是那么丑陋。他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开玩笑说:“真主保佑,托真主的福,我的模样要比你漂亮得多!”

他脱下西装,穿上了大袍,然后把自己有限的几件衣服放到衣柜里。衣柜本身就很小,但还是显得空空荡荡的。事实上,他只有一套西装、两件大

袍和两套轮流替换的内衣。这些衣服都已经穿旧了,上面都已经被手工缝补过了。为了放心起见,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小叠钱数了数,然后又放回原处,那段痛苦的回忆即刻又浮现在他的脑海里。随后,他走到床前,在床上盘腿坐了下来。他不知道在剩余的时间里做些什么,没有人可以说话,没有事情可以做,只能沉湎在希望和梦想之中。

他感到一种出奇的孤独,他知道今后他将饱尝这种空虚寂寞的苦楚。没错,他喜欢看书,但即使他有钱买书来看,总还是有这种烦人的空闲时间的。他不习惯在沉闷和寂寞中过日子,在这种无声的孤独中,他感到自己就像一件被人遗弃的、谁也不要、谁也不在乎的东西。侯斯尼那神经质的尖利的声音哪里去了?他总是不停地吵吵嚷嚷的开玩笑或者抱怨什么。奈菲萨那尖尖细细的声音又到哪里去了?她每天总是讽刺、嘲笑一些邻居和周围发生的事情。不过,他没有向自己的感情屈服,而是尽量找出一些事情来做。

他开始盘算今后的基本生活费用,他的薪水每月有七镑,要不是家境困难盯着这些钱用,这笔收入对他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其中一百五十个基尔什支付房租,二百个基尔什当伙食费,不管出现什么情况,这两笔费用决不能超支。早饭吃闷蚕豆,中午是一盘肉片炒蔬菜,外加米饭和面饼,晚上是芝麻糊和甜食,或者是奶酪。如果有必要的话,晚饭就省下不吃了,就像漫长的两年中已经习惯不吃晚饭那样。不管怎么说,决不允许肚子成为经济拮据和窘迫的根源。比这更重要的是,他现在要尽一切力量来解决好眼前的这些现实问题。他不必再担心遭到侯斯尼的反对了,为了生活抑制自己的食欲、承担一些烦恼,他是心甘情愿的。然后拿出两百个基尔什给母亲寄去,这是一笔微不足道的小数目,他多么希望能加倍的给母亲寄钱,可是他无能为力。剩下的一百五十个基尔什,他要零用和添置衣服,这还没有包括付税金,税金一般都是在薪水里扣除的。随后,他好像有点为难地问自己,还能不能再节约一点?哪怕是一笔小钱放入储蓄罐里也好啊。他忍受不了没有储蓄的日子,不管数目多少。他认为,像母亲这样的人教育出来的子女,不能不省吃俭用过日子。确实,他的母亲在妇女中间,就像德国在其他国家中间一样,能够利用一切东西,哪怕是垃圾也能利用。裤子破了,她就缝补一下,直到没法穿了。如果破得没法缝补了,她就把裤腿剪去当衬裤

穿。剪下的半截裤腿用作抹布，实在不能用的破布才被扔掉。无论如何，他必须勤俭节约，残酷、无情的生活随意地折磨着他们，因此节俭成了他们的信条。想到这里，他的心头无缘无故涌上过去家里遭受痛苦时才有的恐惧感觉。而这一切都是由于贫穷引起的。是的，他们常常担心必要的生活费用增加而超出有限的进项。譬如担心有人生病，担心学校方面增加新的费用，或者担心奈菲萨某一段时间里找不到工作，还有……还有……还有……他并不仅仅就是回忆。在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他的心底里充满了痛苦的感情。他仿佛看到了母亲那干枯消瘦的脸庞，它像一尊表现坚忍和痛苦的活生生的雕像，他心里最爱的就是这张苦楚难看的脸。奇怪的是，当他想到自己往后能够减轻母亲肩上的担子时，突然感到一股清凉的微风穿过他的心底。是的，明天他就是一名国家职员了，再过短短的几年，或者稍长一点时间，侯斯尼也会是一名职员，而且是更高级的职员。为了弟弟能够获得高等学府的文凭，他心甘情愿地只读到高中，他的一生都会为此感到自豪的。侯斯尼会记住他的好处吗？他忙忙碌碌的，整天在为自己的事情考虑。他无疑是个聪明、勤奋的人，可是……唉，还是控制着点吧，别再批评他的不是了。他现在是多么想念他啊，实在太想念他了，就连他的固执和他的外貌都让他怀念。

一阵火车的汽笛声撕破了宁静，也打断了他的沉思。他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饭店离火车站不远，这自然而然使他想起不时有火车从开罗、从他亲人那里而来。他又回想起告别时的那一幕，他的心紧紧地揪在一起，心底不禁涌起离愁别绪。随后，他的心头蒙上了一层孤独和无聊的阴云，为了克制和安慰自己，他这样想道："也许，这是第一天离家必然有的感觉，以后慢慢会好起来的。"可是他干什么好呢？这是一个让他为难的问题，他不知道如何来打发今天的时间，是坐在这个房间里呢，还是到外面去、到这个新来的城市里去逛逛？突然，有一个好主意闪过脑子，让他像个落水者在浪涛中抓到了救命的工具似的高兴。给弟弟侯斯尼写一封信！他立刻拿出信纸，当即开始写起来。他把旅途中的见闻、饭店、饭店老板盖斯坦迪、他住的房间、以及他的思念之情细细地描写了一番。然后，他又让侯斯尼代他向母亲和奈菲萨问好。写到这儿，他停下了笔，是不是还要向巴海娅问好呢？他考虑是写她的名字好呢，还是称她为弟弟的未婚妻合适，或者还是干脆向法里

德先生一家人来个平常的问候？该怎么做呢？经过了毫无必要的一段很长时间的考虑，他选择了后面一种办法……

五十

一清早，侯赛因就离开了房间。但是，他发现外国老板麦希里·高斯坦迪已经坐在底层那张破旧的办公桌后面了。那个人问侯赛因，房间里有没有放贵重的东西。侯赛因勉强地微笑着回答说："贵重的东西都在我的口袋里。"说完，他就大步向街上走去。他径直来到马路尽头上的那家福尔饭店，这个地方是他昨天逛街的时候才知道的。他在这家饭店里吃了早饭，还特别注意到饭店里有一种用鸡豆做的凉拌菜，在开罗他还不曾知道有这么一个菜。他在大街上一直溜达到九点钟，这才朝着坦塔的高级中学走去，去文书主任那儿报到，开始正式上班。一看到学校，他的心就激动起来，不久前的往事像梦幻一般浮现在眼前。门卫知道了他的身份后，立刻带着他朝主任办公室走去。门卫希望他等候一会儿，主任马上就会来的。侯赛因坐在办公桌旁边的一张椅子上，目光穿过打开的房门，一直望到学校的院子，那里现在静悄悄的。一个星期以后，新学年就要开始了，那时候，校园里将会是一片生气勃勃的景象。他想起了往事，也就是在几个月之前，自己还在这样的校园里度过最幸福的时光，而且对学校里的每一位教职员工都怀着敬畏的感情。现在，他也成了那些教职员工中的一员，但是却一点没有自豪感。因为当学生已经是他的一种梦想，而当职员已经是现实了。当学生将来可以成为法律顾问，或者是部长，可是当一名职员最高也只能升到八级。

没有等待多长时间，他便听到门外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接着是清嗓子的声音，然后是痰在喉咙里呼噜呼噜打转的声音。随后，他看见一个男人奔跑着闯进了屋里。那是一个小矮个，瘦瘦的身子，圆圆的脸，一双眼睛老是流着泪，脑袋脱顶，光秃秃的。他一只手拿着一顶红毡帽，一只手拿着手绢在秃脑门上擦着汗。他一看见侯赛因这个年轻人，立刻对着他叫了起来：

"以仁慈的真主名义起誓，你怎么会在这里？……难道你昨天晚上是在



我的办公室过的夜？……真是一个用功的学生！”

侯赛因慌乱地站了起来，说：

“贝克先生，我是新来的文书侯赛因·卡米尔·阿里……”

那个人随即放声大笑起来，可是这又引来一阵剧烈的咳嗽，他又重新清着嗓子，嘴里塞满了痰。他狼狈地朝四周看了看，然后急忙往外跑去。大约过了半分钟光景，他马上回来了，情况已经好转。他抱歉地说：

“讨厌的寒冷，每年春季里我都要咳嗽，在春季这个学期里我经常是狼狈不堪。请不要见怪，侯赛因先生，首先，我对你表示欢迎……”

侯赛因微笑着伸出手，说了一大堆客套话。然后，那个人在他的办公桌后面坐下，并请侯赛因也坐下。入座后，文书主任开口说：

“我叫哈萨姆·哈萨姆·哈萨姆，我们家里的习惯是，大儿子取父亲的名字，你有没有听说过航海家哈萨姆家族？……没有？……不，……不，不，我的先生，真主是富有的，那些狗崽子学生，他们管我叫哈萨姆三次方。”

侯赛因开怀大笑起来，可是那个老流眼泪的人，用批评的目光凝视着他，说：

“你笑什么？你还没有摆脱学生的思维吧？趁这个机会，我要告诉你，我是个非常神经质的人，可是我的心地很好。我常常会傲慢地诅咒一个最好的人，可是我没有恶意，往往对被诅咒的人还怀着敬意！希望你能够理解我，也不要忘记我已经是你父亲那般年纪的人。”

侯赛因诚惶诚恐地说：

“但愿我们之间不要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但愿如此。我喜欢让你了解我，这就是我要说这番话的目的。我还会咒骂自己，骂得很多，咒骂有时让人有无限的快乐。要不是这样的话，很多人会被憋死的。用不了多久，你就会了解在学校工作的意义。”他叹了口气，在一大堆纸里翻了一阵子，最后找出一份文件，继续说，“教育部关于你的任命已经寄来了，它的编号是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的第一一七五号文件。你来得正是时候，我们十分需要你。现在你来校对一下花名册和支出清单。原来的那个文书和部里一位督查的千金结了婚，不久突然调到开罗去了。阁下你，侯赛因先生，结婚了吗？”

侯赛因笑着说：

"我在去年春天还是一名学生呢!"

"你以为学生就不能结婚吗?我是在高中的时候就结婚的。这也是我们家族的一个传统,就像大儿子一定要沿用父亲的名字一样。我们家原来还有许多伟大的传统,可是绥德基帕夏都把它们取消了。愿真主不要饶恕他……"

侯赛因带着疑问的目光望着他,他继续悲伤地往下说:

"我父亲哈萨姆贝克是华夫脱党里的一位要员,是华夫脱党中央里的一名成员。绥德基帕夏执政的那个倒霉时期,曾经要求他脱党,就像预料中的那样,结果被我父亲拒绝了。这个该死的东西,他在我父亲为难之际,阻止银行贷款给他,于是,我父亲只好卖掉土地,弄得倾家荡产。"

"可是努哈斯不是又回到了内阁吗?"侯赛因说。

"但是土地已经没有了。比这更可怕的是,绥德基后来竟然加入了爱国者的阵线。今年元旦,他在达苏格向欢迎他的人群发表了演讲。他向人们致意时说,'我的首领努哈斯……'唉,哈萨姆·哈萨姆·哈萨姆,你的损失有多大啊!"

侯赛因也装出一副动情的样子,咕咕哝哝地说:

"我们的主会很好地补偿你损失的……"

那个人点了点头,沉默了一分钟,然后说:

"你也真有福气,罢课一结束就被分派到学校来了。在最后一次的游行中,他们差一点把我们连同学校都一起烧掉了。愿真主诅咒游行,诅咒那些学生,诅咒绥德基!啊,侯赛因先生,你住在什么地方?"

"大不列颠饭店。"

"住饭店?愿真主让你失望。请原谅,我的意思是真主会宽宥你的。饭店不适合长久居住,你应该马上去寻找一个小套间租居。"

"可是我没有带家具来啊。"

哈萨姆先生陷入了沉思,同时格外认真地啃着指甲,然后说:

"房间里的几件家具花费不了多少钱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用分期付款的办法购买,我替你作担保……"

他又沉思了一会儿,眼睛察看着年轻人的脸,然后说:

"我居住的大楼顶层,有一套两居室的房子,每月租金不会超过一镑钱,



你觉得怎么样?”

侯赛因听到房子的租金后,第一次对这件事发生了兴趣。

“这件事我要认真考虑考虑再说……”他说。

“这事情就像一加一等于二那么清楚。现在,我们赶快工作吧。自从原来那个小子结婚调到开罗后,公文都堆积如山了……”

五十一

侯赛因先生决定在饭店里住到下个月初发工资的时候。随着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他越来越相信,最好还是搬到那个套间里去住,这样才会有安定和安全的感觉。哈萨姆先生一个劲儿的诉说着租套间对他的优越性。这样终于到了月初,哈萨姆先生为侯赛因买来了一张床、一只小柜子和一把椅子,一共花了大约两镑钱。然后,又由他作担保,签署了一份分四次付款的协议。房租每个月是一镑钱,这样,他每个月的支出一点儿也没有增加。他的新租的套间占了大楼平台的一半,由两间房间组成,没有盥洗室。哈萨姆先生就住在这幢大楼的二楼。侯赛因把一间房间锁上了,因为他用不着,在另一间房间里摆放好新买来的家具。这间房间的窗俯瞰着瓦里拉大街——这幢楼的大门就在这条大街上——它的周围没有更高的房子挡住,可以一览无余地望到前面的天空。在小屋里憋了这么久以后,小伙子感到这里视野开阔、空气流通,为此心情非常愉快。搬入新居的那一天,对他来说,真是个幸福的日子。因为他发现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成了房间的主人、家具的主人、工资的主人。他怎么也忘不了,那天早晨在领到工资时发自内心的愉快和幸福的感觉,他不知如何来掩饰这种出自内心、浮在嘴边的微笑,出纳员注视着他的兴奋样子使他感到很不好意思。可是,这种高兴和他后来到邮局里给母亲寄两镑钱时的那种满心喜悦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那才真是一个伟大的时刻。那时侯,他才懂得了长期的忍耐并不是毫无价值的。

他刚刚在新居安定下来,哈萨姆先生就来看望并祝贺他了。他对侯赛

因说:“你只要和我们住在一起,就不会感到自己是个陌生人了。”侯赛因对他的帮助表示了感谢,并表示要牢记他的恩情,把感激之情深深埋在心底。侯赛因已经原谅了在学校里初次见面时,他对自己的粗暴态度、无礼言行和工作上的杂乱无章。其实,他已经听惯了哈萨姆先生的胡言乱语。他确实是一个活泼开朗、心地善良的人。哈萨姆先生不愿意让侯赛因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留在屋里,便邀请他到楼下自己家的阳台上去消磨晚上的时间。侯赛因高兴地接受了邀请,跟着他去了。两人坐下以后,哈萨姆先生说:

“我看得出你不喜欢去咖啡馆,那么,你就把这个阳台当作你的夜总会吧……”

阳台做过了一番布置,是个很好的闲坐聊天之处。阳台的右边,放着两把大藤椅,藤椅中间放着一张桌子;另一边铺着一块大垫子,上面摆着几只靠垫;阳台角落里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摆着一只盘子,盘子里并排放着两只长颈水罐和一只水瓶,水瓶的水面上漂浮着小柠檬。哈萨姆先生开始无拘无束地闲聊起来,几乎一刻也不停顿。他身上套着一件宽大的阿拉伯大袍,这使他本来就瘦小的身体显得更加小了。在他身上,除了那条灵活的舌头外,几乎没有值得一提的地方。侯赛因十分喜欢这样的闲坐,在前几个星期里,他尝够了空闲、孤独的滋味,不知道如何来消磨时间。虽说看书是他的一种爱好,可以作为消遣,可是他却很少看书,那不是因为他不喜欢看书了,而是他没有更多的钱去买想看的书,只能买几份日报看看。他也曾经试着去过咖啡馆,但是他又不敢多去,害怕把几个有限的零用钱白白在那里浪费掉,尽管从他本性来说很希望去那里。因此,哈萨姆先生的邀请,是他求之不得的事。他相信,不管怎么样,这是一种他喜欢的消遣。谈话说到了他的新居,哈萨姆先生说:

“房间的打扫你就不用操心了,我已经吩咐家里的佣人,让他每天早上负责去清扫。我还会关照那个叫杰玛阿的女洗衣工,叫她每个星期五去你那儿。”

侯赛因非常感动,不好意思地感谢了哈萨姆的一番好意。但是他心里也有点不太高兴,因为他完全能够自己打扫房间,这样每天让人来打扫,他就必须不时的要付一点费用,这是他不能愉快接受的一个原因。哈萨姆先生高兴地笑着,然后说:

“我为你准备了一种会让你感到意外的游戏——玩双陆棋。……不知道你会不会玩?”

侯赛因高兴地说:

“有点儿会……”

哈萨姆兴致勃勃地离开了房间,一会儿拿着棋子回来了。他把双陆棋放在桌子上,然后像孩子似的自豪地说:

“感谢真主,在沿海这一带,这种棋我是玩得最好的,也许在上埃及①,我也算得上是好手了……”

这个让人感到意外的消遣,确实使侯赛因感到愉快。

“谁先动手?”侯赛因问。

哈萨姆先生满怀信心地说:

“随你的便吧。不管怎么样,你都会输给我的……”

两人开始玩了起来。不一会儿,侯赛因感到了心烦,哈萨姆先生和他坐得很靠近,他高谈阔论起来,满嘴的唾沫星子溅得他的脸上到处都是。于是,他希望用专心致志的下棋来封住他的嘴。然而,哈萨姆先生仍然一边下棋,一边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下棋本身给他提供了滔滔不绝、没完没了的说话机会。不管走什么棋,他都要说上一通,不是炫耀自己的棋艺,就是嘲笑侯赛因。第一局结束了,他是个赢家,于是他对着侯赛因大声叫嚷起来:

“诅咒你那倒霉的运气吧,谁让你落到了我的手中。只要我还活着,你就别想尝到赢家的滋味……”

两人又兴致勃勃地玩起了第二局。这一次,侯赛因特别聚精会神。正当两人不分上下的时候,侯赛因突然听见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从房间那边传来。他用军人的动作朝门口转过头去,只看见一位姑娘双手端着茶盘走了进来。他立刻收回了视线,显得腼腆和局促不安。因为从第一眼看上去,他就明白这个姑娘不可能是佣人。他隐隐约约感觉到姑娘走近来,微微弯下腰,把茶盘放在藤椅上,然后就走开去了。虽然是一瞥,他对姑娘还是有印象的。不会错,姑娘的脸很丰满,而且很白,眼睛是黑黑的——也许是蜜褐色的吧?——炯炯有神。侯赛因立刻局促不安起来,脸涨得通红通红的。

① 上埃及指埃及南部地区,包括开罗南郊以南,直到苏丹边境的尼罗河谷地。

这个时候,哈萨姆先生唠唠叨叨的话突然停止了,随后,他用轻轻的声音说:

“这是我的女儿伊赫桑。我总把你当作自己的儿子看待,所以我想让她来给我们送茶没有多大的关系。”

侯赛因蠕动了几下嘴唇,好像要说点什么,可是却一言未发。哈萨姆先生一边往两只茶杯里倒水,一边说:

“家里有个女孩子好处可多了。她的几个姐姐都结婚了,一个在开罗,两个在达曼胡尔,家里只剩下她了。”

侯赛因慌乱地嘀咕了一句:

“但愿我们的主让她给你快乐……”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一口一口地呷着茶水,拘谨不安的情绪渐渐从侯赛因身上消失了。可是他又为另外一种感情纳闷,他不明白那是什么原因。也许,他是知道这个原因的,只是在逃避,假装不知道而已。他的脑子里依然有着姑娘模模糊糊的形象,他为此感到激动。他知道,类似这样的激动,面对任何一位姑娘都会产生的。这种激动说明不了什么,通常来说,这是每一个年轻人都会有的感受,尤其是对一个大龄青年来说。也许,这一次的事情是因为发生在家里,不是发生在马路上或公共汽车上,才使他处于这样紧张和喜悦的气氛中。他肯定是想起了在开罗时的那些很久以前的事情,所以心里产生了害怕和提防的感觉。哈萨姆先生一直在默默地观察着他,最后,他终于对这样的沉默感到不耐烦,便说:

“快喝茶吧,准备玩下一局。你落到了我的手里,就别想跑了。”

五十二

她是那种长得漂亮、能够让人心动的姑娘,这个看法在以后几个星期的日子里得到了证实。他曾经在大街上看见过她,她由母亲陪伴着;在她的家里,他也看见过她好多次。她的运气不错,除了颧骨比较高以外,模



样上几乎没有遗传他的父亲。而且高高的颧骨一点没有使她的脸形变得不堪入目,相反,却赋予了她一种特别的气质。他很快发现,哈萨姆先生的那套房子对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在那里玩得高兴这一条理由可以解释的。他全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心扉好像在等待着有人来叩开它。他的心里很快滋生出一种爱慕、渴望和欣赏的感觉。他希望能用她的温柔来驱散自己的孤独,灌溉他那枯竭的心田。但是,他又没法忘记自己有许多麻烦,而且也不想推却应尽的责任。而且,他又没有决心处理好这些事情,因为这是超出他能力范围的。他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要么宽宥自己,要么悄悄退回到那种寂寞、枯燥、毫无欢乐和希望的生活中去。他越来越感到左右为难,有好多次,他想找个借口搬回到饭店里去住,但是始终没有付诸于行动。最后,他觉得还是顺从命运吧,把一切交给命运去安排。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侯赛因虽然很难有机会见到姑娘,但是她的形象从来没有在他的脑子里消失过。哈萨姆先生呢,他对所有的事情都佯装不见,仍然是那种唠唠叨叨的老样子。在这段时间里,家里的消息对侯赛因来说,始终没有间断过。由于侯斯尼经常来信,把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告诉他,所以他似乎仍然生活在他们中间,和他们同甘共苦。侯斯尼告诉他说,母亲已经决定将他寄回去的钱存起来,只用在将来添置衣服上。他已经用那钱买了一件上衣,和那条旧裤子搭配着穿。母亲为自己添了一件外套,穿在薄薄的连衣裙上面,这样用它来保暖就可以不必买羊毛衫了。结果就是这样——他寄回去的钱都用在必须要穿的衣服上了。因此,他们就无法改善伙食了,仍然吃得那么简单和差劲,就像他知道的那样。侯斯尼在谈到奈菲萨时说,她现在手头比从前宽裕多了,因为母亲不再像他没有寄钱给家里时那样,要求她把全部的收入都交给家里。她手上有了一点小钱,也能添置一点衣服了,在人面前也显得体面些。说到哈桑,看来新的生活极大地影响了他,使他忙得顾不上他们,或许他以为侯赛因有了工作后,他们不再需要他了,因此完全和他们断绝了往来。在后来的几封信里,侯斯尼还告诉他,他正在准备学期末的毕业考试。他说,他正在全力以赴进行复习,因为他知道落榜意味着什么。在最近的一封信里,他婉转地说了一大堆侯赛因的好话,在信的末

了，他才问到在最近三个月里，他能否奢望得到一笔买裤子的钱。因为新上衣穿在那条又小又旧的裤子上，岂不是黯然失色吗？侯赛因对弟弟的这个要求考虑了很久，他不知道帮助弟弟实现这个愿望会不会影响他的存款计划。不过，尽管他举棋不定，他还是知道决不能让侯斯尼的希望落空！如果不是两个人离开得那么远的话，也许他会设法呵斥他一顿的。但是分离使他的心肠变软了，对家人的思念变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是的，他是个克勤节俭的人，决不喜欢浪费钱。但是如果是为家人付出，他是个绝对慷慨无私的人。为了使侯斯尼满意，在这三个月中，他必须勤俭节约。他对侯斯尼太了解了，侯斯尼把他对家里做出的贡献，看作是他责无旁贷的义务。如果他不帮助侯斯尼买好裤子的话，侯斯尼在生气的时候，会把你给他买上衣的好处也忘得一干二净。尽管这样，他发现自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促使他为弟弟多做一些好事，那是他相信弟弟会有一个辉煌的明天。为了弟弟的未来，他已经牺牲了自己的前途，他还必须为他做出全部的牺牲。那种愉快和忧愁的感情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他愿为他们坚持不懈地作出牺牲，却又感到力不从心。这种感情像铠甲一样，使他经受了一次次的打击而不被粉碎。这种感觉又是一种安慰，他从中吸取了力量，得到了快乐，同时又为自己的人生增添了光辉的道德意义。

随后，发生了他意想不到的事情——他心里是这么对自己说的，尽管他并不相信。有一天，他和哈萨姆先生像往常一样坐在一起闲聊。哈萨姆先生问他：

“你还没有考虑过结婚的事吧？”

年轻人顿时慌乱起来，心里好像有一种类似害怕的感觉。然后，他含含糊糊地回答：

“没有……”

哈萨姆先生扬起眉毛，不满地说：

“那么，你在考虑什么呢？你为什么而生活着？尤其当一个人的工作已经稳定下来后，你不考虑婚姻，那还考虑什么呢？”

侯赛因犹豫了一下，然后说：

“不考虑婚姻，那是为家里尽点道德上的义务，做点奉献。”

接着，他向哈萨姆先生谈起了家里的困境，有时候还做了一些夸张，以



便自己在哈萨姆面前显得很高尚。哈萨姆先生认真地听完了他的话，但是并没有对他表现出满意。对于他这个人，对于他的忠诚，他不准备表示满意。听完侯赛因的话，他轻蔑地摇了摇那个光秃秃的脑袋，说：

“我看你是在尽力夸大家中的困境。你得做好忍耐的打算，等到你弟弟拿到了毕业证书，你就可以卸掉责任，解放出来了。那时侯，他也有了工作。努哈斯帕夏本人都要结婚，难道你认为你身上的责任比他还要大吗?”

侯赛因慌张地笑了起来，说：

“可是我弟弟决心要受完高等教育……”

哈萨姆先生嘲笑他说：

“你听着，孩子。如果你的一生中有像恢复一九二三年宪法那样的目标，那么，你推迟结婚是最合适的。感谢真主，可是一九二三年的宪法已经恢复了，你为什么还不结婚呢? ……今年年底你应该结婚了，因为那时你弟弟有了工作。如果他执意要受完高等教育，你母亲也同意他这么做的话，那么，你母亲反对你结婚是没有道理的。是的，她溺爱一个儿子，同时又剥夺了另一个儿子生活中的首要权利，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侯赛因发现哈萨姆先生的话未必对他有很大的影响、能够把他说服，但也有一定的道理。他不想断然否定他的话，破坏他们之间友好的关系，于是说：

“我相信在我弟弟的希望不落空的同时，我也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

关于婚姻的谈话，从表面上看来是毫无目的和意义的随便聊聊，可是两个人都是心照不宣，知道这完全是有所指的。在这之前的每天晚上的闲聊中，他们也多次谈到过这个话题。侯赛因似乎还不相信这一点，因此难为情地说：

“依我看来，伊赫桑小姐还没有到达青春期……”

哈萨姆先生听完后，朗朗地高声笑了起来，说：

“伊赫桑当然还小呢，可是结婚并不是只为成年人创造的……”

这个话题谈到这儿就没有再进行下去了，甚至在以后的日子里也没有人提起过。这样一直到了有一天，哈萨姆先生提出建议，要在家庭宴会上，把侯赛因介绍给他的亲朋好友。侯赛因极力推脱，最后不得不接受了。他怕自己的外表在客人面前显得不讨人喜欢而处于尴尬地步，一个几乎疯狂

的念头——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是这样形容自己的——突然控制了他，他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定做了一套西服，买了一双皮鞋和一顶帽子。其实，这一切完全是凭着一时的冲动和突如其来的感觉决定的，以致到了月初，他才发现自己已经没有钱可以寄给母亲了。于是，他给母亲去了一封信表示歉意，并且谎称自己在这段日子里生了一场病，他把有限的收入都花在了治病上。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双手冰凉，思想上十分苦恼，心底里觉得自己一错再错，最后到了丧失理智、想歪点子、不学好、还假惺惺地表示歉意的地步，理应受到惩罚……

五十三

时间到了星期四。那一天，侯赛因正躺在床上看《晨报》——他保持着每天把报纸留到下午看的习惯。一阵敲门声传来，他以为是哈萨姆先生家的佣人来了，于是走过去打开了门。他突然发现站在面前的竟是母亲。没错，是他的母亲，不是别人！他惊奇得张大了嘴巴，然后伸手拉住母亲的手，高声喊道：

“妈妈！……在坦塔？……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紧紧地握住母亲的手，然后在母亲的两颊上吻了两下，或者说，他们互相吻了两下。在和母亲一起往房间里走的时候，他吃惊地问道：

“为什么侯斯尼在信里不告诉我你来这里？不然的话，我可以到车站去接你。”

母亲在他端来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微笑着说：

“我都没费周折就找到了你的住处，如果在舍巴拉大街找个住处，那要比在这儿困难得多。侯斯尼建议我等几天再走，先写封信来告诉你一声。可是我不想给你增添麻烦，你正在生病。我得知你在这儿孤零零的病着，在开罗实在待不下去了……”

“生病？”这个词儿一下子让他从相逢的喜悦中清醒了过来，他感到惊恐不安，而且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没有让它表现出来，然后笑着说：



“很过意不去,妈妈,我打搅你了。不过,我从来都不敢奢望最终有这样愉快的事情,你会亲自跑到这里来!……”

母亲关心地打量着他的脸,露出怜爱和同情的神色,然后说:

“我的孩子,你得了什么病?……现在怎么样?……快告诉我,你得的是什么病?”

他的内心一阵惶惶不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没有在脸上表露出来。他相信,自己的外表一点儿不像生病的样子。相反,无法掩饰的是,自从参加工作以来,由于伙食得到了改善,总体来说,他的身体比以前强壮多了。

“没什么可担心的。”他简单地说,“我得了严重的肠胃炎,不过,没有多少日子,只有几天……”

母亲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脸庞,她说:

“我们大家特别焦急不安,前一封信里你还说身体很好,让我们放心……”

停顿了短短的一会儿,她又接着说:

“我们都觉得事情相当严重,真主保佑!尤其当我们看到这个月你被迫中断给我们寄钱的时候……”

他的心感到犹如被针扎那样的痛苦,他急忙强装笑颜,说:

“我不得不请医生看病,买药,花去两镑多钱。你知道,我身边没有应付意外事情的备用金!”

“你别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看见你身体很好,我心里也就高兴了。不过,你最好立即发封信给你弟弟,好让他们放心。他和奈菲萨都为你担心极了……”

然后,母亲用审视的目光打量起他的房间。侯赛因看见墙上衣帽架上的那套新西服时,心里既紧张又害怕,脑子里在准备着对它编排一套新的谎话。可是母亲说:

“你的房间很整洁,家具也很好。来,让我看看其他的房间吧……”

侯赛因笑了起来,说:

“我只住了这一间房间,另外还有一间因为用不着,我把它锁上了。”

“好像你是付了一套房子的租金吧,现在却住了一间房子!住饭店不比这更好吗?”

“恰恰相反，妈妈。这套房子的租金比住饭店便宜五十个基尔什。”

“你去信告诉过我们，说你不需要佣人。那么，你自己打扫房间不累吗？”

“不，这事儿很简单，你也知道的。”

母亲微微一笑，说：

“孩子，看来你过得很舒服，也很愉快，这样我就高兴了……”

他认为危机已经平安过去了，于是由衷高兴地说：

“我过得很快乐，妈妈。我要留你在这儿住上一个月。”

母亲忍不住笑了起来，说道：

“不，我在这儿只住一个晚上。这里连我睡觉的地方也没有，我会给你添很多麻烦的。你还得从商店里买回吃的东西。”

他还没有来得及答话，有人来敲门了，他赶紧去开门。这时，母亲听见一个乡下口音的声音在说：“哈萨姆先生问你，今天这么晚了怎么还没有过去。”随后，母亲听见侯赛因对那个人说向先生表达歉意，因为他母亲从开罗来看他了。门关上了，年轻人又回到了床边的那个位置上坐下。这时，他发现母亲正用询问的目光望着他。于是他说：

“他是学校文书主任、我的邻居哈萨姆先生家的佣人……”

母亲已经从侯赛因给家里来信中得知，是这个人说服了他从饭店搬到了这里住，并且还帮助他添置新家具分期付款作了担保。于是母亲说：

“从佣人的话里听出，你空闲的时间都在他们家里过的。”

在这一瞬间，他猜想母亲已经窥见了他的全部秘密。他不敢抬头望母亲一眼，只感到舌头因为害怕直打转，说话结结巴巴的。

“对，我经常是这样。他是一位好人，又是我的顶头上司。有他跟我做伴，我就不想去咖啡馆了，也不会沾上坏习气了。……一个人总得要有点消遣来打发空虚的时间……”

随后，母亲起身到卫生间洗脸。她脱掉外衣，侯赛因接了过去，用刷子刷掉了衣服上的尘土。他在心里默默祈祷真主，让母亲的探望赶快平安地过去。是的，他的心里一直在担心，害怕母亲发现他的秘密，母亲待在这个藏有他秘密的地方使他心惊肉跳。他暗暗诅咒自己的愚蠢，竟然不给家里寄钱。母亲又回到了原来坐的地方，开始细细询问起他的生活

和各种情况。可是他们没有说上几句话，门又一次敲响了。侯赛因似乎有点恼火，再次起身去开门。来者还是那个佣人，他的声音母亲刚刚能听见，只听见他说：

"我太太想上门来给你母亲请安。"

母亲急忙站起了身，走到过道里，对佣人说：

"这里地方小，我没法接待她。我会亲自去拜访她的……"

佣人走了，母子俩回到了房间里。侯赛因说：

"没有必要去拜访。你在这儿住这么短的一点时间，我们一分钟也不要分开。"

母亲叹了一口气说：

"礼尚往来是一定会有的，你难道不害怕我怠慢了你顶头上司的家属……"

两人又闲聊了很长时间，一直到阳光渐渐消失，黄昏临近。母亲站了起来，穿上外衣，对侯赛因说：

"现在我该去拜访你的邻居太太了。"

年轻人用忧郁的目光注视着母亲，一直到她离开房间。然后，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心里暗暗问自己："她是不是已经产生了疑问？……真不知道她怎样结束这次远行！"

五十四

他独自忧心忡忡地待在房间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感到坐立不安。不用怀疑，他的秘密已经暴露了。他在为自己辩护，心里想着这一切会不会是他的猜想？也许，一切都会平安过去的，他们不可能向母亲泄露什么，这是肯定的。可是如果她遇见了伊赫桑，事情还能瞒得过去吗？他注意到夜色已经很浓重了，于是点上了煤气灯。随后，传来了敲门声，他的心顿时随之剧烈地跳动起来。他走过去打开门，母亲一边走进来，一边说：

“我没有离开很久吧。”

两人回到了房间里，侯赛因倚窗站着，母亲默默无言地脱掉外衣和鞋子。侯赛因心里对自己说：“从这张脸来看，肯定有事情的，而且有很多事情，这我是明白的。我敢打赌，她不畏辛劳地远行到这儿，并非是出于对我的身体不放心。我母亲不是个软弱无能的母亲，她是个真正的慈母，但无疑也是个坚强的母亲。这样的沉默有多可怕啊，什么时候才能打破沉默呢？”

“你觉得他们怎么样？”他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问道。

母亲在床上盘腿坐下，然后简短地说：

“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觉得他们不怎么样！”

他知道这是为了什么，秘密暴露了，他小心提防着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说：

“哈萨姆先生确实是个好人……”

“也许是吧。可是我还没有和他见过面，了解到他的真实情况……”

他绝对不能问为什么她觉得他们不怎么样，还是对这个问题佯装糊涂吧，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不会拖很久的。他发现母亲正注视着自己交叉在一起、放在膝盖中的两只手。她一定在思考应该怎么对他说。多么严重的错误啊，他多么不应该屈服于环境的诱惑，以至这个月没有给家里寄钱。要养家活口的人怎么能迷入歧途呢？母亲紧绷着脸，用眼角扫了他一眼，说：

“现在我总算对你放心了。我可以毫不惭愧地向你坦言，你没有给我们寄钱的时候，我真是担心极了。请原谅，我的孩子。我还不得不向你承认，你来信说生病了，我就有些怀疑，那只是一种借口！”

“妈妈！”侯赛因不由自主地叫了起来。

“对不起，孩子。有些怀疑是罪过，可是我当时对孤独的年轻人在异乡会遇上什么事情考虑了很长时间。不错，我对你的理智是信任的，可是魔鬼是狡猾透顶的，我怕它把你迷惑住。你不要忘记我的悲哀，你应该知道，除了真主，我惟有依靠你了。你哥哥哈桑已经不和我们往来，奈菲萨是个苦命的姑娘，侯斯尼还是个学生，还要当很长一段时间的学生，这一点你不是知道的吗？我们本来就不幸，如果我们失去了你给我们的赡养

费，不久的将来，我们还会失去你兄弟给我们的赡养费，这样我们的命运就更加悲惨了。”

侯赛因激动地说：

“妈妈，我不需要别人提醒这一切，我知道自己错了……我因为没有办法，才被迫不给家里寄钱的。我非常难过，妈妈。”

“我是个苦命的人……”她轻轻地喃喃自语。

沉默了片刻后，她继续说：

“我是个苦命的人，因为我成了多余的人，就像是孩子们得到幸福的绊脚石。”

“你这样对待自己太不公平了。你是一位仁慈的母亲，是一位最最慈祥的母亲……”他不安地说。

“孩子，你能理解我，这太让我高兴了……”

她望着儿子的眼睛，叹了一口气，说：

“我这一辈子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你姐姐奈菲萨的未来。我多么盼望有一天，当我闭上眼睛、然后睁开来的时候，发现她已经在她的丈夫家了。可是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没有一文钱可以给她置办嫁妆。我还担心的是，我没有对她放下心就已经去世了。你们都是男人，而她则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女子……”

侯赛因连连否定着叫道：

“只要我们活着，她决不会是无依无靠的……”

母亲又一次叹着气说：

“愿真主保佑你们长寿！可是姑娘住在结了婚的兄弟家里，是无法保证得到幸福的！”

母亲眼睛里的目光别有一番含意。他已经明白了这里面的意思，姑娘住在已经结了婚的兄弟家里，是无法保证得到幸福的。侯斯尼已经有了婚约，那么，他就不能结婚了！这个逻辑是合情理的，也是仁慈的！但是对他来说，却是判了死刑。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他已经不再害怕母亲像过去那样对他又打又骂了，可是他决不会因为有了这样的安全感而去刺激她生气。相反，这将促使他更加尊重母亲。他平静地说：

“妈妈，你就放心吧！我希望你不会发现奈菲萨有这样处境的一天！”

她点了一下头，似乎对他说，让我们暂且把这件事搁在一边，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吧。然后她说：

"事实上，我本来脑子里就有很多想法，我觉得只有不辞旅途辛苦、花上一大笔钱来你这儿一趟，才能把事情弄明白。"

他笑了起来，几乎是不由自主的。

"这么说，你到这里来并不是因为不放心我的身体！"

话一出口，他马上感到后悔了。但是母亲对着他苦涩地笑了笑，说：

"听我说，侯赛因，你想结婚吗？"

他装出了一副毫无兴趣的样子，企图来掩盖自己的慌乱不安。他说：

"我真奇怪，是什么让你有这样的想法！"

"难道我不喜欢看着你们一个个幸福地结婚？可是，你愿意在我们家还没有从苦难中振兴起来，就急急忙忙结婚吗？"

"我还没有想过这件事。"

"我提这样的问题，你是不是感到讨厌？"

"绝对没有！"

"如果我建议你推迟考虑结婚，你不会觉得我的建议对你太不公平了吗？"

"不，它是公平的，也是仁慈的……"

母亲垂下了眼睑，伤心地说：

"这不是我的心冷酷，而是现实让我们落得这样。不过，我看你在还没有履行义务之前就急着要结婚，那也未免太自私、太狠心了……"

"不管怎么样，我都不是个急于考虑自己的人。"

母亲犹豫了一会儿，随后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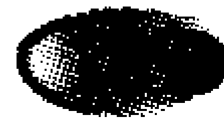
"看到你这么听从我的话，这鼓励我要给你提出一个忠告：搬离这套房子，回到饭店里去住。"

事情已经挑明了！他目瞪口呆，然后嗫嚅着问：

"饭店？"

母亲坚决地回答说：

"你不懂得人情世故。也许，你的邻居是个好人，可是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如果你继续和他们做邻居的话，他们会讨厌你的，你不明白吧？"



五十五

母亲后来没有再提起过这个话题，她天生就不像许多女人那样，喜欢唠唠叨叨。星期五的早晨完全是在愉快中度过的。他们在家待了一会儿，然后出发去市里参观名胜古迹。不过，母亲还是执意上午就上火车站。侯赛因没法挽留，只得服从母亲的决定。于是，两人一起去车站，他为母亲买好了车票。在等火车的时候，他对母亲说：

"我打算在这套房子里住到月底，因为我已经付过房租了，这你也知道……"

母亲对他的回答是，祝他工作顺利，万事如意。然后火车进站了，他告别了母亲。母亲上了三等车厢，消失在一群男女混杂的乡下人中间，他的心头蒙上了一层悲哀的幕帘，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送别亲人。火车渐渐向远方驶去，眼看着母亲挤进塞满可怜人的下等车厢的一个角落里，他的心揪得紧紧的。他满怀着忧愁回到了家里。"我真该死！……我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了代价。是什么魔鬼迷住了你的心窍？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失望老是紧跟着我，我无法逃避。"

哈萨姆先生家的佣人又来了，这次他是奉主人之命来请侯赛因和他的母亲一起过去吃午饭的。侯赛因告诉佣人，母亲已经回开罗去了。晚上，佣人又来了，这次是请侯赛因去像往常一样的闲坐。他没法再推辞了，只好前去。

冬天已经来临，阳台的门关上了，两人围着小桌子坐在房间里。哈萨姆先生问他：

"你母亲怎么这么快就回去了呢？"

侯赛因笑笑说：

"我们家一天也离不开她！"

"星期四来，星期五就回去？……火车上很辛苦，这一趟来得不值得！"

"可是她来这儿的目的达到了，对我也放心了，还去参观了名胜古

迹……”

哈萨姆先生指了指里面的房间，说：

“她们都对我说，她是个非常好的人。”

“你们过奖了……”

哈萨姆先生眨着那对流泪的眼睛，说：

“我们多么希望她在回去之前能上我们家做客！”

“她着急着要回去。我本想让她推迟到下午动身的，可是她不肯，借口说家里需要她……”

哈萨姆先生遗憾地说：

“我们为她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宴。我还亲自去挑选了三只大肥鸡……”

侯赛因不安地笑着，喃喃地说：

“祝你们健康、快乐……”

哈萨姆先生笑了起来，然后打开装棋子的盒子。可是，他没有急着摆放棋子开始玩，而是关心地问：

“你没有把我们已经谈好的事情告诉她吗？”

侯赛因感到很尴尬，但他还是说：

“没有……”

“为什么不告诉她？”

“她把我当成是家里的顶梁柱，我怎么能跟他说这事儿呢？”

哈萨姆先生拿起骰子，握在手中，摇了摇，掷了出去，然后说：

“你真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你母亲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高兴的。”

“如果这样的消息来得正是时候，她肯定会高兴的……”

哈萨姆先生高声地笑了起来，然后慢腾腾地说：

“我有一套自己的处世哲学：投身到惊涛骇浪中去，什么也不用害怕。你听说过有哪个人在埃及饿死的吗？”

侯赛因笑着说：

“这主要是我们的百姓习惯了饥饿！”

哈萨姆先生笑了起来，继续说：

“所有的人都会活下去的。闭上你的眼睛，然后再睁开来，你会发现孩



子变成了大人，学生变成了职员，单身汉都结了婚，只有像你这样胆小怕事的人才是个倒霉蛋。这就是生活……”

胆小怕事!？这样的形容使他很不高兴，心里不由得升起一股怒气。这不是什么害怕，是他明白自己的真实处境。如果他置母亲于不顾，让她受挫折，重新回到失望中去，他就是个真正勇敢的人吗？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最愚蠢的人才从坏处去理解他。他的希望受到了打击，但是没有人怜悯他，没有人理解他。想到这一点时，他发现自己有一种突如其来的、莫名其妙的快感。没错，他为自己做得对、别人误解他而感到快乐。同样，他屈服于命运，诅咒命运，这种模模糊糊的快乐也是一种快乐。他微笑着说：

“哈萨姆先生，你出身大户人家，不可能知道像我们这种家庭的艰难……”

哈萨姆先生故意阴沉着脸，以掩饰脸上露出来的自负的笑容。他接着说：

“你的事情随便你怎么处理，但是你不要忘掉了自己。先知说过：‘不要忘记了你在世界上应该得的一份。’一切都快了，用不了几个月，你弟弟就可以拿到文凭了，他的情况就会有所改变。掷骰子吧，看看谁先开始走……”

五十六

两个星期以后，他收到了侯斯尼的来信。侯斯尼在信中告诉他，他已经缴了参加考试的费用，眼下正在日夜加紧复习功课，争取获得成功。他对弟弟的智力和能力都有极大的信心，对他能取得预期的成功，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但是他不是那种想入非非的人，而是认为梦想本身都是虚假的。尽管如此，这时的他也陷入了梦想之中。他想象着弟弟获得了文凭，并且理所当然地找到了工作，为他分担了家庭的负担。然后，他又想象自己开始了一种安宁的幸福生活！他对婚姻生活没有更多的奢望，只盼望能过上安定、愉快的日子。在这套房间里，他过着形影相吊的生活，这使他更理解了家庭的含义。他渴望投入家庭温暖的怀抱，就像一个在滂沱大雨中冻僵的人渴望找

到一个庇护处那样。他已经无法忍受天天去公共餐厅吃饭的生活;即使居住,他好像也非常害怕独居一室,哪怕是短暂的一会儿时间。他已经厌倦了单身汉那种不断要为自己衣食起居操心的生活。这些还好说,最令人难熬的是心灵的饥饿和渴望。对他来说,与其说爱那个姑娘,倒不如说他更爱女人,爱夫妻生活。不过,她也让他编织起了心里对她的梦想和思念。除了几次偶尔的幸福相遇外,他很少能见到她,因而他的心里越发思念她。侯赛因认为那是他们家的人故意不让她露面。可是后来他才看出,原来哈萨姆先生也确实是个保守的男人,他有开明之处,可又是个不失体面、不失分寸的人。如果侯斯尼愿意毕业后就工作的话,他一定马上把姑娘娶回来,拥抱在怀里,过一种真正的生活。这就是他的梦想。可是梦想仅仅是梦想而已,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让梦想变成现实。侯斯尼还将继续接受教育,他不应该对此有任何抱怨。没错,一切事情让真主来安排吧,他会等待的。可是有一天晚上,他终于明白了,要想这样平静、安心地等待下去是不行了。那天,他俩喝完茶后,哈萨姆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应该和你商量一下。"

侯赛因抬起头,用询问的目光望着他。哈萨姆先生郑重其事地说:

"事情是这样的。伊赫桑的表哥是一位商人,也是布哈伊拉的农场主,他打算向伊赫桑求婚。我认为,这件事在我最后拿定主意前,首先应该问问你的意见如何。"

突如其来的难题把年轻人一下子弄懵了,他悲痛、迷茫、无法相信。确实,他心里曾经也产生过一些怀疑,但一直认为那是自己心胸狭窄而放不开。他感到愤怒得快要窒息了。他已经陷入了残酷的境地,是行还是不行,实在让他难于回答。他能说什么呢? 如果他同意和姑娘结婚,这无疑背叛了家庭;如果他说不行,那么,他和哈萨姆先生的关系肯定要断绝了。在慌乱不安和恍惚之中,他似乎看见了姑娘的脸,那是一张寄托了他全部希望的脸。他感到绝望像一只手,紧紧地掐住了他的脖子。他冷冷地瞥了一眼这个折磨着他的人,这一瞥的背后,深藏着他越来越强烈的愤恨。哈萨姆耐心地注视着他的脸,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沉默后,他又喃喃地问道:

"你说呢,侯赛因先生?"

看来不回答是不行了,于是他怀着殷切的希望说:

“我们家的情况我都已经向你解释过了，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今年夏天，你弟弟就可以从学校毕业了。”

“可是据我看，他决心继续求学……”

哈萨姆先生不高兴地说：

“荒唐的想法！你不应该屈从这种想法，并为它承担责任……”

他想避开眼前的危险，于是便像一只逃避到人的背后、其实也无济于事的老鼠，回避着说：

“我可以设法马上宣布订婚，但是结婚还要等一等……”

“等几年？”哈萨姆先生马上问他。

噢，原来哈萨姆先生以为他仅仅只为弟弟打算，根本不知道还有奈菲萨的事情、以及她那堆难办的麻烦。要是能够真实地、毫不隐瞒地把一切都对他坦诚相言，那该有多好！……于是，他十分谨慎地答道：

“四年行吗？……”

说完，他朝哈萨姆先生望了一眼，想看一看对他的坦率对方有什么反应。随后，他又接着说：

“等几年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影响的。你不相信我？”

哈萨姆先生撅起了嘴巴，摇了摇脑袋，然后用一种可怕的平静口吻说：

“四年！谁会等四年！……难道你想让我对姑娘的母亲说，我要拒绝她表哥提出的马上就和她结婚的要求，让她再等你四年？……侯赛因先生，照我看来，你对自己的愿望并不是那么认真！”

极度的痛苦使侯赛因全身颤抖起来，他喊道：

“愿真主宽宥你，哈萨姆先生！……我是个诚实的男人，我的愿望一直是真诚的。我不认为有其他正当的理由可以把我和她分开……”

哈萨姆先生冷冷地说：

“你既不是父亲，也不是母亲，所以你不认为那是个正当的理由，这不足为奇。现在我们都别争了，我只要你简单的回答我，你能不能提前在今年结婚？”

一阵沉默，侯赛因沉默了很长时间。他没有什么可说的，脑子里一直在为难地思考着，同时失望而又无可奈何地抿紧着嘴巴。哈萨姆先生微微地笑了笑，然后也抿紧了嘴巴，蛋圆形的小脸绷得紧紧的，充满着怒气。这样

僵持着沉默了很长时间,敌对的气氛就像五月的热风① 中的尘土,让人的神经承受不了。尽管如此,侯赛因还是不愿忍受来自对方的疏远,于是,他好像预料到会得到否定的回答似的,用可怜巴巴的声音问他:

"不能等一等吗?"

"不行……"他用坚决的语气说。

侯赛因感到惭愧、痛苦,坐了一会儿,他起身告辞,离开了那里。在走出那套房子时,他继续沉浸在极度的痛苦和绝望之中,眼前几乎什么也看不见。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心里很明白,他再也不会踏进这个家的大门了。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点上了灯,沮丧地倒在床上。他用憎恨、敌意的目光环视着周围,他对一切都怀着敌意,在这样的时刻,他甚至对自己、对整个人类都怀有敌意。"我究竟是个强者还是个弱者?我该怎么做呢?是往前走,还是逃避得远远的?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可憎可恨。这个我就要准备搬离的房间,那个正在饭店里等待我的、死气沉沉的房间,哈萨姆先生,塔坦,侯斯尼,母亲,还有我自己……也许,那个人会在学校的工作上找我麻烦!……该死的家伙,他将发现我比他想象的要坚强得多。然而,这一切有什么价值呢?死亡比希望更仁慈。我对死亡不会感到惊奇的,因为它是真主创造的,希望是由于我的愚蠢而产生的。第一次失望,第二次还是失望。难道命中注定我要一次次的失败吗?为什么侯斯尼在获得高中文凭后不去参加工作呢?为什么他希望我这么做,自己却不愿意这么做呢?!"实在太烦人了,他忍受不了孤独的折磨。于是,他从衣帽架上拿下外衣,穿上后离开了房间。

夜晚空气寒冷,他满脸怒气,从这条街走到那条街,一直走到筋疲力尽,最后才进了一家咖啡馆。行走和寒冷使他从茫然中清醒了过来。他的心慢慢趋于平静,于是找了一个位子坐了下来。他看看左右邻座,他们的悄声细语飘进了他的耳际,可是没有一句话或者一个动作能令他发笑的,疯狂的暴怒渐渐平息下去,剩下的是一阵深深的悲哀,不过,它是平静的,默默无声的。在这同时,他的心里感到了后悔。如果他同意那个人的意见他还会发

① 埃及每年三月到五月上旬都要刮热南风,沙尘暴来时铺天盖地的沙土,过后到处留下厚厚的尘土。

火吗？他能轻易的抛下那个听凭命运摆布的家而不管吗？他是多么愚蠢啊！……他有权伤心，可是无权发怒，尤其是这种疯狂的发怒。向悲伤屈服是不明智的。是的，他知道只要自己的感情不屈服于理智，他会长期的悲伤下去。但是他也相信，任何事情总会有个尽头，即使是这种让人窒息的悲痛，也一定会得到抚慰的。他期待着这样的抚慰，就像期望被魔鬼施了法的猎人能够苏醒那样。犹如懂得了灾难那样，他明白这一天毫无疑问的会到来。到了那个时侯，他就决不会有什么后悔的了，在自豪之中，他的良心会很安宁的，因为他的责任感超过了其他一切的感情。哈萨姆先生指责他胆小怕事，那实在是大错特错了。他相信，母亲是理解他的，把他看作是希望和安慰。他眼下正遭受着痛苦，但是想到期待的希望，他的嘴角泛起了微笑……

五十七

仲夏时节，住在纳萨尔拉胡同的这家人，迎来了喜气洋洋的一天，侯斯尼考试成功，获得了高中毕业文凭。全家三口人喜气洋洋地围坐在一起，让时光无忧无虑地流逝着，让疲惫的心灵里充满喜悦。法里德·穆罕默德先生和他的家人也前来祝贺。在未婚妻面前，侯斯尼有一种自命不凡、洋洋得意的感觉，好像文凭为他增添了男子汉气概，使他更应该受到她的尊敬和关爱。他像往常一样，还是一副快乐、讨人喜欢的样子。说起话来滔滔不绝，陶醉在成功的喜悦里，一串串的笑声不断从他的嘴里飞出来。巴海娅的模样既使他感到愉快，又使他感到痛苦。令他愉快的是，她对他暗送秋波，在她纯洁无瑕的目光里，他体会到了那深沉的、有教养的爱情。但是，这份深深埋在她目光下的爱情，他得到的只是那么一点点，却让他的心里燃起了炽热的火焰。想起自己压抑了这么长时间，他不由得心起怒火，在沮丧和遗憾之中，他总算熬过了两年的时间。在谈话的过程中，他偷偷地望了她一眼。他的目光一落到她那圆圆的脸、柔软的身体上时，整个人都快融化了。他又开始对她幻想起来，就像他经常对她有许多美好的幻想一样。仅仅是那一

头飘逸的秀发,就足以让他垂涎不止。他在心里暗暗问自己:“获得了高中文凭之后,她能够改变对我的态度吗?为了对我的祝贺,送我一个吻这还不公正吗?……”他的思路一会儿在她身上,一会儿在遐想中,一会儿又回到了在座人的身上。在这无比喜悦的日子里,谁也不会想到,他竟然会有这种几乎不会得到在座人同情的那种痛苦。

在这过去之后,这个家又恢复了往常的样子。不过,家里人有了一种新的感觉——不仅仅只有单纯的快乐,而是一种责任感。他们都明白,获得高中文凭是件快乐的事,可是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的考虑和麻烦。需要关注的是,他的继续升学已经不是一件泛泛而谈的事情了。然而,选择什么样的学校,他还没有决定。奈菲萨对他说:

“现在,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了。”

“高等教育的时间长,学习很辛苦,前途还未必可知。”他对这个问题不想谈下去。

母亲和奈菲萨都惊愕地望着他。他继续说:

“有一件事情我已经考虑了很长时间。我想最好还是在警察学校和陆军学校这两所学校里选择一所!”

奈菲萨高兴地叫了起来:

“这太好了!”

奈菲萨的快乐并没有引起他的高兴,因为他考虑到了阻碍他实现希望的种种困难。他说:

“这种学校只要学习两年,然后我就可以成为一名军官了。成功几乎是有保证的,这种学校里的学习就像玩儿一样。学完后,工作也是不成问题的。这些都是不容疏忽的优点!”

“学两年就是一名军官了!”奈菲萨满怀热情地叫了起来,“这多像是做梦一样啊!”

母亲忧心忡忡地问:

“那么费用要多少?”

侯斯尼对着母亲望了很久,好像很茫然,然后说:

“警察学校的费用很高的,不过陆军学校还比较合理……它的费用大约是三十七镑。”

两个女人的脸上出现了愁云，吃惊地望着他。于是他赶紧说：

“申请免费不是没有希望的，或者至少免掉一半费用。而且我们还有艾哈迈德·伊塞里贝克，在这个方面，他能帮我们很大的忙……”

母亲目光中的忧虑还没有消失，面对他的希望显得很担心。她说：

“法里德·穆罕默德先生曾对我谈起过初级教育学院，我倒觉得它真有不少优点。学制三年，全部免费，而且毕业以后保证可以在学校找到工作。”

年轻人马上反对说：

“我讨厌当教师，而且最讨厌进免费学校！”

“可是你并不反对进陆军学校得到免费啊。”

“免费学院和可以申请全部免费或者一半免费的学院是有很大区别的。对于前一种情况，人们会说我受的是免费教育，而后一种情况，除了学校的文书以外，别人谁也不知道！”

母亲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嗫嚅着说：

“问题还不简单呢！”

“没有什么不简单的。我讨厌贫穷，讨厌贫穷的名声，不愿意在那些昂着头的人中间低着头过日子！”

其实，令他做出这个选择的真正动机不在于此。他的奢望是，进了陆军学校以后，他可以获得权利和地位，可以有一副令人注目的外表。母亲仍然忧虑重重，不相信他的话。她问道：

“如果申请免费不成功怎么办？”

他皱着眉头想了一下，然后说：

“一开始是需要一笔费用的，我打算到哈桑哥哥那里去弄。既然他没有拒绝侯赛因，我想他也不会拒绝我的。至于剩下的费用，凑起来也不会很困难。你可以把侯赛因寄来的钱加上从奈菲萨那儿弄一部分给我。”

他一边说，一边朝奈菲萨望了一眼，“如果她工作得还可以的话，我想她不会对我吝啬的。”

他的目光在母亲和姐姐的脸上扫过，他想察看她们对他这番话的反应，可是他一点儿没有得到鼓励。于是他小心翼翼地说：

“还有两年困难的日子，它会像以前那样很快就过去的。两年一过，我们就可以轻松、愉快了！”

他用恳求的目光一会儿看看母亲,一会儿看看姐姐,然后用诱惑的口气说:

“军官的妈妈,军官的姐姐!……你们怎么不想象这情景呢?你们想想吧,有一天我们搬离了这条胡同,住到大街上体面的楼房里去!”

奈菲萨在他恳求的目光下,终于心软了,心里涌起了一股慷慨的激情。于是她说:

“我这方面你不用担心,我会尽最大能力帮助你的。”

他的眼睛里露出了感激的神色,说:

“谢谢你,奈菲萨。母亲也一定会像你这么慷慨的。一切都会像我们期盼的那样过去的……”

母亲祝愿他成功,她对他没有更多的要求。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他在工作以后,推迟两年结婚,以便让这个遭到破坏的家庭重新振作起来。她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把侯赛因寄给她的救急钱给侯斯尼用。她从心底里祝愿他成功。

奈菲萨还在为自己的慷慨精神而激动,陶醉在这种纯洁的、愉快的、富有热情的崇高慷慨之中,享受着少有的愉快时刻。但是,这种快乐的心情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这股涌动的激情撞击在苦难的往事的堤坝上,顿时凝固了,变成了一堆稀泥。她的热情消失了,目光变得呆滞,无忧无虑的快乐不再属于她。忍受着侮辱和被损害的扭曲的心还能产生欢乐吗?

五十七

离开哈宰尼达利广场、拐进库鲁特贝克大街时,侯斯尼暗暗的对自己说:“哈桑一定会说,我们只有想找他要钱的时候,才会想到他!”这个想法让他心里难过,可是一想到哈桑自己曾经说过,希望他们没有事情不要去他的居处,这么一想,他的心情轻松多了。他怀着好奇问自己,在哈桑不让人去的那个居所里,他会看到些什么呢?那儿会有“很不正常的、哈桑却不以为奇的事情吗?”



随后,他又想到了他去要钱的事,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如果哈桑没有钱来帮助他的话,那可怎么办呢?想到这里,他感到似乎有一只冰冷的手紧紧地揪住了他的心,使他失去了希望。他七拐八弯,终于找到了吉德法胡同,并且沿着肮脏不堪的小路寻找着十七号门牌。他一直走到了胡同的尽头,在不远的地方,他看见一个卖花生的小贩蹲在一辆手推车前面的地上。他走上前去,用手指着一幢房子问小贩:

"请问,哈桑·卡米尔先生住在这儿吗?"

那个人反过来问他:

"你是问铁头哈桑吗?"

侯斯尼十分吃惊,连忙说:

"是歌手哈桑·卡米尔·阿里!"

那个人又说:

"这是铁头哈桑的家,他在塔亚巴胡同的阿里·萨巴里咖啡馆干活……"

侯斯尼心慌意乱,感到丢尽了颜面,只得假装糊涂。不用说,眼前就是哥哥的房子,因为那人提到了阿里·萨巴里咖啡馆。可是他没有想到,哥哥干活的那条胡同,在他的耳朵里听来,简直就像炸弹的爆炸声。铁头这个称号是什么意思?他像逃跑似的溜进了这座房子,楼梯口有一股臭味迎面扑来。他循着螺旋形楼梯往上走,感到自己好像掉进了无底的深渊。他上楼后敲了敲门,里面传出一个女人随意的问话声:"谁啊?"然后,门打开了,一个矮矮胖胖、深褐色皮肤的女人出现了。她颇有几分姿色,打扮得妖形怪状。她用锐利的目光盯着侯斯尼,问他:

"你有事吗?"

侯斯尼用激动的、低低的声音说:

"我找哈桑·卡米尔……"

"你是什么人?"

"他的弟弟。"

女人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连忙让到一边,说:

"是侯赛因先生吧?"

他惊慌地喃喃回答道:

"不,是侯斯尼!"

侯斯尼畏畏缩缩、十分腼腆地走进了房间。“这个女人是谁？她怎么知道我们的名字？难道哈桑结婚了？”他感到一阵寒颤流遍全身。这么说，这个女人是他的嫂子？母亲成了她的婆婆？……他从心底里但愿这个女人只是他哥哥的一位女朋友。女人走到走道尽头的一扇门那儿，使劲敲了敲。过了一会儿，门打开了。突然，哈桑出现在门口，他好像感觉到了来的是弟弟，眼睛一下子就看到了他，然后又惊又喜地叫了起来：

“侯斯尼……”

哈桑一边喊着，一边奔了过去，紧紧抓住侯斯尼的手，表示了他的欢迎和想念。他们俩还没有开始说话，门里面接二连三地溜出来几个人来，那样子就像逃跑似的。他们望了望侯斯尼，其中有一个人对哈桑说：

“今天下午，我们先去苏伊士，你明天就来……”

说完，这些人离开了这套房子。他们都穿着阿拉伯大袍，样子怪里怪气的，十分引人注目，几乎没有一张脸不让人产生怀疑的。侯斯尼心里有一种忧虑的感觉。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乐队的成员？……可是他们的外表太不像了。这帮人的样子，让他想起了电影里的匪徒，一个恐怖的念头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哥哥的这所房子里在干着违法的事情！他用审视的目光望着哥哥，只见他穿着一件直条纹的阿拉伯大袍，显得很健康，精力充沛。可是在他左边眉毛的上方和脖子左侧，各有一大块伤疤，看上去就像是挨了重重的一刀留下的痕迹。真主啊，哥哥也不是没有犯罪的疑点呀！也许，现在他才明白了哥哥和他们断绝联系的真正原因。哈桑朝过道尽头的那间屋子努了努嘴，对那个女人说：

“把房间整一整，东西收拾一下……”

他挽着侯斯尼的手臂，走进了卧室，然后关上身后的门。他让侯斯尼挨着自己在沙发上坐下，问道：

“你们都好吗？……妈妈怎么样？……奈菲萨好吗？……侯赛因有消息吗？”

侯斯尼心不在焉地把家里的情况告诉了他，并且把所知道的侯赛因的情况也讲了一遍。然后，他用责备的口气说：

“你怎么和我们断绝了往来，好像你不是我们家的人，我们也不是和你一家子似的。妈妈为此一直非常伤心……”

哈桑难过地点着头，说：

“生活都快把我淹死了。不过，侯赛因有了工作，我也就对你们放心了……”

侯斯尼意外地发现哥哥的外表有了变化，这使他的心理受到了影响。他扪心自问，哥哥还会像过去那样爱他们吗？在没有谈到正题之前，出于本能，他忧虑地问：

“哥哥，这伤疤是怎么回事？”

哈桑笑着回答：

“打架留下的痕迹。我的生活里少不了打架，尤其在新的生活里，打架成了我最主要的任务……”

侯斯尼多么想问问他的新生活的情况。但是，出于本能他没有问。为了生活，他来到了这间违法的房子里；同样为了生活，哈桑把打架当作任务。生活是多么可怕啊！然而，我们还把它戏称为生活。“当我们还是孩童、还在玩耍的时候，我们做梦都不会想到会有这样的命运！那时候，哈桑是个聪明、灵活的孩子，父亲爱他胜过一切。不过，后来两人变得像仇敌。可是，谁也不会想象得到，他最终会进了这样一个家！去年九月，侯赛因来拜访过这个家，毫无疑问，他知道一切真实情况。可是母亲她会知道这一切吗？”他虽然没有勇气坦率地询问哥哥，但还是狡猾地问：

“打架和唱歌有什么关系呢？”

哈桑哈哈大笑起来，然后说：

“有很多人知道，那是一回事……”

这时候，传来了那个女人的声音，说：

“我走了，你还有什么事吗？”

哈桑简单地回答：

“再见……”

侯斯尼按捺不住好奇心，担忧地问：

“哥哥，你结婚了吗？”

“没有……”

侯斯尼的脸上毫不掩饰地露出了困惑的神情。于是，哈桑问道：

“这样你感到高兴？”

“是的……”

“为什么?”

年轻人天真地说:

“你最好是在像我们这样的人家中挑选对象。”

哈桑皱起了眉头,好像很不以为然。他说:

“她比许多太太都要好,她爱我,忠于我,毫不吝啬地把钱花在我的身上……”

他几乎想对弟弟说:“我给侯赛因的那笔钱,也是她的私房钱。”可是出于对弟弟的怜悯,他没有说出口。尽管他的性格发生了变化,但是没有影响到他对弟弟的手足之情,甚至是在对弟弟不满意的时候也是这样。当他看到年轻人的眼睛里闪射出不安和内疚的神色时,便温和地说:

“妻子忠于丈夫,那是因为她可以从丈夫那里得到许多好处。可是这个女人对我忠诚,她是没有一点私心杂念的。生活将教会你懂得许多你以前不懂的事情……”

侯斯尼点了点头,装出同意的样子,并对哥哥温和、亲热地笑了笑。随后,他想起了那件几乎被他忘记的事情。他很愿意借此缓和一下几乎有点紧张的气氛,使双方都能轻松点。于是,他笑着问哥哥:

“我在向人打听你的住处时,他们管你叫‘铁头’,那是什么意思?”

哈桑哈哈大笑起来,这使侯斯尼感到放心了。哈桑指着自己的脑袋说:

“就是指这个! ……我是靠额头上的汗水挣饭吃的!”

他摊开一只手,然后头往手掌上撞了一下,笑了起来,意味深长地望着弟弟。

“或者换一种说法,我是用额头上的血来挣饭吃的。为了生存,必须流汗。可是每个人流汗的方式却是不相同的。”

侯斯尼对哥哥的这些话感到惊讶。他考虑了一会儿,然后悲伤地说:

“也有很多人额头上不用流汗,却在赚大钱!”

哈桑好像没有理解侯斯尼说这话的真正含义,热情地说:

“那都是些非常狡猾的人……他们靠别人额头上的汗水来赚钱!”

侯斯尼对这样漫无边际的闲聊感到不耐烦了,于是决定把话题转到他为之而来的事情上。沉默了片刻,他用低沉的声音说:



“我已经获得了高中毕业文凭，我想你知道后，一定很高兴吧？”

“祝贺你。我当然为你高兴，也为我们的母亲高兴！”哈桑快乐地叫了起来。

他对着年轻人的脸审视了一番，然后带着同情和讽刺的语气问：

“找到工作了，然后是去坦塔或者是去宰高希高，是不是这样？”

正在觉得不知如何开口的年轻人，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为达到他的目的迈出了新的一步。

“不，我打算进陆军学院！”

“陆军学院！……太棒了！……真主保佑你，你没有选择去警察学院！”

“警察学院的费用很高……”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我对警察没有好感！”

年轻人用询问的目光盯住他看。于是哈桑微笑着说：

“部队的军官们都是些快活的人，我们只有在轿车前、在一些盛大的庆典活动中才能看到他们。警官可就不一样了，我们经常看见他们跟在歹徒后面穷追猛赶！……”

两个人都沉默了，只是互相对望着。侯斯尼是一副担忧、羞怯的样子，哈桑却颇有意思地笑着。这样僵持了很长时间，哈桑突然高声大笑起来，侯斯尼随之也笑了起来，并且害羞地低下了目光。他们就这么一直笑着，直到笑不动了。然后，哈桑心照不宣地问：

“要多少？”

侯斯尼又一次笑了起来，脸羞得通红通红，然后说：

“这是第一笔费用。很抱歉，我要说的不是个小数目。不过，后面的费用我会想办法筹措的。明年的费用主要靠侯赛因寄来的钱和奈菲萨答应给我的钱！”

哈桑想起了过去他们把他看作是家里最失败、最没有出息的人。现在，他们把他看成了要钱的靠山！他感到很自负，但是，这种感觉并没有改变他对家庭根深蒂固的感情，而且，这种感情更加深厚了。他微笑着问弟弟：

“这笔数目不小的钱是多少？”

侯斯尼怯生生地回答：

“二十镑！”

哈桑的眼睛里露出了吃惊的神色，下意识地说：

“二十镑？……我们整个军队也不值这个数目！……你打算进的是省立学校吗？”

侯斯尼提心吊胆地等待着，一句话也不说，直到哈桑正经、严肃地说：

“这确实是一笔数目不小的钱，我只能给你十镑钱，拿不出更多的钱，至少是在今天。”

一阵令人痛苦的沉默。然后哈桑烦躁地吐了口气，说：

“如果你在一个星期以前来就好了！……不管怎么样，明天我要去苏伊士，也许，我回来后给你的钱就够了！”

接着，他陷入了沉思中。这时，侯斯尼用低低的声音说：

“我很抱歉，打扰你了！”

哈桑在他鼻子上捏了一下，笑着说：

“你怎么也学得这么文质彬彬的了，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是个多嘴多舌的人！……你不要着急，我一定会把你需要的钱凑给你的，哪怕去杀人、抢劫！”

随后，他给了侯斯尼十镑钱，并让他向母亲和奈菲萨问候，同时，还要求他在谈到这儿所见到的一切时，能够说得圆滑一些。侯斯尼握住哥哥的手表示感谢，然后离开了那套房间。

当他来到外面、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他用沉重的、悲哀的声音说：“哈桑的生活耻辱透了，必须替他遮掩一下。也许那些背着人干的事情，还要可怕和卑鄙呢！”一路上，他边走边想，一种憎恶和恐惧的感情控制着他，他实在无法忘记哥哥对他的好处，也忘不了对自己表现出来的手足之情。可是，他同样也无法忘记那个女人，忘不了那些鬼鬼祟祟的人和哈桑头上那两条深深的疤痕。这一切都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坎上，使人厌恶和恐惧。天哪，哈桑已经变成了另外一类人，他已经不属于这个家庭的一员，不属于他所熟悉的那个社会中的一员。他踉踉跄跄地走着，就像一个遭到当头一棒、丧失理智的人。他努力地行走着，心里充满了一种遭受巨大灾难的感觉。一想到因为自己需要哥哥的钱，迫使他不知到哪儿去弄钱时，心里就更加厌恶和怨恨。他带着沮丧和无可奈何的心情，从心底里诅咒着这样的需要，而这样的需要还没有结束呢。几天以后，他还要回来向



哈桑乞讨！他到苏伊士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弄钱呢？他的心不会欺骗自己，他亲眼目睹的一切足以让人找到证据。尽管这样，他还要回来找他，求他把好事做到底。他能够为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伤害而生气吗？他能够把那些钱退还给他，然后冲着他大声地说，“我不愿意你过这种肮脏的生活”，并发出一声嘶哑的苦笑声吗？……他知道这些都是自己的胡思乱想，他最终会心甘情愿地回到哥哥那儿去，哥哥给他钱，他会千恩万谢地收下。哪怕他知道哥哥是到苏伊士去偷钱的，他也只能为他祈祷，祝他平安无事。他好像在安慰痛苦的良心似的对自己说：“不管怎么样，对于我们来说，他不愧是个慷慨的好哥哥！”

五十九

同一天的下午，侯斯尼去了座落在塔海拉大街的艾哈迈德·伊塞里贝克的别墅。事实上，他正以巨大的生命力在向那个希望冲刺，那个希望集中了他整个生命中的一切，他不是自由，就是死亡。此刻，他正坐在客厅里等待贝克。他放眼朝着花园的一角望去，更确切地说，是朝着花园的前半部分望去，只见树上掉下的果实狼藉一地，看上去模模糊糊的一片。他又漫不经心地把目光移到那棵修长的椰枣树上。椰枣树种植在一片修剪过的草地中央，草地的四周种上了一圈艾草，艾草里错落有致地种着玫瑰花。在这时刻，他的思想开始松懈下来，于是，目光在别墅进口和会客厅中间的一大片草地上转悠，焦虑的心情开始渐渐消失。草地正中央有一棵树干乳白色的矮壮的椰枣树，像孩子般那样神采奕奕地站立着；草地上错落有致地种满了各种玫瑰树，玫瑰花缀满了枝头，形状各不相同，颜色各有千秋，有红色的、绿色的、黄色的，十分和谐、一致和宁静。他看着看着，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花园的地上，已经爬满了从路后面高处投下来的影子，眼看太阳已经斜到了路的另一边。不过，在这燥热的空气里，飘荡着种在别墅围墙边的素馨花的芳香。这时候，他脑子里有了这样一个想法：“有一天，我也能拥有这样一套别墅吗？”他在想象着那种有私人房

间、花园，以及还会有汽车的那种受人尊敬的家庭的生活。他已经是第二次来这儿拜访艾哈迈德·伊塞里贝克了。每一次来，他的胸中都会涌现奢望、烦恼和渴望享受体面、整洁生活的情绪。他最害怕像侯赛因那样，在八级升到六级的职员生涯中，毫无前途、毫无希望地度过一生。生活中有高级的享受，有清新的空气，他应该从中获得自己的一份。突然间，他停止了遐想。在花园的左侧，他瞥见了一辆自行车，车上坐着一位姑娘，她正小心翼翼地在花圃中央用马赛克铺成的小径上骑车。她专心地骑着车，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姑娘十六七岁光景，穿着一条半透明的乳白色的连衣裙，头上箍着一条有圆点的饰带。她身材苗条，胸脯高高耸起，皮肤雪白。他连忙朝她的腿部望去，只见两条结实的小腿正在一上一下有力地蹬着车子。他几乎没有看清楚她的脸，他也没有来得及想一想那是谁，姑娘便在别墅右边的远方消失了。此时，他的眼睛中闪烁着关注和警惕的目光。这姑娘不是艾哈迈德的千金还会是谁？……他的脑海里随之出现了巴海娅的形象：结实的身子、圆圆的脸。巴海娅是漂亮的，但是没有一点苗条的感觉！随后，她又想起了姐姐奈菲萨……奇怪，同样是人类，为什么存在着这么大的差异？他的心沉浸在痛苦和同情之中。然后，他的思绪又回到了自己的身上，这时，他发现骑车姑娘留给他的印象，就像这花园、别墅和会客厅的枝形吊灯留给他的印象一样，只有欲望、激情和愤怒！“如果我拥有这样的一幢别墅，有这么一位姑娘同床共枕，那该多好啊！这不仅仅是一种欲望，而且还是一种力量和尊严。新派的姑娘褪去衣裳，合上她的眼睑，枕在我的手臂上，她温暖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仿佛在向我呼喊：‘我的主人’……这就是生活。如果你得到了她，你就属于了她家的那个阶级！”接着，他又想到了巴海娅，心里感到一阵巨大的痛苦，产生了一种类似后悔和羞愧交织在一起的感觉。这时，他听见了从楼梯那儿传来的脚步声。他立刻截断了汹涌的思潮，向着发出声音的地方望去。艾哈迈德贝克穿着一套白色的绸衣服，上衣的纽扣眼里插着一枝鲜红的玫瑰花，正向他走来。他急忙站起身，彬彬有礼地迎了上去，恭恭敬敬地弯下腰，向贝克伸出手问好。贝克对他微笑着表示欢迎。两人坐定后，贝克问：

“孩子，家里近来好吗？”

侯斯尼讨好地说：

“在你的慷慨相助下，家里一切都好，大家一直在念叨你的恩情呢。”

贝克喃喃地说：

“愿真主宽宥……”

贝克坚信，不一会儿，这个年轻人马上就会向他提出要求，不是解决职业问题，就是要求把他哥哥调回开罗，或者别的什么……他每天都碰到这样的事情，这使他感到厌烦，但是他的心底里又喜欢这样的事情，如果有一天，他家里没有了来求他办事的人，那他简直不能忍受。

“你好吗？孩子。”

侯斯尼马上毫不拘束地说：

“贝克阁下，我来这儿，是想恳求你为我进陆军学院去说说情的……”

贝克顿时感到惊愕，他好像什么事情都预料到了，惟独没有料到会有这么一个贵族式的要求。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问：

“为什么你要选择这扇狭窄的大门？”

贝克的脸上惊奇的神色使年轻人痛苦不堪，一瞬间，他对他有了一种盲目的憎恨。尽管这样，他还是用一种有礼貌的、亲热的口气说：

“贝克阁下，在我看来，今年正好有进这个学院的机会，政府决定扩充军队，前几年是没有这种机会的。不管怎么样，最重要的还是需要你为我去说说情！”

“那么费用呢？”贝克简单地问。

侯斯尼的心里又一次对他反感。很快，他忘掉了和他谈减免的事，或者说，他决心另找机会以后再说。于是，他满怀信心地保证说：

“我已作好了交纳全部费用的准备。”

贝克考虑了一下，然后说：

“陆军部次长是我的老朋友，我会把你的事情和他谈一谈的……”

这时候，侯斯尼紧紧握住贝克的手，打算吻它来表示感谢。可是，贝克抽回了手，站了起来。也许，他认为拜访已经结束了。侯斯尼恭敬地弯腰抓住他的手，反复表示感谢，然后满怀着希望，愉快地离开了会客厅。在穿过花园的时候，他又想起了那个骑车的姑娘，一看到自行车轮子留下的痕迹，姑娘的形象又一次出现在眼前。不过，这只是很短暂的一瞬间，然后，他的

思路又全部集中到了自己的前途和理想上去了……

六十

在这同一时刻，奈菲萨正在车站广场……天快黑了，夜晚即将来临，广场上依然充满着生活的喧嚣声。人、牲畜、火车、汽车的声音，此起彼伏。姑娘站在埃及复兴雕像跟前的人行道上，等待川流不息的车辆过去后，穿过马路到对面的电车站去。正在这个时候，她看见不远的拐弯处站着一个男人，正用奇怪的目光注视着她。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已经懂得这种目光的真正含义。不过这一次她感到吃惊，心里说："连这样的人也会是这个样子的？"这可是一个年逾六十的老头子！他的外表给人一种年迈体弱、威严凛然的感觉。尽管天气炎热，他还穿着一套毛料西装；他的手里拿着一只用象牙雕琢成的精致的蝇拂；鼻梁上架着一副蓝镜片的眼镜；头上戴着一顶土耳其帽，稍稍向后偏，露出被太阳晒过的宽大的额头，额头最上面原先被帽子遮住的地方，显得白白的；两鬓和后脑勺上的头发都已经白透了。奈菲萨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好奇心和贪婪的欲望。因此，在车流中断后，她仍然站在原地，眼睛朝着老头的方向望去。她发现老头还站在那里盯着她看。他似乎受到了她的目光的鼓励，迈着沉重的步子朝她走了过来，在经过她身边的时候，轻轻地说：

"跟我上汽车去……"

随后，他一直走到汽车旁。那辆汽车紧靠着人行道停在那里，就像老头那样显得老朽和威严，似乎在向人行道致意。汽车的门旁边站着一名司机，像雕像那样一动不动。老头上了汽车，没有关上身后的车门。他命令司机上车，司机便在驾驶盘后面坐定下来。这老头想干什么？奈菲萨微笑着，非常有兴趣想知道这一切。随后，她听见贪欲的悄声细语又响了起来。老头似乎嫌她动作缓慢，便摘下了眼镜，对着她招了招手。她不由自主地微笑着，用警觉的目光朝四周察看了一下，随即快步朝汽车走去。受贪欲的驱使这么做，这对于她来说还是第一次。老头给她腾出了座位，她在他的旁边坐



下了。刚刚坐定,她就闻到一股从老头嘴里喷出来的刺鼻的酒味,这使她心神不宁。

“不能太晚了。”她说。

“我也不能太晚。”老头转动着笨拙的舌头说。

他命令司机开车,汽车出发了。一路上,奈菲萨的心里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奇怪的感觉。随后,悲哀和畏惧成了压在她心头的一块乌云,使她感到自己正在无止境地堕落下去。在这之前,她还从来没有跟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一见面就走的。即使有时出于一种欲望,那也至少在和对方见过两三次面以后。这一次,她竟然跟了一个陌路相逢的人,而且仅仅是受贪婪的驱使,而肉体的欲望是一点儿也没有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堕落?这会有一种什么样的下场?人们怎么能想到她是一个堕落的人呢?难道从她的脸上——尽管长得很丑——能够看出她是一个堕落的人?她的心恐惧地紧缩着。旧的、新的困惑一起向她袭来。她揣摩不出,这一切是因为她的外表过分随意,还是她的打扮暴露出了她丑陋的心灵?老头握住了她的手,含含糊糊地说:

“你像月亮一样漂亮!”

她没有露出一点笑容,就像以前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那样。

“我一点都不漂亮……”她喃喃地说。

“没有一个女人是不漂亮的!”老头表示反对说。

这是个骗子!要不就是个被淫欲迷住了眼睛的人。她简单地问道:

“哪里!……”

“如果你不漂亮,我也不会有这种欲望!”

她也希望能够相信他的话。但是这怎么可能呢?还没有一个男人喜欢她超过几个小时的呢。也许他是个性情古怪的人,或者是他年老昏聩了,要不就像她一样,是个备受痛苦折磨的人。男人们让她痛苦,她憎恨他们,但她肉体的欲望——她把它称为是耻辱,并像鄙视贫穷那样鄙视它——并没有消失。她是贫穷和肉体的俘虏。她不知道何时才能把自己从中解救出来。潮流冲击着她,她撞在岩石上受了伤,没有一个好人来拯救她,她只能赤裸着身子、遍体鳞伤地爬上岸来,没有同情,没有怜悯。随后,她听见他叹息着说:“我们到了。”

她朝窗外望去，只见汽车正沿着马路在打拐弯。汽车停下了，路的一边是许多高大的树木，就像一个个巨人竖在那儿；路的另一边是静静流淌着的尼罗河，它像一块巨大的黑色布片。只有远处，散落着星星点点的灯光。

"杰宰拉？"

老头淫荡地笑着，别有用意地说：

"你当然知道这个地方……"

他在等待司机离开这个地方。等到司机消失在黑暗中，到了一个不碍事的地方后，他摘下眼镜说：

"拿出你的技巧来，一切都取决于你了……"

这真是个疯狂的老家伙，几乎都快醉过去了。他把她推倒在座位上，用粗野的动作挑逗她，野蛮地用牙齿咬她、拧她，直到她快要喊出声来。显然，她是在一种受轻视、受嘲弄的气氛中。最后，他变得筋疲力尽，直到失望为止。奈菲萨的好奇感消失了，只觉得非常可笑。老头醉醺醺地倒了下去，嘴里还粗野地说：

"把手伸到司机座的下面，把那瓶酒拿来……"

他拔掉瓶盖，连灌了好几口，然后把背靠在座椅上，开始连连喘着粗气。她实在受不了这么沉闷的等待，她最害怕的就是这样的时刻，这比任何事情都让她难以忍受。于是她客气地恳求道：

"我们回去吧。"

他好像自言自语地说着：

"但愿我可以永远不回去……"

她没有听懂他这句话的意思，不过，它还是鼓励了她的勇气，她轻轻地说：

"请给钱！"

他把手伸进口袋，懒洋洋地掏着，最后掏出一个里亚尔，扔到她的怀里。她惊恐不安地拿起钱，用鄙夷的目光注视着他，怒气冲冲地问：

"这算什么？"

他两眼露出醉醺醺的目光，干巴巴地说：

"这对你是很大的恩赐了！如果你不满足的话，可以把它放回到原来的地方去……"

“我认为按照你的身份,应该远远超出这点钱……”

他往嘴里灌了一大口酒,皱着眉头舔了舔嘴唇,说:

“这话没错,可是一个里亚尔要远远超出你的身份!我敢打赌,没有一个长着像你这样鼻子的女人,会有你这样的贪心!”

这番侮辱的话极大地刺伤了她的心,她全身颤抖起来。她的愤怒战胜了恐惧,说:

“你干吗用这样的口气来谈论我?”

“因为你是个贪心的人……让我这样做的原因都在于你。你要知道我身边只有这么一点零钱,即使这么一点,回到家里,我老婆会立刻找我算账的,我情愿揍你一顿,也不愿意让她揍我一顿。”

她气得全身发抖,说不出话来。

“有一次,也有一个女人像你这样激怒了我,”他接着说,“我抽了她一记耳光,让她半裸着身子,把她扔到了汽车外面,你认为她能对我怎么样?……什么事也没有!她无疑也明白,警察比我更可怕。尽管这样,她是个受害者,你是个受害者,我同样也是个受害者,真正虐待人的是我的老婆……”

她气愤地叹了口气,嗫嚅着说:

“我们回去吧……”

他打了个哈欠说:

“这就对了。打开窗户,把司机叫来……”

汽车在返回的路上疾驶,她蜷缩在座位的角落里,用失神的眼睛,愁苦地望着窗外一片茫茫的黑暗。

六十一

侯斯尼被陆军学院录取的那一天,是全家人最高兴的日子。侯斯尼曾经把这件事看成和其他的事情一样,没有什么难度,后来,他才感到问题的棘手和麻烦,以致于他最终承认筹措第一笔学杂费只不过是那些麻烦事中

的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经常出入艾哈迈德·伊塞里贝克的别墅,贝克先生对他的录取几乎也失去了希望,劝他赶快改变这一选择。但是年轻人坚定的决心、优异的成绩、出众的仪表、精湛的球艺和速度极快的跑步,然后,首先还有艾哈迈德·伊塞里贝克的说情和周旋,所有这一切帮助了奇迹的出现——在遭受了绝望之后,他是这么表达的——他被录取了,他几乎高兴得要发疯了。说真的,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这次录取上了。如果他的努力失败了,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说,他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人。他野心勃勃地渴望进陆军学院,这愿望完全出自于他的心灵深处,他渴望权力,对自己目前的生活和卑贱的地位愤愤不平。在他的眼睛里,陆军学院仿佛是一家魔术工厂,它能在两年的时间里,让他不费吹灰之力,从一个微不足道的、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转变成一名地位显赫的军官。曾经有一次,他听见他的一个同伴这样形容部队的军官:"军官嘛,高薪水,打打官腔,工作就像闹着玩儿,没什么不好的。"从那时候起,他的心里就恋上了军校,这个梦想牢牢地在他心里扎下了根。当他获悉自己被陆军学院录取的时候,他却不愿承认艾哈迈德·伊塞里贝克的说情和周旋在这件事情上首先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对母亲说,他的录取,首先要归功于他自己身体素质好,在体育方面有专长。他自负地想道:"从今天起,我可以把自己看成一名军官了。"他开始想象那套军官制服将对人们起到神奇的作用,想到将对士兵、姑娘、普通的老百姓,甚至还有艾哈迈德·伊塞里贝克本人的作用,他的心里乐滋滋的。

他亲自带着这个喜讯来到了法里德·穆罕默德先生的家。这一家人用无法形容的喜悦接待了他。法里德先生笑着对他说:"军官阁下,我们为你的到来感到荣幸。"年轻人故意用巴海娅能够听见的声音说:"在学校允许我们每个星期回来一次之前,我将有四十天看不到你们了。"他奢望在这个时刻能够获得两年来未曾得到过的东西,可是,姑娘连几分钟的时间也不给他,如果姑娘愿意满足他欲望的话,那么,几分钟也能够让他实现愿望的。可是就连到了这样的时候,姑娘还是很克制,不肯轻易靠近他,仍然像往常一样羞羞答答的。由于即将告别,她那颗充满眷恋和痛苦的心剧烈地跳动着。他用几乎快要听不见的声音急急忙忙地说:"我要在你的嘴唇上接个吻!"当看见姑娘那副羞怯和呆板的样子时,他悲伤地说:"到了这样的时刻,

你还要拒绝我！……简直令人难以想象你是爱我的！"姑娘打破了沉默，忧虑地说："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不能顺从你！"他不满地问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她鼓足勇气说："正因为我爱你，我才拒绝你。"他是第一次听到她这样坦率、明白地承认对他的爱，心里激动得美滋滋的。他打算再靠近她一点，可是她立即用头朝着敞开着门的方向示意了一下，对他提出了警告。不一会儿，法里德先生和他的妻子又回到了屋里。余下的时间里，他是在交织着令人陶醉的喜悦、使人不安的渴盼、让人沮丧的气恼的情绪中度过的。随后，他告别了他们，下楼回到自己的住处时，心里对自己说："这就是有理智的人的爱情！被意志和计划控制着的爱情。她好像制定了英明的计划，以便保证我能娶她。可是真正的爱情能理解这种冷淡的逻辑吗?!"事实上，他心里的这番话，是被满腹怨恨逼出来的。他把和她的告别看成是情人之间遭遇的最糟糕的告别。

然后，他和母亲、姐姐一起度过了那个晚上。奈菲萨像往常一样，没有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她一边流泪，一边悲伤地说："我们命里注定要孤孤单单地过日子。"对于第一次离开家的人来说，侯斯尼的心里不无惆怅的感觉。可是，显然他心里的这种感受要好得多，因为他早就盼望着过独立的生活，离开这个家和这个环境了。母亲表面上保持着平静，她不鼓励奈菲萨说令人心酸的话。她认真地对奈菲萨说："别像小孩子那样哭哭啼啼的！我们会经常见到他的，我们应该为他高兴才是，他心里一直盼望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然而，她的心里却是另有一番滋味，即将的分离触动了埋在她心里的隐痛，拨动了她痛苦的心弦。她想起了与侯赛因的离别，儿子们一个个全都离开了家，这让她的脑子——讨厌！——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已故的丈夫。她为自己的生活中只有生离死别、没有幸福可言而感到迷茫不解。难道命运注定她在余下的岁月里要孤苦伶仃的生活吗？难道她坚忍不屈、吃尽千辛万苦，就是为了落得这么一个结局吗？她没有向悲伤屈服，但也只好随遇而安。她有一种潜在的力量，一想起儿子的任何一次成功，心里便消除了悲愁，感到有了依靠。不管怎么样，她现在坚信自己的忍耐和奋斗没有白白付出，她那艘无定向的航船正沿着正确的航道驶向安全的港湾。她应该为自己在这个家庭里呕心沥血、亲手播下的种子有了收获而感到高兴。

第二天一大早，侯斯尼告别母亲和姐姐，踏上了走向新学校的路程……

六十二

随后,他发现自己已经在学校的操场上和新生们在一起了。他的目光在同学中间搜索着,也许能够找到陶费吉亚学校的老同学,排遣一下寂寞的感觉。可是一张熟悉的面孔也没有,他为此非常失望,同时又感到很自豪,他是他们学校里惟一考进陆军学院的学生。他多么希望有个人过来和他聊聊啊,他一直在那儿等待了好长时间。然而,他生性高傲,不愿意先开口找人攀谈,于是,只好欣赏起学校的景致来作为消遣。他的目光从学校宽大的操场移到了豪华高大的建筑物上,接着又久久地停留在学校门口的两门大炮上,雄伟气派的景观,让他的心底里涌起了骄傲和荣誉感。开始的时候,他对自己的仪表充满了信心:高高的身材,匀称的体形,非凡的仪表。可是,当他对周围的同学细细端详后,自我欣赏的感觉一下子消失了。他看到一个个年轻人都是那么精力充沛、体格强壮、相貌出众,其中有些人还保持着贵族的风度。随后,他的目光落在了一个从操场边上的大楼里走出来的年轻人身上。他认出那是陶费吉亚学校的同学,不过是在他前一年或者是更早一年考入陆军学院的。那个人穿着卡其布的衬衫和短裤,左臂上有四条杠杠。那个人不是他的好朋友,但是在母校的操场上他见到过多次。他已记不得他的全名了,只知道他的名字叫阿拉法。仅凭着这么一点点关系就上前相认,这未免有点不太合适。但是,为了在同学面前显示自己和这个同学有交情,他还是愿意上前去和他打招呼的。于是,他按照自己的思路径直走到那个同学面前,微笑着向他伸出手,亲热地说:

"你好,阿拉法。"

可是,对方紧绷着脸,用阴沉的目光打量着他,这时候,他嘴边的笑容顿时消失殆尽。那人显出非常生气的样子,一句话也不说,傲慢地久久望着他。后来,他终于伸出手碰了碰他的手,然后很快缩了回去,好像害怕传染上病毒似的。侯斯尼茫然失措,精神彻底崩溃了。他以为对方忘记了他,或

者以为他认错了人,便像求救似的说:

“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侯斯尼·卡米尔·阿里……”

他的名字丝毫没有对对方产生影响,也丝毫没有使对方僵硬的态度软化下来。不过,他总算打破了沉默,用生硬的口气说:

“这儿是不讲什么友谊的。你是一名新生,我是军士长……”

他说完这句话,扬长而去。侯斯尼觉得自己受到了奇耻大辱,这是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他四肢冰凉,嘴唇不停地颤抖着。他远远地离开了这个地方,避开一切与他有关的人的视线。他想象着同学们在背后挤眉弄眼、哈哈大笑的情景。我什么地方得罪了这个傻瓜!他对我有仇恨,还是他丧失了理智?要不可能这是学校规定要遵守的制度?他久久地沉浸在思索中,对周围的一切漠然无视,一直到有人来叫穿便衣的新生集合成一个支队。他们在穆哈默德·阿拉法军士长和其他几名军官的指挥下,分排成两列横队。他的目光尽量不朝那个校友看,他觉得那个人就像是悬在他头上的一把利剑。他努力地克服着自己的感情,尽量不让它在脸上流露出来。随后,来了一名高级军官,他的周围是军衔比他低的军官们。他先用锐利的目光向四周的人们扫视了一遍,然后才开始对他们宣讲起关于学校生活要注意的事项。他说着一口土语,深沉的声音恰好和他严厉的面容相辅相成,在他的宣讲中,总是有“严惩不贷”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最后变成了有节奏的韵脚,让人心里有一种警惕和恐惧的感觉。他的宣讲一结束,崭新的军事生活的第一天开始了。侯斯尼迎接了这种从来没有过的新生活。开始的第一天——以后所有的日子都是这个样子——是那么的漫长和艰苦。一大早起来就是冲冷水澡,然后进行队列操练,接着上课,不断的出力气,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平常布衣,受到的是粗暴的对待。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整个人就像死去了似的瘫在床上。在这一切中,粗暴的对待是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可是头儿们却把它当成是必须的经历。学生们只要获得一条杠就行了,他们就可以行使像别人粗暴对待自己那样的权利。他们会毫不怜悯地利用这个权力,在大多数的时间里,这种权利达到了公开侮辱和故意伤害的程度。反对和抗议这种权利是绝对没有余地的,因为学院里的口号就是规定他们要默默无言地绝对服从。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侯斯尼惟一能够安慰自己的是,

有一天他也会变成班长和军士长的。那时候，他就可以一次算清旧账。他现在一回忆起在陶费吉亚学校的日子——他曾经把那些日子形容为可怕的日子——就有一种怀念和眷恋的感觉。有时候，他心里非常烦闷，后悔自己竟然选择了这么一所地狱般的学校，他希望自己有勇气提出退学。尤其在开学的最初那些日子里，这样的念头多次围绕着他的脑子转。严酷生活的约束，使他们一个个很快消瘦了下去。也许，只有侯斯尼是惟一没有向这个自然规律屈服的人。相反，他的身体出人意料地结实了起来，因为尽管学校的伙食很糟糕，但是每天的三餐是有保证的，这对于他来说，在最近几年中是不常有的。可是，在星期日允许家人来探望的日子里，他遭受的痛苦也是出人意料的。每到那一天，学校操场的外面，熙熙攘攘挤满了学生的父母和亲戚。于是，这一天成了所有学生享受的日子，他们大包小包地提着沉重的馈赠品，里面有各种甜食、水果和食品。即使家住农村的学生，他们在开罗的亲戚也会来看望他们。而惟一没有这样幸福日子的就数侯斯尼了。没有一个人来探望他，他也不期待任何人。离家临行之前，母亲告诉过他，她肯定不能来探望他了，因为她——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买不起能够让她穿着体面地出现在他同学面前的外套。至于奈菲萨，她用惯常的那种开玩笑的口气说过："我不认为我这张脸在你的同学面前出现，会给你增添光彩。"指望巴海娅来看望他，那是更没影的事，她是个腼腆、不习惯在大庭广众前露面的人。剩下的也就只有法里德先生了，他性格懒散，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离开家门的。尽管这样，他还是来探望过他一次，给他带来了好几盒饼干。在探望的日子里，他已经习惯于远远地站在操场的进口处，用忧郁的目光瞧着来探望的人群，或者无聊地望着那些女人和姑娘，欣赏她们的美貌、风姿以及在她们脸上和身上任何一个看上去舒服的地方。他惊诧，人与人之间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差别。他的眼睛里流露着一种困惑烦乱的神色，心里涌起一阵愤怒、不满和想造反的浪潮，他找不到可以让他出气的人，只好去找真主算账。他用挑衅的口气询问真主，为什么要把世界安排成这个样子！有一次，同学问起他离群索居的原因，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的父亲死了，哥哥在坦塔的学校里教书。我们一家人都很保守，不习惯在这种场合的人群中抛头露面！"

然而,忧郁的思绪在他的心里找不到肥沃的土壤。紧张的军事生活没有空闲的时间让他多加思考,更不用说找人倾诉了。他已经学会了在大量的时间里忘掉心中的苦恼。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习惯了严格的军事生活和压抑的校园气氛。这样,他的痛苦缓减了,他的精神放松了,他的压力减轻了。最后,他获得了新的朋友,他那孤寂的心田终于得到了滋润。他又像过去那样,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够开怀大笑。就这样,他总算熬过了整整四十天……

六十三

穿着制服第一次走出军校的时候,侯斯尼觉得自己干预世界、改变世界面貌的远大梦想终于实现了……他离开学校的时候,好像一只高傲的孔雀,把身体挺得笔直的,跟柱子似的。看到店铺和咖啡馆的镜子里映出自己的身影,他露出了满意的目光。红色的饰带,高高的土耳其帽,锃亮的皮鞋,一只手挥动着一根短短的、有铜头的手杖,一手拿着白手套,那样子就像在对世界挑战。当他的眼睛远远望见纳萨尔拉胡同时,心情不禁激动起来,翻腾起一种思念和厌恶交织在一起的矛盾感情。在确信四周没有一个他不愿意看到的人后,他才放心地朝胡同走去——他没有对任何一个同学泄露过他家的住址。现在,他又希望所有他愿意让他们看见的人看见他。就像他盼望的那样,所有他愿意让他们看见的人的眼睛,从四面八方注视着他,从皮鞋匠到铜铁匠,从卖烟的小贩到杂货铺老板贾比里·塞里曼大叔,所有的人都向他挥手致意。他抬头朝法里德先生家的阳台望去,只见阳台门紧紧地关着,他感到很高兴,因为他准备在他们不知道任何消息的情况下,送给他们一个出奇不意的惊喜。他穿过院子,来到自己家的门前,敲了敲门,然后微笑地等待着。

“谁?”传来了奈菲萨扯着嗓子的询问声。

随即,门打开了,当她看见是侯斯尼时,便像发疯似的叫了起来:

“侯斯尼!”

她激动地紧紧握住弟弟的手,高兴地用力摇晃着它。母亲听见女儿的喊叫声,急匆匆地跑了出来。她张开瘦弱的手臂,把侯斯尼紧紧地搂在怀里。他高兴地吻着母亲的额头,但心里好像有点不安,生怕母亲搂着他,把他的制服给弄皱了。随后,他走在她们的中间,来到了他过去住的房间里,房间在他的眼里已经变得有点陌生了。但是尽管这样,还是唤起了他的怀念和回忆。三个人都站在那里,两个女人带着赞赏和怜爱的心情打量着他。看够了以后,母亲简短地说了几句话,表达了她的喜悦,然后便沉默不语了;至于奈菲萨,她的舌头一分钟都不停地说着:"我们太想念你了。……家里缺少了你们,简直就像一座坟墓……你不在家里,我不得不用比我相貌更丑陋的字来给侯赛因写信。……今年侯赛因不能回家来过假期了,因为他的一个同事生病了,这使我们伤心得快要发疯了!……你们俩真的在通信吗?……十天前侯赛因是这么告诉我的。……你们在学校里都学点什么呀?现在你能够打枪了吗?……"侯斯尼一面开着玩笑,一面逐一回答了她的问题。然后,他脱掉土耳其帽,把手杖和手套放在桌子上。然后,他很快站了起来,检查着那套制服,看有没有地方因为拥抱而被弄皱了。母亲在床上坐下后说:

"坐吧,孩子……"

侯斯尼犹豫了片刻,然后说:

"我害怕把裤子坐皱了!……"

母亲惊奇地问:

"这么说,你穿上了这套制服,就只能一直站着?"

侯斯尼窘迫地笑了笑,然后小心翼翼地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伸出腿,仔仔细细地查看着裤子,嘴里还说:

"如果裤子有一处弄出了皱痕,回去就要受到严厉处罚的,少说也得被学院关上一个月的禁闭。"

他望着母亲的脸,想看一看这句谎言对她心理有什么影响。他在母亲的脸上看到的是惊奇的神色,于是用一种烦躁的口气继续说:

"我们的生活艰苦得简直无法让人想象。整个白天和晚上的一半时间都是在野外和大炮、机枪、炸弹一起度过的。一个小小的疏忽,就会要了人的性命!"

奈菲萨惊恐地瞪大着眼睛。母亲也不放心地问：

"他们怎么可以把老百姓的孩子往火坑里推?"

奈菲萨激动地叫了起来：

"你干吗选择这样的学校呢?"

他满怀着信心摇了摇头，说：

"你不用为我担心！……我已经把枪把玩得非常熟练了，所有的军官都夸奖过我!"

母亲用颤抖的声音说：

"万一你被误伤了，他们的赞赏对我们有什么用?"

侯斯尼暗暗地高兴着，说道：

"如果让我们打仗去，你们怎么办？……你们没有听说希特勒正在准备发动战争吗？战争一旦打起来了，墨索里尼就会进攻埃及，那么，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参加战斗!"

母亲恐惧地盯住他看，然后严肃、认真地问：

"孩子，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他稍微说得婉转了些：

"有些人是这么说的!"

"对那些人说的话你是怎么认为的?"

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奈菲萨就对着他叫了起来：

"如果那些人说的都是真的，那么，你一点都不要犹豫，赶快离开这个学校。"

年轻人开怀大笑起来，同时对见面的喜悦情绪遭到破坏十分惋惜。

"我只不过想吓唬吓唬你们……"然后，他的口气转变成询问的口气，"我们不开玩笑了。告诉我，奈菲萨小姐，明天的中午饭，你为我准备了什么？……"

姑娘笑了起来，她知道弟弟已经是她的"客人"了，他在家星期四待半天，星期五待一天，好好款待他一番已是她的首要任务。于是她说：

"我会给你买两只鸡来，让妈妈放在锦葵里一起煮!"

"太棒了！……那么甜食呢?"

"橙子羹吧。"

“我想吃‘卡那法’①。每逢星期五,看见同学的家人带来这个礼物时,我就站在大老远的地方直咽口水!”

给他准备“卡那法”对姑娘来说并不费事,她只是担心家里的奶油不够。但是沉浸在喜悦气氛中的她并不想退缩,于是她说:

“你会美美的饱尝令你馋涎欲滴的‘卡那法’的!”

“如果我厚着脸皮要求你再加点花生和榛子进去呢?”年轻人犹豫了一下说。

“可是你还不是个厚脸皮的人,感谢真主……”

就这样,她开着玩笑避开了这个话题。侯斯尼知道,她已经没有能力再慷慨大方了。于是他笑着说:

“哦,如果你们能够看到同学们的礼物就好了!……有一次,一个朋友送给我一块甜食,叫什么‘布丹其’!”

“布丹其?”

“是的,是叫布丹其……”

奈菲萨笑着说:

“如果不会被你责骂的话,我会说这是一种发射火力的武器!”

紧接着,母亲问他:

“为什么不把裤子脱了呢?”

他有点尴尬地说:

“我还得去电影院看电影!”

母亲的眼睛里露出失望的神色,于是他赶紧说:

“我会早早回来的,晚上,我们一起好好聊天。同样,我们明天一整天都会在一起的!”

他们又重新开始闲谈、回忆往事,一直过了很长时间。侯斯尼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他想离开她们去楼上的那套房间。看来打断她们的话是十分困难的,还是干脆把他想去拜访邻居法里德先生的想法说出来好。终于,他作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说:

“我该离开你们去电影院了,如果时间还早的话,我要去拜访一下法里

---

① 那是一种用粉丝、奶油和白糖卷成的甜食。

德先生！”

六十四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侯斯尼都盼望能够和他的姑娘单独在一起，可是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她的父母亲都在客厅里，和他聊着一些家常的话，他极其耐心地等待着姑娘的到来。终于，她羞羞答答地走了出来，穿着一套式样并不新颖的玫瑰色的衣服。她正正规规的向他作了问候，她的父亲眉开眼笑地望着女儿，一副赞赏的神情。她在母亲的身边坐了下来，谈话又像原先那样继续下去，但是，她的出现对他的思想深处产生了影响，他发现自己的脑子再也不能紧随着那些无聊的闲话走了，并且最大的困难是很难再参与闲聊了。他开始感到了疲倦和厌烦。每当他偷偷瞥她一眼时，他就会想到她那柔嫩的身体，血液顿时就沸腾起来。他憎恨坐在这里，憎恨坐在这里闲谈的人。他看见她的目光是那么平静和安详，好像任何烦恼都不会搅乱她清澈的目光。她经常是这个样子，好像她的血管里不曾有流动的血。他最不喜欢她总是坐在父母的中间，安宁地听着他说话，可以不用担心他对她的冲动！……为这一点，他有的时候非常憎恨她。可是，他也不能不实事求是，她的端庄行为让他的心里有一种安全感和信任感，感到她的爱情是值得信赖的，她的感情是深沉和诚挚的，永远不会动摇的。谈话还在继续着，她没有勇气参与进去，只是用点头、或者唇边泛起微笑来表示她的意思。最后，他终于对她的表现感到生气了。他已经想到了别处，顿时，一个大胆的想法跳到了他的脑海里。凭着他的勇气，这个想法不会实现不了的。于是他对着法里德先生说：

“你能允许我陪伴巴海娅去看电影吗？”

夫妻俩交换了一下目光，巴海娅垂下了眼睛，脸涨得通红通红的。随后，法里德先生说：

“我想，在现代这个社会里，未婚夫妇的这种做法，应该是无可非议的吧……”

但是,他的妻子用反对的口气说:

"恐怕他的母亲不会同意这样做的吧。"

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侯斯尼毫不迟疑地撒了个谎:

"我已经征求过母亲的意见,她很高兴地同意了。"

女人的脸上洋溢着喜悦之情,她望着丈夫说:

"只要他母亲同意了,我们自然不会反对。"

法里德先生叫女儿去准备一下,跟年轻人一块儿出去。姑娘不好意思地迈着凌乱的步子,走出了房间。几分钟以后,这对年轻人双双离开了大楼。巴海娅发现他在走近自己家门口的时候,小心翼翼的,好像生怕家里的人注意到他们。于是,她的心里不安起来,便在他的耳边轻轻地说:

"我看你是对我母亲撒了谎,说你已经得到了你母亲的同意。奈菲萨知道后一定会生气的,你没有邀请她和我们一起去。"

他做了个手势,让她不要说话,然后拉着她的手,快步穿过院子,来到胡同里。他们一起走着,她的父母亲站在阳台上望着他们。巴海娅穿着一件红色的外衣,红光映着她光洁的皮肤,使她显得像只漂亮的小猫。不安仍然盘踞在她的心头,她用责备的口气说:

"我们这么出去,你家里人迟早会知道的……"

还有什么能比他们单独在一起更高兴的呢,他笑着说:

"我们又没有干什么坏事,你放心,世界绝不会燃烧起来的!"

"把奈菲萨叫上和我们一起去,那样不是对你更好吗?"

"可是我喜欢和你单独在一起!"

她比谁都更害怕奈菲萨,于是担忧地说:

"你对什么事都满不在乎,真让人遗憾……"

他对于她的保守和冷淡,惟一能进行报复的手段,就是用直率的、有时甚至是尖刻的语言去刺激她。

"我倒是希望和你有什么出轨的行为,而且被说得越丑越好……"

她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不满地阴沉了下来,一句话也不说。他俩已经挤到了车站里正在候车的人群中。他看了看她生气的脸,心底里很高兴。然后,他笑着轻声地说:

"我指的是一点点的出轨行为!"

她不再答理他，一直到了车驶来。两个人上了第一节车厢，那里只有一位外国太太，侯斯尼感到很满意，便紧贴着巴海娅坐下，然后逗着问她：

“我不在的时候，你是怎么想我的？”

她好像生气似的回答道：

“我一点都没有想过你……”

他装出难过的样子，摇摇头说：

“没有什么能比我想到你在思念我时更令我痛苦不堪的。”

她笑而不露，冷冷地说：

“我坦率地告诉你，新的学校让你变得更加令人讨厌了！”

他不知不觉地想起了奈菲萨曾经说过他的姑娘矜持、不讨人喜欢的话。他凝神注视着她，发现她确实漂亮，令人渴望，但是，也不乏有奈菲萨形容的那种感觉！然而，他才不管这些，就像情侣都会喜欢自己恋人的缺点一样，他喜欢她那副样子。突然，他决定不再和她开玩笑了，便热情地说：

“在这段漫长的分离日子里，你一刻也没有在我的心中消失过。我有了一种新的体会，对于备受相思之苦的情人们来说，如能天天在一起，就像是在天堂里一样感到幸福；而天各一方，那真是一出悲剧。”

她低垂着眼睛，没有作答。但是他能觉察到她已经被说服了，那张沉默的脸上有了一些起色，他从心底里感到满足。他们随便地说着话，一直到了车站广场下车，然后朝着奥曼德迪大街走去。他提出让她挽住他的手臂，她犹豫了一下，照着做了。她除了和母亲一起上街外，这还是第一次和别人一起上街，她显得有些慌张和害羞。她感到他的胳臂肘不时摩触到她的胸脯，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于是她把手臂抽了回来。他立刻不满地问道：

“你这是干什么！”

“这样更自在……”

他对失去了这样一个机会非常生气，于是说道：

“能把你转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妻子，那简直是个奇迹。不管哪一个女人都喜欢搂搂抱抱、接接吻什么的！”

不一会儿，他们俩已经并肩坐在了电影院里。自傲和洋洋得意的感觉又回到了他的身上。不过，这一次不但是因为穿着军装，有心爱的人陪伴在身边，主要是由于学院里的很多同学从他前面走过，他们都向他的姑娘投去审视

的目光。这使他更加感到兴奋不已。他向她身边靠了靠,悄悄的对她说:

“你没看到吗?你的美貌吸引了四周座位上和包厢里那么多人的目光。”

她不好意思地咧开嘴笑了笑,这让他更加兴高采烈。他又一次悄悄地对她说:

“我的心在告诉我,今天晚上我会得到一个盼望中的吻……”

她用威胁的目光瞥了他一眼,然后又看着前面。在黑暗中,他试图用胳臂肘和脚去逗引她,可是她一点儿鼓励的意思也没有。最后,在他的逼迫和一再要求下,她才不得不把手放到他们两人椅子中间的扶手上,让他的手紧紧地握着她的手。

时间在极为幸福之中流逝着……

六十五

星期五的晚上,他站在法里德皇后广场上,等候坐十路公共汽车回学院去。他在家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白天,午饭十分丰盛。奈菲萨像以往那样显得非常快乐,尽管这样,可她还是用能让母亲听见的声音,讥讽地说:

“我多么希望看见你和那位小姐去看电影啊!”

他知道那件事情已经走漏了消息,战争就要爆发了。于是他大声笑了起来,悄悄地朝着母亲那儿望去。只见母亲沉默不语,唇边露着似笑非笑的神情。他在心里暗暗感谢这套军装拯救了他,使他永远不会再挨母亲的耳光了。奈菲萨继续用同样的口吻说:

“多么相配的一对啊!阁下你高得像根柱子,而那位小姐呢,只有一柞高,还有她那矜持的性格为你们铺平道路!”

母亲马上对她进行了呵斥:

“不许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什么都别说!”

姑娘笑着说:

“我至少还是比较活泼的吧!不过,你侯斯尼先生做得还是有道理的,

我这张脸不配进电影院!”

他千方百计的向她道歉。可是,现在他真的感到后悔了。如果当时请她一块儿去,有什么不好的呢?站着等车的时候,他又回想起了那天的情景。不一会儿,同学们陆陆续续地来到了车站,接着,公共汽车来了,大家争先恐后的挤上了车。随后,又来了一大批人,他看见其中有几个是昨天在电影院里碰到过的。他猜想在今天这样的场合里,他们一定会对他的姑娘评头论足的。他感到非常高兴,殷切地等待着谈话的开始,他不参与他们的谈话。没有等待多长时间,有人就急不可耐了。他们中有个人指着他说:

“你们都还不知道吧?……昨天我看见这位将领的手臂里挽着一位姑娘!”

他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听见这个同学的话,大家都来谈论这件事。另外一个人问道:

“是哪一种类型的?”

“是家庭型的……”

“漂亮吗?”

侯斯尼集中了注意力,聚精会神地听着那个人说点什么。

“长着一对蓝色的眼睛,可是完全是个本地货!”

血一下子涌上了侯斯尼的脸,他的心刹时冷了下来,热情和喜悦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候,其他的同学又闹又笑地在继续他们的评论:

“丰满得过分,矮得不讨人喜欢!”

“古板得像个少将!”

“总而言之,是个很老式的人。我说,你是从哪里找来的?”

他知道,这最后一句话是冲着他来的。可是他一言不发,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笑着,心里头却有一种羞恨交加的伤痛。有个同学用关心的口气对他说:

“小心她成为你的未婚妻!”

他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那当然不会!”

“是情人吗?”

他抵抗着心中痛苦和无奈的感情较量,嘴上却说:

“不过是玩玩的，什么也不是!”

“这么说的话，她还算不错的。是处女?”

他非常慌乱地回答：

“是的……”

“你真让人感到没出息！为什么白白浪费时间？你不知道习惯的做法吗？星期四晚上陪情人，星期五和未婚妻、或者是和未婚妻同等地位的人一起过。”

年轻人强作笑颜，说道：

“以后，我会把陪伴女人的日程修正一下的!”

大家听了他的话哈哈大笑起来，然后就把话题转到了别处。他的心底里深深的隐藏着忧伤和烦恼，失败的痛苦折磨着他。他连自己都不知道，竟然会否认了那是他的姑娘。唉，如果他们知道她是他的未婚妻，知道他在孜孜不倦地追求了她两年之后，至今连一个吻都没有捞到过，还不知会怎么评论他呢！本地货，丰满得过分，矮得不讨人喜欢，古板得像个少将，巴海娅难道真的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吗？除此以外，她还是个老式的人！这些话没有一点道理吗？她不懂得怎样陪他逛街，不善于交谈，不知道开玩笑，除了对他的责备和不满外，他几乎想不起她还说过其他的话。如果他结了婚，怎么能带着她在同学们前露面呢？他们会说得比这些更凶的。他感到有无尽的悲哀和烦恼，沉浸在思索中，周围的一切都在他脑子里消失了，就连汽车已经停在了学院门口，同学们纷纷站了起来，他都一点儿没有觉察到……

六十六

转眼到了下一个星期，他在习惯的那个时间上楼去看望法里德先生。父亲和小儿子萨里姆出远门去了，母亲和巴海娅坐在家里。父亲不在家，他能够比较放开和自由点了。巴海娅穿着一条袒胸的少女裙，胸部的最上面饰有一些像是绣花绸缎扇子柄下的那种穗子，散落在她的两边胸脯上。她没有穿外套，看样子她已作好了准备，只要他发出邀请，她就会陪伴他一起

去看电影。可是,现在他已经完全没有了这样的想法,奈菲萨给他半个里亚尔的零用钱时说的话,一直在他耳边回响:

"这是给你一个人花销的。"

不过,奈菲萨的话还不完全是主要的原因。事实上,他已经没有勇气再一次带着她在同学们面前露面了。不知为什么,他一直为她感到很丢脸。过去,他总觉得她是个最漂亮的姑娘。然而,那是因为他还未曾开过眼界。同学们的挖苦讥笑,使他犹如盲人见到了阳光一样。他瞥了她一眼,两人的目光遇上了。此时此刻,他忘记了脑子里的一切想法,热血顿时沸腾起来,熊熊燃烧的欲火使他对一切都不在乎了。她是可爱的,是摄人心魂的,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他怎么会对这样一个美好的事实视而不见呢?他怎么会想到不再带着她出现在人们面前呢?……她的母亲在没完没了的说话,他偶尔简短地、心不在焉的附和几句。就这样一直到母亲问他:

"侯斯尼先生,你怎么啦?你好像有心事!"

他慌乱地回过神来,抱歉似的说道:

"上个星期的训练实在太艰苦了。离开学校的时候,我们累得都好像快要死了!"

谈话还在继续,他努力地在听她讲。后来,母亲打了个招呼,起身去做祷告了。房间里剩下了他们两个人,姑娘先开口问他:

"你怎么啦?"

他笑了笑,以便消除她的怀疑,说:

"没什么。"

"可是你和往常不一样。"

他看到房间里没有人,感情就激动起来,于是想出了一个狡猾的主意。他假装很伤心的样子说:

"我总是忘不了你对待我的那种保守的态度!"

"你还在想这事儿?"

"当然啦!……那是我的权利,只要我活着,我是不会放弃的。"

姑娘用恳求的语气说:

"我还以为这事情已经结束了呢!"

"你的这种举动,实在让我感到无法理解。我的所有同学,他们都有像

你那样的未婚妻,可是她们从来不禁止他们有拥抱和接吻的权利。”

她的脸涨得通红,喃喃地说:

“她们不像我,我也不像她们!……”

这话一点没有错,他的同学也许还没有她说得这么肯定,不过,她还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呢!他想,她怎么也不会想到的,她的话让他在心里讥笑。他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她急忙改变了话题。

“你还去电影院吗?”她问。

他明白她是在给他机会,好让他发出邀请一起去看电影。他有一种很窝火的感觉,但还是小心翼翼地努力控制着自己,说:

“不,我要去几个同学那里,我们早就约好的!”

她害羞地垂下了眼睑,然后是一阵痛苦的沉默。最后,她用一种带有弦外之音的口气问道:

“我们俩一起去看电影,在你们家没发生什么事吧?”

她的问话正好给他找到了一个可以回避她的机会,于是他说:

“没有一点值得可提的事,只不过我母亲有点看法,认为我这样做,违反了你们这个受人尊敬的家庭的规矩。”

她马上冷言冷语地说:

“受人尊敬的家庭的姑娘们去看看电影,这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就像拥抱、接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可是你——像我的母亲一样——,就是不相信这一点!”

她对他的暗示假装没理会,然后问道:

“那么,她是否阻止你再有这样的邀请呢?”

“不!……不过,她恐怕我在无意之中损害了你们那尊贵的家庭的名誉。”

“你难道没有告诉她,我父母亲都已经同意的?”

“告诉她了。可是她还是认为你的父母是在左右为难中勉强同意的。”

“我明白了,这么说,我们以后再也不能一起出去了。是这样吗?”

他再也不能对她躲躲闪闪不说出心里话了。

“不,只要我们愿意,还是能一起出去的。”

他刚说完这句话,马上又后悔了。她呢,却不好意思地笑着,用轻微的声音说:

"我原来以为我们今天还去电影院呢!"

这样的话竟然会从她的嘴里说出来,这使他大吃一惊。他虽然十分同情她,但还是没有向自己的感情屈服。于是他说:

"要不是像我刚才跟你说的那样,已经跟人联系约好的话……"

"噢,……这当然比我和你一起出去重要得多!"

"不,不是这样的,只是早就约好了! ……再说……再说我们也忍受不了,这么快又去做被我母亲认为是违反规矩的事情!"

她苦笑着摇了摇头,说:

"这么说,也并不是因为你和别人约好了我们才不出去的!"

他顺从地说:

"不,是两者都兼有吧! ……请你不要责怪我母亲观念陈旧。"

她第一次把窝在心里的感觉说了出来:

"那么,她怎么会允许奈菲萨天天出去呢?"

他不喜欢她用这样的口气说话,她是别有用心的,于是他用带点严厉的口气说:

"如果不是因为要干活,奈菲萨决不会出门的!"

她的口气马上软了下来,带着同情和歉意说:

"我并不是想说谁不好。我要说的是,出门并不是人的过错……"

两人都沉默了片刻。然后,他们听见母亲回来的脚步声,巴海娅马上关心和同情地说:

"你生气啦? 侯斯尼。"

他还没能回答她,母亲已经出现在门口。于是,他对着她温和地笑了笑,以便让她的心里感到踏实和放心……他和她们又坐了一些时间,然后告别她们离开了。

六十七

事实上,他所说的那个约会是根本没有的事。他一个人去了电影院。

走进电影院的时候,影片已经开映几分钟了。在黑暗中,他被领到一个座位上坐下。他眼睛望着银幕,可是有一半的思想还留在刚才他说了个谎才离开的那个家里。他想起了告别的时候,她使劲地握了一下他的手。那甜蜜的一握,让他心旌摇曳,前前后后对她产生的怒气都消失殆尽。"现在,我的希望离现实越来越近了。如果我克制自己的感情,不去损害她,不去恳求她,说不定我的愿望早就实现了。如果我能在她面前摆上两次难看的脸色,她就不会坚持说'不'了。咳,我是多么愚蠢啊! 我决不是接个吻就能满足的,我还要把她搂在怀里,直搂得她骨头格格作响。既然那些喜欢标致、苗条和性感的挑剔的目光不欣赏她,那么,我们就躲得远远的。可是结婚以后,还要继续避开那些人的目光吗? 为什么我就不可以鄙视那些人的目光和舌头呢? 啊,我不做傻事了,盲目听信别人的评论! 对,我就这么做!"

想到这里,他的思想放开了,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银幕上。他看见希特勒在庆祝生日时接见各国大使,然后,又看了几段战争场面的镜头。接着,灯光亮了。这时,他转过头去打量周围人的脸。突然,他的目光停留在一个胖女人的身上。那是个胖得出奇的女人,她紧挨丈夫坐着,还起劲地在辩论着什么。他不得不佩服那个男人的勇气,他竟然若无其事地陪伴着这么一个胖女人坐着。他又往左边看了看,只见靠着他的座位边上坐着一位漂亮的姑娘,她穿着一件灰色的上衣、一条同样颜色的裙子。突然,他觉得这张脸很面熟,好像不是第一次看到。他在脑海里努力搜寻着,这时,他又朝姑娘旁边的男人望去。当他的目光落在那个男人的身上时,他的心不由得"咯噔"跳了一下。他立即站起身来,很有礼貌地向那个人伸出手,说:

"晚上好,贝克阁下。"

原来,那个人是艾哈迈德·伊塞里贝克。贝克对他微笑着向他问好,并把他介绍给了自己的妻子和千金。随后,还加了一句:"这是已故的卡米尔先生的儿子。"他非常有礼貌地向两位问好,然后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坐了下来。伊塞里贝克千金的左手正好碰到了他的身体。贝克问了问他在学校里的情况,他一边回答,一边向他表示感谢。接着便各顾各了。他眼睛望着前面,心里非常高兴。因为他在这样的应酬中,能够镇定自若地控制着自己的神经,同时,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介绍给两位高贵的女士。这时候,有个侍者拿着各种巧克力和饮料从他身边走过,他多么希望身上有钱,能够买点什么

请请这一家人啊！可是他口袋里只有几个基尔什。他为失去这样的机会而感到恼恨，他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憎恨过贫穷！灯光熄灭了，大家的注意力又回到了银幕上。可是他的注意力已经无法再集中到电影上，不是走神就是凝固不动。现在他已经肯定，这张可爱的脸他不是第一次看见了。他回想起了她在别墅的花园里骑在自行车上裸露在外的那条小腿。自己会在她的心里留下什么印象呢？还有，艾哈迈德贝克说他是“已故的卡米尔先生的儿子”又会给她留下什么印象呢？他的父亲是个小职员，正因为这样，毫无疑问，这两个女人一定知道贝克为他们家出过力，一次去找人为侯赛因安排工作，一次为他进陆军学院忙碌。他的社会地位的情况，这两个女人不会不知道的。也许，那个姑娘只知道她父亲为他做了件好事，也许，姑娘在心里说，要不是我父亲帮忙，你能穿上这套有红条杠杠的军装！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不，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他的脸因羞愧和恼怒变得火烫起来。“我已经看见你骑在自行车上的小腿了，那是象牙色的，十分诱人，但这也不是什么奇迹。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奇迹。你不也是像任何一个姑娘那样要睡觉吗？你不也是像任何一个女人那样会晕过去吗？你不也像被我家辞退的那个女佣人那样会怀孕吗？你不也像任何一条母狗那样会急叫吗?”他用食指搔了搔鼻子，突然，他闻到了一股好闻的香味，那是和她们握手时带来的。香味像有魔力似的刺激神经、沁人心脾。他觉得自己被陶醉了，心里的积怨和痛苦，顿时被幸福和满足的感觉一扫而光。他朝那个可爱的人儿瞥了一眼，只见她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他真希望她为了舒服一点，把手臂放在椅子的扶手上，这样他就可以装作无意似的去触着它。接下来，他又回想起在向她问候时，匆匆朝她一瞥时那张脸给他留下的印象：丰满的瓜子脸，黑黑的大眼睛里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一头乌黑的秀发，皮肤细腻，左边脸颊上映着一颗黑痣。随后，他的脑海里又出现了巴海娅的形象，同时把两张脸放在一起作了比较，最后觉得眼前这个姑娘并不见得比巴海娅漂亮。不过，他觉得巴海娅的美是一种文静的美，而这位姑娘的美是一种活泼的美，给人一种热烈、富有活力的感觉。不仅如此，在他这双充满野心的眼睛看来，她就是他疯狂追求的上层世界的一个活生生的标志。虽然眼下他心旷神怡，可是这并没有让他抛弃心里真实的感情，没有让她企图钻进到他那颗早已被巴海娅占据的心里去。巴海娅已经绝对占据了他的心——她已经牢牢

地抓住了他的每一根神经,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不过,眼前这个姑娘更符合他那无止境的勃勃野心。也许,从她那清澈的目光中,他看清楚了原来在他心里模糊不清的东西,那是一种对他心底里追求的幸福和安宁起巨大影响的东西。有一阵子,他又突然感到垂头丧气了,心里对自己说:"我在做荒唐的梦。可是用梦想来使自己心胸开阔又何尝不可呢?梦想本身不就是梦吗?是的,它就是梦想,不能把它的意思给搅浑了,只有我们幻想中的感情才会把它当成现实。"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他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银幕上。不过,他看电影的兴趣已经消失了,那些镜头对他来说,显得那么沉闷和枯燥无味。他极力忍耐着,一直到电影结束,灯光亮起来。

他和他们的目光相遇了,大家点点头,然后融入到人流中,走出了电影院。他挤出拥挤的人群,在路上走了很久,随后才乘上电车回到舍巴拉大街。走近那个地区的时候,纳萨尔拉胡同在他看来,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阴暗,一股混杂着泥土味、焦糊味和油腻味的气息扑鼻而来,他皱起了眉头,两眼无神地穿过胡同,回到家里。

六十八

岁月在一天天的流逝,学期末很快就要来临。在最后一个月还有三分之一时间的时候,军政部来通知说,决定提前一年让一批年轻人毕业,他们的各项军事训练课程,等分配到部队里后再完成。据说,这是为了应付签订条约[①]。以后,视军队需要增加人数的情况而作出的决定。学生的课程在加倍,可是他们却都满怀热情、情绪高昂地全盘接受。其实,他们谁也不敢相信,梦寐以求的希望快要变成现实了,仅仅读了一年书,马上就可以成为军官了。在所有人中间,侯斯尼更为激动。接下来,学期结束了,这批年轻人也就毕业了。母亲真是兴高采烈,她曾经像个海上漂泊者,风帆被扯破了,粮食断绝了。可是,当她穿过乌云时,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安全的港口。

---

① 这是指"英埃同盟条约"。参见本书第一百六十九页注③。

她怀着诚挚深沉的感情，嘴里不停地赞颂着真主："我的主啊，惟有你才会牵住我的手。谁都看见了，昨天我们还在绝望的黑暗中摸索，今天你让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希望。你的心是那么的公正、那么的仁慈！"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高兴，长期的灾难带给她的疲倦的眼神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闪烁着自豪和兴奋的目光，苦难似乎只是落在命运额头上的一道人为的皱纹而已。她的眼睛里噙满了喜悦和感激的泪水。本来，她已经积攒下了明年侯斯尼要缴的学费，这些都是她从侯赛因和奈菲萨给她的钱中节约下来的。现在，她把这些钱全部交给了侯斯尼去置办正规的军官服。在毕业生分配到各个部队之前，有很长的一段空闲时间，侯斯尼一直都在忙碌这件事。由于他的成绩优秀，他被分配在开罗骑兵部队，这是一家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侯斯尼穿上了军官制服，他过去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母亲望着他，眼睛里闪烁着高兴得不知所措的目光。她甚至一反常态，不再显得沉默寡言和严肃镇静的样子。侯斯尼是她喜爱的儿子，也是她的生命之花和希望之光。有一次，侯斯尼对她说：

"如果有什么庆祝活动的话，你和奈菲萨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能看见我骑在高头大马上，走在队伍的前列。"

她忍不住对他说：

"如果有这样机会的话，那你得给我买一件外套，能让我穿着在挤满人群的大街上露面。"

年轻人笑着说：

"耐心点吧，妈妈。等我领到工资吧！"

那些天的日子过得格外愉快，世界都仿佛变得特别的明净和悦目。可是年轻人考虑了很多事情，他希望自己的幸福能够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而不被摧毁。有一次，他乘单独和母亲在一起的机会——奈菲萨正好外出不在家，郑重其事地对母亲说：

"妈妈，应该让奈菲萨立即停止这份不体面的工作，军官不应该有个当女裁缝的姐姐！"

母亲笑了笑，坦率地回答他：

"孩子，她的心里也很向往这样，她会非常愿意的……"

毫无疑问，他等待的就是这句话。但是这还不能消除他的思想顾虑。

于是他忧郁地叹了口气，说：

"如果我们能够把过去的旧面貌统统都抹去，那该有多好！……我最害怕人们针对我们的过去侮辱我们，你是了解人们心理的。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些事情传到同学们的耳朵里，那样的话，我在同事中就毫无尊严了……"

他的忧虑多少使母亲受到了一点影响，不过，她还是笑着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轻描谈写地说：

"我们是穷人，大多数的人都是穷人，这不是什么过错……"

他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沮丧地说：

"话是这么说，可是对我们一点都没有用。你是知道人们心思的！"

"孩子，我不喜欢你这样胡思乱想的来自寻烦恼！……"

他还在往下说，好像没有听见母亲的话：

"这条俗陋的小巷知道我们的底细，因此，再在这儿住下去，我会受不了的……"

母亲为了不让快乐的气氛遭到破坏，恳求他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事情都会慢慢改变的，你不要着急，不要担那么多的心思！"

他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母亲，暗暗敬佩她控制神经的能力。不过，他很快对她这种重大危险降落在头上还满不在乎的态度感到了非常生气，他一本正经地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事情确实慢慢会改变的。可是那得在我完蛋以后！"

母亲的眼睛里闪烁着惊讶的目光，她责备他说：

"我看你还像过去那样，一点儿耐心也没有，遇到麻烦动不动就发急。我要劝告你一句，你不要把现实中的欢乐和想象中无关紧要的烦恼搅和在一起。"

他用抗议的口气说：

"还无关紧要！奈非萨的过去、我们家的情况，这个地区的人都知道，这还能说无关紧要吗？"

"如果你的心里对这些事情感到不安宁，那么，你就永远不会享受到幸福了。"

侯斯尼叹了口气说：

“我真希望有厚厚的幕帘，可以把我们家过去的一切都遮盖起来。”

“把忍耐作为一种美德，你就会得到这一切的。”

年轻人只觉得胸中怒火在燃烧，他好像心里很烦躁：

“我什么都不怕，惟独怕你说的那份耐心。你瞧瞧这条俗陋的胡同，瞧瞧这个一无所有的家，我能够永远把它们藏起来不让同学们看到吗？”

母亲感到非常伤心，她明白了，她的一生中绝对摆脱不了忧愁和烦恼。她苦涩地说：

“一步一步来吧！我们连吃饭都还成问题，你看现在去哪里住？”

他痛苦地摇了摇头说：

“妈妈，我不想惹你生气。不过，这几天我想到了很多对我们有威胁的麻烦事，我只对你说出了其中的一部分，也许，剩下的更棘手、更不好办。譬如，你瞧瞧大哥哈桑和他做的那些事吧！我们周围有那么一大堆的麻烦，我们怎么能够平平静静地迎接新生活呢？”

母亲吃惊地注视着他的脸，似乎对他寻找忧虑的本领感到佩服。她很失望似的喃喃地说：

“把一切留给造物主吧！我们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我们既没有垮掉，也没有完蛋啊。”

年轻人反对说：

“那时候我还不是个军官，而现在，我的名声将受到威胁！”

母亲的脸越来越阴沉，她沉默了。

“我们应该改变这一切，”他叹了口气继续说，“就连父亲那个在义冢中的光秃秃的坟墓也该迁一迁了。如果同学们知道我父亲埋葬在那种地方，他们会怎么看待我们呢？”

母亲用微笑掩盖着内心的感情，恳求说：

“你想做的事情我都愿意做，可是我劝告你要有耐心，提醒你现在牢骚满腹是无济于事的，只能让你的心里悲伤。你想抹掉过去，改变家庭，修建坟墓，让你哥哥重新做人，这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做成的事情，岂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呢？……你一直希望我们幸福，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同享幸福，但是你如果不能接受现实，不能耐心地对待现实，那么，你会很痛苦的，我们

也会痛苦的!”

他讨厌听这些烦人的话,于是控制住自己,不再说话了。母亲的这番劝告,并没有在他不满的心里产生什么影响,也没有说服他和让他接受。相反,他还认为母亲和他没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感情,他只能在这场生死的搏斗中孤军作战了。他心里渴望更美好、更纯洁的生活。他决不会放弃这个目标的。为了维护他的理想和幸福,他要不惜一切力量在生活中搏斗。

这时候,响起了敲门声。夜幕降临,他猜想一定是奈菲萨干完活回家了。于是,他下了新的决心,快步向门口走去……

六十九

奈菲萨微笑着进了家门,这几天,她总是笑逐颜开的。她看见母亲脸带愠色,便走到她的身边,开玩笑地说:

“妈妈,没有必要还这么严肃吧,我们的麻烦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侯斯尼的心里悲哀地重复着她的话,我们的麻烦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吗?即使把军队所有的预算都给我们用上,恐怕也不够解决我们的麻烦事!他抬起眼睛望着她,意味深长地说:

“现在你应该休息休息了……”

她笑着问道:

“你的意思是我可以放弃这个职业了?”

“是的……”

“放弃这个职业我一点不感到遗憾,我会像个小姐那样待在家里的,我不是军官的姐姐吗?……”

“你还是哈桑先生的妹妹呢!”他终于控制不住自己,讽刺了她一句。

她吃惊地看了看母亲,又看了看他,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冒冒失失地用这种挖苦的口气来说哥哥。接着,他又揶揄地说:

“这没让你有什么不高兴吧?”

她心里满怀着同情,温和地说:

“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哥哥哈桑，他的功劳是不能够抹杀的。”

年轻人的口气缓和了些。

“我不需要什么人来提醒我这一点，真主知道我是爱他的。可是说到他在生活中的所作所为，我不得不这样说，他的生活是极不光彩的。”

最后那句话刺痛了奈菲萨的心，她的眼神顿时变得躲躲闪闪的。她想起了自己的那些事情，害怕得四肢都冰凉了。然后，她好像觉得那话是冲她而来的。为了改变沉闷的气氛，她不冷不热地喃喃说了一句：

“任何一个家庭都避免不了有这种不光彩的事！”

侯斯尼非常生气地说：

“可是，在受人尊敬的阶层里，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她被烦恼和忧愁控制着，恨不得找个地方躲藏起来，于是她强作笑颜，装出高兴的样子说：

“有两个兄弟，一个是部长，一个是小偷，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请看在真主的面上，不要搅得我们大家都心烦意乱的。告诉你，我已经为你做好了一大盘‘卡那法’，我去把它弄热了，我们大家太太平平地吃吧！”

她愁眉不展地离开了房间，来到厨房，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感到害怕和担忧，不知如何是好。他要她躲在家里，像个有身份的女子那样，她愿意这样做。可是，过去的错误已经铸成，再也无法纠正了。如果她愿意的话，她可以找出许多理由为自己辩护，她可以对自己说，她甘愿过这样的生活，是为了弄点钱，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候支撑起这个家。这是一条理由，但并非是全部的理由，这里面还有痛苦的欲望和致命的失望。在失望的时候，她多么希望这个欲望能够死去，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和它一起死去。可是，欲望在增强，堕落在加深，失望在增加，她强烈地反抗过，但终于被征服了。犯罪感的痛苦无数次的在折磨着她，她惟一能够自我安慰的是——如果这能称作安慰的话——她那卑贱的命运不可能有更好的生活。现在，她徘徊在痛苦的过去和不可抑制的欲望之中，她多么希望能够冲出这样的境地啊！希望中的新生活是不是真的能够让她摆脱过去，她不知道。她的欲望决不会枯竭的，她的失望也决不会消失的。既然渴望不到希望，忍耐又有何用呢？对她来说，还有什么贞洁可言？她能满意这种长期的等待、枯燥的致命的生活吗？为了新生活，自己能不能尽力摆脱过去，在损失了一切之后，还能不能

忍受长期的痛苦,她都不知道。她憎恨过去,害怕过去,但是又有一种魔鬼般的力量紧紧拉住她,使她摆脱不了过去。她一直会感到失望、恐惧、带着深深的罪孽感,就像一个在清醒中感到绝望的人那样,神使鬼差地从悬崖峭壁上跌入万丈深渊。

她无神地望着那盘玫瑰色的“卡那法”,似乎觉得自己也在盘子里受火烤,皮肤被烧黑了。这种时刻,生活对她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残酷的恶作剧,在无情的捉弄她。她不禁问自己:“真主为什么要创造我呢?”尽管如此,她还是热爱生活的,她的失望,她的痛苦,她的恐惧,正是她热爱生活的象征。她带着这一切,毫不退缩地等待着明天的到来。

她用一块破布垫着,把盘子端到了屋里,放在桌子上。她好像忘却了自己的心思和担忧,开心地说着话。

“我把用我额头上的汗水换来的最后一个‘卡那法’也给你送来了。从现在起,你应该让我们的舌头都感到甜甜蜜蜜的!”

大家津津有味地吃起了甜食。她的心里也暂时忘记了烦恼事。母亲一边把手伸向盘子,一边说:

“侯赛因要是能和我们在一起该多好啊!”

侯斯尼伸出手指在母亲面前舞动着,一直到嘴里吃的东西咽下去后,才说道:

“现在是我们想办法把他调到开罗的时候了。艾哈迈德·伊塞里贝克曾经许诺过,一年以后,或者一年左右,就设法把他调回来。可是,他在坦塔工作都快两年了。”

他一直盼望像过去那样和哥哥朝夕相处,希望从他那儿获得帮助,摆脱麻烦。他也一直想找个机会到艾哈迈德·伊塞里贝克的别墅去拜访一次,向他提出这个要求。

七十

第二天傍晚,他去了艾哈迈德·伊塞里贝克的别墅。他此行的目的有两



个,首先,在他毕业之际,对于贝克给过他的帮助表示感谢;其次,恳求贝克去说说情,把哥哥调到开罗的学校来工作。门房看见是个军官,立刻尊敬地站了起来,把他领到会客厅坐下,随即到里面去向贝克禀报有人求见。侯斯尼坐在椅子上,这把椅子他已经坐过好多次了,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在他陷于各种困境的时候,他来这里都是坐在这把椅子上。他对着花园放眼望去,目光在那条长长的、弯弯曲曲的小径上浏览。一年前,他曾看见一辆自行车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在这条小径上穿过。他心里暗暗的在问,她现在对这项活动还感兴趣吗?一想到这些,他不由得笑了起来。随后,他不禁再次问自己,这一次,我真的仅仅是为了感谢和恳求而来的吗?他又一次笑了起来。显然,他对此行的目的感到茫然,对鼓动他来这里的动机感到不安,对伤害他的未婚妻感到内疚。接着,他想起了最近一次去法里德先生家的拜访,那还是他刚刚从学校毕业的时候。那次谈话是多么的枯燥乏味,被压抑的感情是多么的痛苦,他甚至连单独和他的姑娘坐一会儿的机会都没有捞到。一想到这些,存在他心底里的那点自责也就烟消云散了。一想到艾哈迈德·伊塞里的别墅,他的心里充满了喜悦。他任凭自己随意遐想着,他的内心围绕着这座漂亮的别墅,展现出许多美好的梦想:新的未来,新的住宅,新的坟墓,新的家人,许许多多的钱,令人瞩目的、清白无瑕的生活。尽管他成了军官,也许有许多人非常羡慕他,然而,他比谁都明白:他的心里燃烧着渴盼高尚、纯洁生活的欲望,那是一颗饱受忧伤、惊扰、讥讽和不幸折磨的心。他始终沉浸在梦想中,一直到门房从里面走了出来,恭恭敬敬地候在门口,轻声地说:

"贝克阁下马上就到!"

侯斯尼站起了身,随后只见贝克穿着一套白色的西服出现在眼前,纽扣洞里插着一朵红色的玫瑰花。他一看见年轻人,便对着他的那套军装仔细打量了一番,然后笑着说:

"欢迎军官。"

年轻人微微弯着身子,和他握握手,正准备开口向他问好时,一眼看见贝克夫人从里面走了出来,身后紧跟着她的女儿。他顿时明白自己来得不是时候,贝克一家正准备出门。当他看见一辆汽车从宽阔的路上驶过来停在会客厅外面等候时,他的猜想进一步得到了证实。他一看见她们,便向他

们问好，然后退后两步说：

“此次拜访，是想借本人毕业之际，来向阁下你表示谢意的。请允许我现在告辞了，以便不耽误你们的外出。”

可是贝克却说：

“不，我们还是坐下来喝点柠檬水吧！我们的时间还早呢……”

说完，他们坐了下来，侯斯尼费了好大的劲才控制住自己的神经坐下。他最讨厌在贝克面前，或者在地位高的人面前显得局促不安和惊慌失措的样子。佣人去拿柠檬水了，贝克和气地问他：

“分配在哪里？”

侯斯尼尽量不让自己露出得意的样子，说：

“开罗骑兵部队。”

“名列第几名？”

“第八名……”

贝克向他表示了祝贺，然后是一阵沉默。他本来打算，如果是单独和贝克见面的话，先把他对他们家的帮助、对他和他哥哥的工作托人说情尽情赞颂、感谢一番，然后在谈话中，慢慢的把话题引到他哥哥侯赛因的事情上。可是现在当着两个女人的面，尤其是当着那个姑娘的面，他改变了主意。他决心要维护自己的尊严，把哥哥的事情推迟到明天或者后天，到贝克部里的办公室去谈，那也不会有什么坏处的。佣人端来了装着柠檬水的杯子，一一递给在座的每个人。侯斯尼乘着举起杯子往嘴里送的机会，目光穿过杯子的边沿，偷偷地朝那位姑娘望去。他一边呷着柠檬水，一边看着那位姑娘文雅地一口一口喝着水，一点没有那种急吼吼的神经质的举动。她轻轻地呷饮着，直到把水喝完。她的脸是那么的安宁，有一种好像在睡梦中那样的放松神情。侯斯尼把杯子放回盘子里，沉醉在这高雅、轻盈的贵族风度中。突然，他把她想象成安宁地睡在自己的怀抱里，于是不由得咬牙切齿起来。“这简直是从我血液里产生的一种疯狂。这不仅仅是欲望，不，完全不是欲望！巴海娅比她更有诱惑力，尽管我羞于和她在大庭广众露面。占有这个姑娘并不是因为肉体的原因，而是一种全面的进攻，是为胜利者开辟道路。正是这样！”这时，他的思路被艾哈迈德贝克的问话打断了。

“家里人都好吗？”

一个认为能够抬高自己身价的念头跳到他的脑海里。有时,谎言会本能地脱口而出,他毫不犹豫地说:

"真主保佑,自从打赢了那场官司后,我们家的麻烦都解决了。"

"什么官司?"贝克问。

"一场过去的官司,"他镇静地、满有信心地说,"是关于我母亲和我舅舅们之间继承不动产的案子。最后,母亲的那一部分全部判给了她!"

"祝贺……祝贺……"贝克连连说。

侯斯尼感到一阵得意和舒畅。然后他说:

"我很抱歉,耽搁你们了,贝克阁下。"

大家都站了起来,朝着停汽车的地方走去。侯斯尼非常希望贝克能够邀请他一起坐车,可是,贝克却伸出了手向他告别。于是,他向他鞠躬,向他们一家人点头表示礼貌,然后,快步朝着门口走去。显然,这一次的访问被搅乱了,因为他要谈的问题一点儿没有提到。不过,他觉得在这场出乎意外的会面中,他是成功的,不言而喻,那套谎话比他去访问的目的重要得多。而那个要求,晚提一两天,绝对不会影响什么。

七十一

离开塔海拉大街时,他抬头看了看天空。远方的天际上,夕阳落下了一片苍白的光亮。他心里在想,现在贸然去看望哥哥哈桑,他会在家里吗?他早就下了决心,要面对面地和哥哥交谈一次,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虽然让他改邪归正的希望是十分渺茫的。可是,一直在他考虑中的自己的未来和家庭的未来,使他对这件事的处理显得决然果断了,哪怕哈桑会和他发生争吵,他也要去找他。他怀着决不后退的决心上路了,可是揣着的那颗心却是沉甸甸的,充满了疑虑和忧愁。他坐车来到哈宰尼达利广场,然后朝着库鲁特贝克大街走去。他已经注意到,应该换下身上这套他不得不穿的军装——母亲已经按照老习惯,把他过去穿的衣服派了新的用处——没法子,他只能穿着它在弯弯曲曲的路上行走着,因为他没有衣服可换了!他认

为,眼下家里重要的、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哈桑了。奈菲萨已经放弃了她的裁缝活计,全家人很快就要搬离纳萨尔拉胡同,不,是搬离舍巴拉大街。也许,遗忘的幕帘能够把他们可憎的过去全部遮盖起来,剩下的就是哈桑的问题了。只要他哥哥还在犯罪中生活着,他怎么能够安安心心地过日子呢?已经能望得见吉德法胡同了,他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了进去,尽量避开那些投向他的惊异的目光。他很快穿到胡同里面,就像避开迎面一股熏天的恶臭似的,一溜烟地窜进了哥哥的家里。他满腹火气,顺着螺旋形的楼梯拾级而上。同时,他怀着羞愧和恼怒的心情,回想着自己一年前来到这个家拜访的情景。终于,在半明半暗中,他站在了那套房间的门口。他敲了敲房门,房门随即打开了。门缝里探出一张陌生男人的脸——他第一次来这里看见的、至今还在他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的丑陋的脸——那个人一看见他,立刻把门一推,用罕见的极快速度,又赶紧把门碰上,嘴里还惊叫着:“警察!”年轻人大吃一惊,然后里面发生了一阵骚乱,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痛苦和耻辱。他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不知如何是好。他想改变主意回去,但是又站在那里不动弹。他发现自己要完成任务的决心是那么的坚决,不管怎么样,他都要把这件事做好。这件事不是那么简单,也不是开开玩笑的,而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他的身后有这样的一个家存在着,他就无法在生活中大步往前奔了。他又一次敲了敲门,等了一会儿,他知道那是白等。接着,他又用力地敲起来。难道他们都从一个窗户里逃跑了吗?他想高声叫哥哥,让他听出是他的声音,可是,他又怕哥哥听出他的声音,把他的身份暴露给他受惊吓的伙伴,使他们放下心来。这样,他决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的关系便会传播开来。尽管这样,可是谁知道哈桑在炫耀自己的时候,有没有把他两个兄弟的情况告诉他们呢?他咬紧牙关,忍受着失望和耻辱。不过,失望给了他新的坚持不懈的力量,他再一次敲起了门,用拳头猛烈地捶击,并大声喊道:“哈桑,哈桑,我是侯斯尼!”……这次他没有等待多久,随着喊声,门打开了。哈桑的脸出现在门背后,两只惊恐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望着他。他好像刚刚从昏迷中清醒过来似的,怔怔地望了他好一会儿,一动也不动。然后,他又好像猛然醒了过来,眼睛里有了笑意,高声喊道:

“侯斯尼!……军官!……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一只手紧紧地握住侯斯尼的手,另一只手轻轻拍着他的肩膀,使劲把

他往屋子里拽,并神经质地高声笑着。然后,他又把侯斯尼带进卧室里,说:

“军官!……啊,这真是太意外了!……祝贺你,祝贺你……这真是个高兴的日子……”

侯斯尼在沙发上坐下,哈桑出去关上了门,回来后坐在侯斯尼的身边。年轻人竭尽全力克制着自己的慌乱不安,努力控制着自己的神经。他露出微笑,望着哥哥说:

“我是值得祝贺的,可是你,大家更应该感谢你。”

哈桑高兴地笑了起来。也许,在受到过分的惊吓后,他感到特别的高兴。他说:

“我有什么好感谢的呢?我只是给了你应该给的一部分。好了,我们不说这些了。快告诉我家里的情况,母亲和奈菲萨都怎么样?侯赛因有消息吗?”

侯斯尼开始把哈桑想知道的事情一一告诉了他。说这些事情时,他的心里一点热情也没有,可是表面上还得装出一副认真、关注的样子来应付。谈话一直在继续下去,他差一点忘了问哈桑为什么和他们断绝了往来。可是,就在他张口的最后时刻,他又忍住了。因为他想到,哈桑不回家反倒是件好事。看他现在的状况,他还是和狐朋狗友搅和在一起。哈桑听完他的话说:

“其实,我是非常想念你们的,可是我的生活不允许我想念你们。我们虽住在同一个城市里,但事实上,我像生活在一个遥远的与世隔绝的地方。也许,有时候我想到自己为你们尽了一点责任,你们也不再需要我帮助了,心里的痛苦就减轻一些。况且,你也看到了,我也不是一直很宽裕的,常常是有几天口袋里装满了钱,然后是好几个星期里身无分文。当口袋里塞满钱的时候,我就会身不由己、毫无理智地把它花个精光。好了,不和你说这些了。你现在成了一名军官,我祝贺你交上了好运气,我不想让其他的事情扰乱我的快乐……祝贺你,军官阁下!”

侯斯尼专心地听着哈桑讲话,眼睛一直注视着他的脸。让他心惊害怕的是,哥哥这张脸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畸形丑陋,变得陌生了,仅仅一年的时间,他好像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消耗了宝贵的生命,经历了艰难危险。哈桑已经完了!他感到悲观和沮丧,更感到此行的任务艰巨。尽管这样,他

一刻也没有想过要改变主意,推卸自己的责任。他决心把话题引到他此行的目的上,于是笑着说:

"我怕来这儿打扰了你。"

"你快别这么说了!……军官阁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侯斯尼用手指着外面,故作惊讶地说:

"刚才有个陌生的人出来给我开门,然后惊叫了一声'警察',又对着我把门关上了。"

哈桑哈哈高声大笑着说:

"这是一场偶然的误会。可是我听出了你的声音,事情不就很好的解决了嘛……"

"那么,他究竟害怕什么呢?"侯斯尼提及到这个最初他发现很难开口的问题。

哈桑望了他一眼,好像在询问他是真的不知道呢,还是假装不知道。然后,他毫不在意地说:

"你也知道,有些人就是害怕警察!"

年轻人关心地问:

"你对这种人敞开家里的大门,那不是很危险吗?"

哈桑沉默了片刻,然后说:

"是的,很危险。可是人没法自由地选择朋友!"

侯斯尼感到非常吃惊,问道:

"怎么会这样呢?哥哥……一个人绝对有选择朋友的自由……"

"我们还是不说这些吧,让我们来谈谈有趣的事情!"他的口气显然是希望改变一下话题。

"不,我不能让你这样,我对你放心不下……"

哈桑笑着说:

"不用担心我,放心好了。"

"我真是觉得奇怪,你为什么要和那些坏人交上朋友……你是个受人尊敬的艺术家,完全可以从你的同事中间挑选最好的朋友。"

哈桑垂下了眼睛,以便掩饰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忧郁的目光。他生气了,如果眼前惹他生气的不是侯斯尼,是另外的一个人,他早就暴跳如雷了。然



而，他压住了性子，要对侯斯尼修理一下。最令他生气的是，他感觉到弟弟已经了解了他的很多情况，却还在那里装模作样，像对待小孩子那样对待他。如果他能对自己坦率直言，哪怕像称呼他的伙伴们那样，把他也称作歹徒，他也未必像现在这么生气。他决心揭开这次虚假谈话的面具。尽管他已经克制着怒气，但声音还是显得和以前不一样。他简单地说：

“我也是那些坏人中的一个！”

侯斯尼惊奇地张大了嘴巴，而哈桑还在冷漠地说：

“侯斯尼，不要这么装模作样，做出一副吃惊的样子了。我不是傻瓜，你也不是笨蛋。你最好还是恢复过去和我谈话时一直用的态度，开诚布公的和我谈谈吧！我是个坏人有什么可奇怪的？我整个一生不都是这样吗？”

年轻人垂下了眼睛，显得愁眉不展和羞愧难当，他的逻辑已经分崩离析了，他的舌头也僵硬不动了。而哈桑对他这种局促不安的神态感到十分高兴。他恢复了轻松的样子，并想把这种痛苦的谈话结束掉。

“你别这样了，真主诅咒那个胆小的家伙，如果不是他吓得像个孩子似的这么慌慌张张，我们就不会有这场无聊的谈话了。现在让我们言归正传，说说重要的事情吧。”说到这儿，他笑了起来，“你到我这儿来，一定还有其他的事情！”

年轻人把分散的思路集中了起来，然后叹着气说：

“其实，我到这儿来，也就是为了这件事！”

哈桑的脸上显出了不相信的神情，嘲讽地说：

“我以为你是来要钱的呢！”

年轻人感觉出哥哥在生气，但是他的决心没有改变。他用温和、友好的口气说：

“多亏了你过去的帮助，现在我不需要钱了。不过，我眼下的任务比钱的事还重要。因为我一直对你放心不下……”

哈桑用严厉的目光注视着他，挖苦地说道：

“我仍然希望你更加坦率一点！……军官阁下，我想，你恐怕是对自己不放心，而不是对我不放心吧！”

侯斯尼感到很生气，也很无奈。他说：

“这是一回事……”

“真是这样吗？我不这么认为。那么，我来问你一句，为什么你以前没有对我提出过这样的劝告？……譬如说，一年之前吧。”

侯斯尼在不知不觉中对他道出自己此行的目的之后，现在已经没法再装模作样地称自己对他的事一无所知了。他心里很恼火，但还是想避开哈桑的问话。

“你不认为我是为你好吗？”

哈桑对他的提问置之不理，继续用挖苦的口气说：

“一年前，你发疯般的需要钱。那时候，你可没有想到要向我提出什么劝告。现在，你成了一名军官，你关心的就是要保住自己那颗闪闪发光的星！”

虽然满腹的怒火和仇恨在翻滚，但侯斯尼还是脸不变色。哥哥竟然用种轻描淡写的口气道出了他心中的想法，这似乎让他恼火得发疯。不过，他还是用温和的口气说：

“哥哥……”

哈桑对他挥了挥手，不让他再说下去，于是他停住了话头。然后，哈桑用轻蔑的口气说了起来。

“我会尽量对你坦率的。如果你真的想问我在干什么事，我会告诉你，我是塔亚巴胡同咖啡馆里的一名恶棍，”然后，他用手指指头上的照片，“是这个女人的情夫，而且还是个毒品贩子！”

侯斯尼惊恐地叫了起来：

“我不相信这些！”

哈桑笑着平静地说：

“这一切都是事实，你应该相信。也许，你早就猜测到了这些，你的猜测一点儿没错。你还想说什么？”

年轻人满怀着同情、痛苦地望着他，一句话不说。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才难受地说：

“我比谁都更希望你能开始过一种体面的新生活！”

哈桑高声大笑起来，然后又用嘲讽的口气说：

“多亏有了我那不体面的生活，我才能撑起我们这个饥饿的家，才有钱给你哥哥侯赛因，让他进政府部门工作，才有可能为你准备了一部分学费，

感谢真主,让你成了一名军官。"

哈桑的话像针一样,直刺他的心窝里。在他看来,生活是那样的狭窄,那样的令人窒息。可是,他想维护自己的愿望是那样的强烈,他不甘心就这么屈服于失败。他说:

"这一切都应归功于你的高尚品德,并不是你这种危险生活本身的功劳!"

"你别为自己诡辩了,他们都叫我'铁头',而不是叫我'高尚者'。这种生活不体面吗?生活只为了一点,那就是我们都为生计而在拼命……"

"生活有安安定定的,也有一想到警察就心惊肉跳的……"

"这都是因为警察欺凌人,我们没有过错。看在真主的份上,告诉我,你想叫我干什么?"

出现了希望之光,侯斯尼马上热情地说:

"放弃这种生活,选择一份体面的工作,就像过去那样。"

哈桑爆发出一阵笑声,吃惊地问:

"当机械工人?……这不就像有人要求你离开部队,重新去当陶费吉亚中学的学生一样荒唐嘛!"

年轻人的心底再一次升腾起怒火,但他还是面带笑容,平静地说:

"难道你不知道你这种生活必然的结局吗?"

哈桑用不屑的口气简单地说:

"坐牢或者杀头!……如果命运注定我一上来就是杀头,那么,我就自然可以逃脱坐牢了!"

侯斯尼装出一副笑容,心里的怒火却越来越大,尤其是他的自暴自弃,更让他愤怒不已。尽管他已经对哥哥绝望了,或者说几乎是断绝了希望,但他还是继续说:

"我看,你对于你这种生活的危险还没有失去理智,我也没有必要启发你看清它的后果。我只希望你向真主起誓,你会很好的爱惜自己……"

哈桑脸带微笑,向侯斯尼投去了长长的一瞥,好像在对他说:"不要企图用讨好来哄骗我了。"

"你不用担心我。"哈桑说,"但愿真主宽恕我。我说的意思是,你不要为你自己或者为你的名声担心。不要给自己的心灵毫无必要地背上负担。你

就当未曾有过我这个人。不要把人们因为我而对你们说的那些闲话放在心上。你可以不管人们的闲话,过你向往的生活……"

侯斯尼失望而又无奈地叹息着。此刻,他对哈桑的怨恨到了极点。他真的希望哈桑根本不存在,可是哈桑却又实实在在的存在着,并像一把杀人的利剑悬在他的脑袋上。他能有什么办法呢?他又一次叹息着问哈桑:

"难道让你恢复体面生活的希望就一点儿也没有了吗?……这就是你最后要说的话?"

哈桑光火了,可是他好像又不忍心让弟弟受他的气,于是突然站了起来,在小小的房间里来来回回走了两遍,用激烈的活动将心中的怒火按捺下去。然后,他在床沿上坐下,两手交叉放在胸前,用不耐烦的口气说:

"体面的生活,体面的生活!不要老在我耳边说这种话了,我已经听得厌烦了。当个一天只挣几个基尔什的机械工,这就是体面的生活?……我宁愿坐牢,也比过这种生活强!如果我一辈子都是当机械工的话,你的肩上就不会有这颗星了。你以为仅仅我一个人的生活不体面?……你啊,真是个想当然的军官!……你的生活同样是不体面的,你的一切就是从那种生活里来的。我用非法出售毒品得来的钱,还有这个女人的钱,让你变成了一名军官。"

他用手指了指照片,继续说:

"你穿上了这套军装,却欠下了这个妓女和毒品的债!如果你确实想让我抛弃这种肮脏的生活。那么,你也放弃你那种不干净的生活,这样才算是公平的。脱掉这套衣服,让我们重新开始体面的生活吧!"

侯斯尼怒火填膺,脸色顿时变得蜡黄,惊慌而又失望地垂下了眼睑。他的嘴唇蠕动了好多次,好像要说些什么,可还是绝望地闭紧了嘴巴。他这种垂头丧气的样子,哈桑并不给予同情。

"你宁愿要这颗星呢,还是要体面的生活?我没有责备你的意思,我和你一样,我选择要温饱,而不要体面的生活……"他笑了起来,"我们是亲兄弟,在我们的血管里流的是同一种血!"

侯斯尼脸色阴沉,站起来说:

"不要用讽刺来作为我对你忠告的回报!"

说完,他向门口走去,又说:

“愿真主保佑你……”

当他用手去拉门的时候，哈桑用出人意外的温和的口气问道：

“难道你不愿意和我告别？”

侯斯尼转过身子，向哈桑伸出了手。哈桑一边紧紧握住弟弟的手，一边笑着说：

“很对不起，让你生气了。忘掉那一切吧！让我们还像过去那样相处，即使我们离得很远。你会发现，我这个‘铁头’永远是过去的那个人。不要忘了代我向妈妈和奈菲萨问好。多保重……”

七十二

他把哈桑的所作所为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母亲，因为他那狭窄的心胸里装不下这些事情。他已经对哈桑死心了，对于母亲的劝慰和忠告一点听不进去。实际上，他一直是满脸愠色，满腔怨恨的样子。在去骑兵部队工作之前，有几天空闲的时间，他打算去坦塔看望侯赛因。过去的感觉又回到了他的身上，一旦发生了什么事情，总想找二哥商量。但是他没有立刻把这个想法付诸于行动，好像还在犹豫不决中。在这种举棋不定的时刻，他觉得惟一的消遣之处，还是法里德先生的家。可是他去那里只是想寻求一些安慰，并不是想念他们。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的真实感情，于是他常常把这种感情变化归咎于因为情绪不佳而引出的结果。然而，他的心底里却承认，这种变化决非是偶然的，一时的。他困惑地问自己，他是不是不再爱她了？他最早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他看望哈桑两天以后的一个下午。那天，他和巴海娅单独两人坐在客厅里，那时，母亲正在厨房里忙活。他凝视着姑娘，心里默默地问自己，是不是真的不再爱她了？她是他的姑娘，她的肉体、她的神情，仍然激起他强烈的、无法抑制的欲望。可是现在，他好像厌恶从她那儿得到他以往一直想得到的那一切。这两种欲念让他感到困惑。他问自己：“难道对她的爱情就这么结束了吗？没有爱情，只有情欲的婚姻怎么能够存在下去呢？”有一种巨大的力量把他往她那儿拉，可是，他又像讨厌纳萨

尔拉胡同、吉德法胡同那样地讨厌她。他过去盼望的那种希望不复存在了，她只不过是他血液中的污秽，应该把她清除出去，图个干净。他久久地凝视着她，她那文静、有教养的脸，在他看来像个巨大的障碍物，深深地扎进他的心里。他想把这些纷乱的思绪通通清除掉，在他脑子里没有安身之地。这时，他听见了她对他说：

"别这样老盯着我看……"

要是能把她搂进怀里，像雨点般的狂吻她，那该有多甜美啊！明天怎么来对待她，他不知道。不过，长期的压抑让他很失望。

"我想给你一个热烈的吻，我们从此开始新的生活……"他微笑着说。

"你最爱讲这样的话！"

"那你最爱听什么话呢？"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垂下眼睛说：

"还有更重要的事！"

他不用犹豫就能猜到她的意思，心头随之掠过一阵忧虑。但是，他假装糊涂地问道：

"还有比接吻更重要的事吗？"

"我希望你能认认真真地和我谈一谈，哪怕一次也行……"

"可是我想认认真真地吻吻你！"

她好像有点为难地在考虑着，随后，又好像打定了主意，然后，又好像战胜了为难情绪，开口说：

"你不想知道我母亲说了些什么吧？"

猜得没错！一定又是那件事！他装出不明白的样子说：

"她说什么啦？"

她十分害羞地、用低微的声音说：

"她对我说，'你等了这么长的时间，他现在成了一名军官'。"

他像听见了亵渎神灵的话一样，从心底里感到不快和恼火。虽然他也明白，他没有理由对她恼火，这个时候，讨厌的应该是她的母亲。

"你急着想结婚？"他问道。

"不，不，可是她觉得该到订婚的时候了。"她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马上喃喃地说道。

“这件事还没有办妥?”

“这件事仍然有欠缺……”她已经无法掩饰羞涩了,轻轻地说。

他明白了她的意思,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感到非常反感。他们的要求已经一点不让人意外了,但是,他对他们所有的人感到恼火,他那时的感觉,完全是一种逃亡者受到生命威胁时的感觉。他注视着她的脸,想起了同学们在汽车上对她的那些议论,心里暗暗想道:“她是个不错的姑娘,可是,她做我这样军官的妻子还不配。如果我和她结了婚,那么,我就是这种婚姻的先例了!”然后,他平静地笑着对她说:

“这些事都无关紧要的。”

“可是它在人们的眼里,是件很重要的事。我们家的亲戚一直问起订婚戒指!……”

她的这份热情让他感到惊奇,他真希望她能把这份热情用在他们的爱情上,哪怕一点点也好啊。“然而,她只是想嫁给我而已,并不是因为爱我。这就是她冷淡和保守的原因。如果没有爱情,或者是一种愚昧的、被迫的爱情,那么,即使我娶了她,那还有什么吸引力呢?”

“不必这么着急,我们的希望在合适的时候都会实现的。”他说。

“什么时候才是适当的时候呢?”

他皱起了双眉,好像在思考似的,然后说:

“我想,如果我能被提升为陆军中尉,我就可以在家人的配合下成立家庭了。你应该是知道的,我家里人离不开我的。”

她显出闷闷不乐的样子,低着脑袋,垂着眼睛,还一边咬着指甲。虽然由于他的坦诚相言,给自己赢得了自由。但是,她的那副模样也实在让人心软。他的目光从她身体上扫过,那颗心不由得剧烈地跳动起来,一切想法、害怕和怨恨,通通被他抛到九霄云外。他站起来走到她的身边,紧挨着她在沙发上坐下。可是她赶紧躲得他远远的,挪到了沙发的最边上。突如其来的反抗精神抹去了她眼睛里悲伤的目光,她伸出两只手臂,挡住了他。他走过去,抓住了她的两只手臂,打算吻她的手。她突然站了起来,离他远远的,嘴里大声喊着:

“放开我……放开我……你不像过去那样了……”

在感情冲动和神经疯狂的驱使下,他随之也站了起来,四肢颤抖着,伸



出双臂一下子搂住了她。她使劲的在推开他。他低下头去贴她的嘴巴，她把头往后一仰，他的嘴唇碰到了她的下巴。然后，她从他的手臂里挣脱了出来，两个人面对面地站在那里，大口地喘着粗气。她用发抖的声音对他大声喊道：

“不要采用强暴的手段威逼我！”

强烈的欲望顿时变成了愤怒，他想离开屋子，朝门口刚走了两步，随后，他又突然对她转过身子，愤怒随即又变成了疯狂的欲望。他猛地向她扑过去，决心满足一下自己的感情。他用手臂紧紧搂住她，尽管她在一个劲地用手推他，他还是粗暴地用力把她抱在怀里，然后把嘴唇紧紧贴在她的嘴上，不管她的脸往哪个方向，他的脸始终紧紧跟随着它。她不断地拼命反抗了一阵，最后在他的怀里没有动静了，好像昏迷了过去。他并不管她那种有气无力的样子，而是使劲把她往怀里搂，直到她那柔软的身体被压在了他的腹部和大腿的根部，一种从未有过的深深的快感流遍全身，好像生活中又发现了一种新的享受。她像个昏死过去的人清醒过来那样，突然来了个无力的反抗，可是被他野蛮地压制了下去。冲动、渴盼和不断增强的欲望使他疯狂了。他的心好像融化了，流淌在他的神经中寻找着想象中的快感。然后，既是意料中的，也是突然的，他全身一下子松弛下来。他像从梦境中醒过来一样，发现她在自己的怀抱里，他的嘴唇贴在她的脸颊上。她感觉到他的两只手臂松开了，便对着他的胸口推了一把，人往后退去，叹了口气，用有气无力的声音说：

“我决不会原谅你的……”

她的话在他的心里根本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不管是好影响还是坏影响。他根本不在意她，他的感觉似乎在否认她的存在。他感到胜利了，感到轻松了。然后，这两种感觉被疲倦战胜了。于是，他退到了原来坐的地方，惊慌地坐了下来。她好像心有余悸地一直站在那里，过了一会儿，才不高兴地回到了她的座位上，开始责备他，责备他粗暴得一点儿也不顾她。他像个陌生人似的望着她，心里问自己：“这就是她吗？这就是我吗？她在哪里？我在哪里？”然后，一阵沉重的疲倦向他袭来，使他无法忍受。

他毫不在意地听着她的责备，心里一点儿歉意也没有。母亲来了，这正是个好机会，他陪着她坐了几分钟，然后起身告辞了。他离开这套房子的时

候，感到有一种想逃跑的愿望。这时候，他又想到了去坦塔的计划，自己不觉笑了起来，这正是一件他愿意和有热情做的事情。

七十三

当他到达法鲁克王子大街上的大不列颠饭店时，时间已经是晚上五点左右了。一名服务生把他领到哥哥的房间门口。他上前敲了敲门，然后笑吟吟地等待着意外的惊喜。门打开了，侯赛因穿着阿拉伯大袍出现在那里。他一看见侯斯尼，立刻惊奇得睁大了双眼，用高声大叫迎接了他。

“侯斯尼！……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兄弟俩热烈地拥抱在一起，然后走进那间小小的房间。侯赛因用赞赏、关爱的目光把弟弟打量了一番，接着，用激动和兴奋得打颤的声音说：

“这真是个幸福的意外啊！难道你们军人都是这样不发警告搞突然袭击的吗？祝贺你，我给你发过了贺电……”

“我已经收到了，我想，还是亲自来向你表示感谢为好！”

“妈妈和奈菲萨都好吗？”

“都挺好的。开始工作之前，还有几天假期，我就想和你在一起……”

“你的主意太好了。哈桑怎么样？他有新的情况吗？”

侯斯尼脸上的喜悦神情消失了。但是他不愿意让烦恼来搅乱他们的见面，于是说：

“我们现在不谈他的事吧……”

侯赛因猜测那一定是令人伤心的事。但是，他不想立即就知道，把烦恼放到以后的时间再说吧。于是，他让侯斯尼坐到屋里惟一的一张椅子上，自己跳到床上坐下。兄弟俩用思念和审视的目光互相看着对方，都想从对方健康的脸上寻找点变化的地方。侯赛因比他弟弟想象中要胖得多了，同时，他已经在嘴唇上蓄起了胡子，一副成年男人威严的模样。他显得比实际年龄大。侯斯尼和他开起了玩笑：

“你生来就是一个尽责父亲的模样……”

侯赛因微微一笑，弟弟的话勾起了他心中悲伤的回忆。但是，他没有对他的话表示什么，而是指着军官服上的那颗星，说：

“我为你感到自豪。”

侯斯尼激动地说：

“我要用它来偿还你作出的崇高牺牲。”

他的话使侯赛因心灰意冷，他喃喃地说：

“不要这么夸张！你是个应该获得好运的人……”

侯斯尼暗暗想道：“这个哥哥一点没有让人丢脸的事情，如果没有奈菲萨过去的那些事，没有哈桑现在和过去的那些事，可以这么说，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然后，他愉快地对哥哥说：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已经去找过艾哈迈德·伊塞里贝克了，请他为你调回开罗的事帮忙，他答应了我……”

“太好了！借此机会，我也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可以休年假了，要和你一起回开罗去……”

然后，他从床上跳下来，说：

“你先去洗个脸，把途中落在衣服上的尘土掸一掸，然后我们一起进城去。待在这间小小的屋子里没有什么意思……”

他穿上了衣服，随后两人出了门，踏上去城里的路。他们来到一家通宵咖啡馆，坐在那里聊了很长时间。侯赛因谈了许多关于他在坦塔的生活情况，他向弟弟倾诉了孤独的痛苦。告诉他怎样养成了每天晚上和几个同事在咖啡馆里至少要泡上两个小时的习惯。他们有时下棋，有时聊天，然后他就回饭店。在睡觉之前，他要看上一个小时、或者比一个小时更多时间的书。他告诉弟弟，最近，他买了一本从英文翻译过来的、由麦克唐纳[①] 著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书。书中说道，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和宗教、家庭、伦理道德相冲突。他在孤独和烦闷的时候，就喜欢做改变现实的梦，幻想有一个比他现在生活着的社会更好的社会，幻想有一个比命运已经给他的更好的境遇。他最幸福的理想是，实现他的幻想，不要让他的信仰受到侵害，那是一种自

① 麦克唐纳(1866—1937)：英国改良主义政治家，英国工党创始人之一，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

他童年以来就一直让他喜爱和放心的信仰。

然后,他心里暗暗想道,不知母亲有没有把一年半前促使她来这里看望他的秘密公开出来?当他看到侯斯尼对这件事只字不提时,他才放下了心,知道母亲对整个事情保密得很好。当初,他就猜想母亲会这么做的。一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回想起了过去那些痛苦的往事。但是,他在回忆的时候,心情是很平静的。其实,如果不是因为他渴盼有个朋友和爱人做伴,他一点都不会有什么抱怨的。随后,他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问起了侯斯尼未婚妻的情况。侯斯尼用极为平常的话回答了他:"一切都很好,真主保佑。"

侯斯尼心里在问自己,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可能会有新的变化告诉哥哥。其实,他能猜想得到,侯赛因不可能同意他的打算,也不会对他解除婚约感到满意的。两人的谈话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继续着。侯斯尼决心把话题转到那件一直烦扰着他的重要事情中去。他叹了口气说:

"你想想,如果没有我们家过去的那些事情,如果没有我们的哈桑哥哥,我们的生活该有多美好啊!……"

侯赛因从他悲哀和不满的叹息声中感觉到了什么,于是简单地说:

"我认为我们的痛苦都结束了,至于我们的过去,那没有什么丢脸的。哈桑呢,他决不会对我们有什么损害的,只是可惜了他自己……"

侯斯尼一个劲地摇着头,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他忧心忡忡地说:

"我现在才知道,随着岁月的流逝,哈桑已经变成了一个打手和毒品贩子!"

侯赛因虽然对大哥的情况作过最坏的设想,但是他绝对没有想到他会堕落到这种程度。他立刻惊叫起来:

"快别这么说……"

作为对于他惊慌的回答,侯斯尼把最近去看望哈桑时的所见所闻详详细细地叙述了一番。侯赛因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地听着。沉默了许久,侯斯尼才问他:

"你有什么看法?"

侯赛因摊开双手,好像在对他说:"我们有什么办法……"

"唉,多可惜啊,哈桑是我们去世的父亲溺爱的牺牲品,我们的父亲又是

家庭生活拮据的牺牲品！"他咕哝着说。

"你不能说服他断绝这种生活方式吗?"侯斯尼着急地说。

侯赛因叹了口气，说：

"不管我们怎么说，或者怎么做，他绝对不会放弃这种生活方式的。"侯赛因叹了口气说，"惟有一件事情能够改变他的生活，那就是我们给他筹集一笔相当的资金，让他开始新的生活。可是，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吗?"

两个人失望地交换着目光，这是一个用不着回答的问题。随后，侯斯尼愤怒地说：

"那么，我们就只能让他堕落下去，任凭他来毁灭我们的希望！"

"他是在毁灭自己。"

"他是在毁灭我们大家！你有一个这样的哥哥，怎么去面对世人呢？……总有一天，我们的名字会出现在报纸的刑事新闻栏里的！"

侯赛因难受地叹着气，想着一直在他脑子回响着的弟弟的话。在孤寂的时候，他早就想过这些了。不过，他像反驳弟弟、也像反驳自己似的说：

"我们没有什么过错，我们不应该担惊受怕的。不管现在还是将来，也许，人们的舌头会像发射的子弹一样针对我们。可是如果我们不采用满不在乎的态度来对待它，我们就无法面对生活……"

侯赛因好像显得不知道自己说话的意思，也好像对于良好的名声——那可是生活中一切希望的基础——根本不放在心上。然而，不管事情怎么样，他反正没有朋友，也没有那种好打听别人家隐私的朋友。同样，他也用不着再为自己奋斗了，也没有什么抱负，在他的仕途中也不怕别人嚼舌头。是的，自己估计错了，他决不会看到哥哥和他一样态度的。此刻的侯斯尼正怨气冲天。他怨恨哥哥的平静，怨恨哥哥的屈从。他好像无法再不发泄火气了，便冲动地说：

"我们还能认为自己是体面的人吗?"

"为什么不能?"侯赛因惊奇地问。

"可是，我们曾经用了那些不干净的钱来改善过我们的生活！"

侯赛因的眼睛里顿时火星飞溅，他默默无言地怒视着弟弟的脸，好像被埋葬的痛苦随同心底里最糟糕的回忆一下子浮现在他的心头。他气愤地说：

“那时侯，我们的处境是要保护自己，保护自己不走向死亡……”

侯斯尼对哥哥的愤怒暗暗高兴，他困惑地问自己，为什么他要和哥哥进行这样一番痛苦的交谈呢？他们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对这个话题都感到厌烦了。于是，他们又谈起了别的事情，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谈话并不舒心……

七十四

几天以后，兄弟俩一起回到了开罗，那是一个全家人都忘不了的日子。母亲吻了侯赛因好长时间，随后奈菲萨又热烈地拥抱他。中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年轻人谈着坦塔，谈着他在坦塔的生活，两个女人聚精会神地听着。奈菲萨仔细地察看了他的胡子和正在发胖的身子，他的变化令她感到吃惊。她责备地说：

“你还是个孩子，却显得像个大人似的！”

侯赛因微笑着说：

“我不再是个孩子了。”

侯斯尼哈哈笑了起来，说：

“我们都是大人了，你是我们的大姐姐！”

姑娘认真地说：

“过去，我比你们大，从今往后，你们俩比我大了。你们懂这个意思吗？”

然后，她看着母亲，不满地问：

“你喜欢这样的胡子吗？它让他显得大了，也让我们毫无理由地变大了。”

时间快到中午了，侯赛因开始脱去外衣，这个家在他眼里已经显得有点陌生了。但是，深深爱着自己家的感情在他心里渐渐苏醒了，他心里完全满足了。他满足于自己在迷途中摸索了漫长的时间后，又回到了原来的栖身之处。他环视着这个令人回忆的房间。这张旧桌子，那两把椅子，这扇窗户贴着纸的地方是块被打碎的玻璃，这一切都唤起了他亲切的回忆。他睡过

的那张床,现在已经连影子也没有了,它像其他被卖掉的东西一样,已经在必要的时候卖掉了,落得和哈桑那张床同样的结局,好像他已经不再是这个家里的人了!尽管凭着直觉,他早就猜想到了会这样,可是心里总不免有些失落和伤心的感觉。这时,他感到奈菲萨准备出门去,她对他说:

“给我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为你们准备一顿丰盛的午餐。”

侯赛因高兴地笑了。他已经很久没有尝过好吃的东西了,也许,自从父亲去世后就没有再尝过了。是的,他工作后,伙食要比在家里做学生的时候好多了,他那发胖的身体就证明了这一点。可是,他从来就没有放开胃口随心所欲地大吃过。不过,眼下他想到的是比这可口的食物更主要的事情,那就是他要好好品味一下回到生他养他之地的幸福感觉。那种亲切的感觉,就像优美的歌声一样,在他全身的感官中回荡着,甚至连纳萨尔拉胡同那股恶浊的气味,对他来说,也变成了一种正常的、亲切的气息,仿佛是一种有益于身体健康的空气。他和母亲说着话,眼睛不停地在这小小房间的各个角落里巡视。最后,他的目光停留在那套挂在衣帽架上的侯斯尼的军服上,对着那颗星凝视了很长时间。侯斯尼将会一年一年的往上升级,直到成为一名高级军官。那时候,自己不过是一名七级文书。即使做最好的假设,通过漫长的服务期间,他最多也只能升到六级。不过,他没有一点妒忌和怨恨的感觉。他生来就不是那样的人,相反,他为弟弟的幸运感到无比的高兴。不过,他发现自己在默默的悲哀中,正在思索着体现于两种职务之间的巨大差别。他的思路一直在继续下去,不知不觉中想到了平常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如果他调回了开罗,进了夜大学进修,那么,他的情况说不定能有些改变吧?想到这些高兴的事情,他不禁喜上眉梢。他把这些打算深深地埋藏在心底里,作为未来的希望,到一定的时候去实现它,使自己从哈萨姆先生那样的命运中摆脱出来!就说哈萨姆先生吧,要不是华夫脱党的一位部长给他帮忙,他还升不到六级呢。这时候,他想起了在坦塔听见的一些事情,于是就问弟弟:

“听说内阁要倒台了,这是真的吗?”

侯斯尼笑笑说:

“军官是不允许参与政治的。”

侯赛因也笑了起来,然后说:

“英国人已经不再插手我们的政治了,内阁怎么还会倒台呢?”

“我们会不会再次回到示威游行的日子里去?”母亲问道。

“谁知道呢?”

母亲忧心忡忡地问:

“军队和示威游行没有关系吧。”

侯斯尼狡猾地说:

“如果发生了暴动,军队肯定会干预的!”

侯赛因笑了起来,母亲明白了他笑的意思,便睥睨了他一下,轻蔑地耸了耸肩膀。奈菲萨过来告诉他们午饭准备好了,然后问大家喜欢哪一种色拉。她把袖子卷得高高的,头上不断地淌着汗水,然后急急忙忙的离开了房间。

房间里又是一片沉寂,侯赛因重新开始他的遐想。这一次,他想到了如何来度过这个假期的事。坦塔的同事们都把他称作犹太人,因为他既不会赌钱,又不会酗酒,在咖啡馆里更不会多花一个基尔什。但是,他们不知道他的真实情况。没错,他本来就非常节约。可是,他肩上的责任能让他不节约吗? 母亲没容他再继续想下去,又和他说起了话。在他的印象里,母亲对他这么坦诚交谈是罕见的。她还能想起那一天她对他是多么严厉吗? 那一天,她对他也真够冷酷的。不过,那时候落在大家身上的灾难是巨大的。你觉得她会如何对待侯斯尼呢? ……侯斯尼为什么对自己的婚事显得毫无热情呢? 为什么他对这件事只字不提呢? ……

大约两点钟的时候,奈菲萨端着一盘中午饭进来了,她把盘子放在桌子上,说:

“今天我们都坐在桌子上吃饭,因为职员们坐在地上吃饭① 是不体面的。”

两年以来,这是全家人第一次围着桌子吃饭。饭后,一家人又坐到了那张小床上,继续和和睦睦、高高兴兴地聊着天。四点半左右的时候,外面响起了敲门声。奈菲萨起身去开门,迎接来访者。侯赛因的脑子里突然跳出一个奇怪的想法:会不会是法里德先生一家来看望他了? ……会这时候来吗?

---

① 阿拉伯人经常围成一圈坐在地上吃东西,包括吃饭。

这时候,奈菲萨飞跑着回来了。她站在房间的门槛上,把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惊恐地望着大家,大声叫道:

"来了一名军官和几个士兵……"

七十五

兄弟俩都惊讶地站了起来,侯斯尼一边拿起军服急忙套上,一边问道:

"他们来干什么?"

奈菲萨看看兄弟俩,又看看来的人,突然紧张地说:

"天哪,他们已经进了客厅。"

两个年轻人冲出屋子去,发现是一名军官和几名警察,另外还有一个人,从外表上看,那是个便衣警察。于是,侯斯尼向军官走去,问道:

"阁下,请问有什么事?"

"对不起,我们是奉命来搜查这套房子的!"

说着,他出示了搜查令。侯斯尼看了一下,也没有看出什么名堂。这时,侯赛因问:

"也许,你搞错人家了吧。为什么事要搜查我们的家?"

"我们在搜捕一个名叫哈桑·卡米尔的人,他的外号叫'铁头'。"军官说。

两个年轻人脸色阴沉了下来,紧张而沮丧地望着军官。两个女人站在房间的门槛上,恐惧地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

"他的几个同伙已经被抓住了,"军官说,"可是在逮捕他之前,他却逃跑了。有人供出了他原来的住址,我们通过胡同的长老核实了情况……"

"可是他不住在这里。"侯斯尼用颤抖的声音说,"好几年以前,他就离开了家,我们对他的情况一点儿也不知道。"

军官摇晃着脑袋说:

"不管怎么样,房间还是要搜查一下的,履行公务嘛……"

搜查开始了,一个士兵退到门口站着,军官和另外两名警察冲进了房间。兄弟俩像两块巨石呆呆地站在原地。侯斯尼暗暗对自己说:"只要我活



着,我会永远记住这个时刻的!"他的想象力紧随着军官的搜捕,从一个房间转到另一个房间。他似乎看见了军官在空空荡荡的房间里,在破旧的家具里翻了个底朝天。这哪里是在搜查哈桑,哈桑不可能藏在桌子的抽屉里,或者藏在床底下的。这真是个无法想象的大丑闻,即使在这种可怕的时刻,他们的心里都无法摆脱奇耻大辱的感觉。军官用搜索的目光,一处处的把这个破烂、贫穷的家细细查看了一遍。侯斯尼的耳朵——真让人紧张——里听见了低低的、压抑的哭泣声,他抬起眼睛朝着奈菲萨望去,对着她发疯似的怒吼道:

"控制着点!"

搜查结束了,军官命令手下的人离开房间。然后,他走近侯斯尼的身边,轻声地说:

"我再一次表示歉意。我很高兴,因为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会给你们带来麻烦的证据!"

他举手敬了个礼,离开了房子,身后留下一片痛苦的寂静。两个心烦意乱的年轻人交换了一下眼光,谁也没有说话。母亲和奈菲萨朝着他们走去,她们的脸都是死灰色的。侯斯尼在烦乱中突然想起了什么,一下子朝门口奔去,探头朝着院子的那个方向张望。警察已经走到了院子的尽头,他们在拨开人群往前走。人群里有大人、小孩,有商铺老板、铁匠、卖烟的小贩。他回到屋里,用拳头捶着自己的胸脯,大声喊道:

"大家都知道了我们的丑事,真是丢尽了脸,我们完蛋了。"

奈菲萨重新哭泣起来,母亲求援似的望着侯赛因。可是年轻人不知道说什么好,显然,他也在强抑着心头的痛苦。侯斯尼在客厅里踱来踱去,不断的用拳头狠狠捶打自己的胸脯,嘴里说:

"我真想去死!……我的心里比死还难过。"

看到他如此作践自己,母亲十分难过,她喃喃地说:

"孩子,静一静吧!你这么捶打自己有什么用呢?"

侯斯尼愤怒地吼叫道:

"我又不能杀别的人,还是杀掉我自己吧!"

侯赛因打破了沉默,用异样的声音说:

"我们应该冷静的安排一下我们的事情了。"

侯斯尼用两只火烧一样的眼睛瞪了他一下，说：

“我们还有什么好安排的？……我们已经出尽了丑，我们完蛋了！”

“这场灾难我们都是没有办法的，可是我们不会完蛋的。我们还是要好好来安排一下以后的事情！”

侯斯尼的心根本没法平静下来。他走到自己的房间，一头倒在床上。耻辱使他感到窒息，愤怒燃烧着他的全身。他恨死了犯罪的哥哥，真恨不得他死去，永远别再看见他。他被那些疯狂的、血腥的念头控制着，开始困惑不安地胡言乱语起来。侯赛因跟着他进了屋，坐在椅子上沉默不语，避免使他更加激动。他自己也正处在悲哀的境地，他从来没有像此刻这么悲伤过，他们的名誉也从来没有遭受过如此的致命践踏。只要大哥的案子不平反，不管现在还是将来，他们就一直会受到闲言碎语的威胁。他们一家人作了什么孽啊，要遭受这样的罪？……他的脑子里涌出了许多回忆，过去的种种痛苦和现在的种种痛苦联系在一起。哈桑这件事就像一个危险的疔疮，当你把它看作只是个疮、认为快要痊愈的时候，它会突然出现危险的并发症。如果像往常那样，他把自己家的痛苦和别人家的痛苦进行比较，那么，他会发现自己看到的全是悲伤，得到的无疑也只能是苦恼。不过，他从这里受到了启示，有了耐心，得到了安慰。接着，他撇开了自己，在黑暗中寻找着光明。他偷偷瞥了一眼弟弟那张乌云密布的脸，等待和他说话的机会。

母亲和奈菲萨仍然站在原来的地方，奈菲萨还在不停地哭泣。饱经风霜的母亲此时也已经乱了方寸。这件事紧紧揪着她的心，她被悲伤和忧虑征服了。她的心牵连着每一个孩子，这使她的心里有了一种埋藏得很深的、不暴露在外的特别的痛苦，那就是她万分牵挂哈桑，为哈桑感到痛苦。他去哪里啦？如果他被抓住了，他们会怎么处置他呢？他的命运会是怎样的呢？不应该忘记他对家里的关心和帮助。他对家里人是很好、很慷慨的。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候，是他救了他们。啊，他现在是个逃亡者，没有人帮助他，没有人可怜他，就连他的亲人们也厌恶他，诅咒他，用毒眼对待他。他们现在都成了职员、军官，忘记了过去的苦楚。她神经质地叹了一口气，实在忍受不了奈菲萨的哭哭啼啼，便对着她呵斥道：

“行了，别哭了。可怜可怜我吧，没有人可怜我！”

可是奈菲萨一点都控制不住自己，真实的痛苦使她处于神经质的状态，



异常的恐惧使她四肢发抖。她的哭泣已经不是因为伤心、遗憾、生气，而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哭。恐惧的心理使她仿佛觉得自己就是个逃犯，总预感到有一种可怕的、意想不到的不幸将要发生。她瞪着恐怖的眼睛四下张望，好像害怕有人会突然扑向她。她听见了母亲有气无力的声音在叫她：

"我们去他们那儿吧。"

她巴不得赶快逃离这种恐惧的感觉，于是迈着沉重的步伐，跟在母亲后面来到了弟弟的房间。当跨过门槛的时候，她的心一阵狂跳，好像害怕见到两个弟弟似的……

七十六

侯斯尼把脸转向侯赛因，粗暴地问道：

"你认为他会逃到哪里去？"

过了一段时间，侯赛因的心里已经趋于平静。他对弟弟这种残忍的口气很不满意，便说：

"谁会来告诉我呢？你要记住，他是我们的哥哥！"他的口气里不无责备的意思。

"在发生了这一切以后还是？"

"是的，在发生了这一切以后……"

侯赛因用深沉的声音说话，以便抚慰那颗心。他知道，对于沉默不语的侯斯尼，昨天还在需要慰藉。可是，想不到他的口气激起了侯斯尼的火气，他大声嚷嚷着：

"他已经毁掉了我们……"

侯赛因还是用责备的口气说：

"不要夸张其事，不要大声嚷嚷。你应该冷静地想一想……"

"整个地区都在议论我们家的丑事……"

侯赛因平静地说：

"我们可以设法搬离这个地区……"

侯斯尼睁着两只困惑的眼睛望着他，黑暗中似乎出现了一丝希望。他心里热切盼望的不就是这样吗？这正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他轻声地问道：

“你说什么？”

“不是吗？开罗是那么的大，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人们就会把我们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

侯斯尼好像有点放心了，他叹了口气说：

“我们绝无可能抹掉过去的。”

“那么，我们还是为将来多考虑考虑吧……”

“可是过去和将来永远是连在一起的……”

侯赛因不耐烦地说：

“我们还是认真考虑一下搬家的事吧。在我休假结束之前，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好。”

母亲恳求似地说：

“我们有必要实实在在的把这件事考虑好。”

侯斯尼不解地看看母亲，又望望侯赛因。哈桑不管被抓住了，还是没有被抓住，这两种情况都会一直连累他们、威胁他们的。只要他还活着，他们就绝对安宁不了。然后，他冷淡地问道：

“我们搬到哪里去呢？”

母亲怀着希望说：

“搬到舍巴拉大街去，离这儿远远的。”

他急躁不安地说：

“比这更远，比这更远……搬到新开罗去！”

侯赛因开始有点高兴地说：

“随你的便吧……”

他的脸上闪过了一丝犹豫的神情，然后叹息着说：

“可是，我们需要一套新的家具……”

母亲不耐烦地说：

“我们不要把事情搞得太复杂了。如果没有人看见的话，有没有家具有什么关系呢？”

“可是我总不能永远隐瞒我的那些同事，不让他们知道我家的住址吧！”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侯赛因说,“你可以设法买一张沙发,两把大椅子,一块艾斯尤特的地毯。这样,临时客厅不就有了吗?如果你愿意,今天或者明天,我们就去找房子,你看怎么样?”

就这样,侯斯尼紧张的心情稍微松弛了些,虽然忧伤的空气依然笼罩着他们,大家还是默默地强忍着悲哀。这时,响起了敲门声,法里德先生和他的一家来拜访了。他们的来访已经是预料中的事,只是来得不是个时候。侯赛因奇怪地想着,几个小时之前他还在梦想着见到她,可是现在遇见她时,他已是愁绪满腔,毫无热情。侯斯尼的心里无缘无故地冒起了火,要不是他看见奈菲萨已经带着法里德先生朝着客厅走来,他真想逃到外面去。

大家都聚在客厅里,侯赛因接受了他们一家的热情问候,然后,大家谈起了过去和眼前的事情。估计这一家人是因为警察来搜家的缘故来看望他们的,可是,法里德先生的家人都装出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这种佯装不知的样子,与其说没有让侯斯尼消火,倒不如说更让他火冒三丈,让他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他的眼睛不止一次的去看巴海娅的眼睛,发现她一直用悲哀和困惑的目光望着自己。他知道,这是因为他不辞而别突然去坦塔的缘故。随她去吧!他已经对这一切都感到厌烦了。现在,在烦恼和不快之中,他倒可以坦率、勇敢地面对心底里的各种想法了。这个女人不再会成为他的岳母了,这个男人也不会成为他的岳父!……而这个姑娘也决不会成为他的妻子了!他们这些人和纳萨尔拉胡同是一路货色,纳萨尔拉胡同过去是灰蒙蒙的,现在是漫天尘土。他们和所有的邻居一样,都知道警察来过他们家,可是他们却用佯装不知的态度来暗示对他们的宽容。也许,他们是想在过去对他们家的慷慨行为上再增加一些新的内容。让他们都见鬼去吧!不论是过去的慷慨还是现在的慷慨,他都厌烦透了。他向往和新的人们交往,和他们之间不要有什么慷慨不慷慨的事,也不要有像和过去那些人之间的那种令人可憎的关系。“随你的便,你就用悲哀和困惑的目光看着吧。我不是属于你的,我不是属于你的!一切都该改变了。这样的身躯有什么地方好吸引我的?难道就因为它是一堆柔软的肉?市场上到处都塞满了这样的肉。讨厌的气氛,如果我在这儿再多待一会儿的话,连这个家我都会感到讨厌的。”

来访持续了很长时间,他耐着性子在那儿奉陪着,直到黄昏前夕,这家

人总算离开了。在握手告别的时候,姑娘在他的手里塞了一张纸条。他走到无人的地方,展开纸条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一句话:“请到平台上见面。”这是她第一次给他写信,他用好奇的眼光仔细看了看字迹,发现那字写得歪歪扭扭,像个小孩子写的。他突然想起来了,她只不过读了几年小学。可是,这些字有着它深刻的含意,几乎就是她的呼救声。毫无疑问,这是她在来访之前,在自己的房间里偷偷写下的。从而,这也证明了她感到心惊肉跳,害怕他自从去坦塔开始会一直躲避她。侯斯尼的心像被针刺一样的痛苦,一点儿都开心不起来。于是,他不由发起火来,好像周围的一切事情都让他发火。可是这有什么好发火的呢?让她了解自己有了变化不是件好事吗?难道他原先以为自己突然外出绝对不会引起她什么猜疑的?就算是这样吧。不过,他决不能向环境的压力屈服,以至于自己毁了自己。他决不能为了过去孩子般的感情和幼稚的许诺,拿自己的幸福和前途去冒险。他害怕自己再想下去会放弃原来的主意,便回到自己的房间,对侯赛因说:

“我们快出去吧。”

侯赛因同意了他的要求,站了起来,两人离开了房间。他好像觉得有点后悔,甚至希望侯赛因不要这么快答应他的要求,以便让他再好好想一想。机会还没有完全失去,他现在还是能够退回去的。可是他一句话没有说,仍然走在哥哥的身边。也许,她现在正在鸡棚前等着他呢!他的心在剧烈地跳动,难道就让她这么毫无希望地等待下去?这有多么不道德啊!不正是那个地方,她感受到了他的热情奔放,倾听了他娓娓动听的话语?这一切是多么不可理喻。他下了极大的决心,企图把脑子里的那些想象都驱除出去。这时,他听见哥哥在对他说话:

“我们决不能浪费时间了,决不能过了这个月再搬进新居。”

七十七

一连好几天,他们都在寻找新的居处。最后,终于在新开罗的宰加希加大街找到了一所房子。按照侯斯尼的话说,那是个令人向往的地段,租金也

能承受。在确定搬家的那一天，大家说好了不按照老习惯，等到晚上再搬运家具，这样可以避开好管闲事人的目光。他们就照着这样做了。这时，侯斯尼留在新居里守着家具，侯赛因回到纳萨尔拉胡同去陪伴母亲和姐姐到新居来。黑夜里，他们毫无眷恋地告别了旧居，心里喜气洋洋的。他们到达新居地区的时候，看到马路宽敞，环境幽雅，街道两旁高楼林立、别墅连片，空气又是那么清新，一种惊异和自豪交织在一起的感觉油然而起。奈菲萨的脑海里尽管还没有驱除忧伤的回忆，但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心情，笑着说："我们真的变成了上等阶层的人了。"

新居是一幢两层楼的房子，坐落在一个小花园的怀抱里。登上七个台阶，他们看见侯斯尼点燃了一盏煤气灯，已经在那儿等待他们了。母女俩立刻着手整理三个小房间，两个年轻人在一边帮忙。不到一个小时，新房间里简单的家具安顿好了，中间还休息了一会儿。这几间雅致的房间里，放着一把椅子、两张桌子、一张床，显得十分的不协调。像往常习惯的那样，侯斯尼免不了对这情形又是满腹牢骚。不过，他发现这客厅还让人得到一些安慰。因为客厅正对着大门，来人不必经过里面的房间再进客厅。一家人对新的环境、大楼和周围的街道，对想象中的邻居们谈论了很久。侯斯尼还说到了他认为新生活中必须要有的东西。他说：

"有两件事情是不能拖延的，一是电灯要装好，二是小佣人要找好。如果这两件事不办好，那么，我们一天也不配在这里住下去。"

谁也没有反对他的话，因为他们都明白，装电灯、请佣人都是他的事情。然后，他又从新的角度考虑了新的人际关系。他心里在想，母亲和奈菲萨与那些人交往合适吗？他似乎听见了那些太太和小姐们来他们家拜访后的议论，热血不禁涌上了脑门。他用警告的口吻对母亲说：

"在这新的地方，我们不必去结识周围的人家，也不要别人来认识我们。我们不去串门子，别人就不会来串我们的门了。"

母亲漫不经心地说：

"我也不希望去结识什么人……"

"我们在这里没有朋友，也不必为断交的事而遗憾！"奈菲萨说。

"如果你还能和你的那些朋友疏远，那该多好啊！"年轻人忧心忡忡地说。

姑娘的心不安起来，尽管跟“外面”的世界隔绝早就是她的愿望了，但是，愿望往往超过了她的实际情况，一种无法抵御的力量会让她失去对自己的控制。于是，她小心翼翼地问：

“难道要我像坐牢一样的在家里待一辈子？”

侯赛因立刻插话保护姐姐：

“弟弟，不要把你的要求提得太过分了……”

年轻人马上严厉地回答：

“我不希望我们旧居的人来看望我们。”

“除了法里德先生和他们一家人，决不会有人来看望我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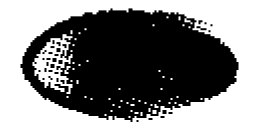
侯斯尼按捺住了火气，沉默不语了。他回忆起了昨天法里德先生一家来告别的情景：他们怎样知道了新的地址；当时，他是怎样的希望闭上眼睛再睁开来的时候，过去的一切都荡然无存，好的，坏的，全都消失殆尽！……姑娘会不会把他对她的冷落态度告诉她的父母？……还有，他是否能很容易的摆脱这种关系，还是会碰到连他做梦都想不到的麻烦呢？不管事情怎么样，他都要硬着头皮顶过去。自由和荣誉胜过一切困难。是的，只要他能够征服过去，那么，他才能体面地享受生活中的安宁。

然后，侯赛因拉着弟弟去结算费用了，他们要把搬家用的和那间被叫做客厅的房间里添置的东西用的钱结算一下。此外，还有那笔即将装电灯和雇佣人的费用也要算进去。奈菲萨起身走到窗口前，欣赏着新住处的风景。剩下母亲一个人，她集中回忆了最近几天经历过的那些事情，最后一直想到了搬进这个新的地区。现在，令她牵肠挂肚的只有一件事了，那就是哈桑。不知道这个孩子现在藏身在哪里？真主给他安排的是什么样的命运？她一直在想着这些事，埋在心底的忧虑和痛苦不由得又浮上心头……

就这样，他们在新开罗度过了第一个晚上。

七十八

“我们是来祝贺乔迁之喜的，愿真主让你们住得愉快……”



巴海娅的母亲一边向他们说着，一边和女儿在新的沙发上坐下。时间已经是下午，这一家人除了奈菲萨在半小时之前出去外，其余的都在家里。

巴海娅的母亲连连称赞着新居的漂亮和这个地区的优雅。同时，她抱怨着自从他们搬家后她感到的寂寞。她还对于法里德先生没来一再向他们表示歉意。法里德先生的工作很忙，下午他去部里了，以便获准休假。然后，他们开始拉起了家常，侯斯尼像往常那样，也加入了他们的聊天。可是他忍受着无法消除的不安和窘迫的痛苦。巴海娅用忧伤的目光偷偷地望着他，那意思是不言而喻的，这情景越发让他紧张。接下来，巴海娅母亲突然提出希望和母亲单独谈点事，这使他原来就紧张和不安的心情更加紧张和不安起来。她们俩很快离开了会客室。侯赛因发现自己夹在这对未婚夫妇之间显得很别扭，便赶紧说些歉意的话借故走开了。屋子里一下子空荡荡的，只剩下他们两个人，这是侯斯尼没有预料到的。他知道巴海娅母亲请他母亲单独谈的是什么事情。他明白，他生命中关键性的钟声敲响了，要么是获救，要么是毁灭。他们两人互相对视了很长时间。她用的是一种不满的、询问的目光；而他却露出毫无意义的、冷淡的微笑。她没有等到他开口，先用责备的口气说：

"为什么不来看望我们？"

"由于一些对你不用隐瞒的原因，使我不愿意在我们原来住过的地方露面。"他阴沉着脸回答。

可是，她显然不相信他的话，又问道：

"我把纸条给了你以后，为什么不到平台上来见我？"

"当时，我和我哥哥有个重要的约会。"

她又用饱含着深深哀伤的语气问：

"那么，你不事先告诉我一声，突然去了坦塔是怎么回事？"

他一边躲避着她的目光，一边回答：

"事出突然，不得不去……"

她立即激动地叫嚷起来：

"你竟然连编造一个像样的借口都顾不上了！"

他的处境确实是很微妙的了，不，是很痛苦的了。可是如果他胆怯的话，那么，对他来说就是意味着死亡。为了他的前途，为了他的自由，决不能

掉以轻心。他装出难过的样子,叹了口气,喃喃地说:

“可是我的处境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把你想说的话都直说了吧。我什么都不明白,只有一点,知道你变了,你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了。我不是个傻子,我也不是个笨蛋,你是不愿意看见我。”

“愿真主宽恕你。”

也许是时间很紧张的缘故,她说起话来十分的流利。她显得很痛苦地说:

“不要这么含含糊糊的应付我了,我想弄明白一切事情。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把你心底里的一切都爽爽快快地说出来吧。”

为了急于获救和逃脱,他一点没有感觉出她话里面的失望和痛苦。他说:

“我没有变化,可是我的环境变化了……”

她用惊异的口气说:

“你的环境确实变化了,可是在往好里变呀!”

“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实质上,我明白了我的责任是艰巨的。”

“难道以前你就不知道你的责任艰巨?……你的责任和你所想的是不矛盾的,即使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她的口气有点恼怒。

“我想的事情我却做不到。”

“不,你能做到的事情你却不想做。”她注视着他,脸色苍白,喃喃地说道。

他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只是感到处境加倍的困难。尽管这样,他倒更加坚定、更加执著了。于是他嗫嚅着:

“你错了。”

她绝望而又痛苦地望着他,好像要把他彻底看穿似的。她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然后说:

“不,我没有错。如果你确实愿意的话,你就不会说做不到了。这只是一种借口。”

说着,她深深地叹了口气。

“你不再爱我了,你想抛弃我。除了这一点,你还有别的什么原因!”

尽管他相信这些话都是他心底里想的,可是听起来是那么的可怕,那么的夸张。他不满地扬起两条眉毛说:

“你也太冤枉我了!”

他的口气没法让她平静下来,或者说,没有解除紧紧卡住她脖子的失望。她感到时间是那么紧迫,以至使她都忘记了天生的害羞,于是大声嚷着:

“你欺负人。我们订婚已经三年了,然后,现在你想抛弃我……”

他避开了她的眼睛,低着头往地上看。他难堪、痛苦,可是他决心毫不退缩,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于是他说:

“我的处境比你知道的要严峻得多。眼下,我还得忍耐很长一段时间……”

她的声音突然变得轻柔起来,脸涨得通红,恳求地说道:

“如果没有其他的原因,我会尽我的力量和你一起忍耐的!”

她的口气变软了,这使他感到惶惶不安。他马上说:

“那要很长时间的忍耐……”

她还是用原来的口气说:

“这没关系的。不过,我希望用传统的方式来宣布我们的订婚。”

本来,谈话几乎到了决裂的地步,可是突然峰回路转,又恢复了缓和的气氛。恐惧、烦躁、忧虑控制了他,他不知不觉地叫了起来:

“不!”

她恐慌地盯着他的脸,然后,失望地垂下了脑袋,脸尴尬得通红。她的嘴唇一次又一次地蠕动着,好像要说什么话,可是却没有说出来。最后,她嗫嚅着说:

“你看,我说得一点没错吧?你就是想抛弃我!……”

他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无地自容,只好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他像抱歉似的说:

“我也非常难过,也许有一天,你会证实我的理由的。”

“真主会和你算账的。我不想听你说别的话了。”

一阵令人窒息的沉寂,就像住满病人的房间里充满了令人绝望的气息。

但是,年轻人在他的尴尬和痛苦中却有一种快乐。不管折磨多长时间,总会有个结束的时间。那时候,他就会发现自己是个绝对自由的人了。他偷偷瞥了她一眼,心里在问自己,她的脑子里在想什么呢?是仍然想他呢?还是在憎恨他?或者希望能报复他?他多么爱她,爱了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可是一切就这样结束了。他心里在问自己,不知能否心平气和的谈妥,怎么还不结束这长时间的谈话?然后,他对自己说:"决定我命运的是我自己,而不是别的人。"然后,他朝两个女人发出声音的地方望去,她们一边说着话,一边走了进来。他的心跳加快了,一种不祥的感觉突然笼罩了他。她们回到了原来坐的位置上,脸上都显得很愉快。这更加使他不安了。接着,响起了敲门声,是奈菲萨回家了。侯赛因也回到了客厅里。侯斯尼发现自己在周围人中间后,脑子里的胡思乱想全消失了,心里又趋于平静。但是,巴海娅的脸显然还是那么阴沉沉的。谈话依然按照老一套,拉拉家常,聊聊天,这样一直到来访结束……

七十九

侯斯尼带着询问的目光,忐忑不安地望着母亲。母亲立刻明白了,他是想打听她和巴海娅母亲谈话的内容。母亲望着他,眼睛里不无冷淡的神色,说:

"巴海娅的母亲对我说,应该举行正式的仪式宣布订婚。我最后同意了她的意见。"

年轻人愤怒地皱起了眉头,两手一拍,冲着母亲大声嚷道:

"你太性急了,妈妈。"

他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感到吃惊,于是又说:

"我当然不是责怪你,可是我已经把婚约解除了!"

所有的人听到他的话,都向他投去无法相信的目光。母亲马上问:

"你在说什么?"

他从牙缝里一字一字地挤出几句话来:

“今天,也就是现在,我已经把婚约解除了。巴海娅在离开我们家的时候,已经知道我们之间的一切已经结束了。”

“不行!”侯赛因惊慌地叫了起来。

“你说的这些话,可把我给弄糊涂了。”母亲说,“我怎么一点都弄不明白呢?你们之间突然有了矛盾吗?……什么时候有的?怎么会发生的?”

正在脱鞋的奈菲萨也一下子停住了手,说:

“侯斯尼,你快说明白了。这个消息可是我们谁也没有料想到的!”

“事实上,我下决心要解除婚约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只是我不想告诉任何人。”年轻人沉着脸说,“今天,当我和她单独在这个房间里的时候,我觉得该向她说出我的决心了,于是,一切都结束了。我希望你们谁也不要问我说了些什么,或者问她说了些什么。因为这件事只和我一个人有关。”

侯赛因关切、遗憾地说:

“对于姑娘来说,这无疑是个残酷的打击。我希望你有足够的理由为你走到这可怕的一步作出辩解。”

母亲恐慌地说:

“真是太荒唐了!……就在我和她母亲达成共识的同一时刻,你却在推翻我们建立起来的一切。那位女人会怎么想我呢?她会不会怀疑我欺骗了她?或者怀疑我明明是知道你的意图,却还在欺骗她?……孩子,你都做了些什么呀?……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呀?……这姑娘有什么不好的?”

奈菲萨对他们不停的问话感到不耐烦了,她尖声叫了起来:

“我们还是听听当事人说什么吧!”

侯斯尼对母亲说:

“巴海娅是个无可挑剔的好姑娘,可是她对我来说,显然不是我期望的那种妻子……”侯斯尼对母亲说。

“你和她订婚已经有三年了,怎么可以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就随随便便把人家抛弃了呢?”

侯斯尼不停地点着头,表示同意母亲的说法,然后说:

“这话说得对。解除婚约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如果没有让人信服的理由,是不可以随便这么做的。”

“你怎么会觉得她不是你所期望的妻子呢?……快让他说说吧……”奈



菲萨关切地说。

侯斯尼很不高兴地说:

"巴海娅不配做我的妻子,这是毋庸置疑的。"侯斯尼很不快乐地说,"没错,是我自己向她求婚的,可是那时侯我根本没有明白这样一个事实……"

"巴海娅是个漂亮的、懂礼貌的姑娘。她父亲对于我们的恩惠,是不能令人忘怀的……"母亲心存不安地说。

"我对于你的这种决定简直是莫名其妙。在你的眼里,什么样的人才适合做你的妻子呢?"侯赛因的口气里有种厌恶的味道。

侯斯尼沉默了片刻,然后说:

"我要的妻子是那种出身上层家庭,有知识,比较富裕……"

"难道这就是你废除婚约的理由?"侯赛因用刚才的口气问。

侯斯尼叹了口气,回答说:

"我们是穷人,巴海娅同样也是穷人。我担心,一旦我像我们父亲那样早死的话,那么,我留下的孩子,就会生活毫无着落,就像我们那样……"

"说得对!"奈菲萨热情地叫了起来。

侯赛因对于姐姐的那种热情非常生气,他问侯斯尼:

"你走出这一步,考虑过它的严重性吗?"

"我的心里也非常过意不去,"侯斯尼难过地说,"可是我不能毁了自己的一辈子! ……"

"可是你就忍心毁掉她的一辈子?"

"不,决不会毁掉她的。她还是个青春少女,前途是灿烂的。"

"你能否允许我形容一下你的行为?"侯赛因气愤地问。

侯斯尼闷闷不乐地望着他,一句话也不说。侯赛因烦躁地摇着头,又问他:

"我感到非常奇怪,你对哈桑的行为是那么的厌恶,可是,他倒还有辩解的理由。可是你呢,你什么理由都没有!"

年轻人大惊失色,连忙激动地辩解道:

"无疑,我的行为的确有点残忍,可是,事情的结果不管对于我,还是对于她,都是有好处的。无论怎么样,这总比不合适的婚姻要好吧。"

侯赛因失望地避开了他。母亲拍打着双手,咕哝着说:

“这对于好人是多么无情的伤害啊！真主啊，我这张脸怎么去见人啊！”

虽然她说的句句是实话，可是她的心底里，却有一些轻松的感觉。本来，她担心侯斯尼急着要结婚，家里又将陷入困境和不安之中，她又将经常用担忧的目光注视着奈菲萨，用悲哀的心情询问她的前途和未来。可是，如果侯斯尼说的都是不容怀疑的实在话，那么，她确实无法面对法里德先生一家，道出这种令人难堪和痛苦的理由。奈菲萨是个不善于掩饰自己感情的人，她马上说：

“不必为巴海娅担心。她不是今天就是明天，马上会结婚的。”

侯赛因生气地说：

“这种话对于每一位姑娘都适用。可是，它不适合用于辩护我们的错误……”

“这种话不是对每一位姑娘都适用的！……事实证明这一点，它对你姐姐阁下就是不适用！”奈菲萨开玩笑地说。

奈菲萨的揶揄使紧张的空气缓和了下来。侯斯尼马上乘这个机会，满怀热情地说：

“我挑选另外一种类型的妻子不是更好吗？譬如说，像艾哈迈德·伊塞里贝克的千金！”

“要是这样的话，那真主赐福太多了。”奈菲萨兴奋地说，“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看见你住在豪华的别墅里，一天天的让我们沾上你的光……”

侯赛因根本不理睬她的话。母亲好像自言自语地说：

“今天晚上，法里德先生该知道这个消息了。谁知道他会怎么说我们呢？……但愿我有勇气去拜访他们，向他们表示歉意！”

侯赛因在一边考虑了很长时间，然后平静而又坚决地说：

“我会有这种勇气的。”

他的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奈菲萨问他：

“你真的要去？……你能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侯赛因皱着眉头说：

“我会说真主启示我的话。天哪，毫无疑问，我们的血液里还真有点不干净的东西呢……”

他走过去穿上衣服,然后离开了家……

八十

开始,他是毫无目标的在街上漫步。后来,他走进了新开罗的一家茶室里,在那里坐了一个小时,反复思考了这件事情和他将面临的各种情况。他的脑子在尽情地回忆过去,充分估计眼前的状况。他再三询问自己的理智,询问自己的心,最后才终于打定了主意。这一次,他一反常态,脑子里在思考着一个大胆的、坚决的、果断的主意,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了他,任何险情都不会让他沮丧。他甚至对自己这么快就拿定主意感到不可思议。他惊奇地问自己:"这是受到一时的启示,还是受到三年来聚集在心中感情的影响?"他有点儿惶惶不安,他再一次的询问自己,并把各种情况都摆出来进行衡量。可是,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动摇他已经下的决心。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心里交织着各种各样的感情:舒畅的快乐,揪心的不安,豪爽的冒险。然后,他朝着纳萨尔拉胡同走去,天刚刚擦黑就到达了那里。旧居越来越近了,他感到那个任务是沉甸甸的。他的处境非常尴尬,但是他迈着坚定不移的步伐,勇往直前。他忐忑不安地敲响了门。不一会儿,女佣人来给他开了门,并且惊奇地凝视着他,这使他的神经一下子紧张起来。女佣人把他引到会客厅里。不一会儿,身体虚胖的法里德先生走了进来。他一瞧见侯赛因,马上沉下了脸,眼光里燃烧着火焰。刚刚问候完毕、在位置上坐定下来,他就怒气冲冲地发火了:

"一生的交往,一生的邻居,一生的友谊,怎么眨眼之间就统统毁掉了?"

侯赛因惶惶不安地望着眼前的桌子,用低沉的声音喃喃地说:

"我们以往的友谊是不可能改变的。我们即使可以忘记一切,可是也不能忘记你的恩惠和你高尚的品德,只要我们还活着……"

法里德先生根本不理会他,他拍着手掌说道:

"她们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的良心拒绝我去相信这种可耻的背叛……"



“先生,我向你表示道歉。请你相信,我们不是那种卑贱的人。就说现在吧,我在母亲需要人安慰的时候,扔下她跑来了……”

他的话没有引起法里德先生的注意。法里德先生紧接着他的话说:

“我早就察觉到他懒得上我家来了。他用孩子般的谎言来为自己辩解,这更让我感觉到是不祥的预兆。到了今天晚上,我终于知道他公开表示废除婚约。好极了!他以为人家的姑娘是他随便耍弄的玩物,喜欢订婚就订婚,高兴毁约就毁约?……我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那样看待。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胸中竟然隐藏着一颗那么狠毒、骗人的心……”

侯赛因越发感到狼狈不堪,于是他随便找了个理由说:

“我弟弟年轻、鲁莽。哈桑的事情使他丧失了理智。”

法里德先生马上反对说:

“我们有什么罪过呢?……这样的理由简直让人不可理喻!”

“我的意思是说,灾难刺激了他的神经,使他丧失了处事能力,对世界上的一切都感到厌烦。”

法里德先生愤怒地摇着手,讥讽地说:

“这话太不能令人信服了,我是个有经验的男人,我明白这样的原因根本不会让人背弃他的未婚妻。如果你想让我相信的话,你就说说别的理由吧。你应该这么说,他成了一名军官,他奢望得到另外一种女人。”

侯赛因用忧伤的口吻说:

“我以我的生命起誓,我只希望事情能够挽回!”

“婚约都毁了,没法挽回了。他是个花花公子,不配和体面人家的女儿结婚。如果我是另一种人的话,我会去法院告他,好好教训教训他的。可是我,真主保佑,他在欺骗了我这么长时间后,总算自己向我暴露了他的本质。他不过是个卑鄙胆小的小人。请原谅我说了实话……”

这番话让年轻人陷入了痛苦的境地,他低垂着眼睛沉默片刻,然后用微弱的声音说:

“我万分的抱歉,不,我们全家都非常抱歉。现在我们不奢望别的,只希望让我们旧日的友谊长存……”

沉默了一阵。然后法里德先生冷淡地说:

“我们可不会刻薄的对待你们……”

侯赛因感到一阵紧张和不安。他想起了自己临来之前最后拿定的主意,心里慌乱起来。他不断的在问自己,现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表白合适吗?……虽然刚才他得到的回答并不是令人鼓舞的,但是他不愿意退缩或者拖延。他小心翼翼地望着法里德先生,问道:

"我能见一见巴海娅小姐吗?"

法里德先生一边在空中舞动着双手,一边烦躁地说:

"这有什么必要?……让她一个人待着吧,这样更好些!"

年轻人心里一阵激动。可怜的姑娘现在在干什么呢?她那温柔的心受到打击后会怎么呢?他该怎么办呢?是前进呢,还是后退?在这种一触即发的气氛中,他的话会不会让人觉得可笑?但是,他的心里暗暗觉得,如果现在他胆怯了,那么,他就再也没有勇气前进了。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驱走了心中犹豫的感觉。他表面上显得很平静,以掩盖心中的慌乱不安。他说:

"先生,我不知道如何来表达我心中的感情。我不敢说自己是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间!但是我不能克制住自己最终想说的一句话,那就是我要向巴海娅小姐求婚!希望有一天你能为我真诚的愿望祝福。"

法里德先生惊奇地瞪大了眼睛。显然,他什么事都预料到了,就是万万没有料到这件事。也许他想说点什么,但是又哽咽住了。至于侯赛因,他已经跨越了危机的顶峰,于是继续用平静的口气说:

"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我对弟弟的行为感到愧疚,或者说是你想象的那样,是我对巴海娅小姐的同情。不,我发誓决不是这样的。这是我本来就有的愿望。它自始至终是出于我对于你、对于你们一家的敬佩之情。"

侯赛因侃侃而谈的时候,法里德先生一直处于默默的惊讶之中。年轻人在他的沉默中受到了热情的鼓舞,他继续说:

"在我这一切努力之中,惟有一点总是让我感到紧张不安的,那就是我感到自己配不上她。"

法里德先生第一次打破了沉默,喃喃地说:

"不要小看了自己,侯赛因先生。你在我心里,就像我的儿子一样……"

侯赛因红着脸说:

“谢谢……”

法里德先生好像为难地沉思了片刻,然后说:

“我不得不感谢你的愿望。如果这件事成功了——真主知道——我会非常高兴的。可是你自然明白,现在和她谈这件事还为时过早……”

“那当然,先生。我会尽量往后拖时间的……我的意思是,我会一直等到合适的时间来临……”

谈话到这儿就结束了……

八十一

在回新开罗的路途中,他一直沉浸在思考中。路边的一切他几乎都没有看见,但是,他漫长一生的画面却在脑子里一一展现,就像他去法里德先生家之前,在茶馆里思考的时候那样。他觉得困惑的是,他竟然感觉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愉快和希望。其实,他很久以前就爱上了这位姑娘。可是他的爱情之花还没有成长、开花,便就死亡了。在他忠诚、明智的心里,他梦寐以求的称心的妻子就是她这样的姑娘。回想当初,他是那么的痛苦,那么的难熬。他懂得了一个道理,只要理智些,即使在痛苦的世界中,也能心平气和地经受住考验。他曾经安慰自己说,一定要用宽容和忍耐去面对厄运,应该愉快地把厄运当作幸运看待……就这样,他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地慰藉要忘却不幸。就在他把一切都忘却的时候,突然,希望之门向他敞开了,爱情之花在他心里怒放,好像他的激情很久以来一刻也没有平静过。他满怀喜悦往家里赶,不一会儿就到家了。一进家门,他发现全家人都在等待他。他们一看见他,立即对着他喊了起来:

“你受到了怎样的接待?”

他打定主意,先把那条令人震惊的消息放一放,故意把事情的严重性扩大一点。他遗憾地摇着头说:

“我看他们个个都是气势汹汹的样子,吓得只好蜷缩在一边,真是羞愧难当。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法里德先生这样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变得如此

激动、愤慨和沮丧……”

母亲痛苦地问：

“快告诉我，都发生了些什么。你有没有见到巴海娅的母亲？”

“没有，只有法里德先生一个人接待了我。我还没有开口，他就劈头盖脸的把我怒斥了一顿……”

他把法里德先生的话对他们学说了一遍——当然隐去了那几句最严厉的话——添油加醋的形容了他的愤怒和悲伤。这更加引起了他们的痛苦和同情，使他们的心里充满了忧郁和愧疚。这时，只有奈菲萨说道：

“你没有必要晚上就去他们家的。不管怎么说，最初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接纳了一个年幼无知的学生，把他看成是他们女儿的未婚夫。此外，他们还千方百计怂恿他们订婚。我不认为侯斯尼应该受到指责，他当时还是个学生，根本不知道什么对他是好，什么对他不好。等到他长大成人了，他才辨别出姑娘和他不般配。他即使抛弃了她，那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侯赛因决心开辟一条实现他自己目标的道路，于是他冷静地对姐姐说：

“请你在谈论那位姑娘的时候宽容一点好不好，她现在已经变成了你另外一位兄弟的未婚妻！”

一双双惊奇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他，奈菲萨情不自禁地惊叫了一声，侯斯尼问：

“你说什么？”

侯赛因用意志和力量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惊慌，说：

“她可以成为我的未婚妻啊……”

“你的未婚妻！”

“是的……”

“这话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啊！”奈菲萨喊叫着。

“可它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事实。”

母亲审视着他的脸，问道：

“你真的向她求婚了？”

年轻人垂下了眼睛，说：

“是的。我对法里德先生说，如果他同意的话，我很高兴向他的姑娘求婚……”



侯斯尼忧心忡忡地说:

“你这么做的目的是想对事情进行弥补吗?”

侯赛因犹豫了一下,然后说:

“当然不乏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一直对姑娘怀着敬意。我总认为,如果一定要结婚的话,最好还是娶她这样的姑娘……”

奈菲萨用调侃的口气问道:

“谁说你一定要结婚?”

母亲插进来问:

“法里德先生对你说了些什么?”

奈菲萨马上代替她回答:

“他当然会说很高兴……”

侯赛因没有理会奈菲萨,他回答了母亲的问话:

“他对我的要求表示了感谢,但是他又对我表示了歉意,说眼下不能向姑娘提及这件事,希望我能给他一段时间……”

侯斯尼又很关心地问:

“你离开家的时候,心里就有了这样的打算?”

侯赛因明确地回答他:

“没有……”

侯斯尼同情地说:

“我是担心你以后发现自己根本不是真的想娶她!”

奈菲萨叹了一口气说:

“愿真主能听见你的话……”

母亲生气地对她喝斥道:

“奈菲萨!”

侯斯尼回答哥哥的话说:

“我生来就喜欢安定的生活……”

侯斯尼高兴地说:

“我只希望你和她都能幸福……”

沉默了片刻,他又用低沉的声音说:

“我也有我的希望,譬如说,我想娶艾哈迈德·伊塞里贝克的千金。哥

哥,你认为我这个愿望愚蠢吗?"

侯赛因笑笑说:

"有什么不可以的? ……你和她很般配……"

奈菲萨哈哈地笑着,笑得有点儿令人发慌,然后说:

"我们只有依靠真主了,我们原来想可以收回一个,结果倒损失了两个。这真是遭到了毒眼……"

母亲平静地轻声说:

"我们有真主的保佑,现在我放心了,我的孩子们决不会忘记我的……"

奈菲萨于是对母亲说:

"对于婚事和喜庆你不懂的话,可以来问我。"

侯斯尼笑了起来,说:

"对于我们的事情,母亲比你更懂……"

一阵沉默。侯斯尼偷偷地瞟了哥哥一眼,心里暗暗问自己:"你认为他的求婚真的是临时决定的吗?"

八十二

"也许等待是明智的,可是如果鸟儿飞走了,等待还有什么用呢?"侯斯尼好像有点生气似的多次这样问自己。已经快过去一个月了,他时时刻刻都在思考和盘算着这件事。他们都对他说——尤其是侯赛因,劝他必须耐心等待一段时间,等到他稍微攒点儿钱了,然后再去向姑娘求婚。即使他们的意见都是对的,可是谁能向他保证,那个姑娘会一直等待着他,直到他有了钱呢? 另外,鼓励他抛弃了那个"聪明"建议的还有一点,那就是,几乎是身居高位的艾哈迈德·伊塞里贝克和他的父亲原来就是老关系,他奢望贝克能够对他敞开胸怀。如果他一旦和这么一个幸福的机会失之交臂,那么,他只有等上好几年,才有可能遇到这样的家庭向他敞开大门。他能不能先向姑娘求婚,然后恳求贝克宽延一段时日,让他完全做好各种准备呢? ……毫无疑问,这是完全可以的。即使这样不行,他也要承受住被拒绝的痛苦,不

应该放弃努力，要勇敢的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再说，他不具备那种被人们称为美德的忍耐心。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好害怕或者犹豫的了，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艾哈迈德·伊塞里贝克在塔海拉大街的别墅越来越近了，年轻人的脑子里不停地转动着这些想法。他决定不顾一切地去实施这个计划。这就是生活，就是他全身心追求的那种生活。他不再有担心的事情了，哈桑已经销声匿迹，奈菲萨也已经成了个受人尊敬的小姐，过去已经被现在的一切掩埋了。难道他不要为自己寻找一种纯洁无瑕的幸福生活？他经过了一番打扮，显得英俊、浑身充满了年轻人的朝气和阳刚之气。他一进入别墅，便被引到了客厅里。在那儿坐着等待的时候，他的心怦怦直跳，忐忑不安地暗暗思忖着："我向这位姑娘求婚，难道不令人感到滑稽吗？她拥有别墅，而我除了每月的薪水之外，几乎是一无所有！不过，我还有曾经对贝克信口开河谈起过的那些地产。可是那能让我富有多少呢？母亲为什么没有地产呢？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真有地产的话，那么，我们的过去就不是那样的过去了，我们的现在也不再是如今的现在了。不管将来如何，我决不后退。不管事情成败与否，反正我又不会掉脑袋的。如果成功了，那么，我就赢得了整个世界；如果我失败了，我也没有输掉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我很抱歉，孩子。''再见了，贝克阁下。'这是预料中最糟糕的结局。我完全配得上她，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如果她不要我这样的人，那么，她要什么样的人呢？要有钱的？他们家有的是钱。如果他们拒绝我的求婚，那家人真是太愚蠢了！就在这个地方，我第一次见到了她，她正在骑自行车，她的两条小腿简直可以和金子媲美。她的两条大腿，那真是造物主的杰作。可怜的奈菲萨！哈桑，他现在会在哪里呢？但愿他已经逃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在那儿永远躲藏起来，他的麻烦事几乎让我每时每刻不得安宁。什么时候我才能从过去中解放出来呢？我决不后退，就在这个地方，她差一点儿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是贝克的脚步声？"

他竖起耳朵注意倾听，然后看见贝克向他走来。他立刻恭恭敬敬地站了起来，彬彬有礼地向他问好。

"欢迎，军官阁下。一切都好吗？"贝克说。

年轻人竭尽全力集中自己的意志和注意力。他回答道：

"一切都很好，谢谢你，贝克阁下。"

“你哥哥还在坦塔市吧?”贝克笑着问他,口气里颇有含义。

侯斯尼对他任何的话题都很欢迎,因为他要拖延时间作准备。于是他装作很认真的样子说:

“是的,先生。”

两个人都安安心心地坐在那儿。贝克说:

“这个假期要把他调回来已经没有可能了。不过,我已经得到了真诚的承诺,明年假期可以把他调回来……”

侯斯尼尽管早已知道了这个情况,但是他还是做出一副感恩不尽的样子。

“这又将是一件令人感激的事,你已经为我们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

一阵沉默。年轻人感到他要闯入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了,已经没有犹豫和后退的余地了。他已下定了决心。不过,他的声音里,他的每个字里还是流露出内心的恐慌不安。

“贝克先生,其实今天我来找你,是为了我自己的事情……”

贝克抬起了一双询问的眼睛,问道:

“但愿是好事情吧?……”

年轻人端正了一下坐的姿势,仿佛这样他可以获得更多的勇气似的。他说:

“我向阁下恳求的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我自认为它超出了我的奢望……”

“你想提升为少将?”贝克微笑着问道,一边用手抚弄着染过色的粗硬的胡子。

年轻人神经质地笑着,瞬间,脸上愉快的表情消失了。他用低微的声音说:

“比这还要珍贵。我奢望得到和你攀亲的荣耀……”

突然出现的专注替代了微笑的眼神。在年轻人看来,尽管贝克表面上装得很稳重的样子,心里却是大吃一惊的。可是这有什么好吃惊的呢?他是感到事情的意外而吃惊呢,还是厌烦他的要求?他的心剧烈地跳动着,他深深感到这关键的时刻是那么的折磨人。贝克沉默了片刻,思索了一下,说:

“对于你的一片好意我只能表示感谢……”

这样温和的回答使年轻人非常感动,但也有些莫名其妙的痛苦。他用肯定的口气说:

“我希望我这样做并没有太出格……”

“哪会这样呢!我要再次感谢你的求婚。但是,我要过一段时间给你答复,因为这件事情我要和当事人商量的。”

对于这样的拖延,侯斯尼非常满意,因为他像个陷于困境的斗士,希望在安宁的休战中拖延时间。

“这是理所当然的,贝克阁下。”他说,“不过,我还是希望我这样做并没有太出格。”

“不要再让我听见这样的话了。”贝克笑着说。

年轻人起身告辞,然后离开了别墅。一路上,他对贝克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每一种手势、每一种表情,都仔细回想了一遍。他企图发掘出它们背后的含义和目的,虽然他把所有的一切都解释成是一种乐观、大胆、勇敢的遐想,但是,他总隐隐约约觉得有些担心和不快。最后,他自我解嘲地耸了耸肩膀,对自己说:“如果成功了,那么,我就赢得了整个世界;如果我失败了,我也没有输掉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

八十三

一直到了假期快结束的时候,侯赛因也没有想到再去造访法里德先生的家,好像他要给法里德先生更多的时间进行考虑,以便做出最后的决定。在这段时间里,他多次和母亲商量过这件婚事。母亲没有表示反对,但是劝告他推迟一年再结婚,这样可以把婚事筹备得完美些。令人奇怪的是,母亲没有对另外一个心情急躁的儿子进行过类似的劝告。不过,侯赛因心里并不同意弟弟那种心急火燎的做法,他把那种做法形容为轻率。其实,他不是没有担心的,如果侯斯尼心想的那门亲事谈成了,结了婚,一年后他也相继结婚的话,那么,家里就只剩下母亲和奈菲萨两个人了,她们孤苦伶仃的,没

有人赡养了。为了让母亲放心,他决定结婚后和妻子一起住在家里,与母亲和姐姐共同生活。就在他的心情和思想都平静下来之后,他去了法里德先生的家。法里德先生热情地欢迎了他,这使他的心里充满了希望。然而,他这次去访问的目的就是一个,这是对任何人都不用隐瞒的。不过,他还是有点忐忑不安地对法里德先生说:

"我明天就要回坦塔了,今天是来向你们告别的……"

法里德先生和蔼地笑着说:

"祝你一路顺利,真主保佑,但愿我们不久就能听到你调回开罗的消息……"

侯赛因满怀着希望说:

"但愿这件事情下个假期里就办妥……"

他心里在暗暗的思忖,是开诚布公的直接切入主题呢,还是等对方开口先说?……这件事他已经与母亲商量过好多次了,似乎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尽管这样,可是谁知道这家人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呢?……他开始不安起来,心里希望听见的那句话等待的时间越长,他就越是惶惑不安。就这样,一直到了巴海娅的母亲到来。侯赛因站起身,有礼貌地迎接了她,并且热情地紧握她的手。她的到来是个吉利的兆头。两人并肩坐了下来,那位母亲对他说:

"孩子,见到你我很高兴,你母亲好吗?"

侯赛因热情地回答道:

"她很好,太太。她要我代她向你问好……"

接着,法里德先生望着妻子,对她说:

"侯赛因先生是来向我们告别的,他明天就要回坦塔市了。我认为,现在把我们对那件事的决定告诉他,是合适的时候了。"

说着,他又把头转向年轻人。

"关于你曾经和我谈的那件事,侯赛因先生,我非常高兴地告诉你,我们全都同意了。"

年轻人的心随着法里德先生的话不停地剧烈跳动起来,甚至连身上一些相关部位都有些隐隐作痛了。突如其来的兴奋结束后,他用颤抖的声音说:

"谢谢你,先生,万分的感谢你。我真的是太高兴了……"

法里德先生笑了起来,对他妻子说:

"下一个假期,他就可以调回开罗了……"

他妻子笑了起来,说:

"这真是令人高兴的好消息,我们当然希望你们能够离得我们近一点……"

年轻人的脸红了,他用欣喜的口气说:

"真主保佑,这一定会实现的……"

"不过,"法里德先生说,"最好是再等待一段时间举行订婚仪式……"

然后,他哈哈笑了起来,笑声有点令人不安。

"最好是等你们两个度过相互适应的磨合期……"他接着又说。

法里德先生站了起来,离开了房间。过了几分钟,他回来了,身后紧跟着巴海娅。虽然侯赛因能够猜想出那是怎么一回事,但他还是感到非常的出乎意外。于是他站起身来,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然后,默默的对她伸出了手。两双手握在了一起,他感觉到她的手是那么纤细、柔软、滑爽。他的心里充满了温柔和感激之情,在不停地颤抖着。他感到自己应该对她说点什么才好,这样的感觉一直缠绕着他,可是他又发现脑子里是一片空白,怎么也想不出合适的词来。于是他只好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

很快,由于他全身心都沉浸在兴奋和满足中,他忘记了哑口无言的遗憾和窘迫。他像个经历了一波痛苦折磨后恢复平静的人一样,开始了那种可爱的沉默。她是多么漂亮啊! 有的人怎么会对这种完美的优点视而不见呢? 她是那么温顺,那么有美德,她是给幸福家庭生活带来温暖的源泉。她不会惹事生非,却会给家庭带来安乐和宁静。她父亲为什么要带她来? 这只能说是一种高兴的表示。他不是说"我们都同意了",然后他给"我们"来个实质性的证明。他多么希望知道她的想法啊。不知她从打击中恢复过来没有? 她的心里是否还留下创伤? 她是否真的开始对他产生了好感? ……她的父母亲没有让他沉浸在思索中,他们又开始和他谈话,那些话现在已经显得无足轻重的了。难道就不可能出现奇迹,让她的父母都离开房间? 有一次,他的目光和她那双清澈的蔚蓝色的眼睛碰上了一瞬间。毫无疑问,他有很多话要对她倾诉,她也有话要对他讲。不管怎么说,后面的日子还长着

呢,他将有足够的时间对她敞开心怀,倾诉衷肠,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对她说。在和两老谈话的时候,他的心里荡漾着幸福的柔情,这使他相信,世界上确实可以创造幸福,它能够弥补所有的忧愁和烦恼。真正的幸福是纯洁的,它将与世长存。让这样的座谈,这样的气氛,这样的情景,这样的感觉永远的延续下去,贯穿于整个生命之中吧。

谈话还在继续,但是巴海娅没有参与进来,她只是点点头,或者轻轻应答一声。到了应该离开的时候了,他站起身,同她握手告别,然后离开了他们家。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迎来了一生中收获的季节……

八十四

侯赛因回坦塔去了。又过了一段等待的日子,侯斯尼把这段日子称为“选择期”。这些日子里,侯斯尼在不安中煎熬着,他经受了希望和失望的严峻考验。哥哥的离去,让他感到十分遗憾。毫无疑问,他希望在得到艾哈迈德·伊塞里贝克答复时,哥哥不要离他那么远,使他有人可以商量。事实上,他尽管固执己见,遇事冲动,但已经养成了事事与哥哥商量的习惯。侯赛因提出结婚的事宜,这使他的心里很高兴,因为从他内心深处来说,要是他在侯赛因前面结婚,完成了终身大事,而让哥哥一个人挑起家庭的重担,似乎哥哥是个生活中被剥夺了幸福权利的人,这实在让他的心情感到沉重。他侯斯尼不是个不顾家庭前途的人,事实上,他希望攀上那门亲事后,奈菲萨可以从自己那里、从家里得到比较多的好处。这样的逻辑使他沉重的心情得到了平衡,使他心安理得地去碰运气。就在他的心情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他的一位朋友——原来是他的同学,请他去新开罗卢娜巴里克夜总会碰面。这个朋友名叫阿里·巴尔迪西亚,是他最要好最知心的朋友。在陆军学院的时候,两人就建立了友谊。后来,两人的关系一直保持着热络的劲头,尽管毕业以后,侯斯尼分配到了骑兵部队,那个同学分配到了空军部队。他如约来到了见面地点,朋友已在那里等候他了。两人在夜总会的花园里坐下后,朋友要了两杯饮料。一见面,侯斯尼就意识到朋友叫他来是有要紧的



事相告,因为朋友表现得有点反常——尽管表面上很轻松的样子——显得心事重重和忧虑不安。两人刚刚坐定,阿里就问他:

"你还记得那个艾哈迈德·拉法特少尉吗?"

侯斯尼十分随意地说道:

"当然记得,他是我们这一届的学生。我印象中他好像是炮兵部队的军官,是不是? ……"

阿里·巴尔迪西亚点了点头,表示说得对。然后,他怏怏不乐地说:

"昨天,我听见他在一群兄弟中议论你。我听了后十分生气,心情极其恶劣……"

侯斯尼吃惊地睁大了眼睛,注视着他的脸。他什么都可以猜想得到,就是不会料想到这一点。他用不以为然的口气说:

"他说什么?"

阿里·巴尔迪西亚心情沉重地说:

"当时,我,还有其他一些朋友,我们一起在穆阿迪的家里玩纸牌。"

"后来呢?"

"我已记不得是怎么提起这个话题的。当时,我们都已喝得醉醺醺的了,不过,我还是听清楚了他在说你的事。你先告诉我,你有没有向一个叫艾哈迈德·伊塞里贝克的人的千金求过婚?"

一听到这个名字,侯斯尼的心里一阵强烈的震动,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顿时,他想起了那个艾哈迈德·拉法特和艾哈迈德·伊塞里贝克的不少亲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努力地费了好大的劲,才控制住自己的神经。他正在遭受着悲观和恐惧的打击,他简单地说:

"就算有这事吧……"

"你不知道艾哈迈德·拉法特是这家人家的朋友吗?"

"这有可能。可是你快告诉我,他都说了些什么?"

阿里·巴尔迪西亚沉默了片刻,好像有点犹豫不决。接着,他为难地用低沉的声音说:

"我从他的话里听出来,那家人家没有答应你的求婚。我很遗憾,把这样的消息告诉了你……"

这个消息像块沉重的盘石,重重地砸在了侯斯尼的身上,他感到自己是

那么的渺小无能,觉得自己的尊严和人格彻底崩溃了。随后,一股怒气从心中腾起,他几乎快要被火气征服了。可是在这最后一刻,他又战胜了自己。他不得不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了,而且还哈哈高声大笑,然后问道:

"朋友,这难道就是你不高兴的原因?"

"这本来是件平平常常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朋友心情沉重,担忧地说,"可是他却不合时宜地说出了那家人家拒绝同意的理由。尽管这些无足轻重的理由不可能降低一个人的人格,但是在醉汉的中间传来传去,这实在让我非常生气……"

他一直有这样的感觉,他们家的过去,犹如一把沉重的铁锤,始终高高地悬在他的头顶上,每时每刻都在威胁着他。现在,它不是已经当头砸下来了吗?要把他砸得稀巴烂。事情已经不需要再打听、或者再说明白了。可是,谁能够做到对这一切装聋作哑呢?他抬起头,望着朋友那张阴沉的脸,机械地问道:

"告诉我他都说了些什么?"

年轻人脸露愠色,极不耐烦地说:

"那些话确实不值得当回事,但是让你知道他们在议论你也是公平的。我没有必要再对你说一遍了,因为我都真心的为你感到生气,我当即就让那些嚼舌头的人闭上了臭嘴……"

这么说,那些人把他当作谈话的资料了。这是什么资料啊!他在决定提出那个倒霉的求婚的那一天,就应该想到这一切的呀!他对朋友微微一笑,说:

"你说的那一切,我一点都不怀疑它的真实性。我对于朋友的忠诚,表示由衷的敬佩。但是,我希望你把听见的每一句话都告诉给我听,一句一句的告诉我吧。"

那个年轻人显得烦躁不安,他十分恼火地说:

"他说了许多关于你大哥的话……于是我恼怒地对他说,据我所知,我们家乡有一个拦路抢劫犯,他的兄弟还在开罗当部长呢!"

侯斯尼的脸顿时变了颜色,朋友的这番话使他受到了伤害,他好像亲耳听见了这些话似的。不过,他还是在绝望地笑着说:

"按照惯例,人在高兴的时候,眼睛看到的只能是部长,至于在愤怒的时

候,眼睛看见的……我们不管它。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都是类似无聊透顶的话……"年轻人逃避似的说。

可是侯斯尼突然不耐烦起来,他大声叫嚷着:

"我求你,我求求你了,你什么都不要对我隐瞒……"

年轻人严肃的神情中带着尴尬,说:

"我讨厌谈及女人的事情。"

"我姐姐!?"

"是的……"

"说她靠干活来糊口?"

"我气愤地对他说,工作是体面的事,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耻辱。贫穷也不是什么罪过。"

侯斯尼使劲地晃动着脑袋,用讥讽的口气不停地重复着朋友的话:

"……贫穷不是什么罪过!……说得好!……他还说了些什么?……"

"没有了……"

"这也够了!哥哥是拦路抢劫犯,姐姐是……女工?嘿嘿,这样的家伙竟然还想娶贝克的千金,真不知天高地厚!"

巴尔迪西亚说:

"我认为你选择和这种侮辱人家的家庭攀亲,是拿错了主意。"

侯斯尼显出一副病态的笑容,喃喃地说:

"你说得对……"

然后,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已经陷入了泥坑,遭到了灭顶之灾。现在只有拧断这个艾哈迈德·拉法特的脖子,才能医治我心头的伤痕。可是这对现实能有什么改变吗?不,这样的自卫是无济于事的。但是我不能忘记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给他一记狠狠的耳光,才能够剥夺他的尊严,看他再嚼舌头。我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真主保佑,我不缺乏勇气和力量。哈桑在我们中是最卑贱的,尽管如此,他是我们中最了不起的,最受尊敬的。这是一个很有益的教训。"

接着,他听见朋友安慰他说:

"你别太在意这些事情了。"

他耸了耸双肩,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

"你的忠告很有道理。我们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们曾经也是一户有钱人家。后来有一段时间家道中落,我们勇敢地面对现实,挺过来了。这没有什么好感到耻辱的……"

"而且还应该为此感到自豪。"

突然,侯斯尼狠狠地跺了一下脚,眼睛里闪烁着愤怒的目光:

"可是,我知道如何来教训那些侮辱我的人……"

"这是不容怀疑的权利!"

一阵痛苦和疲惫的沉默。巴尔迪西亚感到再要两杯啤酒是最合适的。然后,他笑着嗫嚅地说:

"如果你还想找的话,你会找到比这更好的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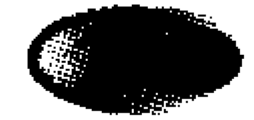
侯斯尼鄙夷地说:

"噢,城里的姑娘比空气还多,比泥土还便宜!"

啤酒缓解了他的干渴,那位朋友也在喝他的酒,于是他们重新陷入了沉默。"唉,如果经过努力,一个人还能够重新投胎到新的家庭,还能够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创造一个新的过去,那该多好!可是我为什么要用这种虚无缥缈的希望来折磨自己呢?我还是这样,我的生活还是这样,我决不能让自己毁了自己,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

八十五

当他告别朋友、离开夜总会的时候,打击和啤酒几乎让他丧失了理智。不管事情怎么样,眼下他首先应该解解心里的恶气。不过,他已经打消了和艾哈迈德·拉法特军官面对面干一仗的念头,因为这样会积怨更深,更危险。"如果我对那个高傲的年轻人义愤填膺,那是不公正的。他只不过是听了那些卑鄙的话来重复一遍罢了。我没有权利教训他,我也不可能把他再称作朋友了。如果将来有朝一日我有机会对他进行挑衅的话,我决计不会让他安然无恙逃过去的。不过,眼下得把教训他的事放一放,待日后找到这样的机会再说。我现在真正的目标是那个胡子染了色的贝克本人。我要告诉



他，当一个人向你的千金求婚时，你最起码总得维护他的尊严吧，更别说那个人是你过去朋友的儿子了。如果他想摆脱对这事的干系，我就向他抛出确凿的证据来。我要对他说，贫穷不是罪过，而毁坏别人名誉的行为才是卑鄙的罪过。如果他发火了，像他这样有地位的人一定会发火的，那么，我也决不会克制自己的愤怒，我要把积压在心头的恶气一吐为快。"怀着这样激愤的心情，借着啤酒在身上发挥的劲头，他跳上了遇见的第一辆公共汽车，一直乘到了车站广场。然后，他又换了一辆车来到了塔海拉大街。当他远远望见艾哈迈德·伊塞里贝克的别墅时，他的脚步变得沉重起来，好像在为自己拖延时间，以便重新考虑一遍。一阵阵的呼喊声在他的心底里回响，在威吓他退回去。可是，头脑里发昏的热潮驱散了那些喊声，使他一下子冲到了别墅门口，他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毕恭毕敬向他行礼的门房面前。他没有让通报，便径直朝里闯了进去。他虽然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惊讶和荒唐，但是并没有改变主意。

太阳已经斜向地平线，玫瑰花在暮色中显得昏昏欲睡；在那条道路的中央，投下了两条宽宽的汽车轮子碾过的印子。他向会客室走去，眼睛里是迷茫和犹豫的目光，那种迷茫和犹豫不时地劝他改变决心，使他对自己这种冲动的挑衅行为感到怀疑。尽管这样，他用意想不到的速度冲上了台阶。他刚刚跨上平台，便站在那里稳稳不动了，他被意想不到的情景突然懵住了，脑子里很久一片混乱。他看见姑娘本人坐在一张大椅子上，听见动静，她从书本上抬起头来，用询问的目光望着他。他的目光一落到她身上，他就惊讶得僵持在那里了，胸膛里有一阵阵被针刺的感觉。他马上意识到自己面临着这样的境地：如果他屈服于软弱，那么，他受到的新的耻辱将远远超过他以往遭受过的各种鄙视。他从恐惧中得到了新的力量，决心用尊严和藐视来摆脱眼前的窘境。他的决心起了作用，他控制住自己，最终有礼貌地点点头，亲切地微笑着说：

"晚上好，小姐。请原谅，我并非故意的打搅你。请问，我能见见贝克吗?"

"我父亲今天不出门，他身体有些不舒服。"她柔声细气地说——这是他第一次听见她的声音。她没有表现出一点慌张不安的神情。

他又一次点了点头。也许，他觉得很开心，这是一种他来时没有料想到

的解脱。于是,他一边准备往回走,一边说:

“愿真主保佑你……”

他转过身子,走了一步,又走了一步,然后,突然坚决地停了下来。刚才那种彬彬有礼的样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愤怒和鄙视的模样。他的脑子里又换上了驱使他从新开罗来到舍巴拉的那个奇怪的想法。

他再次转过身子,勇敢地望着那个姑娘,毫不在乎她投来的询问目光,用一种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必用这么高的声音说:

“对不起,我很难做到在和这家人最后告别的时候,而不表达一下我的想法……”

她仍然用询问的目光默默地望着他,一句话也不说。侯斯尼接着说:

“我想,他已经把我向你求婚的事告诉你了吧?”

她垂下眼睛说:

“我父亲的客人直接和我谈话,还没有过这样的惯例。”

他好像很诧异似的说:

“我认为这样的惯例在上层阶级里并不会受到责难!”

“未必所有的情况都这样吧。”

他故意做出不屑一顾的样子说:

“即使是这样,也请你允许我说话,我来找贝克的目的,就是为了谈这件事,因为听说我的求婚被看成是我不可饶恕的丑行。”

她连眼睛都没有抬起,说:

“你最好把话留到见了贝克的时候再说。”

他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她的脸,说:

“可是我很高兴有幸见到你,因为你是这件事的当事人。我必须说,我非常想知道你的看法,你真的也认为我的求婚是一种丑行吗?”

“我希望你把话留到合适的时候再说。”她的口气显得不耐烦了。

尽管她的不耐烦是意料中的事,但它还是让他痛苦,让他愤怒。他说:

“如果有人向姑娘求婚,一般都会得到满意的答复。可是有时如果运气不佳,那也会被看成是坏事,就连你们这样的家庭也是这样。”

她沉着脸,站了起来说:

“你必须离开了。”

她朝着客厅走了进去,他提高声音在她后面说:

"原来我一直希望听听你的意见,可是现在已经足够了。我很遗憾,希望你向贝克转达我的问候。"

他很快转过身子,下了台阶,朝着大门走去。一幕幕过去的情景飞快地在他脑海里涌现、闪过:在新居和巴海娅谈话的情景,在夜总会和巴尔迪西亚的谈话,还有刚刚那场对话……"真主保佑,我还不是个失意的情人。我当时几乎就要成为那样的人了,可是真主保佑我平安无事。但我是个无望的人,这是最可怕的。我愿意好好的来思考这件麻烦的事情。我感到自己得了一种新型的病,可是药在哪里呢?我错在哪里呢?去哪里治疗呢?"

当他来到大街上的时候,他已经承认,自己干下了一件毫无意义的荒唐蠢事……

八十六

母亲的眼睛里虽然饱含着悲伤的目光,但还是微笑着说:

"你也真让人奇怪,自己要做这么重大的事情,竟然事先一点准备也没有。如果他们同意了这门婚事,我看你怎么办呢?这些你想过没有?难道我们大家没有提醒过你这件事会出现的后果吗?"

这一番话发生在他和好朋友巴尔迪西亚谈话十来天后的一天。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好多天了,可是在大家的脑子里此事依然还是没有消逝。每当午后他们聚坐在俯瞰大街的阳台上时,侯斯尼的脸上总是浮现出一种沉思和恍惚的神情。母亲忍不住又唠叨起来,希望她的话能给他的心灵有点安慰。奈菲萨也加入了谈话,可是她的话真真假假,又像开玩笑,又像认真。侯斯尼不耐烦地说:

"对我来说,明天不会显得比今天更好。"

"废话!"奈菲萨说。

母亲赞同女儿的话说:

"往后的日子会向你证明,你刚才的话是废话。你会找到一个比她更好

的姑娘结婚的……"

他在暗暗地问自己,为什么在这个家庭里惟独他一个人显得悲观失望?是全家人愚蠢,还是他自己愚蠢?在这个世界上,魔鬼起的作用不是比所有的天使起的作用还要大吗?不对,那么,为什么大家不这样看呢?他已经给侯赛因去了信,把他求婚的最后结果告诉了他,他会怎么回答呢?他肯定不会比母亲和奈菲萨说得更多的!他们难道都是活着的死人?难道高尚、体面的生活不再对他们有吸引力?

一阵急促的门铃声打断了他的思路。接着,传来了女佣人在打开门后惊慌的喊叫声:

"先生……太太……"

他急忙冲出客厅,母亲和奈菲萨紧跟在他的后面。大门敞开着,他们看见两个陌生男人搀扶着一个人。那个人受了伤,头上缠绕着肮脏的、浸透了血的绷带,脑袋耷拉在其中一个人的肩膀上。侯斯尼恐慌不安地向来人走去,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眼睛一直盯着绷带中的那个受伤者的脸,一直到相距他们只有几步路了,他还没有看明白。这张脸苍白中泛着青色,让人从心底里想起死人的脸;乱蓬蓬的头发中到处是一条条绷带,让人看了感到害怕。两只微微闭着的眼睛不时疲惫地眨动两下,睫毛中间露出了并不让人陌生的暗淡的目光。很快,他那细小的一个动作,顿时唤起了他的记忆,瞬间像一枚炸弹在他脑子里炸开了。他还没来得及开口,身后传来了母亲的喊叫声,证实了让他脑袋炸裂的猜想。她的声音由于恐惧和怜悯已经变了调:

"哈桑……这是哈桑……"

侯斯尼慌张地重复着母亲的喊声:

"哈桑……"

这时,那个胳膊托着哈桑脑袋的人说:

"我们应该马上让他躺下来……"

年轻人惊魂不定地走了过去,对着哥哥的脚弯下身子,伸出双臂抱住他的两条腿,小心地把它们抬起来,和那两个人配合着,一起把他抬进了卧室,让他平躺在屋子里惟一的那张床上。两个陌生人疾步走出了房间,侯斯尼紧跟在他们后面。这时,母亲和奈菲萨奔进屋里,脸上带着无法形容的痛苦。

在客厅里，那个人——他穿着阿拉伯大袍，戴着毡帽——第一次开口说话了。他指着另一个穿着西服的先生说：

“请原谅，这位是出租车司机。”

侯斯尼知道这是暗示他付出租车费。于是，他和他们一起走到出租车旁，付清了车费，把出租车司机打发走了。然后，他惶惶不安地急忙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个人说：

“哈桑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情同手足。也许你已经知道了，他正在避逃警方的追捕。于是，他的一些对头乘机悄悄埋伏在他经常出入的地方，用骗术把他引过去，然后袭击了他，一哄抢走了他的钱，随后立即逃走了。这个可怜的人支撑着来到了我的住处，请求我把他送到他的亲人那里。于是我叫了辆出租车，找到了纳萨尔拉胡同。那里的邻居告诉我，你们已经搬到了这里。于是我们又找到了这里。”

侯斯尼好像有点害怕地听着那个人讲述，尽管心里各种各样的感觉反复出现，但是恐惧和担忧的心情压倒了一切感觉。当那个人说完了事情经过后，年轻人喃喃地说：

“谢谢你，先生，谢谢你的仗义。请你进屋去休息一会儿……”

可是，那个人把手举到头上作了个感谢的表示，他说：

“我马上就要走的，临走之前，我有句话要说，那就是你们应该尽快设法医治他的严重创伤。可是你们千万得小心，不要叫救护车，也不要送他去医院。不然的话，那就会遭到调查、引来警察的！”

那个人打了一声招呼，马上就走他的路了。年轻人回到了房间里，他好像一个在茫茫漆黑中的探路者，正摸索着往前走。他发现哥哥依然像他离开时那样躺在那里，不过似乎来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中安心了，他完全陷入了昏迷中。两个女人忧心忡忡地守护着他。当她们听见了脚步声，便立即向他投来求救的目光。他久久地观察着躺着的人，然后用一种很奇怪的声音问：

“没有说过话吗？”

“嗫嗫嚅嚅说过几句，听不清什么，然后又昏迷过去了。我们去找医生吧。”母亲一边在干枯的喉咙里咽着唾沫，一边说。

谁知，受伤的哈桑费劲地摇了摇手，看来，在必要的时候，他好像是能够控

制昏迷的。他已经完全没有了往日那种旺盛的精力,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

“不要找医生……医生……会报告……警察的……”

年轻人用目光仔细察看了他的脸,只见浸满鲜血的绷带裹住了他的脑袋和脸颊,脸盘上只露出两只黯淡失神、呆滞无光的眼睛和胡子拉碴的下巴。他张大着嘴巴,喉头里不时有沉重的气息在滚动,就像人在临终时发出的咯咯声。他的领带和西服的口袋已经被撕破,掉了纽扣的线头露在外面。他的右手一会儿握紧,一会儿摊开,嘴巴里断断续续发出呻吟声。侯斯尼面对着这副情景,手足无措地站着,全然忘记了害怕,他的感情完全集中在深深的痛苦和怜悯之中。这时候,面对受伤的哥哥,他暂时忘却了所有的一切,只想到要不惜一切代价拯救哥哥的生命。可是没过多久,最近一些日子来老是盘踞在他心头的、时时威胁着他的名誉和前途的恐惧和不安感觉,又萦绕在他的心头,他的心紧缩起来。他一方面对内心这种感觉本身有一种受伤般的痛苦,另一方面,他对自己在这样的境况中还有这样的感觉,深受良心的谴责。好像说话能够摆脱内心恐惧似的,他用温柔的声音对受伤者说:

“让我去请医生吧,你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

母亲和奈菲萨也一起恳求着说道:

“是的,哈桑,让我们去请医生吧。”

可是哈桑抬起沉重的眼皮,吃力地加重语气说:

“不用,你们不要害怕。我只是挨了几下打,不要紧的……”

然后,他企图深呼吸几下,让自己放松片刻。随后,他闭上了眼睛,说:

“他们欺骗了我。这些该死的东西!如果我还能活下去的话,他们一定会倒霉的。不过你们不要去请医生。医生会去报告警察的……”

侯斯尼的内心仍然陷入了激烈的斗争中,他说:

“一定要去请医生,这事不难办,我们可以说服医生不要走漏消息。”

“可怜可怜我吧,哈桑,快答应吧……”母亲哀求着他。

哈桑不耐烦地叹了口气,喃喃地说:

“你们也可怜可怜我吧,让我安安静静地待着……唉……”

母亲一会儿看看侯斯尼,一会儿看看哈桑。但是侯斯尼在这样的灾难中感到痛苦。他那隐藏在心里的真实感情渐渐明显了。一想起笼罩在心头的忧虑,为哥哥的不幸感到的那点痛苦简直算不了什么。“他断送了我们一

家人,我的心一点都不会欺骗我的。他又要在新开罗毁掉我们的名誉了,就像在舍巴拉胡同毁掉了我们的名誉一样。警察会把我们大家当作犯人一样追捕。我的脑袋在发晕,我的眼睛几乎已经看见了警察,他们在搜查着各个房间,并且把逃犯逮捕了起来。难道任何生存之路真的都被堵死了吗? ……你不是说他是你的哥哥吗? 是的,他是我的哥哥。可是在崎岖的道路上,我的性命快要断送在他的脚下了。唉,我真是心乱如麻!"

这时,他听见母亲绝望地对着他喊道:

"侯斯尼,他又昏过去了。……难道你没有看见吗,他快要在我们的手中死去了!"

"不,他决不会死的。而我,我将慢慢的、残酷的死去,因为我的体面消失了。就算他现在死了,医生立即会来验尸,接踵而至的是警察和刑事部的人。当然,他们对尸体是毫无办法的,可是从这间屋子里散发出去的恶臭,将在周围酿成一出精彩的丑闻。"然后,他转过身去看母亲,她正手足无措,用茫然的目光一会儿看看床上的人,一会儿看看他。尽管她闭紧着嘴巴,但是从她的目光中,可以听见那种回荡在空间的撕裂人心的呼号声。他对自己感到奇怪,事情还刚刚开始,他竟然对她产生了一种怨恨。然后,在一瞬间,他感到有一种飞快的、模糊的回忆敲响了他的心扉,他顿时浑身无力地软瘫下来了,目光重新回到了沾满鲜血的绷带上。他恢复了思考的能力。突然,有个想法像闪电般的在他脑子里闪过,他脱口而出:

"我怎么把这个人给忘了呢?"

然后,他急急忙忙地对母亲说:

"我去请一位医生过来,他是我的朋友,在陆军医院工作。你稍微等一会儿,不会很长时间的。"

他急急忙忙抓起上衣,慌慌张张地穿上,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家……

八十七

侯斯尼倚在窗台边上站着,眼睛注视着医生,医生正在全神贯注地为病

人仔细检查。母亲和奈菲萨离开了房间,但是她们一直站在门外面,他几乎能够听见她们急促的呼吸声。他先是一副愁眉苦脸、情绪不安的样子,随之感到担惊受怕。后来,他才慢慢平静下来,思考着发生的事情。他找到了医生以后对他说,他哥哥与家里人打了一架,头部受了伤,希望他能帮忙医治一下,并对他言明,希望他不要把这件事张扬出去,以免酿成丑闻,损坏家庭的名誉!医生谨慎地跟着他来了,在对伤者的头部进行了初步的检查后,他说:

"头上有一个很深的伤口,导致大量出血。我不知道不报告警察是不是做得对?"

"不管用什么代价,我们还是避免这样的做法吧!"侯斯尼恳求道。

医生一边做手术准备工作,一边说:

"看来你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先把这事搁一搁再说!"

在医生处理伤口的那段漫长的时间里,侯斯尼一直是心神不宁的,而且,医生的最后一句话,把涌动在他内心深处的对哥哥的一点点同情心都泯灭了。当时,在去医院找医生和把医生请回来的路上,他对哈桑有一种很好的情绪,他的心里充满了对他的同情和怜悯。他回忆起了过去那段艰难的日子,那时哈桑是惟一给予他们帮助的人。由于他的慷慨资助,他们都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可是很快,一种害怕和担忧的感觉在他心里升腾起来。他的心开始变得像石头般僵硬,同情心消失了,怜悯的源头枯竭了,这个伤痕累累的人在他眼里已经是个不法之徒,是个威胁着他的名誉和前途的人。唉,他现在完全昏迷了,根本感觉不到纤细的手术器械在拨弄着他的肌肉和骨头。

他的生活经常是这样,深深的创口,随之是巨大的创痛。他怎么一点都没有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样子,或者说他根本不想从昏迷中醒过来。他侯斯尼难道没有流着眼泪哀求他改变这样的生活吗?不,他侯斯尼已经这么做了,可是得到的回报是痛苦的讥讽,他哪怕是死在遥远的那块土地上也好啊。

然后,他的眼睛盯住那张被绷带裹住的脸,身上不禁起了一阵寒颤,心里充满了绝望和烦恼。最后,他听见医生对他说:

“对他的医治现在可以结束了。请你跟我到外面去一下……”

他一直等着那个医生洗干净手，穿上茄克衫，然后把他带到了会客室。医生没有坐下来，站在那儿考虑了一会儿，然后用出乎意外的平缓的声音说：

“我认为情况还不是非常危险，但是他需要很长时间的治疗。对他真是够野蛮的，为什么不去报告警察？”

医生的话使侯斯尼的神志清醒了些，他忧伤地说：

“我是想避免酿成丑闻。事情不管怎么样，毕竟都是一家人！……”

医生摇了摇头，好像有点不满意，随后态度有点坚决地说：

“明天早上我再来看他，如果我发现他仍然还是这个样子，那我就不得不向警方报告了……”

一阵不安流遍了侯斯尼的全身，他似乎自言自语似的，怀着希望说：“但愿不要发生这样的事。”然后，他又对医生说，“谢谢你，让你辛苦受累了……”

医生朝外走去，侯斯尼一直把他送到外面的大门口，感激地紧紧握住他的手。医生临走前还在他的耳边肯定地说：

“我明天早上再来……”

侯斯尼站在那里一直目送着医生的汽车消失在远处的马路上，他如释重负似的叹了一口气，然后迈着沉重的步子转身回到屋里。他刚走到门口，母亲便急急忙忙迎上来，用迫切和焦急的口吻问道：

“医生说了些什么？”

他从心底里讨厌母亲的那种迫切和焦急，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表现出来，用平静的声音说：

“他说情况还是令人放心的，他明天早上再来。现在哈桑的情况怎么样？”

奈菲萨回答说：

“还没有醒过来。”

他跌坐在屋里惟一的那把椅子上，闭上了眼睛……“我真的也受伤了。他在愉快的昏迷中沉睡着，可是谁能赐予我这样的昏迷呢。‘我认为情况还不是非常危险’，粗心的医生是这么说的。不，情况非常危险。他要是死了，

那是最危险的。如果情况恶化，他要去报告警方，如果他好起来了，恶梦会压在我的心口，一直到他的对头去警方那里把他告发。那么，丑闻也就随之传开了……去哪里才能逃避这所有的痛苦啊。我憎恨这个受伤的人，憎恨我自己，憎恨生活中的一切。除了这种生活外，难道就没有别的生活了吗？除了这样的人外，难道就没有另外一种人了吗？"显然，他的思想全都反映在了他的脸上。他紧皱着眉头，一脸的痛苦和烦恼。母亲已经注意到了他的神情，这让他更加激愤。母亲温柔地对他说：

"你别太紧张了，你哥哥的情况很好。真主会保佑他的，也会保佑我们的……"

他惊异地睁开了眼睛，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用一种异样的眼神注视着她……

八十八

第二天早上，医生来了。然后，他在离开家的时候宣布说，伤者的情况很令人放心。这样，侯斯尼从那几乎将他毁灭的危险中得救了，暂时摆脱了连续的不安、慢性的折磨和日夜不离去的幻想。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全家人在相对的平静中生活着。受伤的人清醒过来后，渐渐的恢复了元气。随着回到了生活中，原来的那些想法又在他的脑子里转动起来，而且很快感染了周围的人。开始时，他总是苦笑着，带着一种与他的本性格格不入的顺从的神态。他好像歉疚似的说：

"我太连累你们了。看上去，真主创造我就是为了制造麻烦的……愿真主宽恕我！"

周围那些人的脸上露出友好、奉承的微笑，可是这骗不了他，或许，这也骗不了所有的人。他的眼睛望着侯斯尼的方向，说：

"毫无疑问，你是非常生气的。也许，你很想把你以前的那番告诫再对我重复一遍吧！……"

侯斯尼嘟嘟囔囔地说：



“我只希望你平安无事……”

哈桑神秘地微笑着，然后，脸色阴沉下来了，许许多多的想法涌上他的心头。他用一种和开始时大不一样的口气激动地说：

“他们抢走了我的钱，这些该死的东西！我当时就决心逃走的，我一定得逃走。”

他用手摸着脑袋，闭上了眼睛，然后像对自己说似的，喃喃说道：

“不知道真主让萨伊娜怎么样了？……他们能放过她吗？……她是决不会向我的对手屈服的。可是，她已经不可能和我一起逃跑了。我们把钱都弄丢了，时机已经错过了……”

侯斯尼一言不发地听着他说话，避免与这些不安份的胡言乱语搭上话。他偷偷地看了一眼母亲和姐姐，发现她们俩都无奈地交换着眼光。接着，哈桑又用激动的语气说：

“我一定要躲藏起来。背我到这里来的那位朋友虽然是个忠厚的人，但是他不懂得如何保守秘密。我可不愿意让他把对我的仗义当作故事讲给他的女友听，然后他的女友又把它搬给她的邻居们听，最后传到暗中想谋算我的人的耳朵里。这样，我们都还处在不知不觉中，警察已经闯进了家里。”

侯斯尼失望地叹了一口气，转脸朝着母亲的方向望去，他的目光和母亲的目光只对视了一瞬间，母亲便低下了眼睛。他的心里充满了怨恨，心里暗暗的对她说：“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为什么你要犯下这种可恶的罪孽？……”随后，他听见哥哥大声嚷着说：

“我一定得躲藏起来。只要我能够下地走路了，我就要离开这个家。也许，我会离开这个国家的……”

侯斯尼的心一下子舒畅起来，好像在寒冷的空气中看到了一丝希望，这是自从哈桑被人扶回家后第一次有的感觉。这一切犹如命运安排好似的。“在事情没有败露之前，他能做到这样吗？……他真的能躲藏起来而不被人看见、不露出蛛丝马迹吗？但愿一切能够如愿以偿，我也应该安安宁宁的生活了！”

日子一天又一天的在过去，最后，那种愁闷的气氛在家里已经变得习以为常了。哈桑感觉到伤口已经痊愈了，或者说是基本痊愈了，开始认真地考虑起离家逃往国外的事。他进行了严密的思考，悄悄地做着计划。奈菲萨

也已经不再是规规矩矩地待在家里了，她几乎没有一天不出去串门的。同样，侯斯尼也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往返于家里和俱乐部。不过，他的脑子里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哥哥问题的思考，没有忘记他住在家里的危险、他对他们的声誉会造成的威胁。有一次，他和母亲对于这个敏感的话题进行了对话。他在同情和犹豫了一阵后，对母亲说：

"如果说警察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他的住处，那简直是真主创造的一个奇迹。不过，这个奇迹不可能长久继续下去的……"

母亲用奇怪的目光望着他。开始的时候，他对这种目光茫然不解，找不到解释的理由：她是在无声的责备？是对无法逃避的命运的听天由命？还是对他表示出来的害怕的鄙视？如果不是她像害羞似的眼眶里慢慢盈满了晶莹闪烁的泪花，如果不是她一副痛苦不已的样子驱散了他的疑虑，这些理由似乎都可以说得通。这时候，他的心里慌乱起来，在他的记忆中，母亲曾经面对过许许多多的灾难和不幸，但是他几乎没有看见她流过泪。他像逃跑似的退却了，母亲那坚强和果断的形象，痛苦而又奇怪地在他脑子里接连不断地闪过，好像要向他证实，威武的雄狮已经濒于死亡的时刻。但是，当他独处的时候，他已经忘记了别人的痛苦，独剩他自己的痛苦和忧虑。于是，他的怨恨和厌恶越来越强烈，他咒骂自己，同时也咒骂母亲……

第二天下午，他感到这种恐惧又加深了一步。当时，他和母亲、哥哥都坐在床上聊天，奈菲萨到外面去了。突然，门铃响了起来，小佣人去开了门。然后，她慌慌张张地跑了回来，对侯斯尼说：

"先生，有位警察想见你……"

八十九

犹如一枚炸弹掷进了他们中间：侯斯尼从床上一跃而起，两眼直直地盯着小佣人的脸；哈桑一抬腿从床上下到了地上，脸色阴沉地注视着窗外，嘴里咕哝着："逃！"；母亲斜着眼睛，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喉咙干燥得说不出一句话来。侯斯尼僵直地站在原地足足有一分钟，然后，他放松

了身子,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离开房间来到大门外。他看见一名警察站在那里,两人机械地相互行了个礼。然后,侯斯尼温和地问:

"先生有事?"

"军官阁下是侯斯尼·卡米尔·阿里先生吗?"来人用沙哑的声音问。

"是的……"

"萨卡基尼警察署的警官希望马上见见你。"

侯斯尼朝那个人的背后望了望,眼前只看见路,没有看见他料想中应该看到的人,他的心稍稍安定了些。不过,他还是疑惑不解地问:

"那位先生找我有什么事?"

"他只命令我来传达他的意思,没说别的……"

年轻人犹豫了片刻,然后返回去穿外套。他回到房间里,发现哥哥躲在门背后,窥探着门外的动静,一看见侯斯尼走了进来,立刻急切地问道:

"他们都来了?"

母亲用病人那样的声音重复了同样的问话。他一边穿着衣服,一边悄悄地把他和警察的对话给他们讲了一遍。他的话音刚落,哈桑立刻说:

"也许那个警官是一个你认识的人,他想在搜查家里之前先给你提个醒。这是明摆着的事情。你听我说,如果他向你问起我的话,你就说,你已经有好多年没有看见过我了。你不要犹豫,也不要害怕说谎的后果,他们发现不了我踪影的。你前脚一走,我马上就会躲起来的。你就这么说吧,不用害怕,真主会和你在一起的……"

侯斯尼的眼睛不朝他看,以免让他看出自己内心深处涌现的新的希望。他问道:

"你有逃跑的力气吗?"

哈桑一面从衣帽架上取下衣服,一面说:

"我已经恢复得很好了……真主保佑你平安。"

侯斯尼离开了家,在警察的陪同下走了。他觉得首先应该问问那位警官的名字,也许那个人还真是他的熟人呢。可是,这个警察说出来的是一个陌生的、他从来没有听见过的名字。于是,他重新陷入了困惑之中。看来事情还相当麻烦呢。不过,哈桑决心到外面躲起来,这着实让他放心了好多。黄昏前夕,两个人到达了警察署,警察把他带到了警官的办公室,然后行了

个礼,说:

"侯斯尼·卡米尔·阿里少尉来了。"

警官坐在办公桌后面,离办公桌一步远的地方,站着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都是当地的居民,他们的脸上留下明显的刚刚斗殴过的痕迹。警官站起身来迎接侯斯尼,并且一边伸出手,一边说:"欢迎,欢迎。"然后,他命令警察带上那几个人退下去,关上办公室的门。他请侯斯尼在办公桌前面的那张椅子上坐下。侯斯尼一边坐下,一边对自己说:"他这是什么意思? ……欢迎,客套,然后是什么呢?"

警官从座位上走了出来,站到他的对面,右手撑在办公桌的边沿上,开始用一种奇怪的目光审视着他,那目光里流露出左右为难的神色,好像不知如何开口和他谈话,也好像觉得这事无法向他隐瞒。侯斯尼感到这短暂的、令人捉摸不透的沉默实在让人忍受不了,刚踏进警署时的那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了,那是一种恐惧、担忧、烦恼的感觉。"彬彬有礼的警官,竟然紧张得不敢当面向我提出指控,这本身就是件很蹊跷的事。说吧,说了好让我放松下来,在这样的时刻,我的脑子早被魔鬼缠住了。我能料到你想说些什么,快说吧……"

他终于没有了耐心,说:

"警察叫我来见阁下你!"

"我很抱歉打搅了你。"警官说,"我真希望能够在比这更令人愉快的场合见到你。可是你知道,有时候由于职责的关系,不得不这样做。"

侯斯尼心里但愿平安无事的最后一丝微弱的希望破灭了,他阴沉着脸说道:

"我感谢你的高尚品德。好,我现在听你说……"

"我希望你有勇气接受我讲的事情,"警官小心翼翼地、温和地说,"希望你做出的行为不愧是一名守法的军官……"

"这是当然的。"年轻人既像开玩笑,又像泄气似的说。

警官咬紧了牙,好像有人按住了他的太阳穴似的,从嘴里蹦出一句简短的话:

"事情涉及到你的姐姐……"

"你说的恐怕是我的哥哥吧?"侯斯尼不相信似的扬起了眉毛说。

“是你的姐姐。不过,很抱歉,我想先问你一下,你是不是有个叫奈菲萨的姐姐?”

“是的,她出了什么事?”侯斯尼惊恐地问。

警官咬了咬嘴唇,说:

“我十分遗憾地告诉你,她在萨卡基尼的一所房子里被捉住了……”

侯斯尼惊讶得一下子站了起来,整个身子都僵住了,脸色发黄,眼睛直直地盯着警官的脸,大口喘着粗气说:

“你说什么?”

警官动情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让你所有的力量都用来控制你的神经吧。眼下需要的是理智,而不是生气。我希望你协助我履行我的职责,不要让我对采取的措施后悔,我首先考虑到的是要维护你的尊严。”

他一面听着警官说话,一面始终凝视着他的脸。有时候,他的眼睛里只看见警官的脸,别的什么也看不见;有时候,警官的脸在他的眼睛里消失了,他只听见声音,却什么也没有看见;有时候,他只看见两片嘴唇在一张一合,里面吐出一连串令人吃惊、失望、陌生的话。在这期间,他的眼睛神经质地眨动着,把这里或者那里的各种奇异景象尽收眼底,不管是靠在墙角边的一支枪,还是那一排枪,或者是那个墨水瓶,都没有漏过他的眼。也许,他的鼻子里已经灌满了囚犯的烟味儿,或者是皮革的那种怪味道。然后,他又恢复了知觉,记忆突然把他带到了遥远的、与眼下毫无关联的过去。他的眼前立刻出现了纳萨尔拉胡同,他还是个孩子,在和侯赛因玩滚珠。“在一所房子里被捉住了!在哪一所房子里?我们中间一定是有人失去了理智,这是不容怀疑的。可是这个人是谁呢?我应该首先核实一下,我是不是还有理智……”

他有气无力地叹了口气,然后顺从地问道:

“你说什么,先生?”

“这个地区有一所房子,租给了一个希腊女人,她又把房子里的房间以小时出租给情人们。今天下午,我们搜查了这所房子,发现了小姐……小姐她正和一个年轻人在一起。当然,我们拘留了她,对她采用了一些你也知道的严厉手段进行了审讯,由于惧怕,她不得不承认了自己是一位军官的姐

姐，希望我能够释放她……”

“我的姐姐？……你能肯定？……让我见见她吧……”

“请你冷静点。如果我能确定她是你的姐姐，我早就把她释放了。但是我怕她的供词是骗人的，就把这个问题提交了署长，他同意可以停止审讯，条件是必须核实她的话属实……”

令人奇怪的是，他的心里不再对这一事件的真实性有丝毫的怀疑了。他那颗悲观的心很快相信了这件事。多么可怕的事情，他发现他的心又回到了过去那种长期受恐惧煎熬和痛苦折磨的境地。是的，这样的现实是为他的命运、他的家庭安排的，他明白这一点，丝毫没有怀疑。这是最后的结局吗？然后，他被恐惧控制了，同时感觉到这是被掩埋的过去的痕迹，与现在毫无关系，更何况是将来。过去已经是这样了，可它不是将来，也决不可能是将来。随之，一种急切希望结束眼前这一切的想法在他脑子里冒了出来，于是，他用濒临于死亡的人的声音说：

“她在哪里？……请你让我见见她……”

警官指了指那扇关着的门说：

“我们让她待在这间屋子里，因为当她得知我不打算释放她，反而派人去找你时，便昏了过去。请你像尊重法律的人那样行事，请你记住，我得对任何一个生命负责。你是一位有教养的受人尊敬的人，你应该理智的处理好这件事。任何人知道这事的一丁点都是不合适的。不过，这要取决于你本人的行为了，你要很好地记住这一点……”

他又用那种濒临于死亡的人的声音重复着说：

“请你让我见见她……”

警官步履沉重地走到关着的大门口，打开了门。侯斯尼像梦游似的走近去，目光越过那个人的肩膀望出去，那样子就像在确认解剖室里的尸体似的。他看见面对着门的墙边放着一张沙发，上面躺着一位姑娘。她把头靠在墙壁上，眼睛半张半闭着，露出黯淡无神的目光，就像什么也看不见的死人的目光。或许她已经昏迷过去了，或许她正处于刚苏醒的那种惊吓的状态中。一绺湿漉漉的头发贴在她的额头上，皮肤的颜色就像死人那样蜡黄蜡黄的。然而她不是别人，正是奈菲萨。“我的心在灾难中绝对不会欺骗我的，如果她死了，我会毫不犹豫地否认我认识她。”她一动都没有动，好像没

有感觉到有人走近来,也许她已经动弹不了了。警官用询问的目光望着侯斯尼,但是侯斯尼的眼睛仍然盯着那个姑娘。他的目光凝固了,僵硬了.恐惶笼罩了他。他们沉浸在死一般的寂静中,在惊恐之余,他发现了过去和将来的那个临阵逃脱者。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也许是很短暂的一会儿,一个发自心底的声音打破了沉寂,在他的耳边大声喊道:"完了……"他的眼睛似乎看见了母亲的形象,她还是一个小时前的那副模样,站在他和哈桑的中间,处于无可奈何和绝望的境地,哈桑正准备跳窗逃跑。在这样的时刻,他多么希望战胜神灵、暴力、死亡的考验啊。"这个警官在等我做些什么呢?……我该怎么做呢?真主啊,我怎么才能离开这个地方呢?……"

接着,他听见那个警官说:

"我对于你已经尽到了责任。那么,现在你该拿出理智来了……"

他的眼睛避开了警官,这下轮到他问了:

"另一个在哪里?"

警官明白了他问话的意思,连忙用坚决的口气说:

"我对他进行了惩罚后,已经把他释放了。"

于是,他嗫嚅着说:

"多谢你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

九十

到了外面,一阵寒风迎面扑来,四周笼罩在漆黑之中,他步履沉重地离开了警察署。在离他一臂远的地方,她垂着脑袋跟随着他。他们沿着电车轨道走着,他不知道走到哪里是尽头,因为他以前没有到过这个地区。虽然黑幕刚刚降临,但是马路上已经是人烟稀少,他心里暗暗在问自己,这条路通往哪里呢?……随后,他发现自己的问题问得太离奇了,这条路通往哪里并不是重要的事情。可是值得他考虑的是该如何来处置她。本来,他打算一离开警察署就开始动手的,她也是这么预料的。可是现在他们不停地走着,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能感觉到她在后面走着,这实在让他恼火得

受不了。听着身后的脚步声，犹如听见身后一声声枪响，他一点儿都没有往后看的愿望。尽管他显得沉默不语——这种可怕的沉默像一道屏障把他们两人隔开了——好像是在继续思考着，可是事实上，他的脑子里是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有。这个空白的脑子正处在烦躁不安中，什么主意也拿不出。可是他又强迫自己思考，因此心里涌现出了焦虑的感觉。这是一种迫切渴望把握住自己的意志、但对这种强烈的欲望又无能为力的感觉。他的脚踢到了路中的一块小石头，胸中不由得恶气冲天，但它似乎把他在黑暗中溜走的思路拉了回来。很快，他在心里默默地问自己："把她掐死？……用鞋踢碎她的脑袋？……"他心里的这股恶气是一定要让它发泄出来的。地狱般的沉寂仍然笼罩着一切，正当他下定决心打破这种沉闷气氛的时候，她主动——这使他觉得诧异——打破了沉默，只听见她用颤抖的声音咕哝着说：

"我犯下了罪，我知道这一点……我决不会请求你宽恕的，我不配得到宽恕。"

她真的还有力气说话？……简直是个魔鬼！……她的声音尽管是有气无力的，但是在他的胸中掀起了飓风，这种莫名其妙的飓风使他全身的怒火倾泻而出。他停住了脚步，快速地转过身子，挥起拳头，对准她的脸就是一拳，就像出膛的炮弹发射过去。她趔趔趄趄地向后退了几步，一句话也没有说，然后仰天倒下了，后脑勺重重地摔在路面上。她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发出一点呻吟，但是很快从地上坐起了身子，重新站了起来，开始一点一点往后退去，一直退到一所房子的墙壁前才停步。他一步一步地向她逼过去，虽然处在黑暗中，她仍然看见了他脸上那种坚定的神情。她向他摆了摆手，好像在请求他停步。然后，她急忙脱口而出，哀求着他说：

"站住，不要再动手了。我并不为自己担心，可是我为你担心。我不愿意因为我而牵连你……"

她那温和的话越加使他火冒三丈，他像一头壮牛似的对着她吼道：

"你不愿意牵连我？……你这个娼妓！你已经牵连了我……"

她又苦苦哀求说：

"可是我即使毁掉自己，也不愿意损害你……"

"你这个下贱狡猾的东西，你绝对救不了你那下贱的生命。不能等了，只有把你结果了，我才不会受牵连……"

她扯着嗓子拼命地喊道：

"结果我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你不应该为此而受到惩罚。如果询问到你为什么要杀害我，你怎么回答呢？……让我自己来做这件事吧，没有人会知道你，没有一个人会知道的……"

"你自己结果自己？"他好像很吃惊地问道。

"是的……"她喘着粗气说。

他突然感觉到——在他还没有控制住自己之前——一个沉重的负担从他肩头上移去了，被抛到了遥远的地方。当时，他受疯狂的愤怒和折磨人的责任感的驱使，产生了结果她的念头，但是，种种后果——譬如丑闻的传播和对他的惩罚——使这个念头又从他眼前消失了。现在有这么明智的办法就好了，让她自己结果自己。他总算可以喘口气了，这压抑的黑暗中总算显露了一丝光明。他依然沉浸在思索中，嘴里喃喃地问道：

"怎么个结果法？"

她咽了口唾沫，说：

"用任何一种方法都可以。"

他阴沉着脸想了一会儿，然后凝视着她的脸，残忍地说：

"跳尼罗河……"

"就这样吧……"她平静地回答。

他恼火和怨恨地吐了一口气，然后慢腾腾地往后退去，嘴里嘟嘟囔囔地说：

"走吧。"

她离开了墙边，步履艰难地向前走去。他也转过了身子，继续往前走。她像刚才那样紧随着他。这一次，他感到心里踏实了一些。可是不知道怎么的，愤怒的源头消失后，他为此感到自豪。现在他的尊严感消失了，在他下决心必须要亲自杀掉她的时候的那种尊严感消失了。他从一个受尊严驱使的人变成了一个想保平安的人。这时，有一种令人窒息的被制服的感觉堵住了他的胸口。可是他没有力量去改变这个能让他获救的方法，他还不至于软弱到放弃这个平和方法的地步。他深深地呼了一口气，粗声地说：

"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你！……谁能想象到会有这样的事情！"

她在无可奈何的绝望中叹了口气,说:

“这是我们主的命令……”

他立即咆哮着喊道:

“不,这是魔鬼的命令……”

“是的……”她用同样的声音叹息着说。

他犹豫了片刻,然后又问:

“那个人是谁?”

一阵寒颤流遍了她的全身,她痛心地说:

“你不要折磨自己了,也不要折磨我了。再过一会儿,一切都将结束了。”

“他认识我吗?”

“不……”她急促而又肯定地回答。

他又犹豫了一下,痛苦越来越加深了。他又问:

“是第一次?”

她的全身又颤抖了一下,同样肯定地回答说:

“是的……”

他狠狠地跺着脚,对着她大声叫嚷起来:

“你怎么会这么糊涂啊?”

她在默默的痛苦中嘟嘟囔囔地说:

“这是魔鬼的命令。”

“你才是个魔鬼……你把我们都毁了……”

“不……不……”她恳求着大声喊道,“现在一切都将结束了,决不会有人知道的……”

“你说的话可算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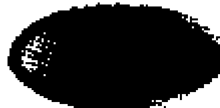
“那当然……”

“如果胆怯了呢?”

“不,如果我不这样,往后活着的日子会比死去更可怕……”

两人又恢复了沉默,彼此都感到精疲力竭。他的目光茫然地望着伸向远处的电车轨道。然后,他用讥讽的口气问道:

“我们往哪儿走?也许这个地方你比我更熟悉吧?”



她没有回答。但是脸被痛苦扭歪了。接着,塔海拉广场出现在前面,他们的眼睛看见了生活的喧闹,耳朵听见了各种声音。他担忧地向四周望了一下,最后,视线停留在一排出租车上。他快步朝出租车走去,为她打开了车门。她坐进了车里,他紧跟在后面也上了车。他想了一下,司机在等待着他发话。随后,他轻声地对司机说:

"请去宰马利克大桥。"

九十一

出租车在法鲁克大街上朝着阿特巴方向疾驶,然后又拐到艾姆巴比大街。

他们像两个陌生人似的坐在车里。侯斯尼半个背对着她,眼睛透过车窗望着马路上。而她却是低着脑袋,陷入极度的恐惧之中。她的脑袋里空空如也,或者说是什么也顾不上想了。这沉默犹如强大风暴后的宁静,犹如痛苦挣扎后的僵死。在昏厥过去之前,她的情绪达到了疯狂的顶峰,等到恢复理智后,各种可怖的想法蜂拥而来。在下地狱般的痛苦中,她的眼前一幕幕地展现了自己的一生。各种烦恼搅得她脑袋一阵阵发沉。她不由得耷拉着脑袋,像一个待在倒塌的墙壁下的人,望见眼前有一扇可逃命的窗户、却被堵死了那样垂头丧气。等到侯斯尼来了,她的精神彻底崩溃了。在这一路上,她感到一切都完了。惊怕已经在她的头脑里让了位,留下一片无声的空白。没有什么事了,或者说,除了那遥远的童年时代的回忆和眼下映入她眼帘的车下的这块土地外,没有什么事需要她牵挂的了。但是,她要去进行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尝试。因为生命对于她来说,已经真正的死亡了。这是一个真实的行动,不是说说而已。使她走向了死亡的卑贱马上就可以解脱了。不错,很久以来,她就对自己的生活牢骚满腹,愤愤不平,有时候,她真希望能够一死了之。尽管如此,但是她一直没有这么做,因为她的心底里还在不断滋生着对生活的希望。现在好了,与世界的一切联系都断绝了。维系着她留在世界上的根已经被斩断。伴随着深深的绝望,她找到了安宁,

卸掉了压在肩上的沉重负担。她不再有什么牵心挂肚的事了。她安然地注视着窗外这条不断往后退去的通向死亡的道路,好像已经麻木不仁了。汽车在快速行驶中绕着胡同转了个大弯,姑娘在座位上被颠了一下,好像有点吃惊似地留意了一下四周。虽然她一直是低垂着脑袋,但是她能感觉得到在她旁边的他,能看见投射在她右边的他的模模糊糊的影子。她的心顿时由于痛苦和羞耻紧缩在一起。“他在想什么呢? ……除了愤怒和憎恶,他就没有别的了吗? 什么时候这一切能够结束? ……这是惟一的结局。母亲会不会猜出事情的真相? ……别想这些了,我已经是个行将死亡的人了。”

侯斯尼的神经一直处在紧张和不安之中,愤怒、失望和恐惧始终揪紧着他。“这场灾难怎么结束呢? 我怎么才能摆脱这一切呢? ……难道她这样做真的能够遮盖一切而不露一点风声,从而使所有寻找的努力变得徒劳无益吗? 我快要窒息了,过去是抹不掉的,它将与我的未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为什么我们不能随意自在地生活呢? 事情已经注定了,没有必要再去想这些了,绝对没有必要去想它了。我多么痛苦啊,我怎样才能战胜这一切不幸呢? 慢着,我正在把她引向死亡。她也知道自己正在走向死亡,她真的能够这么做吗? ……毫无疑问,现在她在不停地思考着,可是她在想些什么呢? 我不应该再为她想了,死亡对于她是最好的结局。我们的目光不能再相遇了,不然的话,我会受不了的,她也会受不了。‘事情涉及到你姐姐。’唉,这个该杀的军官。‘我十分遗憾地告诉你,她在塞卡基尼的一所房子里被捉住了。’谁能想象到这个样子! 死亡并非意味着结束,在家里,还有新的苦难开始在等待着我呢! 都到什么时候了,还在想这些? 这是什么烟囱? 也许那是个工厂吧? 我们离艾比埃来伊大桥越来越近了。这只烟囱喷吐着浓浓的黑烟,如果我的思想能够燃烧,并且能够融化在我的呼吸里,那么,我吐出的气息一定会比这浓烟更加恶浊。‘我不愿意牵连你,’说得没错,应该你一个人去死。什么时候才能到达?”

汽车驶过了艾比埃来伊大桥,一股潮湿寒冷、带着尼罗河特有气息的空气钻进了车里,年轻人欢迎这股气息,他的全身已经像被烈火燃烧那样的在发热。而在此时,她的全身却打了个寒颤,一种模糊的恐惧在她心里涌起,这种情况只持续了一会儿,然后她又披上了刚才那种顺从、麻木和绝望的外衣。汽车加快了速度,一直到了接近艾姆巴比大桥,才逐渐的缓慢下来。司

机转过头来,询问似的望着侯斯尼。“停车。”侯斯尼用低沉的声音说,然后付了车费,马上下了车。奈菲萨从另一边门也下了车,出租车转眼顺着原路回去了。他们发现自己就站在桥头堡不远的地方,桥两边的柱子上灯光四射,照得桥面如同白昼。而沿着尼罗河长长的南北两岸,却是灯火阑珊——因为每隔很长一段路才有一盏暗淡的路灯。河岸两边长得密密麻麻的大树,看上去就像一个个巨人的身影。那个地方很僻静,这里,或者是那里,偶尔有几个来往匆匆的行人;树枝在寒风的呼叫中摇曳不停,每当风一停止,草丛里就响起窸窸窣窣的声音,就像人的窃窃私语声。他俩一直僵立在原地,好像惊呆了似的。随后,他偷偷地望了她一眼,只见她微微弓着背,低垂着脑袋。她这副可怜的模样并没有打动他那铁石般的心肠,忧虑把所有的怜悯心都扼杀了。突然,他对这样的僵立感到恼火了,便粗暴地说: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她喃喃地回答,声音变得很陌生,与平时完全不一样。

这坦率的回答直刺他的心底,他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处境,于是迈着沉重的步伐慢慢走开去。刚刚离开她只有两三步路的时候,他就听见她恳求着说:

“不要记住我不好的地方……”

他一边像逃跑似的加快了步子,一边粗声粗气地说:

“让真主怜悯我们大家吧……”

他把她一个人留在了桥头上,自己朝着桥右边沿尼罗河岸的人行道走去,然后越走越快。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赶快逃走吧,可是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把他往后拉。当他走出离桥头近三十米远的一棵粗大的柳树下时,他的反抗终于变得有气无力了。他瘫软地靠在树干上,眼睛望着桥那边。大桥在灯光的照耀下,显得像一大堆无声无息的发光物。它的两头分别与河岸紧紧地连在一起,犹如一头猛兽用利牙狠狠地咬住了它的猎物。在桥头上,就是在靠近他的这一边,只见她耷拉着脑袋,一步一步缓慢地挪动着步子,显得异常的迟钝和呆板,仿佛是在坚定地行走。在强烈的灯光下,他能清楚地看见她,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被灯光照到的那一半脸。她一步一步地移动着往前走,最后走到桥的中央,站在那儿不动了。她抬起头朝四周环视了一遍,然后转过身子,脸对着桥的栏杆,凝视着发出声响的川流不息的

河水。他屏住呼吸,咽了一口唾沫,滋润一下发干的嗓子,继续窥视着她。这时候,桥的那头出现了两个行人,他们一面谈话,一面匆匆过桥。然后,从艾姆巴比的方向驶过来一辆电车,隆隆的声音撕破了夜空的宁静。年轻人舒了口气。可是不一会儿,他又被忧虑和不安控制了。他的心疯狂地跳动着,他甚至想象着,不仅他的耳朵能够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即使全世界都能够听见他的心跳声。时间又过了一阵子,他仿佛觉得自己只是个观望者,是个与眼前一切毫不相干的局外人。可是这个感觉一晃就过去了。立刻,一种强大的恐惧流遍他的整个身心,他不再感到愤恨,也没有了怨气。各种思想在他的脑子里进行着激烈的交战。他感觉到茫然失措。他想解决这个复杂、模糊的问题,但是又无能为力,或者说是他没有充裕的时间去进行思考,他对此是多么的一筹莫展啊!在这段时间里,那两个人已经过了桥,那辆电车也早在他们前面过完桥上了马路。姑娘一直呆呆地凝视着河面。他望望这边,又瞧瞧那边,四周一个人影也没有。在这时刻,他聚精会神地窥视着,心里忐忑不安,怀着巨大的恐惧。他看见她往左右两边各望了一下,突然,她用一个令人失望的快速动作爬上了栏杆。伴随着这个动作,他的心被震撼了,他的眼睛都快突出来了。不,不可以……不能这样……可是她,她已经纵身往下跳了,或者说是任凭自己往下坠落,她的喉咙里发出一声长长的、就像狼嗥似的凄惨的尖叫声,听见这种凄惨的声音,任何人都会不由得想起无意中看见一张死人的脸时会发出的那种惊叫声。他紧跟着也发出了一声恐怖的惊叫,可是他的声音淹没在她的尖叫声中了。在她纵身往水里跳的一瞬间,他觉得自己能够找到解决这个一时束手无策的难题的办法,而这个办法当然不是她现在采取的办法,事情可以有另外一种结局。他似乎企图用那声喊叫来纠正自己的错误,可是一切都晚了。然后,她的身躯撞击水面的声音震动了他的耳鼓,又是一声惊叫脱口而出……

九十二

他纵身跳到了堤岸的斜坡上,眼睛牢牢地盯着桥下她被河水吞没的地

方。他几乎像座石雕僵立在那里，瞪大着眼睛凝视着河面。有好几次，他估计她会浮到水面上来，可是后来他终于明白了，一定是滚滚的尼罗河水已经把她冲到了桥下面，也许，此时她正在桥洞下翻滚，也许，她已经沉到了河底。一个念头在他的脑子里一闪而过：赶快脱掉衣服跳到河里去，也许还能救起她。可是，他仍然毫不动弹地站在那里，只觉得这种念头就像是一种苦涩的讽刺。他的身体越发变得僵硬了，只感到脑子已经不受他控制。突然，身后有个声音在认真地问他：

"你听到喊叫声了吗？"

他朝后面望了一眼，看见一名警察关切地在查问。于是他紧张地说：

"听到了，也许是有人掉到水里去了……"

那个警察在黑暗中对着水面静视了片刻，然后疾步向大桥走去。警察的出现使他有点儿恢复了理智，他马上退回到刚才的地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飞快地朝大桥的方向跑去。然后，他过了桥，来到能够俯瞰河面另一个方向的栏杆前，注视着尼罗河的湍湍急流。很快，他毫不错眼地看着这件事引起的骚动：河右岸，一条小船劈波斩浪向着河心疾驰而来；远处的河岸上传来阵阵的呼救声。桥两边的河面在桥上灯光的映照下，显得清清楚楚，他的眼睛在河面上从这里往那里不停地搜索着，可是没有找到他所希望看到的东西。然后，他的眼睛紧随着那条小船。小船开始接近河心了，那是一块有灯光照耀却很难航行的地方。小船在那里转了一下，随之顺着湍流离开了河心，冲进了黑暗中。他在默默地问自己："在这种与死亡比速度的比赛中，小船能赢得胜利吗？"他弄不清自己的真实感情，也许，他把视觉集中在小船上，只是为了逃避心底的烦恼。他的目光一直跟踪着那只小船，最后，他看见小船停止了划桨，有人从船上跳到了水里，同时，船上人的说话声音越来越高。这是关键性的时刻，他的心随之剧烈地跳动起来，喉咙干得像在冒火。黑暗包围着小船，他极力想在黑暗中看清小船上发生的一切，或者从各种吼叫声中能够听出一两句话来，可是尽管他睁大了眼睛，却是什么也没有看见，简直像个瞎子似的。他开始注意到——不是看到——自己的周围已经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人，人群中有人说：

"船已经回到了岸边，也许已经把落水者救上来了……"

他的四肢颤抖了一下，思忖着："她是被救活了呢，还是被淹死了？我是

走过去呢,还是赶快溜走?"在极度痛苦和无法抗拒的欲望驱使下,他最终离开了站着的地方,向小船靠岸的那个方向走去。由于心情急切,他不再是走着去的,而是两腿像生风似的疾跑过去。人还没有到达那里,眼睛早早盯住了岸边那块已经挤满了人的地方。他到达那里时,小船正好靠岸。他两腿发软,走近了人群,挤到了他们中间。他的手脚不由自主地颤抖着,目光呆呆地落在那只被笼罩在半明半暗暮色中的小船上。离他不远处的地方,站着一名警官,还有几名警察面对着河岸。然后,出现了几个人影把落水者从船上抬到岸边。一些围观者立即叫了起来:

"还有救吗?"

他侧耳细听回答,可是没有一个人回话。水手们费劲地跳上了岸,人们的眼睛盯着他们,直到有人辨别出了落水者的面目,高声叫了起来:

"妈呀,还是个女的!"

"怎么会落到水里的?"有个人问。

"是她自己从桥上跳下去的,"一个小孩高声说,"一个船夫的女人看见了,大声叫她丈夫去救她……"

侯斯尼跟随着围在四周的惊讶的旁观者,他们怎么也不会相信那是他的姐姐,没有一个人会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他什么表示也没有,只像个围观的陌生人站在他们中间。马路那边急匆匆走过来几个人,他们很快手忙脚乱地开始了抢救工作,挤出落水者肚子里的水。警官命令警察疏散人群,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过来干涉侯斯尼的,他依然呆呆地站在原地,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些粗糙的男人手在摆弄那具有点弯曲的身躯。警官注意到了他,走近他,点点头表示招呼,然后问他说:

"你看见了事情的发生吗?"

年轻人从慌乱和惊愕中清醒了过来,不过,他的回答还是慌慌张张的:

"没有……"

人们把姑娘平放在地上,有一个人趴在她的旁边,摸了摸她的脉搏,又把耳朵贴在她心脏上方的胸口听了听,然后抬起头说:

"她已经悄悄回到了造物主那里,毫无办法和能力,一切只靠真主……"

年轻人又恢复了那种奇怪的感觉,这种感觉控制了他,他既不觉得伤心,也不感到高兴,他的思想不再活动了,既不朝前,也不向后。他好像再也

忍受不了这种可怕的空虚,便集中注意力认真细看离他的脚不远处的那具直挺挺的尸体。他的眼睛在她的身上巡视了一番:她的头发凌乱不堪,有几绺散落在额头和两边脸颊上。脸上是一种静静的僵硬的表情,毫无活人的生气,并泛出可怖的铁青色。他似乎觉得看到了在她张开的嘴唇边和眼睛周围的那些细细的皱纹,这些皱纹好像是她在离开这个世界时因为痛苦的抽搐而留下的;那浸透了水的裙子,紧紧地贴在身体上,裙边上沾满了地上的泥土;一只脚上还穿着鞋子,另一只脚上只留下了袜子。当他的目光再回到她的脸上时,他一下子变得激动起来,空虚的心里顿时塞满了烦乱和不安。"为什么要这样烦乱不安呢?难道我不承认这确实是她最好的结局吗?难道不是我亲自把她引向死亡的吗?我应该心安理得。但是我得揣摩一下她在跳下水时的内心感受,她这样瘦弱的身体如何忍受得了河水粗暴的冲击?她在急流中挣扎的时候,脑子里想些什么?当淤泥窒息了她的呼吸时,她作了怎样的努力?当她在水面上拼命往下沉时,生存的欲望让她尝到了怎样的痛苦?绝望的落水者企望得到救助,犹如不幸者梦想得到幸福一样,他们的希望都是虚无缥缈的。现在她已经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了,她能看到我吗?她是高兴、生气,还是嘲笑我?我处于这样的境地该怎么办呢?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啊?"他突然想起了母亲,于是,她的形象把眼前的尸体掩盖住了。他晃了晃脑袋,好像试图把她的形象从脑海里驱走。他下决心不去想她,把注意力回到尸体上。他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姐姐对他的好处,想起了她对他的疼爱和对他的慷慨,她万万不会想到最后自己竟然结果在他的手里。他感到精疲力竭,沮丧绝望,便悲哀地问自己:"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呀?"他闭上了眼睛,再也不忍心去看那具尸体。他的头滚烫滚烫的,生活中的一切欲望,在他的心里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世界的面貌在他的眼睛里,犹如这具没有生命的尸体上那张发青的脸。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对自己说:"真主啊,判决我吧!"这时,他听见警官的声音在命令目睹者跟他到警署走一趟。然后,他看见尸体被抬了起来,人们把它移到了路的对面。他目送着他们远去,直到黑暗挡住了他的眼睛。短短的两分钟,他发现原地只有他一个人了,沙沙作响的大树环绕着他,粗大的、密密麻麻的树枝,几乎把这块地方整个儿遮盖住了。他趔趔趄趄地往后倒退着,最后无力地靠在树干上,处在半麻木的状态中,好像跌进了漆黑的没有一线希望的深渊。"我完蛋

了。我们都是贫困的牺牲品，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把苦难推在某个兄弟身上。我做了些什么呀？这是一种绝望的行为。然而，我却用最严厉的惩罚结果了她，我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力啊！难道我真的是为了家庭的荣誉而激动的吗？我是家里所有人中最坏的。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事实，如果这个世界是丑恶的，那么，我就是这个丑恶世界中最丑恶的一个人。我心里天天都希望周围的人统统毁灭。我是个罪魁祸首，我怎么还能让自己当审判官呢？我确实完蛋了。”他惊慌失措地朝周围望了望，“我去哪里呢？我还能像过去那样度过这场灾难吗？……希望是多么的嘲弄我啊！不必介意，很好……可是你做得到这样吗？忍辱负重，寻求忘却，然后是幸福来临，哈哈……我毫不怜悯地愚弄了自己。我一直盼望把过去抹掉，可是过去却吞没了现在。没有可怕的过去，只有可怕的自己。为什么我就不能背着这些负担继续生活下去呢？可是我做不到。不管怎么样，我应该热爱生活，直到最后。可是在我们的本性里有一种实质性的错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我确实完了……”

可能是他靠得不耐烦了，也可能是他有了新的冲动，反正他站直了身子，离开了大树，向警察署投去告别的目光。他的心里只感到厌倦，只想赶快解脱和逃避一切。“我不愿意因为我而损害了你。这是真主的命令，是魔鬼的命令。对，跳尼罗河，就这样。如果你害怕了呢？不，我往后的生活会比死亡更加可怕的。你准备好了吗？为什么侯斯尼少尉缺席了？他没有带信来请假吗？在打捞尸体时我见到过这张脸的，我还问他是否看见了这件事情的发生，他当时十分惊慌。”

他来到桥上原来的那个地方，爬到了栏杆上，眼睛望着浪花起伏的河水，摒弃了脑子里所有的杂念。“如果已经想好了，那就行动吧。我决不会叫喊的。让我勇敢一点吧，哪怕就是这么一次也行。愿真主宽恕我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始与末
作者＝（埃及）马哈福兹著　　袁松月译
页数＝３２１
ＳＳ号＝１１１０４４２４
出版日期＝２００３年０５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